

续小五义

續小五義

第六十五回 屋內金仙身體不爽 院中玉仙故意騙人

且說徐良在屋上正要拉刀鑽將下去，教道紫面的，知道知道我的利害，忽見由外邊跑進三個人來，兩個壯士打扮，一個是穿著一身重孝，放聲大哭，直奔房內而來，身臨切近，山西雁方纔認出來了，一個是薛昆，一個是王熊兒，王熊兒穿著一身重孝，皆因由毛家疔，王熊兒瞧勢頭不好，背著自己包袱，先就跑了。後來第二天，方纔遇見薛昆李霸，一問他們兩個人的來歷，就把毛天壽已死，王虎兒被殺，告訴了王熊兒，這三個人商量著，無處可奔，議論了半天，只可是上圍城子，與大太爺送信，王熊兒做了一身孝服，帶些盤費，到了圍城子，天氣就不早了，到了門首，衆人一問緣故，王熊兒就把太歲坊之事說了一遍，衆人一聽，都驚歎了半天，並不用與他通報，就自己進來了，直到裏面，見了東方亮，嘆咤一聲，跪倒身軀，放聲大哭，伏地拜王問，因為何故，這麼大哭，穿了一身重孝，王熊兒哭訴其事，就把太歲坊搶金氏起，直到毛家疔，王虎兒被殺，前前後後，細細的說了一遍，我今特來報與大太爺，三太爺知曉此事，東方亮東方清，一聞此言，放聲大哭，大家勸解了一回，東方亮說，衆位有所不知，我二弟性情古怪，他要在我們這裏住著，焉有此事，大家一齊說道，他是二員外爺，命該如此，只可打聽準，喪在甚麼人手，咱們與他報仇就是了，薛昆李霸又把趙勝的緣故說了一遍，別的人俱未能看清單，有一個相貌古怪的，是兩道白眉毛，又是山西的口音，房書安說，衆位聽聽，可有就是這個老西，我總疑惑著，早晚之間，必上這裏來，東方清言，這正要找尋于他，他若不來，可是他的萬壽，如果與來，可算他是飛蛾投火，自送其死，東方亮說，你們暫且吃飯去罷，有甚麼話，然後再講，薛昆李霸王熊兒，俱都擺身下去，忽見外面，慌慌張張，跑進一個家人來說，員外爺在上，如今藏珍樓，拿住兩個盜劍的了，伏地拜王東方亮一聞此言，吩咐一聲，把個犯人與我綁上來，不多一時，越石見從外邊推推擁擁，推進兩個人來，大家說，跪下跪下，那兩個個人，挺胸弄肚，立而不跪，大衆一看，這兩個六，全都馬尾透風巾，青緞夜行衣，青抄包，青中衣，藍緞襪，板尖酒鞋，一個是黃臉綠毛，一個是面似瓦灰，一頭紫記，慈目橫眉，立而不跪，東方亮一看，微微冷笑，你們兩個好生大膽，既要前來盜劍，也該打聽打聽，我是我複姓東方的，最喜歡的是不聽打聽，我是甚麼樣朋友，依仗你們的本領，前來竊盜，或是盜我藏珍樓的寶物，我自逞其能，藐視我這個所在，我也不怕你們，慢慢說，你們那樣本領，就是比你們強著萬倍，連我那個櫃門，也不用打算進去，我也不用問你們的名姓，倘是問出來，更有與我相好的朋友，說說，到不好辦了，不推出去，與我破了，有人答應，立刻往外一推，再說，紫面天

王一揪這兩個賊，就有幾分愛惜，見他們進來時節，虎勢昂昂，挺胸曡肚，毫無懼色，後來向各人一揪，就把頭往下一低，再也不做人了，倒彷彿是害怕的形像，剛要往下一推，就聽有人說：「刀下留人，原來是赫連齊赫連方說，這不是姓金麼？」梅花溝金家店二位寨主，二人更把頭往下一低，一語不發。赫連方說：「對呀，哥哥看你臉上這塊紅記，難道你就忘了不成？」赫連齊說：「你們二位不言語，不大要緊，險些就誤了交情。」回頭說：「大哥，咱們紅白帖兒，把人家請來了，咱們這樣待人，可下不去呀。」東方亮說：「我焉得知曉，這是那裏來的？」赫連齊說：「這還是朝天嶺梅花溝四寨主五寨主，一位是鴛鴦太歲金永福，一位是綠面天王金永祿，東方亮一聞此言，吩咐推回來，自己親身下去，與二人解綁，說：「二位賢弟，實在劣兄不知駕到，如果知是二位賢弟到此，我天胆也不敢將二位賢弟，綁將起來，望乞二位弟台，恕過愚兄，隨說就一拱到地。」金永福金永祿雙膝點地說：「我二人自逞其能，前來盜劍，冒犯天顏，身該萬死，蒙大太爺不肯殺害我們，恩同再造，慚愧呀，慚愧。」東方亮說：「二位賢弟言重了，我本是差派我兩個兄弟聘請五位寨主，前來助威，不料二位賢弟也擔著是更深時候，無心墜落了，我的翻板，我就作出虎狼之威，若非赫連賢弟看出，險些誤了大事。」金家兄弟說：「大太爺曉了我們，還說這許多謙虛話，請我們如何擔當得住？」東方亮說：「你們二位，再要叫我大太爺就是罵我一樣，咱們全都自己弟兄，要是那們太謙，那還了得？」赫連賢弟與他們衆位見見，赫連齊這纜帶著金家弟兄，先見了東方亮，然後與羣寇一一相見，東方亮吩咐家人，取了兩件英雄筆來，先叫金家兄弟披在身上，東方亮復又問道：「但不知這下月十五日，那三位寨主，可能到我這裏來，不能金永福道：「大哥，實不相瞞，有這裏請帖，到了朝天嶺，皆因是我們大哥二哥不來，這纜提起了，你老這裏有口魚腸劍，我們大哥二哥說聽人講究過，可沒見過，甚麼個形象？」王玉就說：「要見這口劍，不難，他要上這裏盜去，給我們見識見識，他說要盜劍，非他不成，除他之外，別無一人能盜，我們兩個人就住這裏來了，不料我們二人被捉，多虧大哥寬洪大量，若不然，我一人早作了無頭之鬼，他們既要打算盜你的寶劍，是日豈能與你助威呀？」東方亮一聞此言，哈哈大笑說：「二位賢弟，我方纔已然說過，我是最好交友之人，待等我十五日，這個插台已過，我只帶一名家人，同著二位賢弟，帶上魚腸劍，來到朝天嶺，見一見二位寨主，我把寶劍也教他們二位看看，只要他們二位喜愛此物，我就把這個東西送給他們二位，又算甚麼要緊的事情，常言說得好：寶劍贈與烈士，紅粉贈與佳人，此劍乃是我用不著的物件，把劍送與他們二位，到作一個贈劍之交，並且我還有大事相商，金永福金永祿說：「這位大哥，素好交友，名不虛傳，說畢，羣寇異口同音說：「你們與大哥交長了，就知道大哥這交友的慷慨了，伏地君王一聲吩咐，備酒，山西雁把他們懇懇切切的事情，俱都聽得明白，自己一想，此處又沒有白菊花，我也不必出頭露面了，到不如我上藏珍樓瞧瞧，這樓的形象，自己拿定主意，整身回頭，後披飄身下去，直奔後面來了，又到了拙更夫的那個太湖石前，一直撲奔正西，過了菓木園子，見著一段長牆，心中一想，方纔那更夫說的，這個地方，叫紅翠園，但不知這紅翠園，是甚麼景緻，剛走在這裏，忽見裏面燈

光閃閃，原來這個門，却在西邊。徐良繞到西邊一看，是花牆子，門樓黑漆的門戶，五層台階，雙門緊閉，旁邊有一棵大槐樹，山西雁要着裏面景緻，就隨上樹去，往下一瞧，院子裏靠着南牆，有兩個風燈籠，一個八仙桌子，兩把椅子上面大紅的圍屏，上繡三藍的花朵，大紅椅披，桌子上有一個茶壺，四五個茶杯，一個銅盤子，靠着南邊還有兩個兵器架子，長傢伙紫起來，短傢伙在上面，掛着靠着椅子那裏，站着一個大丫頭，約有二十多歲，頭上烏髮，帶些花朵，滿臉脂粉，鼻如懸膽，口賽櫻桃，穿著大青背心，綵綠的小襖，大紅中衣，窄小金蓮，繫一根葱心綠的帶子，耳上金環，插著竹葉圈，看相貌頗有幾分人才。徐良嗽著納悶，這是甚麼事情，不多一時，就由三間上房內出來一個姑娘，約有二十四五歲光景，頭上烏雲，用青絹帕兜住，青絹帕裏面，小青繡絹中衣，窄窄金蓮，腰裏繫着綉汗巾，滿臉脂粉，柳眉杏眼，鼻頭端正，口似櫻桃，耳上金環，姑娘出來，坐在椅子上，丫環給倒了一杯茶，姑娘環說：你們小姐呢？丫環說：我們小姐身體不爽，徐良見這姑娘品貌甚好，未語先笑，透著癡狂的體態，這丫環問：你們小姐是怎麼病？丫環說：渾身發燒，茶飯懶食，也沒有甚麼大病，就是受了些感冒，小姐說：叫丫環兩趟拳，踢兩趟腿，只要待身上出些汗，就好了，你說我請他丫環無奈何，進上房屋中去了，不多一房中丫環，攪著小姐出來，也坐在椅子之上，就要往桌子上抓，那姑娘說：你活動活動，頑頑拳，踢踢腿，兩人過過傢伙就好了，這病姑娘也是透著妖淫氣象，品貌有十分人材，那翠青的姑娘說：我與姊姊脫衣服，個姑娘再三不肯說，好妹子你饒了我罷，除非是你叫我，連房門都不能出來，我這得告假，實在坐不住，我仍然站起身來，恍恍惚惚，走進房中去了，你道這二位姑娘是誰，這就是東方亮的兩個妹子，一個叫東，一個叫東方玉仙，這兩個姑娘與東方亮不是一母所生，這兩個是東方保赤，第四個姨奶奶所生，從小即東方保赤愛如珍寶，上了十歲時，習學針綫，刷後來，就教他練武，到了十五六歲，把工夫就練成了，東方看看要死拉，一想姑娘要不會武藝便罷，若是會些武藝，必須要教給他們一點絕藝方可，一個是教了一十架，一個是教了一對練子鏢，除此以外，刀鎗劍戟，長短傢伙無一不會，東方保赤一死，這二位姑娘就單所院子，後來他娘一死，姑娘漸漸大了，東方亮不管他這兩個妹子，這二位姑娘，住在紅翠園，就與哥哥說明白了，是前邊的人，不怕是三歲的孩子，不許人紅翠園去，知道哥哥認識的，並沒有正人君子，俱是些個匪人，倘有人過後邊去，不論是誰，都要結果他的性命，如今已於二十五六歲了，常常抱怨哥哥，不辦正事，誤了自己青春，每日晚間，必要操練自己身體，可巧這日晚間，仙身不爽，不能陪着玉仙，願拳踢腿，玉仙就想出一個主意來了，叫丫環拔去頭上花朵，挽袖子打拳，這丫環名喚小紅，時候玉仙的丫環，叫小翠，叫丫環打拳，小紅回說：我那拳沒學會呢，打的一樣兒，反教二小姐生氣，玉仙被他打非打不可，丫環無奈，這纔把釵環花朵摘去，拿了一塊絹帕，把他抓髻兜住，繫一個十字扣兒汗巾，一掖褲子，一挽說：那樣打的不是，二小姐千萬指教，徐良正要着打拳，忽見上房後坡有一個黑影兒，一見要問，這黑影兒，一見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六回 多臂人能看姑娘練武 東方玉仙教丫環打拳

說徐良正好看了鬘打拳，見上房有個人一晃，自己躡下樹來，直奔紅翠園後面躍過西牆，飄身下來看房上那個黑影蹤跡不見，自己也就躡上房去，由後坡往前一瞧，那個人影兒也不在前坡院中有人，他也不敢奔前坡去，此時丫環打這趟拳，叫獼猴拳，山西雁在旁邊瞧着，險些沒樂出來，見這丫環手脚腰腿打出去，全不是地方，又見從西屋裏跑出兩個婆子，一個丫環來，罵了鬘說：「姐姐，我可要看樣打這一趟拳了，就見玉仙把桌子一拍說：『小紅算了罷，別給你們小姐現眼了，歇息去罷。』你看我打一趟，你也瞧一瞧，雖不如你們小姐，也不至于像你那樣，直說的那丫環羞的面紅過耳，收住拳脚，式兒往這邊一走說：『二小姐，我本不行，總算是沒學會哪。』屋中的病姑娘答言說：『滾開那裏罷，你別氣我了。』外面玉仙答言說：『姐姐，你本就身體不爽，氣著反爲不美。』小紅聽我的罷。徐良在房上一看，這個姑娘，比那丫頭大差天地相隔，踮高縱上一點聲音皆無，手眼身法步，心通意念足，連丫環帶婆子看着，連連喝采，把這一趟拳打完，收住架式，問了鬘：『你如何？』小紅說：『二小姐，比我果然差的多，我再不敢與小姐比肩並論。』玉仙說：『大概是你家小姐藏私，沒教給你真的罷。』屋中病姑娘說：『妹子，你可冤苦了我了，你想他是我使喚的一個丫頭，我怎麼能與他藏私別忙，我這裏脫衣裳，到裏邊替我個丫環爭這口氣。』玉仙說：『算了，姊妹你養病罷，那玉仙這激將法，特意要他出來，就得叫他出一身透汗，果然金仙從屋中急忙往外一躡，奔過小紅去，伸手就打，金仙手腕子，早被玉仙接住了，說：『姊妹，你要打他，與我臉上有甚麼光彩，要打是我，咱們兩個打到好，你過來罷。』姊妹往前一拉，金仙房上的徐良，在上面看了個真切，暗暗的笑，見這位金仙出來，那個打扮可不象玉仙，用鴉黃絹帕包頭，蛋青小襖，西湖色的中衣，水綠汗巾，大紅弓鞋，出來本是氣呼呼的，要打了鬘，被玉仙把他揪住，往前一拉，幾乎躺下，說：『妹妹真真欺負我們，玉仙說：『尋常我不是你的對手，今天趁著你有病，金仙說：『不要說這空言語，隨說着這兩個人就打起來了，二人動手，工夫甚大，就見玉仙往邊一躡，奔了兵器架子去了，一回手就把上面刀拉下來，往外一抽，金仙也就過去，把刀往外亮，兩個人單刀對單刀，閃閃剝剝，類若拚命一樣，並不相讓，忽然金仙微一露空，玉仙一抬腿，正踢手腕子之上，金仙撒手扔刀，噹啷啷，那口刀墮于地上，金仙往前一敗，玉仙就追，金仙就從架子上抽了一條長鎗，回手就扎玉仙用力一磕，往近就撲身，金仙用槍一攔，用了個霸王摔槍勢，玉仙往旁一閃，一長一短的傢伙交手，忽見金仙用了個怪僻翻身的招數，眼睜睜就奔玉仙，頸而來，徐良在房上看著，替他們一著急，忘了他是在暗處瞧着，替玉仙一害怕，說：『哼，要不好，那知道金仙他們更有手段，把後手往回來一抽，忽聽房上有人說話，躡出窗外，二人俱望房上一瞧，連了鬘婆子也都往房上一看，玉仙眼快，早就看見了徐良，山西雁也知道，自己失了聲音，打算要走，不料被玉仙瞧見，玉仙說：『是那裏來的狂徒，快些下來。』徐良一聽叫他下來，我要不

下去，不教這兩個丫頭恥笑，打量是東方亮的女兒，也能下去與他們頑耍，由房上躍將下來，一插大環刀，頭一個就是金仙先到，哈哪一聲，把槍削為兩段，把金剛嚇了個膽裂魂飛，玉仙一見這口刀的利害，就不敢往上，金剛一回頭，叫取兵器了，環奔到西屋裏，就是兵器房，徐良聽見他說取兵器，心中暗道：你取來多少兵器？給你削多少？教你知道老西的利害，玉仙稍一失神，哈的一聲，手中刀削為兩段，一著急，袖身飛跑，徐良打算躍出牆來，走龍只見金仙趕奔前來，手中一宗物件，嘩哪一抖，徐良一看，原來是帶練子的傢伙，圓丟丟，耀眼爭光，如同茶碗口大小，鐵胎外罩金衣，是甜瓜的形像，上有練子，金不金，劍不劍，三楞黑魚骨的樣式，就見他單臂打，徐良手中大環刀一找，他的練子，只聽得咯支一聲，鏢頭往下一沉，這寶刀並沒磕動，這根單練子，徐良不知道這練子的來歷，乃是東方保赤一輩子得來的四種寶物，這宗物件出於外闕，乃是金剛劍，敲到這成了此物，別看他是根細，憑他是甚麼樣的寶刀寶劍，不用打算，磕的動這根練子，那東方保赤雖有三個兒子，就是把這兩個女兒，看如珍寶，把女兒武藝教成，就把這練子，送與了女兒，教他們這個招數，金仙愿意要，徐良愿意要，徐良那時候，到再手往外一磕，仍然咯支一聲響亮，又緊跟著玉仙，練子掣，冲着面門而來，徐良看著，都是一般形像，用力一磕，也是咯支一聲響亮，嘩哪嘩哪，鏢亂抖，把山西雁關的手忙脚亂，只可三十六著，走為上策，往牆上一躍，奔面門，掣奔脚去，到沒打着脚，教練子把腿一繞，往下一拉，山西雁關自牆上，嘩哪嘩哪，倒春地，要問徐良的生死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七回 洩機關捉拿山西雁 說原由丟失多臂熊

且說徐良也是高人大膽，那時也沒打過敗仗，如今叫這兩個丫頭，追的亂跑，打算要丟，那里能夠剛一下，牆就及鏡子，把腿繞住，往下一拉，嘩哪一聲，響亮在地，玉仙一手按住，小翠這繩子取來，玉仙把山西雁四馬倒騎，牆上又過去，把徐良這口刀拿起來，瞧了一瞧，暗暗尋思，叫小翠把這口刀，與我挂在上房屋中去罷，丫頭兩個，把徐良身背後的刀鞘子摘下來，將刀插入刀鞘之內，拿進上房屋中，挂于牆壁之上，玉仙與金仙姊妹兩個，坐在椅子上，了錢，把徐良提將起來，往二位姑娘跟前，一放，玉仙問：大概你是新來的罷，我不認識，徐良說：不識，玉仙昨天纔到，玉仙說：你昨天到的，大老爺也沒囑咐你嗎？我們這紅翠園，憑你是誰，也不準來，誰要私自往裏來，立刻就殺，絕不寬恕，徐良說：姑娘你快住口，你打算說，是伏地皇上一夥的餘黨，哪我是御前四品護衛，前來辦案，捉拿白菊花的，老爺親身前來，探探口菊花，現在此處沒有，玉仙一聞此言，說：姊妹此事，敢情錯了，又問：你上我們這裏來，我哥哥知道不知，徐良說：我為白菊花一個人，與你哥哥往日無冤，近日無仇，我若一露面，豈不驚嚇與他，我見白菊花沒在此處，我就要回去，不料走在此處，聽見刀槍聲音，上房一看，正是你們

二位動手，我見鎗尖，正要點在咽喉之上，我替你一著急，就嚙出口了，這是已往情由，要殺便殺，要選王法，我現在官職，不肯殺害於我，日後還要報答你們呢。玉仙說：你這現任職官，你姓甚名誰？一一道來。徐良說：你這四品職官，想了想自己終身未定，又愛他一身武藝，又能夠高來高去，可惜是一件不喜歡他品貌，佳正在猶豫之間，忽聽有人叫門，婆子出去，少刻進來，說：大老爺派人前來送信，說有個路姑娘，少刻就來，教二位小好好待客人家。玉仙問：這路姑娘是誰？婆子說：是大老爺相好的朋友，有個鐵腿鶴道保，他把兄弟姊妹，有個小號叫九尾仙，狐路素貞，玉仙叫小翠先，把這個白眉毛的，提在西屋裏去，放在咱們那個空大輪箱裏了。婆子把徐良起來，進西屋中，把箱蓋一揭，將徐良放在裏面，把箱蓋一蓋，玉仙金仙了頭，婆子，打着燈籠，出去迎接。九尾仙，狐路素貞，從何而至，就皆因仙佛蘭若，教韓天錦抱住他，素貞一急，用迷魂幡，把他打過，自己逃脫，不敢認，次日晚間，又到尼姑庵，見有兩個官人，看著那座空廟，又聽他們講說，趙保解到官府，今日晚上過堂，大概就得受罪，路素貞一想此事，皆因自己身上起見，我不把他抖擻下，焉能遭了官私，忽然想起，我便不上國城了，見見東方員外，主意已定，就奔國城子而來，正是東方亮收服金永祿，金永福，擺上酒，大家吃酒，東方亮正打聽朝天子，水旱的道路，有從人進來，說有個姓路的，叫路素貞，是個姑娘，現在外面來見，這是現國門西門，東方亮一怔，路素貞是誰呀？金頭活太歲王剛，黑金剛柳飛熊，一齊說道：大哥怎麼忘了，就是鐵腿鶴道保賢弟的把兄妹妹，東方亮一聽說，是了，怎麼趙督弟不來，打發姑娘來，是甚麼的緣故，吩咐一聲，不多一時，從外邊進來了一位姑娘，香燈光之下一看，淡淡梳妝，容顏甚美，素貞說：那位是大哥三哥，從人指告說：這就是我們大太太爺，素貞過去，深深道：一個萬福，東方亮說：這是路大妹子，這就是我三弟，素貞復又與東方亮道：了一個萬福，紫面天王冲著他，也深深一恭，然後素貞冲上，又道了幾個萬福，說：衆位兄長們，我素貞與衆位萬福了，衆人也還了一禮，東方亮吩咐一聲，與路大妹子看坐，然後姑娘謝了坐，方纔坐下。東方亮說：素貞，因何而來，素貞說：大哥有所不知，皆因他昨日從大哥這裏回去，不料這裏官人，知道我們現在廟內，午夜之間，盡都入廟，正在裏面，他們動手，可巧我趙大哥回去，他們人多勢衆，我二人不是他們的對手，我先就鑽出廟外，我前大走，走前了一步，被他們拿去，我出于無奈，到大哥這裏來求大哥，如能設法，解救我趙大哥，可算做萬幸，東方亮一聽此言，微微冷笑，說：這些官人，是此地的，還是跟下你們來的，哪素貞說：大哥若問起此官人，從我們那裏，跟下來的，也有此處的，也有，東方亮說：只要是我們這真官人，我就可以能救，素貞復又深施一禮，全仗大哥鼎力，東方亮說：我與此處知府，是換帖弟兄，如在此處，不費吹灰之力，待至天明，我先派人打聽打聽，救他便了，路素貞說：全仗哥哥，東方亮說：後面現有我兩個妹子，居住紅翠園，並無別的人，妹子若不棄嫌，何不與我妹子住，住在一處，素貞一聞此言，說：大哥，這就是恩施格外，東方亮說：家人同著路姑娘，上紅翠園去，妹子那裏吃進去。

罷素貞復又與東方亮道了一個萬福，跟隨家人出去。前面有人打着燈籠，直奔紅翠園而來。到了院內，三位姑娘一見對道了一個萬福。玉仙就問了路素貞的來歷。九尾仙狐也就把自己事情學說了一遍。三個人拍手進了前房，丫鬟獻茶，吩咐一聲擺酒。當時之間，就擺列杯盤。素貞上坐，金仙玉仙側坐相陪。下幾杯酒，無非談了些草橋鎮天齊廟尼姑菴的故事。正在飲酒說話，問素貞一抬頭，見壁上挂著一口刀，自己一想說：二位姊妹這口刀是那裏來的？玉仙把方纔在院中，姊妹兩個過傢伙，怎麼房上有人，怎麼叫下來，把他拿住的話，說了一遍。素貞說：這個人可是兩道白眉毛，是不是？玉仙道：正是。素貞說：這個可是我們的仇人？玉仙說：現時捆著在西屋裏，輪箱之內扔著呢。既是姊妹仇人，咱們何不把他宰了？素貞說：真要如此，人一殺，我們這仇，可是東方姊妹替我們報的？玉仙說：咱們先去殺他，然後吃酒。三人站起身來，教婆子掌燈，閃出屋門，就聽前邊一陣大亂。原來前邊見素貞一走，東方清就問金家弟兄：你們二位到了裏面，怎麼就認得藏珍樓呢？金永福說：可是我們還捆著兩個更夫，哪煩勞那位，去到太湖山石洞內，把他們放開罷。家人答應，出去不多一時，復又回來，說：大老爺更夫說了，不止他們二位，還有一個白眉毛的老西，打聽晏案主，往前來了。衆賊一聽，一陣大亂。房書安說：祖宗來了，往桌子底下就鑽。東方亮叫家人護院的點燈抄傢伙。家人一聲答應，衆賊各執兵刃一擁而出。東方亮帶領着衆人，直奔後面，各處搜尋。正走到紅翠園不遠，就見裏面婆子出來喊叫說：大老爺衆位爺們快來罷。如今我們這裏拿住個老西，在箱子裏放著，哪正在要殺，還沒殺哪。衆人一聽，無不歡喜，俱奔紅翠園而來。要問山西雁死與不死，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八回

輪箱之中徐良等死 桌子底下書安求生

且說東方亮正在後院找徐良，忽聽婆子說：已經拿住衆賊，聞聽無不歡喜，俱奔紅翠園而來。就見金仙玉仙路素貞全都是迎接出來。東方亮、東方清過來一見兩個妹子，金仙玉仙與兩個哥哥，道了萬福。東方亮就問：妹子，是怎樣把他拿住的？玉仙就把方纔之事說了一遍。現在劫在兵器房內，屋那輪箱之中，說起來，他哥哥大妹妹的仇人，你們因為何故拿他？東方亮就把大眾所說，徐良作的那些事情，對着姑娘說了一遍。玉仙說：這可是實在可惱，哥哥還是搭在前邊殺他，還是在後面殺他？那火判官周龍張大連皮虎一齊說：大哥哥咱們前面殺罷。每人剝他幾刀，也出出氣。要是妹子氣不出，先教妹子剝他幾刀，然後搭在前邊來。東方亮說：這也是個主意。說：妹子你氣不出，先把他剝幾刀，可別把他剝死。玉仙說：我們到沒有甚麼氣，倒是路大姊姊氣不出，教他剝他幾刀罷。素貞說：我也不用剝了，教大哥哥剝過去罷。東方亮說：你們全不剝了。一回頭叫來四個打更的，找來一根槓子，衆人也不必進去，就是東方亮帶著四個抬人的，同著三個姑娘進了院子，直奔西屋而來。玉仙一歇，西屋燈燭俱都滅了，回頭就問婆子：這屋裏燈，怎麼全都滅了？婆子說：我們跟著小姐，迎接大老爺去了。想

廢滅了可不曉得。玉仙叫小翠、小翠哪叫了兩聲，不替答應。玉仙說：「這孩子又睡著了，叫婆子掌燈。」小紅先去了，屋中嘆喙一聲，栽倒在地。燈籠也就滅了。金仙問道：「這是怎麼啦？」小紅道：「我小翠妹子，在馮道地上睡著了，把我絆了一個筋斗，燈也就滅了。」婆子一看說：「太太爺可了不得了，小翠似人殺了，東方亮一聽此言，說：「妹子別不好罷，大家往屋中亂跑，先奔到箱子那裏，把箱蓋一揭，打算伸手把徐良捉將出來，再看山西雁蹤跡不見。當時玉仙心中，雖過捆著放在箱裏，怎麼過去的，並且殺了丫鬚，更透著奇怪了，莫不成他還有影跡？」正說到這裏，玉仙說：「我瞧瞧刀去罷。」說畢，往屋中就跑。至屋內一看，見壁上那口大環刀，從跡不見。玉仙說：「你們各處地方搜尋，技尋罷。」刀也沒有了。伏地對玉仙立刻轉身出了門外，與大衆商量，從新又點燈，火拿單刀、鐵尺、姑娘等，他們去後，立刻吩咐婆子，往前邊裏，了一口棺木，把小翠裝殮起來，抬在外面，等天明了再埋。伏地對玉仙，把他這一個花園，各處搜到蹤跡，毫無信。道這山西雁，他道了不成，皆因徐良這一被捉，教人捆上，放在箱子之內，自己也就把死活，扔在肚裏之外，不料到箱子裏面，不大的時候，就見那箱蓋忽然一開，有人伸手一揪自己的手，看見有一口明晃晃的鋼刀，自己就把雙睛一閉等死，不料贈的一聲，把繩子給他割斷，又見箱子裏又裝上徐良，納悶，這是教我來了罷，自己一挺身，用手把箱蓋往上一托，一看屋中黑洞洞，並無燈火，又一看，迎門那裏，納若一個女眷，一縱身躡出來，一看是個丫鬚，被殺徐良，實在納悶，這是甚麼人，救了我的命，還殺了妻妾，按說救命之恩，我上那裏與人家道勞去，我先走要緊，又一想，把大環刀也去了，出房門到了院內，自己得了活命，又思念自己寶物，正在思想，忽聽衆人嚷道：「捉拿老西，自己一思想說：「不好，三十六著，走爲上策，躡向南牆，一直往西，過了兩段界牆，直奔城牆，到了翻板那裏，就掏百練索，往城上一抖，上面用抓頭抓住城牆，導繩而上，至外邊也，這用抓頭抓住，導繩而下，往前走著，心中難過，勝敗到是常事，無非輸給這個丫頭，到不以爲恥，無奈去了這口大環刀，自己越想心中越悶，忽見前邊一個黑影兒，一見徐良看見，就知道是個人，撒腿就追，眼瞧着這個影兒，直奔五里新街去了。徐良一想，大概准是艾虎兄弟，跟下我來了，這一來，我更對不起他了，自己沒追上那個黑影兒，進了五里新街，就不好找了，本人也就慢慢回店，到了店外，繞在西邊，躍牆而入，就是他們那個跨院，裏面剛一啓簾，有艾虎、盧珍，迎接三哥，韓天錦早就睡了。艾虎把衣服夾三哥拿過來，讀三哥脫下夜行衣，換下白晝服色，就問三哥探的團城子事情，怎麼樣了。徐良說：「老兄弟，你不要明知故問了。」艾虎說：「你在團城子，我在這裏，我怎麼是明知故問？」徐良說：「老兄弟，你說話到底是你不是我？」艾虎說：「我實是沒出店，要不信，你問四哥、徐良一聽，把神一聽，一聲長歎，說：「賢弟，三哥活不成的了。」盧珍問：「甚麼緣故？」徐良就把被捉去刀，幾乎廢命，不曉是甚麼人殺了丫鬚，給我斷了綁繩，出來再找，蹤跡不見，不知是誰，又見三個姑娘，出來要殺我，又聽前邊衆賊找我，一音急，踹牆而逃，走到五里新街，見前邊有一個人飛跑，我料音必是你。」艾虎一聽，也是倒吃了一口涼氣。盧珍與艾虎一齊說道：「三哥不要著急，待今日晚間，我們兩個人，上團城子走一趟，定要拿回刀來。」

良說：那如何使得？今天晚上，還是我去，找不着我這口大環刀，我絕不活了。艾虎說：那是何苦，咱們大家尋找，沒有找不着的。徐良說：天明再議論罷。天已不早，三位歇覺，一宿晚景不提。次日早晨起來，店家打面水，淨面已畢，徐良仍然頭朝裏，睡覺去了。到吃早飯時節，山西雁連飯都沒吃，淨是睡覺。天有晌午之時，徐良這纔起來，教他吃東西，他也不吃自己一人，就出店去了。從五里新街，由西往東，人烟稠密，來來往往，盡是些做買賣做之人，忽見路南有一座酒店，藍匾金字，上寫美珍樓，是新開的買賣。徐良一想，可惜自己不吃酒，要是好來到此處吃會子酒，到有個意思。過了美珍樓，往東走至東邊路北，見有一座大店，是三元店，大門開着一扇，關着一扇，往裏瞧着，一瞧，見裏面冷冷清清，自己就進了這店，見上屋房門，俱都關閉，見上屋台塔之上，坐着兩個夥計。徐良走進店來，夥計打量徐良這個形象，與吊死鬼一樣，二人暗笑，隨即問道：你是找誰？徐良說：我要往店夥計說，沒有房子。徐良問：沒有房子，這是甚麼夥計說？全有人住着呢。徐良問：人都往那裏去了？夥計說：全都出去了。徐良說：真巧，全出去了。轉身將往外一走，兩個夥計對說：這小子這個樣子，准是漢奸。徐良一聽，那兩個人說：自己像漢奸，一轉身回頭就問：你兩個說誰漢奸？要向着你們叔伯，也是這樣的說話。那兩個那肯答應，說：老西你嘴可要乾淨些個，我們在這裏說我們的話，你因甚麼事情挑眼？徐良說：我前來找店，你們口出不遜，找你們掌櫃的烏八的來問問，這是甚麼買賣規矩？那二人說：老西你嘴可要乾淨些，不然我們可就要揍了。徐良說：你也配那個夥計？不知道徐良的利害，用左手一幌，右手就是一拳。徐良一刁他的裏腕子，一抬腿，那夥計嘆咚一聲，摔倒在地。這個復又過來，用了個窩手腕，照舊被徐良一腿踢倒。那人一嘆，從後面出來數十個人，那人說：這是個賊，偷咱們來了。衆人一齊動手罷，大家七手八腳，抱腰的，扳腿的，揪胳膊的。徐良使了個掃堂腿，這些人披燈吧咚，轉眼間東西歪，也有躺下的，也有帶傷的，也有折了胳膊的。大家亂嚷：這個人老西，手裏有活，咱們抄傢伙去，勿然間由東邊四扇屏風門內，躡出兩個人來，一伸手，就把徐良揪住，說：你好生大胆，要是打咱們較量，山西雁一看這兩個，吃一大驚，非小，要問來者何人，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九回 三元店徐良遇智化 白沙灘史丹見朱英

且說徐良把衆夥計，打得不亦樂乎，忽見屏風門後，出來兩個人，頭一個是馮淵，第二個是蔣四爺。馮淵說：唔呀，我早就聽出是醋醋的聲音來了，要打是咱們兩個人打徐良說：臭豆腐，你就不住我打，過去與蔣爺磕頭。蔣爺問：因爲甚麼事故，在此相打？徐良說：他們說我是漢奸，蔣爺問店中夥計：你們這是怎麼說話呢？夥計那裏敢承認，說：我們這裏說話，他老人家聽錯了。蔣爺說：算了罷，這也是一位大人呢。遂帶着徐良往東院去。徐良進了東院，是五間上房，剛跟着蔣爺往上一走，只見裏面展南俠智化，那如龍那如虎張龍趙虎，徐良過去行禮。這夥人就皆因展南俠，由鶴風堡回去，遇見徐良，拿了藥，回到徐州公館，救了總鎮大人，說了紀強滿門合

家死的緣故。總鎮大人，鏢傷已好，知府行了文書，不用詳驗。紀強滿門合家的屍首，總鎮知府格外單演備些祭禮賞賜。然後蔣四爺與展南俠給開封府打了稟帖，就奔南陽府而來。可巧行在半路之上，遇見黑妖狐智老，一問智化，智爺就把神鬼鬧家宅，棍打太歲坊的話說了一遍。本要上臥虎溝，怎麼遇見沙大哥，怎麼自己不能面別的話，又說了一遍。蔣爺說：咱們一路前往罷。智爺說：我要謝恩去。蔣爺說：相爺早替你謝了恩。智爺說：不謝恩，我們要出家去了。蔣爺說：你先幫著我們把這事辦完，你再出家去，也就沒人管了。智爺說：這事請不了一件，又是一件，到底幫著你們辦完了甚麼事情，放我走罷。蔣爺說：只要把萬歲爺冠袍帶履，得到手中，就沒有你的事。蔣爺說：可是君子一言出口，驢馬難追。蔣爺說：你還教我起誓不成。智爺方纔點頭，一詞撲奔南陽府而來，到了五年新街，找三元店住下，就吩咐明白了店家，打成公館，不教再住人了。憑他是誰，也不准把風聲透露。徐良跟著大衆，到屋中行禮已畢，展爺就問徐良：由咱們分手之後，幾時到得這裏？徐良說：姪男昨天到所辦的事情，對著智爺說了一遍，又問：昨天到了，可往圍城子裏面，看看虛實沒有？徐良道：不。叔父說：昨晚間我去了一趟，白菊花不在那裏，火半官周龍，他們一夥人，都在那裏。智爺又問：瞧見藏珍樓沒有？徐良說：藏珍樓我沒看見。智爺問：你進去會子，怎麼沒看見藏珍樓哪？徐良說：我到那裏看看，就回來了。智爺又說：除此之外，一點別的事情沒有，你就回來了嗎？徐良一聽這話裏有話，連忙問道：智叔父，你老人家知道嗎？智爺微微一笑，說：你說實話罷，到底是怎麼一件事？徐良只得把自己事情，又說了一遍。遇姑娘被捉，有人散了白己，不知是誰，丟刀的話，未曾說完，就見智爺微微冷笑。徐良就明白了八九分的光景，說：智叔父，別是你老人家，也去了罷。蔣爺在旁說：智賢弟，真少不了你。昨日一刻的工作，就上圍城子去了。我問你：你說拉屎去了，還不承認。山西雁清清楚楚，一五一十，一點也不敢隱瞞。又說了一遍：智爺也對著大衆一提。昨日晚間，圍城子，至紅翠園，我在房的後坡上，就看見了徐良在樹上，他一跑，我就上東房後坡去了。他被人裝在門簾子下來，我就揭起房瓦，打算用房瓦打他們。好救徐姪男，不料這們個時候，有路素貞到，就把他裝在門簾子內。那三個姑娘，進上房喝酒去了。我下房殺死了鬚，打開箱子，挑了他的綁繩，吹滅燈燭，我又藏起來了。徐良出來，他就躡出牆外，逃命去了。連自己的刀，都不顧得要了。徐良過來，與智爺跪下，恭恭敬敬，磕了三個頭。智爺道：你活命之恩，姪男這一輩子，也不忘你老人家。這番好處，還有一件，你老人家提我少刀，可知道下落不知？智爺道：你既問我就知道，下落掛在他們上房屋中牆上，趁着三個姑娘迎接東方亮之時，我就替你代了一代勞。徐良一聽此言，如獲珍寶，一般復又深施一禮。智爺回身進屋，把他的刀取出來，交給徐良。徐良將刀帶起來，說：我回我們店中送信去，教他們上這裏，見衆位叔父來。蔣爺說：教他們去罷。徐良出了公館，到了自己店中，見韓天錦、盧珍、艾虎，把三元店的事情對他們一說，給了本店的店錢，各帶自己東西，出店而奔公館而來。進了三元店，來至東院，到了屋中，見大衆行禮對問了一回。路上所遇的事情，忽聽外邊一陣大亂，只見店家

進來，說衆位老爺們，他們全瞧擂台去了。這五里新街，西口外頭，有個白沙灘，立擂台哪？蔣爺說：你先去罷。店家出去，蔣爺問徐良，他們不是五月十五哪？怎麼這樣早？就看擂台去。徐良說：咱大家全去看看，便知。化說：去可以，別聚在一處，咱們大家散走。我說一個地方，在一處會齊，看完了擂台回來。在這本街上，有一個新開的大酒樓，叫美珍樓，我請衆位在那裏喝一杯酒兒，大家一聽，全都點頭。教店家把門帶上，衆位出了三元，店行至大街，就是那些人摩肩擦背，攙老扶幼，異口同音，全是瞧着擂台去的。他們大衆，也是三三兩兩的，散步出了五里新街，西口一看，盡是白亮亮的沙土地，寸草不生。此地起名就叫白沙灘。遠遠看見那裏，有一夥人圍著瞧著，展爺、智爺、蔣爺、張龍、趙虎，這幾個人在一處，一看這個擂台，有三丈六尺見方，也有上下場門，高轆一丈五尺，上面搭上銅板，就在這上邊動手。苦要上台，左右兩邊單有梯子，兩邊八字式的，看台也是兩層單有梯子上去。另有一個小棚，是單有一位小文職官在這棚內，蔣爺們吃驚，皆因一看擂台，是個白虎台，展爺便叫蔣四哥、智賢弟，他們搭擂台爲何？搭一個白虎台，是甚麼意見？本來這擂台，不定要出多少條人命。搭一個白虎台，更了不得了。趙虎說：咱們看看那邊去。被蔣爺攔着，那些個人，展爺往那邊一看，果然壓山倒海，圍着一團人，往裏瞧着。蔣爺等一齊都到這裏來了，分開衆人往裏一看，原來是大衆圍着一個江湖上賣藝的。見那人身高八尺，膀闊三停，頭挽牛心髮，身穿一身青袖的汗衫，俱都破損，青緞補一雙舊布靴子，腰間繫着一個舊抄包，面似鍋底，地下放着一根齊眉棍，一把竹片刀，見他沖着衆人，深施一禮，說：恐下走在此處，舉世無雙，缺少盤費，人窮當街賣藝。虎瘦攔路傷人，我會點粗魯氣力，在衆位面前施展施展，要是練完的時候，懇求師傅們幫忙，有多給多，無多給少，說畢這套話，就踢了兩腿，然後打拳，張龍一拉展南，低聲說道：這個人就是花神廟裏大老爺，打死花花太歲閻彬，看擂台的，那個史丹，後來到開封府，把他充了軍，他是個逃軍，他在此處賣來了，展爺說：對了你這一說，我就想起來了。按說這個人，咱們伸手能辦。蔣爺說：那是何苦？見他打完了這套拳，要錢的時節，連一個給錢的也沒有，大家誇講說好，就是沒有給錢，又練了一趟刀，也沒人給錢，又練了一趟棍，也沒人給錢，史丹可就急了，說：我連練了三趟工夫，一個給錢的人沒有，忽然從外邊進來一人，十分兇惡，要問此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回 蔣平遇龍滔定計 趙虎見史丹施威

且說蔣爺瞧這賣藝的，可憐練了半天，連一個給錢的也沒有，忽然從外邊進來一個黃臉的大漢，生的猙獰，怪狀說：朋友，沒人給銀，皆因你不曉得這裏規矩，你應當先找出一個頭目人來，在本地有人給的來，教他幫着你，這台半沖他，合半沖你，那方能行的了。打算你自己要一天，也要不下一文錢來，你不曉得規矩，朋友你貴姓？史丹說：姓史，我叫史丹，那人說：史壯士，我給你找個事情，不知你愿意不愿意？史丹說：我實出無奈，才

了人家的店錢。我纔出來賣錢，只要與我找個吃飯的地方，永不害爺台的好處。那人說：在這南邊，有個圓城子裏面住着東方大員外，他們那裏打更的約有四千多人，打算要尋找四個打更的頭目，可得有些個本事。好說我這本事，雖不甚強，你這身量相貌還可以。史丹一聞此言，就與那人深深施了一禮，說：恩公，前能如此，我要得了好報，這一輩子也忘不了你老人家的好處。那人說：明日正午，我在圍城子西門，與你留下頭目，丁員外時，面成與不成，在兩可之間。史丹說：那就看我的造化就是了。那人一回首，給了他一錠銀子，說：你拿這銀子，還店錢，換衣服。明日正午，我們相見。史丹又給打恭，那人說：我可要走了。史丹說：請罷。那人哈哈一笑，說：朋友，你敢情是個渾人。史丹說：我也不算聰明。那人說：你不打聽打聽，我姓甚名誰？史丹一聞此言，羞了個臉紅過耳，說：爺台，我實在是個渾人。恩公，你千萬別怪我。到底你老人家貴姓？那人哈哈一笑，說：我姓宋，單名一個英字，外號人稱黃面狼。你明天到那裏之時，你就說有個姓朱的，自然就與你回說，進去千萬，你可要記好了。你在那個店裏住着，哪？史丹說：我就在這五里新街門口，有個李家小店，就在那裏住了十幾天。光景，就塌下人家的店錢了。朱英又說：你算計這一錠銀子，連還店錢，帶置衣裳，穀與不穀，如要不要，我再給你幾兩。史丹說：足，是設足，設黃面狼朱英，這纔揚長而去。瞧熱鬧的衆人，也就一擁而散。史丹也帶着銀子，提了按馬子，撲奔五里新街來了。蔣爺說：咱們走罷。蔣爺與智化展南俠說：此處有很好的，一個機會，你們二位，想到了沒有？智化說：甚麼機會？蔣爺說：咱們要是有人，同這個姓史的一說，明天與他一同上圍城子，做個假投降，此時東方亮，正是用人時，面，只要是一頭關一膀的人，他是準要圍城子裏頭，若有一個內應，要請冠袍帶履，就容易了。藏珍樓的裏頭們，也就得着了，讓誰人可去。智化說：就是這個人，不，找大家隨說，就到了五里新街西口，忽聽後面有人喊叫，說：四老爺，怎麼這樣忙？蔣爺回頭一看，原來兩個人，一個是白方面，短髮，鬚眉，眼，一身青緞衣服，一個是年幼後生，粉綾色武生巾，粉綾色箭袖袍，薄底靴子，肋下佩刀，面如美玉，五官清秀，無非就在十七八九歲，一看那白方臉的，認識就是大漢龍滔，看那後生，不認得是誰，身臨切近，蔣爺叫展老爺，蔣爺對他使了一個眼色，那人纔不敢往下叫了。彼此對施了一個常禮。蔣爺問：這是誰？龍滔一同頭，把那後生叫過來，說：給你見見，這是展伯父，這就是我姪子，他叫龍天彪，過來與展伯父叩頭，說：展伯父在上，姪子天彪叩頭。展爺把他攙起來，說：賢姪請起。龍滔所有的衆人，一全都見了一禮。展爺說：找一個清靜之處，說話。那瞧熱鬧之人，遠遠的幾位坐下，蔣爺說：這就是大爺跟前的姪男罷。龍滔說：對呀，這就是我哥哥龍淵之子，蔣爺問：從何而至？龍滔說：皆因先到開封府任差去了，王老爺馬老爺，同告訴我，說：你們在南陽府圍城子，五里新街，打下了公館，我們就上這裏來了。剛到這裏，聽見有人說：這裏有個擂台，我們多繞幾步，奔到此處，不料真遇見老爺們了。蔣爺問：你姪子，跟來作甚麼？龍滔說：皆因他父親，被花蝴蝶一毒鏢打死了，如今跟着他馬七叔，練了一身工夫，他七叔，是不會打暗器，這孩子他一心要學打鏢，教我帶了他，給他找了個師傅，跟着學打

鍾學曾的時節，慢慢找花蝴蝶的後人，只要是他黏親帶故，無論是誰，打死一個，就算與他天倫報仇。蔣爺說好，稱得起是個孝子。龍老爺打算與他拜誰爲師，龍滔說：四老爺給他想一個人罷。蔣爺說：這裏有一個很好的。人，龍滔問是那位的？蔣爺說：無非輩數不大相符，就是我把姪也可以教他。收作一個師弟。龍滔一聽是徐良說，要是徐老爺可就好了。不但使鏢，甚麼暗器都會，回頭就把天彪叫過來，說：你這師傅一身的暗器，不但學鏢，學甚麼，就有甚麼。四老爺你給說一說，咱們立刻就拜。蔣爺說：使得，叫徐良過來，說：我與你收個徒弟。龍老爺的姪子，方纔與你見過的那個，他要跟你學鏢，你就收了。這個徒弟，徐良說：姪男年輕，如何敢收徒弟？蔣爺說：你不必推辭了。龍老爺把他叫過來，磕頭能龍滔把天彪叫過來，就在白沙灘這裏，大拜了四拜，行禮已畢。龍天彪也給大衆磕了一回頭。智化說：四哥，你方纔說，我們這裏少一個人，上圍城子作個內應。據我看龍老爺可去請爺點頭說：我也打算是這個主意。龍滔問：甚麼事情？蔣爺對他如此這般，學說了一回。龍滔說：使得。天彪答言：衆位伯父在上，可不是我小孩子人家多說話，要說教我叔叔，上圍城子去，作個內應，恐怕不行。最好我也跟着一路前往。姓史的帶我叔叔，他們不好打聽的事情，我都好打聽。他們到不了的地方，我可以到。他們絕不能疑惑我。衆位伯父想想，使得使不得？蔣爺說：也到有理。展老爺問去了怎麼個說法？蔣爺說：作爲龍老爺與那位姓史的是親戚，如此如彼一說，沒有個不成。展老爺說：怎麼見得？一說就成。蔣爺說：他要想謀反，他豈不各處找尋這高一頭，闖一勝的人。龍老爺這個相貌，馬有不成之理。展老爺說：誰去找那姓史的去呢？蔣爺說：不用多少人去，就是我一同着張老爺、趙四老爺就行了。智化說：事不宜遲，我們就辦理。蔣爺說：我們都在美珍樓相會。說畢大家散去。蔣爺同定張龍、趙虎、奔了李家小店，進了路北的店門，至裏面一看，那姓史的，正要拿着銀子出去購買衣服，一看忽然從外面進來了三個人。趙虎先就過去說：朋友，你認識我們不認識？史丹回答說：三位恕我眼拙，未領教貴姓。趙虎說：我們是開封府的，這是我們蔣四大人，這位是我三哥姓張，我姓趙，叫趙虎。史丹一聽，是開封府的校尉，轉眼間就顏色更變，說：衆位老爺們請坐，你們衆位，必是爲我來的，我可是被罪之人，我可不是逃軍。趙虎說：你不用說那些個，你跟着我們到開封府，見和爺就得了。史丹一聞此言，嚇了個胆裂魂飛，事不由己，就給趙虎跪下了。說：我在那裏，實出無奈，看看快餓死，我纔上這裏，找幾個盤纏，仍然回去任罪。蔣爺說：你且起來，不必撒謊。我先問你一句話，你是愿意死，愿意活？史丹說：螻蟻尚且貪生，爲人豈不惜命？蔣爺說：你愿意活，方纔姓朱的，給你找得那個事情，東方員外，是作甚麼的？你知道不知？史丹說：我就知道他是個員外，別事一概不知。蔣爺說：如今襄陽王造反，他與襄陽王連手，也是一個反叛。史丹說：他既是個反叛，我餓死都不跟着他去。蔣爺說：你既然說出這樣話來，你就是大宋的好子民，我們只要說明白了，你只管前去。史丹說：我不可不去。蔣爺說：我教你去，你只管前去，不但你去，我有個朋友姓龍，他還有個姪子，名叫天彪，我把實話告訴你，向着反叛的也在你，向着大宋朝廷也在你。史丹說：我甚麼事向着反叛的呢？我要向着反叛的，教我不得善終。蔣

爺說：「好！你同着我們這姓龍的爺兒三個去，就提你們是親戚，他們是在行裏保鏢，如今把買賣散了，要在此處賣藝，作爲是碰見，你說賣藝不行，作爲他們爺兒兩個，苦苦哀告與你轉求這位姓朱的，給他們美言美語，就在員外家內打更，都是愿意行了更好，要是不行，也不干你事，只要大事依我，不但你前罪可免，還算你一件奇功，準有你我一個小小武職官做，就看你的造化了。」史丹一聞此言，連連點頭說：「四老爺倘若人家不收，那時可別噴怪于我。」蔣爺道：「我方纔說過，事要不成，不與你相干。」遂教四老爺把龍酒找來，史丹又問：「四老爺教我們前去，何用蔣爺說？」我與不言，你也不知，是萬歲爺丟失了冠袍帶履，現在圍城子裏面，有個藏珍樓，不知道那藏珍樓裏面的消息，總得有個內應，方能得他裏面的實底，再說他擺擂台裏面有許多賊人，他又是王爺的餘黨，要有內應，豈不省些遠路？是已往從前的實話，今都告訴與你，就看你心地如何了。」正說之間，就見趙虎跟着龍酒進來，蔣爺給他們引見了史丹，問：「我們明日一同前去，說我們是甚麼親戚？」龍酒說：「我們作爲是兩姨兄弟，這是我姪子龍天彪說，叔父你到不用說我是你姪子，就說我們是父子。」爺兒兩個，據我想着，比說是你姪子還強哪？」蔣爺說：「很好，這孩子實在真聰明，把主意定好。」蔣爺掏出兩錠銀子，給與史丹說：「你使用罷。」然後告辭龍酒，天彪也不跟回公館去了。張趙二人，跟着蔣爺，到了美珍樓，往裏就走，從西邊扶梯而上，至樓上一看，共是五間樓房，當中三間，單有兩間雅座，都是金漆八仙桌椅，條檯，南面俱是格扇，東西兩邊兩間雅座，俱是半截窗，上掛着半截斑竹簾，從外往屋內看，看不真切，由屋內往外看，看的明白，北面是一帶欄杆，全都是硃紅斜字式，蔣爺奔到格扇裏，往下一看，是人家大醬園的後身，很大的院子，盡是醬缸，地上一半，地下一半，有兩個人在那裏曬醬，東雅座有人把蔣爺叫將進去，蔣爺一見是南俠智化，就把史丹他們的事情說了一遍，復又叫過賣另添盃筯，又添了些酒菜，正在吃酒之時，忽然跑上一個人來，周圍一看，復又下去，就把白菊花同上來了，衆人捉拿淫賊，這段節目，下回分解。

第七十一回

美珍樓白菊花受困

酒飯鋪衆好漢捉賊

蔣爺進去，見大衆一個圍桌，面要了許多酒菜，有喝的有不喝的，蔣爺這一進來，又添了些個酒菜，忽聽一一扶梯一响，躊躇躑躅上來一人，看了看又下去了，史丹說：「這個叫飛毛腿高謝，是個賊。」徐良說：「這是白菊花的前站，還有個病判官周瑞，他們三個人，總在一處，正說之間，又聽一梯一响，頭一個就是白菊花，武生和公打扮第二個是高謝，第三個是周瑞，三個人仍是一路而行，依着白菊花，絕不上南陽府來，是教飛毛腿高謝病判官周瑞，兩個人苦苦相勸，委實自己想了想，想點頭隨着他就走，另有個主意，他的意見，是找他那個相好的婦人去，那婦人也離圍城子不遠，隨着他們走，讓他們上圍城子去，自己單找那婦人去，見着時節，就帶着他上姚家寨去了，可巧到了五里新街，天氣尚早，假說在此處吃酒，盼到天黑，自己就單走下去，來到美珍樓，要吃酒，又恐

怕山西雁在這裏飛毛腿先上來一瞧並沒有多少飯座，可見着東雅座裏有些個人，隔着那斑竹簾子，實在是看不出是誰，他想着那們湊巧的事情，老西絕不能在這裏，一回身下樓出來，告訴白菊花，樓上無人，晏飛同周瑞進了酒舖，復奔扶梯到了上面，白菊花總是賊人胆虛，儘往東裏間屋中看了又看，就是看不真切，皆因有那竹簾子擋着，總疑惑着山西雁，在屋中吃酒，哪復又扒着南邊格扇，往下一看，一院子盡是罇缸，一口挨着一口，還有兩個人，在那裏晒背，他就靠着那南邊格扇坐下，正對着樓口，倘若徐良從下面上來，他好一翻身，就從那格扇往階裏裏逃跑，高謝周瑞在旁邊，三人坐下，走堂的過來，問三位要甚麼酒菜，周瑞說：「要一桌上等酒席，三瓶陳紹，不多一時，擺列停當。」高謝斟酒，三個人輪杯換盞，雖吃着酒，晏飛不住往東屋瞧着，正在疑惑之間，忽聽扶梯又响，躡躑躑又上來一人，見那人一身素服衣襟，生的面如少女一般，五官清秀，到了樓上也往東裏間屋內瞧了又瞧，看了白菊花，自己奔到西雅座去，叫過賣，要了半桌酒席，自己一人在屋中飲酒，你道東裏裏人怎麼不出來捉拿三個賊寇，有徐良低聲告訴那個是白菊花，那個是周瑞，那個是高謝，衆人就掖衣襟，換袖子，智語說：「別忙帶着他們，定住了神的時候，我們大家往外一躡，一個也走脫不了。」故此全沒出來，後又上樓，這個人是白芸生，大爺他奉旨回家料理喪儀，衆事已畢，本嫌母親之命，早上京任差，帶着手下從人，乘跨馬騎離了自己門首，直奔京都而來，正走在這五里新街，大爺覺着腹中饑餓，又看這座酒樓，簇新的門面，下了馬，騎進了飯舖，教從人在樓底下要酒飯，自己上樓，他也沒看見，裏間屋中是誰，到瞧了白菊花幾眼，見周瑞高謝的相貌，定不是好人，自己到奔西屋裏去了，將要來的酒菜喝了，沒有三兩杯酒，就聽東屋裏一聲叫喊，如同打了一個巨雷，相似，芸生一聽，好似二弟的聲音，往屋內一看，由東屋裏躡出許多人來，頭一個就是徐良，說：「三個人才來呀，老面死約會，不見不散。」一低頭，就是緊背低頭花裝弩，「嘆咚」一聲，就打在白菊花頭巾之上，也就是晏飛的眼快，如若不然，這三枝暗器就不好躲閃，白菊花一聽，是老西說話，就站起身來，用腳一勾椅子，那張椅子往西一倒，就有他退身之地了，雙手一扶桌子，見徐良沖地一低頭，他也是一低頭，正打在頭巾之上，緊跟着左手一枝袖箭，白菊花往左邊一躲，就釘在格扇之上了，徐良左手一枝袖箭出去，白菊花往右邊一躲，躡的一聲，在耳朵上激點了一點，那如龍膽着二隻眼睛罵道：「白菊花狠心球囊的，我是替師傅一家報仇，隨說音輪刀就刺，那如虎也是破口大罵，刺了一只右手，也是提刀就砍，晏飛瞧着兩口刀到，就把桌子，冲着二人一推，嘩喇一聲，俱都合在那家弟兄身上，兩口刀全都砍在桌子上，就把那如虎撞了一個筋斗，白菊花回身要跑，早被智化把他拉住，迎面就是一刀，白菊花拉劍將要削智化這口刀，展爺那裏早就發了一枝暗器，晏飛總是躲，袖箭要緊一扭身，那枝袖箭打出樓外去了，晏飛跟上西邊，那張桌子，艾虎先就上了板櫓，對着淫賊就是一刀，白菊花用寶劍往上一迎，打算要削艾虎一口刀，活該自己倒運，就聽哈的一聲響亮，在眼前火星亂迸，皆因是二寶一碰，故此才火尾崩現，把艾虎也嚇了一跳，白菊花也吃驚非小，艾虎低頭一看自己的刀，連

一絲也沒動。白菊花一看自己寶劍又磕了一個口兒，晏飛看這勢頭不好，料着今天在這樓上，要走不了，晏飛打算要走。一看大衆把他圍裹上來，這個過口，多沒見過這事情，只嚇得東西南北，都認不出來了。口中亂嚷說：「可了不得了，樓上反了，刀槍的亂砍，也找不着樓門，在那裏了，好容易的找到樓口，一步就跨下去了，咕嚕咕嚕就滾下樓去，摔了個頭破血流，也顧不得疼痛，到了底下扒起來就跑，口中直嚷：『反了，哇反了，底下的酒飯座也並不知樓上是甚麼事情，咕嚕咕嚕刀劍亂響，也有趁亂借此爲由，不給錢的，有嚇跑了的，下面之人一擁而散，上邊的人，身法玲瓏的，全上了桌了，聖手秀士馮淵，不敢過去，與白菊花交手，他怕那口寶劍會同蔣四爺圍住飛毛腿高謝，三個人交手，那如龍那如虎圍着病判官周瑞，三個人交手，艾虎正與晏飛動手，飛毛腿高謝瞧出一個便宜來了，對着艾虎後脊背，驀的就是一刀，艾虎一回手，咕嚕嚕把高謝這口刀，削爲兩段，高謝一躍下樓，從蔣平肩袋上，躍出格扇之外去了。蔣爺就尾于背後，跟將下來，飛毛腿飄身下樓，腳踏實地，蔣爺也就躍下來，這二人，躍下樓來，不大要緊，把兩個囉嚕的老西，幾乎沒掉下蔣爺裏，徐良見飛毛腿一跑，回手掏出一枝鏢來，要打白菊花，見圍繞的人太多，從這個桌子上，躍在那個桌子上，來回亂躍，又怕打着別人，一思想罷，看病判官那裏清靜，對着周瑞驀的就是一鏢，只聽見『撲哧』一聲响亮，『噹嚕』撒手丟刀，要問周瑞生死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二回 醬缸內周瑞廢命 小河中晏飛逃生

話說徐良這一鏢，正打在周瑞手背之上，『撲哧』一聲，鮮血直流，撒手丟刀，回頭就跑。那家弟兄，那肯教他逃命，尾于背後，也就趕下來了。周瑞躍出樓外，徐良說：『先跑了一個飛毛腿，後跑了一個病判官，就是別教這白菊花跑了，再說飛毛腿高謝，逃了性命，在前邊跑着，蔣爺在後面追着他，看蔣爺瘦弱枯乾，料着沒有多大本事，自己躍上蔣爺，蹬着蔣爺的缸沿，『噹嚕』飛也相似，一直奔正西去了。蔣爺那裏肯容他逃躍，也就躍上蔣爺，緊緊的追趕，追到西邊有個平臺，是人家雜貨舖的後院，飛毛腿一縱身，躍上平臺，蔣四爺也就跟着躍將上去，看那高謝蹤跡不見，蔣爺不肯追趕，一回頭，見病判官周瑞，教那家弟兄追着他，在缸沿上亂跑，蔣爺在平臺上一扒，瞧這三個人，見周瑞跑到西邊，縱身向平臺上一躍，正在脫空之際，被蔣爺用手，齊鋼刺一見，周瑞見眼前一幌，自己不敢上去，往回來一翻身，脚找缸沿，焉能那麼樣巧，只聽『撲哧』一聲，正掉在蔣爺的裏面，那如龍下了蔣爺，把石板蓋在蔣爺之上，自己往上一坐，蔣爺問：『你覺着蔣爺裏面怎麼樣了？』那如龍說：『他在蔣爺裏，咕嚕咕嚕只撞着石板，哪蔣爺說可別把他將死，自己下了房，奔到蔣爺這裏，又問：『這時候怎麼樣了？』那如龍說：『這半天可不撞了，蔣爺說你下來罷，別把他悶死，那如龍跳將下來，把石板揭開，蔣爺一看，人已然不行了，蔣爺一翻身，把他往上一拉，這身是醬，已然氣絕身死。蔣那三位往外要走，掌櫃的出來說：『人命關天，我們蔣缸內，蔣爺死』

一人你們打算要走，那可不行。蔣爺同着那家弟兄說，掌櫃的，咱們櫃房裏坐著，我告訴你話說。隨即進了南那間小門，到了櫃房，問掌櫃的貴姓，掌櫃的說，我姓趙，蔣爺說，趙掌櫃的，我姓蔣，名平，字是澤長，御前三品護衛，萬歲去失了冠袍帶履，我們奉旨拿賊，方纔這傷醫館裏的，就是他們同黨夥計，我可不許聲張，你這一面，該賣多少銀子，我們不能短少你的，你若把風聲透露，拿你到府，用狗頭錘，把你劉為兩段，掌櫃連說，不敢不教夥計進來，說，又從樓上下來了，好幾人，都往西跑下去了，原來是白菊花，到底買了一個破綻，蹺下樓來，徐良說，大家快追，頭一個就是白雲生，盧珍，艾虎，山西雁，下了樓，緊緊一追，白菊花蹺到西邊，跑上牆去，由牆上房，直跑到五里新街西口外面，撲奔正北，順着白沙灘往北，將到五里新街後街的西口外頭，忽見從巷口，出來了南俠，智化，馮淵，後面還有張龍，趙虎，就擋住去路，這幾人見白菊花下樓，往西跑，智爺說，隨我來，就從樓上往下一躡，南俠，馮淵，也就跟着蹺下來了，張龍，趙虎，從樓上下來，智爺往北街跑，大家跟隨，由北街往西，迎面正撞着白菊花，展爺一奉寶劍說，欽犯那裏走，白菊花一見嚇了個胆裂魂飛，暗暗一想，後邊小四義，就不是他們對手，前邊又有姓展的擋住，這便如何是好，自己無奈，何，掏出一枝鏢來，明知也打不着他們，暫作爲脫身之計，讓展爺不遠，對準就是一鏢，展爺往旁邊一翻身，這一枝鏢幾乎就把馮淵打着，白菊花一抖身，撲奔西北，約有一里多路，淫賊知道，五里屯東北，有一道長河，這河名叫涼水河，自己想，要跑到涼水河，也就有了命了，正跑之間，遠遠就看見了，這一段水面，歡喜非常，直奔水去，山西雁，見前邊白茫茫，一帶是水，暗暗着急，往前後一看，沒有蔣四叔，口中說道，蔣四叔，這個工夫，上那裏去了，白菊花打算，要奔水去，咱們這裏有會水的，沒有，艾虎聽着，大料白菊花這一下水，自己可以把他拿住，皆因他在陷空島，跟着練的水性，可就是在水，中不能睜眼，果然行至涼水河，白菊花沖着大衆，哈哈一笑，說，晏大老爺來了，要是能耐的，在水中拿我，味的一聲，跳入水中去了，徐良說，壞了，壞了，大衆一怔，艾虎說，不用忙，待我下水拿他，自己往前一躡，味的一聲，也就跳入水中去了，見他單臂膊，把白菊花往肋下一夾，往上一翻，把賊人夾至岸上，大衆過來一看，要問賊人，生死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三回

吳必正細說家務

馮校尉情愿尋賊

且說艾虎往下一跳，工夫不大，夾着賊人翻身上來，往岸上一扔，說，你們捆罷，大家上前一看，徐良過去，要細細瞧了瞧，微微一笑，回頭叫老兄弟，你拿的是年輕的，是上歲數的，艾虎說，那有上歲數的，淫賊哪，徐良說，對了，你來看罷，這個有鬍子，還是花白的，艾虎過來一看，何嘗不是衣服也穿的不對，還是青衣小帽，做買賣人的樣兒，艾虎一蹺脚，眼睜睜把個白菊花放走了，這個是誰，徐良說，這個人會死透哪，心口中亂跳，咱們把他攙起來，行走，張龍，趙虎，攙着他，一走，就見蔣四爺，帶着邢如龍，邢如虎，直奔前來，皆因是在替

肉內與掌櫃的說話，夥計進來告訴，又從樓上跳下幾個人來，往西去了。蔣爺說不好，我們走罷。就將那家弟兄，仍出了後門，躡上西牆，也是由牆上房，只下面做買賣那夥人，說房上的人，往白沙灘去了。蔣四爺往白沙灘，就將至白沙灘，遠遠看見前面一夥人，蔣四爺道：至涼水河，見張團起虎二人，攜着一個老人在那裏行走，看那人渾身是水，又瞧文虎，也渾身是水，智爺高聲叫道：四哥，你快來罷。蔣爺未至前面，智化就把白菊花下水，艾虎怎麼夾上一個人來的話，說了一遍。蔣爺叫張老爺，道：老爺也他放下罷，再攙着走罷。他是一瓶子淨水，不能出來，又攙他行走，豈不就走死了嗎？智爺一聽，連連點頭說有理。蔣爺過去，把那老頭攙他扶，往身上一騎，雙手從肋下，往上一提，就見那老頭兒，口內吐的一聲，往外吐水，吐了半天，蔣爺把他攙起來，在耳中呼喚，那老頭才悠悠氣轉，蔣爺問老者：偌大年紀，為何鬧這身死？你是失脚踏落河呀？還是被人所害？那老者看了石將爺一聲長嘆，說方纔我落水，是你把我救上來的。蔣爺說：不錯，是我救的。老者說：多蒙活命之恩，如同再造，無奈這湯世之間，實在沒有我立足之地了。蔣爺說：你肯姓，有甚八事，我全能與你辦的。老者說：惟獨我這事情，你辦不了。蔣爺說：我要是辦不了，然後你再死，我也不能管了。老者說：我姓吳，叫吳必正，我有個兄弟，叫吳必心，我今年五十二歲，我在五里屯，北路小胡同內，高台塔風門子上頭，有一塊匾，是吳家糕餅舖，我們開這糕餅舖，是五帶子了，替因是我的兄弟，比我小二十二歲，我二人是一父兩母，我沒成過家，我兄弟斷了弦，多年尚無子女，今年三十歲，娶的我弟媳，纔二十歲，自從他過門之後，就壞了我們的門庭了，我兄弟終日喝酒，他終日倚門賣俏，在我們櫃上一坐，穿的衣服，是匪類衣襟，引的終朝每日，在我們門口，聚會的人甚多，俱是些年輕之人，先前每日賣三五串錢，如今每天賣錢五六十串，一三百串，還有銀子不等，只要他一上櫃，就有放下許多錢，給兩包糕餅，拿着就走。我們舖中有個夥計，他叫作怯王三，這個人，欺直忠烈，氣的要他辭買賣，我們這舖子，前頭是門面，後面住家，單有三間上房，舖子後面，單有一段長牆，另有一個木板的單扇門，從舖子可以過這院來，又恐怕我這弟婦，出入不便，在後邊另給他開了一個小門，為他買針線的方便，這可更壞了事了。他若從後門出去，後邊那時無知之人，就圍滿啦，他若要前邊櫃台裏坐着，那前邊的人，就圍滿了。這日晚間，我將往後邊來，一開後院，那個單扇門，我就見窗戶上，燈影兒一幌，有個男子，在裏頭說話，我就聽見說了一句，我就不敢進去了，說你只管打聽，我白菊花，劍下死的婦女甚多，除非就留下了，這一個，我聽到此處，一插身，我就回去了，駭得我一夜，也沒敢睡覺。次日早晨，沒叫兄弟喝酒，我與他商議，把這個婦人，休了罷，我再給你另娶一房妻子，如若不行，只怕你終久受害，我就把昨天的事情，說了一遍，我兄弟一聽此言，到後邊，又打了他一頓，誰知這惡婦，滿口應承，改過了今日早晨，後邊請我說話，我就到了後邊，他就扯住我不放，纏個不罷，聽得兄弟進來，方纔放手，我就氣哼哼的出來，可巧我兄弟從外邊進來，我弟婦哭哭啼啼的，不知對他，說了些個甚麼言語，他就到了前面說：你說我妻子，不，原來你沒安着好心，我一聞此言，就知道那婦人，背地蠱惑是非，我也難

以分辯，越想越無活路，只可一死。我說着全都羞口，爺言請想，如何能管我這件事情。蔣爺說：我能管，我管對你說，這位是展護衛大人，我姓蔣名平，也是護衛，難道辦不了這們一件小事嗎？若因內中有白菊花一節，你暫且跟着我們回公館，我自道理吳必正聞聽，連連點頭，與大眾行了一回禮，把衣服上水搽了一搽，跟着大眾直奔五里新街蔣爺同着展爺先上飯店，那些人就回公館，蔣爺二位到了美珍樓，往裏一走，就騎那樓上，拔叉吧，又韓天錦在那裏亂砸亂打，掌櫃的見着蔣爺二位，認識他們，說：方纔你們二位不是在樓上動手來着嗎？蔣爺說：不錯，我們正爲此事而來，到了櫃房，把奉旨拿賊的話對他們說了一遍，所有舖內傷損多少傢伙，俱開了清單，連兩桌酒席，帶賊人酒席，都是我們給錢，那個掌櫃的說：既是你們奉旨的差使，我們這點小意思，不用老爺們拿錢了，只求老爺們把樓上那人請下來罷，我們誰也不敢出去，蔣爺說：交給我們罷，晚間我們在三元店公館內，等你的清單，說畢出來，蔣爺上樓，把韓天錦帶下來，出了美珍樓，直奔公館，進三元店，此時艾虎與吳必正，全都換了衣服，蔣四爺說：方纔這老者說，在五里屯開糕餅店，白菊花在他家裏，我想此賊，由水中一走，不上團子城，今晚必在這糕餅店中，你們誰人往那裏打聽打聽，問了半天，並沒有人答言，馮淵在旁說：你們都不願去，我去，心正不怕影邪，徐良說：你就爲這件事情去，這纔對了你的意思呢，馮淵說：我要有一點歪心，教我不得善終，蔣爺一拉，對徐良說：先請你不可不去，如今馮老爺要去，你又胡說你們兩人從此後別頑笑了，馮老爺可有一件事，要依我的主意，你若到五里屯，訪着白菊花，你可別想着貪功拿他，只要見着，就急速回來，送信，就算一件奇功，馮淵拿了夜行衣褲的包袱，將一出屋門，碰着艾虎說：兄弟，你這裏來，我與你說句話，艾虎跟着他，到了空房之內，馮淵說：賢弟，論交情，就是你我算近，我的師傅，就是你的乾爺，他們大家，全看不起我，我總得驚天動地的立件功勞，非得把白菊花拿住，他們大眾，可就看得起我了，艾虎說：皆因你素常好談諾之，故非是人家看不起你，馮淵說：我若拿住白菊花，你歡喜不歡喜，艾虎說：你我二人一人增光，二人好看，如親弟兄一般，焉有不喜之理，馮淵說：我可要與賢弟啓齒，借一宗東西，你若借給我，就此去，你要不肯借我，就一頭碰死在你眼前，隨說着雙膝跪倒，要問借甚麼東西，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四回

得寶劍馮淵快樂

受薰香晏飛被捉

目說馮淵與艾虎商議，借一宗物件，又與他下了一跪，艾虎問：你要借何物，馮淵說：把你那薰香盒子，借我一用，艾虎暗道：他實在的有心，怎麼他還懷記着薰香盒子，哪欲待不借，又不好推辭，無奈何說：大哥，我這薰香盒子，大概你也知道，是小諸葛沈仲元的東西，我是偷他的東西，我借給你，可得有人家的原物在，別給人守丟失了，此物，馮淵說：我又不是三歲孩子，怎麼能殺去失此物，我要去失此物，我有一條命，陪着他呢，艾虎把薰香盒子拿來，交與馮淵，還教他怎樣使法，連堵鼻子的布捲，都給了馮淵，聖手秀士，別了艾虎，出公館，直奔白沙。

灘來，見人打聽，到了五里屯，東口外頭，見一老者，手扶拐杖，年過七旬，馮淵說借問，老丈，那裏是五里屯，老者道：這就是五里屯，你找誰，馮淵說：這裏有個糕餅店，在于何處，老者瞪了他一眼，說：不知道，馮淵說：唔呀，怪不的他們不來，自己無奈，進了五里屯的東口路北，有一個小巷口，見有一百多人，都在那裏蹲着，俱是年輕的連一個上年歲的沒有，俱都是面向着北看，那北頭有一個鋪子，是五層臺塔，並沒有門面，是個風窗子，上面有個橫匾，上寫着發賣茯苓糕，吳家老鋪，自己撲奔正北，要上臺塔，就有人說：沒出來，哪你不用進去，馮淵看着這些人，暗罵道：這些個混帳王八羔子，一個好東西沒有，也不與他們說話，拉馮淵回子，奔了臺塔，說：你們這裏賣糕不賣，那姓王三說：既是糕餅鋪，什麼不賣糕，馮淵剛要往下說話，忽聽外邊一陣大亂，衆人往北直跑，馮淵不知是甚緣故，也就出來，見那些人，遠遠小胡同，直奔正北，馮淵也就跟着到了北邊，就見了吳必元的大門，見那門半掩半開，裏面站着個婦人，頭上烏雲，帶了許多花朵，穿着一件西湖色的大衫，惹心綠的中衣，紅緞弓鞋，擊着一條鵝黃汗巾，滿臉脂粉，雖有幾分人材，却是妖淫的氣象，百種的輕狂，一手扶定門框，一手扶定那扇門，得意的把那條腿，蹩在門檻之外，不然如何看得見弓鞋，哪有一塊油綠絹帕，往口中一含，二目也斜，用眼看着那個相公，雖然瞧着他的入甚多，惟獨單有一個相公出神，在他迎面一站，那個相公，約有二十餘歲，文生巾，百花袍，白綾襪子，大紅厚底雲履鞋，面白如玉，五官清秀，一手倒背，拿着一柄泥金摺扇，也是二目發直，淨瞧着那個婦人，衆人看着，全是哈哈大笑，這男女，盡自不知，類片癡呆一般，正在出神之際，忽聽正北上痰嗽一聲，馮淵抬頭一看，卻是白菊花到了，馮淵見了白菊花，就不敢在那裏瞧着，進了小胡同，撒腿就跑，出了小巷口，回頭一看，幸而好沒追趕下來，料着白菊花，他沒看見我，就找了一個小飯店，飽餐了一頓，給了飯錢，直待到人家要上門板的時候，方纔出來，繞五里屯後街，探了探糕餅鋪，後面院子的地勢，自己找了一塊僻靜所在，把夜行衣裳，包袱打開，通身到頂，俱都換了，背插單刀，百寶囊收好了，薰香盒子，把白晝衣服，俱都用包袱包好，奔了糕餅鋪，後院東隔壁，有一棵大榆樹，馮淵躡上牆頭，扒上大樹，騎在樹上，前邊枝葉，正把自己擋住，往下瞧看，逼真，下面人，要往上瞧看，可有些費事，隨手將包袱掛在樹上，淨往下面看着，不多一時，有人用手指尖，彈門裏面，婦人出去，將門一開，細細一看，說：原來是白晝那個相公，那相公對着吳必元的妻子，一恭到地，說：大嫂，今日學生日觀芳容，回到寒舍，廢寢忘餐，如失魂魄，今晚涉險前來，與娘子巫山一會，婦人一聽，微微的一笑，口尊癡郎，你我素不相識，夜晚叫門，你這膽量，可就不小，相公說：但能得見芳顏，雖死無恨，倘能下顧，賞賜半杯清茶，平生足愿，婦人說：我見世上男子甚多，似你這癡心的也，不少，如此就請進來，婦人前邊引路，相公就跟將進來，似乎這個人膽子，實在不小，也不問問他家丈夫，在家不在家，也是活該生死簿上，勾了他的名字，閻王殿前，掛了號了，進了院子，婦人就將大門關上，來至屋中，馮淵在樹上，看得明白，他倒替這個人，提心吊胆，暗說：要是白菊花一來，只怕此人難逃性命，果然不大的工夫，噯的一條黑影，由牆上來了一個人，馮淵一看，不是別

人正是白菊花，見淫賊飄下身來，直奔窗前，用耳一聽，男女正在裏邊說話，惡淫賊把簾子一掀，見雙門緊閉，一拾腿噹的一聲，把門一開，哈哈一笑說：賤婢你作得好事，滿屋中一找，就見那床褥子底下，露出一點衣襟，婦人站在那裏擋着，晏飛過來把婦人一掀，嘆咤一聲，摔倒在地，晏飛一伸手，把相公拉出來，回手一亮寶劍，嘆咤結果了他的性命，回身往椅子上坐，說：賤婢他是何人，那婦人機變最快，扒起來說：晏大爺，這可是活該不該，我們家出事，你要問，這個男子的來歷，白晝之間，我就看見他了，在咱們門外頭，兩隻眼睛發直，淨瞧着我，這必是我方纔倒水去時節，我可瞧見有個黑影兒，一幌，我打量這是一條狗哪，我也沒留心細看，必然是他先鑽在床底下，下來了白菊花，又哈哈一笑，說：賤婢，你真辨別的好，婦人又百般的一哄，晏飛可就沒有殺害婦人的心意了，就問：婦人，你可給我預備酒，把個馮淵，在樹上等的是不耐煩，好容易等至二人吃畢酒，安歇睡覺，吹滅燈燭，還不敢下來，料着不能這就睡着，又等了一個更次，天交四鼓，把包袱摘下來，往腰中一繫，盤樹將下，到了窗櫺之外，聽了聽，就知二人睡熟，先把布捲掏出來，堵住自己鼻孔，把薰香盒子，摸出來，點着，薰香過去，這段節目，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五回

見惡賊貪淫受害

逢二友遇難呈祥

且說馮淵把薰香盒子摸出來，把門一揭，取出千里火筒，這薰香盒子，類若仙鶴的形象，把千里火點香，放在仙鶴肚內，用仙鶴嘴對準窗櫺紙，此刻香烟已濃，把仙鶴尾巴一拉，兩個翅兒，自來一胡扇，胡扇的那香烟，就奔屋中去了，把所點的香，俱已點完，料着白菊花必定薰過去了，回手把仙鶴脖子一擰，收斂百寶囊之內，到了屋門，把簾子一啓，那門無非虛掩，頂着一張飯桌子，將門推開，桌子一挪，進了屋中，一見千里火，就奔床榻而來，馮淵也是好大膽量，就把燈燭點上，往帳子一看，馮淵嚇得身軀倒退，原來他們是赤條條的睡覺，就見他那寶劍、鑲囊衣服等件，俱在他身旁放着，馮淵過去一伸手，先把他寶劍、鑲囊衣服等件拿過來，抱着就往外跑，到了院中，樂的他慌慌張張，把包袱解下來，打開把他所有的東西衣服靴襪，還有夜行衣靠的包袱，俱裹在自己包袱之內，把鑲囊自己繫上，又把寶劍也藏在地上，就是一件爲難，要拿白菊花，他們是赤身露體，自己乃是有官職之人，過去捆他，又怕冲了自己之運，有心一刀將他殺死，又想不如拿活的好，正在思想，打前邊進來一個人，那人喝的酒，足有十二成了，就是吳必元，從外邊喝的大醉而回，怯王三見大掌櫃的一天沒回來，怕他行了拙志，二掌櫃回來，醉得人學不醒，只可明日再說罷，往後推著吳必元說：後邊睡覺去罷，把後門一開，吳必元就一路歪邪進來，馮淵過去說：你是什麼人，這一句話，把吳必元的酒嚇醒了一半，回問：你是誰，又一瞧馮淵這模樣，說：你是個賊呀，馮淵道：胡說，我是御前校尉，奉旨捉拿國家欽犯，如今現在你家睡覺，你是吳必元哪，吳必元一聽是校尉，忙深施一禮，說：我正是吳必元，馮淵就把他哥哥馮水，自己拿鷹，奉差而來，白菊花怎麼在裏

面的話細細說了一遍。吳必元嚇得渾身亂抖，把王三叫過來，又告訴一遍。馮淵問吳必元說：「你這妻子還要不要？」回說：「不要了。」馮爺說：「你若不要他，我給你出一個主意。你用一床被子，將他裹上，兩個人搭着他，丟在河裏去。再用一床被子，把賊人蓋上，看那賊人進去拿他去。」吳必元說：「把我妻子搭出，將他驚醒之時，他要叫喊，如何是好？」馮淵說：「不能叫喊，我把他治住了，如死人一樣。」這纔吳必元同着王三進去，二掌櫃把被子裹上他的妻子，又用一床被子，搭在白菊花的身上。王三過去把街門開開，馮淵說：「我是原班的正差，親眼得見你們，若要不信，我姓馮，叫馮淵，衙前該尉，開封府總辦堂差。這二人也不知他有多大的爵位，這方纔把淫婦抬將起來，出離大門，丟在河中。回來見了馮淵，告訴了一遍。馮淵過去，叫王三找了兩根繩子，把白菊花二臂捆上，又把他的腿捆好，用一床大紅被子，照着捲薄餅的樣子，把他裹好。馮淵往肩頭上一抗，那二人送在大門以外。此時已交五鼓多天，對着朦朧的月色，馮淵抗着白菊花，直奔公館而來。過了五里屯，就是白沙灘的交界，走出約有三里多路，天光快亮，本人穿着一身夜行衣，又抗着個人走路，不便。可巧前邊一片松樹塘，至裏邊把白菊花放下，把身上包袱解下來，又把刀劍摘下，將包袱打開，脫下夜行衣，靠地軟包巾帶鞋，倒把白菊花那身衣服，他全穿上了。武生山箭袖袍，獅鬚帶，厚底靴子，也把寶劍帶上，把百寶囊解下來，將自己的夜行衣包袱打開，將百寶囊包在裏面，將自己一套白晝衣服，連白菊花的夜行衣包，共是兩個衣包，外面還有一個大包袱，打量着兩個包在一處，不料正包之時，忽聽樹林外頭，念了一聽無量佛，說：「你是那裏來的，偷盜人家的東西，意欲何往？」馮淵聞聽一怔，從樹林裏鑽出兩個人來，未能看得明白，大概必是兩個老道，忽聽白菊花嘆說：「師弟快來罷，我教人家捆在這裏了。」原來他剛出五里屯，白菊花就醒過來，那薰香本是雞鳴五鼓，返魂香，只要是天交五更，那香烟的氣味就散淨了，晏飛將一醒過來，睜眼一看，自己二臂牢拴，連腿教人家捆上了，有被子擋着，看不真切。原來是教人家肩頭抗着，頑頑的直走，忽然喘味一聲，將自己摔在地下，復又往外爭拔爭拔，就見是馮淵，把他拿住了。見馮淵自己的衣服，可巧那邊，有他的師弟到了。這兩個，一個是蓮花仙子，紀小泉，一個是風流羽士，張鼎臣。這兩個是老道的徒弟，又是師兄弟，又是盟兄弟，全是尋花問柳之徒。那紀小泉，就是銀鬚鐵臂蒼爺的姪兒。後來拜的是梁道與為師，可巧這日，他同着風流羽士，張鼎臣，投奔圍城子，又無錢財，二人要打算做一號買賣，可巧正走在此處，就見馮淵肩頭背着一個包袱，似包袱相仿，紀小泉叫哥哥，咱們却這個，大概總有點油水。張鼎臣點頭，兩個人這纔往裏一窺，念無量佛，白菊花就聽出來了，故此高聲喊叫，師弟快來救我。紀小泉與白菊花至好，皆因出去探花，都是這味朋友，如今聽見是晏飛的聲音，如何不肯來救教的道理。馮淵見白菊花也醒過來了，又有人攔住樹林，一着急，包袱也沒包好，到不如先一劍把他砍了罷。再說此時，慢說兩個人全憑這口紫電劍，他有甚麼兵器，削上就得兩段，那還怕他甚麼。剛一回手，拉寶劍的一聲，就是飛蝗石打將過來，正打在馮淵右手手背之上。馮淵呀一聲，一甩腕子，疼痛難忍，那劍就拉不出來了。屈了個手，拉腳亂，眼看張

肅臣紀小泉兩個人，擺寶劍反復刺他，馮淵無奈，只才一伸手，把夜行衣袋，包袱拿起來，撒腿就跑。張鼎臣紀小泉二人緊緊一追，白菊花叫道：「二位師弟別追他，先給我解開。」紀小泉說：「哥哥你先進那個，我回去與我師兄解開。」一伸手將被子抖開一看，白菊花赤身露體，紀小泉一笑說：「大哥哥是採花，被捉了罷。」白菊花說：「不錯，正是採花被拿，說實話，那一個蠻子，務必把他捉住，這嚇把我害苦了。」紀小泉答應，復又拿起劍來，挑開繩子，出了樹林，跑下來了。白菊花一看，地下現有的是衣服，袋上一條中，響了響子，拾起馮淵那口刀，也就追出樹林，往下緊緊一趕，追來追去，也緊着不遠。馮淵回頭一看，三個人，都往下追趕。馮淵就一急，直奔樹林，使一個詐語，高聲喊叫：「樹林裏頭埋伏快些出來，現今有白菊花到了，多臂熊快來罷。」這一聲不大要緊，把白菊花嚇了一跳，便高聲叫道：「二位賢弟別追了，白眉毛現在此處呢。」紀小泉與張鼎臣，也不知道是甚麼事情，微一止步，忽見樹林之中，跑出一人，嚷了一聲說：「烏八的驢球，隨罵着往下就趕，若問徐良這一來，怎麼捉拿白菊花，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六回 晏飛丟劍悲中喜 馮淵得寶喜中悲

且說馮淵使個詐語，果然樹林之中，就有人答言，哼了一聲，罵烏八驢球的，出來一看，原來不是徐良，却是徐良。徐良曰：「是那如虎那如龍二人，皆因是馮淵沒回去，此時天有四鼓，還不見回公館，蔣平說：「可不好。」了別是遇見了罷。」艾虎說：「他騙走把我那薰香盒子要去了。」徐良說：「老兄弟，你怎麼把薰香盒子，借給他，他這一去，要遇不見白菊花，必拿薰香把內堂裏的薰過去，他與採花，是你損德了。」蔣平在旁說：「不要血口噴人，他不是那樣人物，展兩使說，總是有人接應去方好。」蔣平說：「二位那老爺，前去辛苦辛苦罷。」二人答應，遂帶了兵，回衙了。問吳必元他家的道路，出至公館，裏面奔白沙灘。此時已發天光，快亮，見前邊有片樹林，見前邊有人飛也相似，往前直跑，那如虎說：「是馮淵老爺，敗下來了。」二人驟入樹林，聽得馮淵說：「後面白菊花到了，那如虎心上一計，說：「哥哥我學徐老爺罵人，先嚇嚇他一下，果然往外一跑，嚷了一聲，罵道：「烏八驢球。」這一聲不要緊，把白菊花嚇跑了，不但把他一人嚇跑，並且他還拉着張鼎臣與紀小泉，這兩個，人也不知道是甚麼事情，心思着師兄怕別人更得可怕了，也就跟着他糊裏糊塗跑下去了。又來到那個樹林內，白菊花說：「你們往外瞧着點，他要一來，咱們好跑。」荷葉提起那隻老西來，令人可恨，他害得我好苦，這蠻子就是那個老西的前站，他把老西的事，一五一十，細說了一遍，那兩個人一聽，也是一怔。紀小泉說：「要教你這麼一說，這個人誰能是他的對手，你必然是被他嚇破胆了。」白菊花說：「不然，你日後見着他，就知他的利害了。」紀小泉又問：「你在那裏採花，落得這模樣，白菊花也氣憤說：「一遭要不是你們來，我這性命，可就休矣。」說着話，就把馮淵的衣服穿上一道，有一個包袱，打開一看，裏面是夜行衣服，還有個百寶囊，一看却是夜行人所用的東西，飛馬百練索，千里火筒。」

鐵撥門樓戶的像，又摸過邊，有個盒子，拿出來一看，原是倒着香奩子，把蓋一揭，看了看裏面，還有許多薰香，這是甚麼緣故？因馮淵和蓮花仙子，一飛蝗石，打在手背之上，心一傷亂，把這行衣包弄壞了，把白菊花的衣包拿走，將他的丟下了。白菊花一見此物，十分是歡喜，忙叫紀小泉說：「賢弟，你看，雖然把我寶劍丟了，我却得了一個薰香盒子。」紀小泉說：「恭喜賀喜，白菊花說我還有甚麼喜事？」紀小泉說：「據我瞧，寶劍雖然丟了，這薰香盒子，比寶劍還強，咱們出去，常常遇見少婦長女，多有不從的，有了這薰香東西，豈不是比寶劍強的多麼？」白菊花哈哈一笑，說：「有了此物，真要再見着節烈的婦人，教他順手，不費吹灰之力，從新把包袱裏好，他就改作馮淵的打扮，開紀小泉意欲何往？」紀小泉說：「要上圍城子。」白菊花說：「你們一到圍城子，這個老西先前說過，必要去尋找，我可不是老西的對手，你們要去，我也不攔。」紀小泉說：「你要不去，我們也就不去了，你是意欲何往？」白菊花說：「上我姊丈那裏去，仍回姚家寨，他那裏到是我棲身之所。」張鼎臣、紀小泉二人，都異口同音，俱都愿意，一路前去。白菊花說：「既然這樣，你們二位同著我，把吳必元殺了，然後再走。」二人答應，一同白菊花回五里屯，殺了吳必元。三人一同撲奔姚家寨，惟有蓮花仙子、紀小泉不大願意，皆因跟隨他師傅，前幾年上圍城子，與東方亮拜過一回壽，見過玉仙，在東方亮家中，住了一個多月，常與玉仙掄拳比武，二人很有些意思，今日打算要上圍城子，又會玉仙，被白菊花說的無奈之何，也只能隨著殺了吳必元，投奔姚家寨，暫且不表。單提馮淵就問：「邢家兄弟這徐良那裏去了？」邢如虎說：「是我學徐良口音，嚇退賊人，你爲何這樣打扮？」馮淵把自己的事，如此這般的說了一遍。邢家弟兄一聽，如今白菊花的寶劍，殺你得來，馮淵說：「你看不是我帶著呢？」邢家兄弟說：「早知道白菊花沒有寶劍，你何不追他呢？」馮淵說：「這工夫追他，也不爲遲，故此煩勞你們二位，跟我一趟，我那裏還放著好些衣裳呢，自己低頭一看，說：「不好了，我把包袱拿錯了。」邢如虎問：「怎的拿錯了？」馮淵又把換衣裳，要拿大包袱一包，這麼個時候，有兩個老道進來，剛一拉寶劍，被他打了一石，正打在我手腕之上，還得你們二位，跟著我辛苦，那邢家弟兄，跟著馮淵，又到那個大松林樹子裏邊，再找包袱連刀，蹤跡不見。馮淵急的跺腳搖頭，說：「丟了要緊東西。」邢家弟兄問：「丟了甚麼東西？」馮淵說：「不必問了，咱們暫且回去罷。」將出那樹林，就見由西跑來一人，說：「馮老爺慢走。」馮淵回頭一看，却是糕餅舖法王三說：「馮大老爺，大事不好了，自從你老人家去後，我們二掌櫃的，在後頭院內睡覺，我在房內看著鋪子，我還沒睡著哪，就聽二掌櫃的喊叫救人救人，我趕到後邊一看，我們二掌櫃的，被殺身死，也沒有兇手，也沒有兇器，不知被何人所殺，我就跳牆出來，要到五里新街各店中打聽去，不料跑到此處，看見你老人家了。」馮淵說：「不怕，你跟我走罷。」王三答應一聲，就跟隨馮淵，直奔公館而來。此時天已紅日東升，到了公館，直奔東院而來。此時蔣平等，整整一夜沒睡覺，就容易扮著馮淵到了，衆人看他這樣打扮，俱都掩口而笑。蔣平就問：「馮老爺，你甚麼打扮也換了。」馮淵就把始末根由的話，說了一遍。蔣平說：「如何，但若有一個人同著他去，豈不就白菊花拿住了？」智化說：「總是他不該違官司，教徐良把吳必元叫還。」

來王三告訴他家中之事，吳必正聽了，放聲大哭，蔣平說你也不用哭了，人死不能復生，我教給你一套口詞，包管你絕不出醜，你自己托人寫皇子去，吳必正問甚麼口詞，蔣平說：作爲你弟婦，這日晚間，將要安歇，睡覺忽見從外邊進來兩個人，一個文生秀士，也不知他叫甚麼名字，一個武生相公，俱沒安著好意，就聽見那人自己說：叫白菊花，這兩個入爲爭風，那白菊花一劍，將文生秀士殺死，拋在河內，就要與你弟婦行苟且之事，不料此時，有官人趕到，將白菊花追跑，你弟婦雖沒失身于匪人之手，本人一羞，投水身死，你就照著這套言詞寫張呈子，準不至名姓不香，後來賊人去而復反，又把你家兄弟殺死，求你們大爺作主，你也不占罪名，你弟婦也是個烈婦，你想想如何，吳必正連連點頭說：是，連王三又給衆位磕了頭，出公館去了，老頭子去後，大衆再看，馮淵坐在那裏，洋洋得意，狼透著自足，左把寶劍按一按，右把寶劍提一提，站起來，復又坐下，自己不知要怎麼方好，蔣平說：智賢弟，我想這白菊花，從此一跑，又丟失寶劍，無處可去，這可要上圍城子去了，智化說：今天晚上，我到圍城子走走，蔣平說：智賢弟，辛苦辛苦，你去可是很好，探望裏面光景如何，徐良說：智叔父要上圍城子，姪男跟隨你老人家，一路前往，艾虎說：我也去回，盧珍說：智叔父，我也去瞻仰瞻仰，白雲生說：智叔父，我也領教去，這四人都要去，黑妖狐帶領小四義前去，二盜魚腸劍，不知怎樣盜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七回 史丹無心投員外 天彪假意認乾爹

且說智化要上圍城子，小四義全要去看，看藏珍樓，智化無奈，只得應允，當下徐良對著馮爺說：雖然你得了了一口寶劍，是無價之寶，世間罕有之物，乃有德者居之，德薄者失之，故此不能久在白菊花的手內，不如急早做個人情，送給有德之人，你若不信，你就俯著，不但不能長久，還怕要與你招出禍來，徐良這句未曾說完，把馮淵臉上，顏色都氣變了，說：不用細講，我不佩帶此物，必是你可以佩帶，徐良說：我也不佩帶，咱們公舉一人，將這入說出，人人皆服，那纔可行，我說是智叔父，頭一件是前輩老英雄，二則聲名遠振，正大光明，列位請想如何，馮淵一聽，說：醋糟，你原來是繞兒我，你到是明要，我雙手奉送，你這繞脖子，拿別人的春風，做你的人情，我這個性情，越不行，劍是在我身上帶著，你們不能搶我的，馮爺是誰，我也不給，我可不是無德，偏要帶有德的東西，徐良道：我無非是多說愛給不給，與我無干，馮淵說：我就是不給，徐良往旁邊對著艾虎使了個眼色，艾虎也就明白了，這個意思，問馮淵說：哥哥你把事辦完了麼，白菊花今天你還去拿不拿，馮淵說：今天就不去了，艾虎說：你要不去，請把那個東西還我了，馮淵問：甚麼東西，艾虎說：薰香盒子，馮淵說：教我去，艾虎說：那時我要不借，纔說我沒有兄弟的情分了，我給你時節，囑咐你千萬可別忘了，你也知道我是偷的東西，誰知道你去了，拿什麼還人家的原物，你去了，就得給我找去，馮淵說：我上那裏去找，準是被白菊花得了去了，徐良說：老兄弟薰香盒子，要被白菊花得了去，他必是薰香採花，那個罪惡，全在你的身上，艾虎一聽，更透著急，與馮

開要定了，沒有不行。馮淵看了看艾虎，瞧了瞧徐良，說我明白了，總是親者厚，厚者偏就只我是個外人，一向手把實劍，插下來的，這著交與智化說，智化說，智大爺，我可不成，這意思，教他別說，我可不給，這他們把我害了，智化說，你容易得來的寶物，我焉敢領受，當言君子不奪人之所好，馮淵說，你也不肯給，是我醋精，與我講脖子，艾虎只我西廂香盒子，淨情兒，是這口寶劍，如今我恭恭敬敬，送給你，你又不肯，不信，我要拿回去了，艾虎又該給西廂香盒子了，不用作這虛套，你收下罷了罷，不必推我，將展二位在旁說，既是馮老爺這一番誠心，你就收下罷，智化這纔伸手接了過來，深深施了一禮，說馮淵老爺賞給我這口寶劍，應當請上受我一拜，馮淵說，那我不收，當回頭又對艾虎說，我把寶劍送給你老師，你與西廂香盒子不要，艾虎說，寶劍的事，情我一概不管，你把我的西廂香盒子丟失，已然是去了，我們自己兄弟，難道說我還一定與你要不成，馮淵說，好兄弟，真慷慨，我要不給你師傅那口寶劍，你絕沒有這樣言語，大家全都哈哈大笑，智化教艾虎把店家找來，給預備香案，不多一時，將香案設擺妥當，智化把劍供在桌案之上，點上香燭，跪地倒視書神仙，徒弟智化現今得了紫電劍，必須按正，而行，倘若錯用此物，定遭大罪，說畢，將香插入香斗之內，大拜二十四拜，站起身來，纔把寶劍跨上，吩咐店家將香案撤去，大家輪次道喜行禮，行禮已畢，將半數店家備酒與智化賀喜，不多一時，設列杯盤，眾人落坐，大家呼暢飲，議論上圍城子，暫且不表，單說龍淵與龍天彪，在史丹那店內，住了一夜，史丹出去，置買衣服，青緞子箭袖袍，短皮帶，薄底快靴，黑灰襖衫，青緞壯帽，穿戴起來，又是一分氣象，更遠感風，到了次日，把店內所欠飯賬，俱開發，帶些吃畢，早改天交正午，三人出離李家店，直奔城圍子西門，看了看圍城牆，鴨蛋相似，是個長圓的，來至西門北邊，一帶三間上房，隨問道，裏面有人麼，那人答道，找誰，史丹說，有一位姓朱的，給留下話了沒有，那人說，你莫非姓史叫史丹，打把勢的麼，史丹說，正是，那人說，你請先在屋內坐坐，我打發人去，請朱大爺去，不多一時，黃面郎朱英，從外面進來，行禮已畢，就問，這兩個人是誰，史丹說，你們二人，過來見見朱大爺，這是我徒弟，叫龍淵，這是他的兒子，叫天彪，龍淵要行大禮，也是被朱英把他攔住，打量龍淵，白方面，短黑髮，虎臂熊腰，又看那小孩子，是武生公子打扮，面如白玉，生得十分俊秀，隨問道，你叫甚麼名字，小爺跪上磕頭，說我，龍天彪，朱英把他攔起來，說，好一個聰明小孩子，回頭又問史丹，你帶著他們父子兩人，有甚麼意思，史丹說，昨天，我正街上買衣裳之時，遇見我徒弟，他原是在鏢行保鏢，皆因把鏢行賣去，沒找着事情，也要在此處打把勢賣藝，我就把你老的話，對他們一說，他們心裏就發來求你老人家，給他們美言，美言，不怕就在此處打把勢，都是情甘愿意，朱英滿口應承，隨即帶着他們，就走進了上門，穿堂越院，來至垂花門外頭，教他們在那裏等着，自己去了半天，復又出來，說你們要見了員外爺之時，可相齊候，到了裏面，廳房一看，果然實係不少，朱英帶領三人進見，說這是大員外史丹，龍淵俱跪下，磕頭，又見了紫面天王，也給行禮，後又引見羣賊，也是一行禮已畢，往旁一站，東方亮問，那個叫史丹，又問龍淵

會甚硬武藝，回來說：「單刀拳脚，周史丹曾甚麼本事，回說曾使單刀，脣眉棍拳脚，東方亮教他們施展，先是史丹把衣服一撻，袖一挽，打了一趟拳脚，又教龍潛練，他也將衣裳一撻，袖一挽，把刀摘下來，教天彪學，單刀、龍潛這趟刀，大家無不掩口而笑，就是三刀夾一腿，沒有別的招數，也不換樣兒，也不收住，好容易方纔收住，砍完了這趟刀，他還是提着刀過去，問說：「貴外爺你們瞧着好不好？」羣寇異口同音說：「還是很好，龍潛哈哈大笑說：「我知道，很好，東方亮一看，這個人憨憨傻傻，到也很喜歡，東方清問：「小孩子，你會甚麼本事？」不會，天彪說：「眼前會幾手兒，不敢當着衆位太爺出醜，東方清說：「你打一回拳，我看不用害怕，打在那裏，若要忘了時節，有我們告訴你。」天彪先把衣裳一撻，袖一挽，沖上深地一禮，然後這繩一拉，架式往外一伸手，大家就知道，也是個行家，再看手眼身法步，心神意念足，棉軟矮酥，手腕手，肘肩膝，躡高縱低，身軀滴溜溜轉，走馬燈相仿，羣賊看的連聲喝彩，這一回打完，收住架式，東方亮說：「會單刀不會？」天彪說：「會過兩三手，東方亮教他練刀，小爺天彪把刀摘下來，又走了一趟刀，衆人無不喝彩，誇講好刀法，東方亮問：「跟誰學的？」天彪說：「我在鏢行裏，都是我叔叔大爺們教給我的武藝，東方亮連連誇講：「這個小孩子，我真愛惜他，張大連最能奉承說：「大哥哥愛惜何不收他作個義子，哪，東方亮說：「怕人家不愿意，龍潛在旁說：「員外呀，你要收我這小子作義子，我是求之不得，張大連又一奉承，這孩子的造化，真是不小，磕頭能小爺趕緊就大拜了四拜，又與東方清磕頭，然後又給羣賊磕頭，全行禮畢，又問義父我義母現在在那裏，讓我給他老人家磕頭去，東方亮把桌案一拍，說：「不用問那賊輩，他死了，你到有兩個姑娘，叫人領你去見見。」天彪問：「今在那裏？」東方亮說：「在紅翠園，叫家人帶着少爺，見見二位小姐去，家人答應一聲，此時天氣已晚，家人執定燈籠，帶着天彪，剛到後院，忽見前面有個人影，晃晃，問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八回

衆好漢二盜魚腸劍

小太保初觀紅翠園

且說龍天彪，認東方亮爲義父，教家人帶着他，上紅翠園，遇見黑影，然後與金仙玉仙磕頭去，告訴龍潛與史丹，每月一個人，十兩銀子工錢，前後共四十個打更的，全屬他二人所管，這兩個，謝了員外出去，就有人帶着他們兩個人，上更房，暫且不表，單說天彪，頭裏有兩個家人，打着燈籠，直奔紅翠園而來，家人叫開門，告訴明白，婆子教婆子進去，說明白了，復又出來，說請進，天彪來至院中，一瞧，二位姑娘，俱是短打扮，素體青粧，綉鞋綉襪，頭上簪着，還有些喘吁吁的意思，婆子帶天彪一見，說：「就是今天，太太爺收的少爺，給二位小姐磕頭來。」這是我們大小姐，這是我們二小姐，天彪過去，磕頭，說大姑姑在上，姪男給姑姑磕頭，起來，又與玉仙，也是如此，行禮已畢，往後邊一請，丫環小丫過來，說：「這就是少爺，我小紅與少爺磕頭。」天彪一擺手，說：「今天也沒帶着甚麼，改日再賞賜你罷。」金仙玉仙一見天彪生的標致清秀，十分歡喜，玉仙

問他的來歷，小爺就把這病的事情說了一遍。玉仙說：「你叫甚麼名字？」小爺說：「我叫東方天彪。」玉仙說：「好個名字，又說會醫病。」本少爺說：「十八般兵刃都會，就是太沉重的東西不動。」玉仙說：「十五十六方不全，二十五六正當年，你的年歲還沒到哪？」頭說：「妹姊，咱們哥真有限力，這個義子，收得不錯。」人家孩子，給咱們磕了些頭，也得給他點見面禮兒哪？」金仙說：「使得，叫了環取來一塊碧玉佩。」玉仙問：「你識字不識？」小爺說：「略知一二，可不會作文章。」玉仙進房中，現身取來一個金項圈，隨手與他帶上，論說你歲數大了些，還可以將就着帶的哪？」天彪謝過二位姑娘，從人還在那裏等着呢。少爺咱們上前邊去罷。」天彪告辭，玉仙說：「沒有事之時，只管上我們這裏來，無論早晚，我還要教你的本事哪？」爺答應，轉頭跟着家人，來至前邊，見了東方亮，就把二位姑娘給他東西，教東方亮看了一看。員外又教人另取一套衣服來，與天彪換上。束髮亮銀冠，前髮齊眉，後裳披肩，頸穿一件白緞子箭袖袍，周身瓦片錦，邊上梳金龍，張牙舞爪，下繡海水江涯，鑲配八寶雲羅傘蓋花，五彩獅鬃帶繫腰，套玉環，配玉似慈心綠的縷衫，五彩花靴，那一頂亮銀冠，嵌明珠，鑲異寶，光華燦爛，鑲插一對雉雞毛。類若兩條錦帶相仿，飄于腦後，迎而上，單有兩毛素絨球，翠藍領，把金項圈往脖頸上一套，又帶着小爺這臉面，類少女一般，這一穿戴起來，把那大衆羣賊，瞧的鼓掌大笑，說：「這個姪男，好俊美，好威風，這可要送個外號方好。」細脖子大頭鬼，王房書安說：「大哥叫伏地君子，他叫伏地太子，罷，東方亮說：「不好，張大連說叫他小太，如何？」東方亮說：「狠好，狠好，從此人稱小太保。」對天彪說：「吾兒過來，謝你張叔父，送你的外號去。」小爺不忙不慌，給張大連磕了三個頭。東方亮是男孩兒，一個沒有，忽然間有這麼大的一個小子，直樂的手舞足蹈，復又吩咐說：「天彪，所有圍城子裏面，任你遊逛，東北角上有個廟，可不許你去，倘若背着我去，打折了你的雙腿。」天彪說：「天倫囑咐我的言語，孩兒焉敢不聽。」東方亮吩咐一聲擺酒，張大連說：「大哥的酒，咱們與大哥道喜，這叫借花獻佛，立刻擺列杯盤，大家落坐。」東方亮說：「吾兒與你衆叔父斟酒。」天彪說：「謙遜多寡之命，就在這個時光，大廳上與東西配房上，上來了五個人，是黑妖狐智化，與小四義，他們也是等到二鼓之半時，即全都換了夜行衣裳，背刀的背刀，背劍的背劍，躡房躍脊，出了三元店，魚貫而行，直奔圍城子，越城而進，仍然是魚貫而行，正走之間，忽見太湖石上，有個人影兒一晃，徐良說：「有個人影兒，你們看見了沒有？」俱都低聲說：「看見了。」艾虎說：「你們瞧，又來了兩個大衆，一回頭就打城牆而下，導絨繩呢？」徐良說：「咱們過去瞧瞧是誰？」智爺說：「咱們不管來者是誰，先瞧白菊花要緊。」徐良聽智爺言語，直奔前廳而來，過了兩段界驛，到了廳房後身，白雲牛與盧珍躡上廳去，智爺與徐良往前一繞，上了東房，艾虎上了西房，全向裏面一望，就見那些羣賊飲酒，正是東方亮叫吾兒與你衆叔父斟酒，徐良一看，不是別人，却是自己徒弟，改換了穿帶，又見大衆管着他叫小太保，一賭氣，把智爺一拉到房後坡，低聲說：「你老人家，看見沒有，我這個徒弟，真無志氣，與人家兒子來了。」智爺說：「那纔好打聽事，情哪？」徐良說：「我定不要見他了，教他當他的伏地太子去罷。」智爺道：「你胡說，正在爺兒倆說話之間，忽聽前邊一

陣大亂，燈球火把，爺兒倆往前邊一看，原來是衆賊寇，出離了上房，直奔垂花門而來。衆人出去工夫，那時猶如衆星捧月相仿，從外邊迎進一個人來，就見東方亮與那人攜手挽腕，在前邊行走。羣賊俱都跟于後面，見那人生得十分兇惡，身高九尺，膊闊三停，綠緞紫巾，青緞抹額，一龍門寶綠緞箭袖袍，鵝黃絲帶，薄底快靴，閃披一件大紅英雄帽，上繡三藍色大紅牡丹花，肋下佩刀，面如藍靛，髮賽硃砂，紅眉金眼，暴長一部紅鬚，智爺一看此人，暗暗誇獎，雖然是一夥之人，也不知那裏挑選這樣的人物。原來是伏地君王東方亮，三次方纔請到這個人，就是賽展熊王與祖，又稱他爲神拳太保。東方亮派人上河南洛陽縣請了他三次，預備着五月十五日，全仗這個人鎮攝，要講究馬上步下，武藝超羣，他與姚文姚武至厚。正在姚家寨住着，有伏地君王派人送了許多的禮物，聘請前來助搗，依他的主意，一定不來，被姚文姚武苦苦相勸，這纔乘跨坐騎，帶了兩名從人，剛到門首下馬，家人報將進來，東方亮一聽，是王與祖到，猶如斗大明珠，托于掌上一般，率領大衆至于外面。王與祖披衣跪倒，東方亮也就屈膝，把賽展熊攙扶起來，說賢弟一向可好，劣兄想念賢弟，食不甘味，寢不安席，今見賢弟一來，如渴得漿，如熱得涼，實是愚兄的萬幸。王與祖說：我自己弟兄，何必這般謙讓。東方亮問：姚家二位賢弟可好？王與祖一回手，從懷中掏出封書信，說：這就是姚家弟兄們，候兄長的金安。剛要接書，忽從人進來，說：藏珍樓拿住一個盜劍的，要問盜劍的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九回 過雲雕龍鬚下廢命 玉面貓亂刀中傾生

且說王與祖掏出書信來，東方亮正要接信，忽見家人進來報說：藏珍樓拿住一個盜劍的。東方亮吩咐一聲，綁上來，不多一時，打外邊推進一人，賊一看，見此人馬尾巾，夜行衣靠，面如銀盆，粗眉大眼，約有三十歲的光景，大衆說：跪下，那人挺身不跪，只管捆倒一臂，怒目橫眉，氣哼哼在那裏一站。東方亮說：好生大胆，有多大的本領，竟敢前來盜劍？我可是最愛交結綠林中的朋友，惟猶藐視我的，我可是恨入骨，你既然來此盜劍，也該打聽打聽，我東方亮是甚麼一個人物。東方亮說：沒有那些工夫，與他這些閒話，推出去砍了罷。東方亮剛一吩咐，跑進兩個人來，在東方亮面前跪倒，說：望乞大哥，恩施格外，這就是我們三哥。東方亮一看，是金永福、金永祿，說：是他們三哥，這必是金小三、金小二、金小三，立刻一聲吩咐，教三弟與王寨主，解了綁繩，東方亮下來，給他解開。金永福、金永祿過去，與王行禮，說：三哥幾時到的？王玉說：就打你們去後，我派人至海龍溝，打聽你們店中人，不知道你們的去向，復又見了大哥、二哥，說明我上這裏，打量着，要把這口魚腸劍盜去，不料到此，問更夫看藏珍樓的所在，剛一到藏珍樓，一登台塔墮落翻板，不料你一人在此。金永福說：你先謝過太爺三太爺，活命之恩，王玉往上磕頭。東方亮親自把他攙將起來，說：王賢弟，我久聞大名，本欲到朝天嶺，親自拜望，奈因總無閒暇工夫，這纔前天專人去請你們五位前來，拔刀相助，不想前番有金家二位賢弟到我家中，也不必往下細

說讓金家弟兄替我學說學說賢弟就知道了。金永福金永祿就把東方亮等着，過了打擂之時，自己帶着魚腸劍上朝天嶺，還要把劍送給大哥，那王王一聞此言，很覺慚愧，又與東方亮請罪。東方亮安慰一番，吩咐家人取套衣服來與王寨主穿上。王玉擺手說不用，我有衣服，煩勞那位管家替我辛苦一趟。到太湖石那裏，捆着兩個交給王玉，家人告訴東方亮說更夫說不是他一個人，還有兩個人，也是打聽魚腸劍來着。哪東方亮一聽，問王賢弟，你同着誰來了？王玉道：我就是自己一人來的。東方亮說別忙，若不是同賢弟來的，也不用我去找他。房書安說別是白眉毛罷。東方亮吩咐擺酒，不管甚麼白眉毛黑眉毛，他只要奔藏珍樓去，免得被捉。將這擺酒，就聽見藏珍樓金鐘響亮，噹噹的就這麼響了三次。東方亮說不好，有人進了三道門了。這個是行家，若非是行家，不能至三道門。原來暗記兒一聽，就知道是三道門，必定是有人來，算計我那魚腸劍被機關拿了。吩咐大家一路前往，教家人打定燈球火把，忽見家人來報說，藏珍樓那面，拿住盜劍的了。東方亮說：早知道了，單說房上這幾個人，聽見說藏珍樓，有人被捉，智爺冲喜大衆，打了個手勢，衆人會意，全都下房來。花園內會齊智爺說：他們要上藏珍樓，咱們此時不好露面，又沒見着白菊花，難道說白來一趟不成？咱們看看藏珍樓去。正說那裏，學住人是誰，要是咱們公館之人，好打主意。徐良說：我在前頭帶路，往西穿過一片菓木園子，徐良往正北上一指說：我就在這個院子裏，被一個丫頭把我拿住了。艾虎說：咱們瞧瞧去。這兩個丫頭，是甚麼的利害。盧珍說：我也看看去。芸牛說：我也看看去。徐良說：我可不去，同着智爺，奔了藏珍樓的角牆，繞身跳進牆去，直奔藏珍樓的樓門，往裏一看，黑洞洞，隔着兩三道門，見那當地有一個立柱子，上面有一個橫樑兒，遠遠上頭，類若掛着一個人的相似，下面橫着三個車輪亂轉。那輪上全都有刀，已經把那個人砍了下半截。智爺看着說：徐賢姪，我看此人在這裏犯疑，怎麼的像南俠一樣。徐良眼快說：不是，你看這是一口刀，不是寶劍。智爺說：果然不是寶劍，你道這個人是誰，原來是玉面貓熊威，皆因奉旨回家祭祖，諸事已畢，等着教十餘日，韓良一人到家，玉沒來，又等三兩天，接到朋玉一封書信，說他哥哥因病去世，在家中料理喪事，教他們先走罷。這一回，玉起身，也是活該有事，這日正走到大路之上，見黃面狼朱英對施一禮問：你們二位買賣順當，韓良說不做買賣了，熊威與他使了個眼色，接着說道：我們那座山被官兵抄了，到如今無有駐足之地，朱大哥這一向可好？朱英說：我也不做買賣了，如今得了點好事，韓良問：甚麼好事？朱英本是給王爺送人，一聽這兩個無事，就打算把他們送到王爺那裏去，遂說道：如今現在王爺那裏，熊威一聽，滿心歡喜，說：但不知我們要投了去，行與不行？朱英說：你國王幫助人馬，不久便要奪取宋室江山，熊威一聽，滿心歡喜，說：但不知我們要投了去，行與不行？朱英說：你們二位要去，只要我一句話就行。王爺正是派我給他送人，你們不用投奔王爺那裏，刻下圍城子，伏地君王東方亮，怎麼家大業大，甚麼交朋好友，當初有他先人之時，叫九頭鳥，甚麼家內有口魚腸劍，藏珍樓怎麼白菊花

盜來萬歲冠袍帶履，怎麼五月十五日，立講臺的話說了一遍。熊威說：「既然這樣，我們還有點別的事，得把這完我們同上圍城子去。可是你先給咱留下一句話，纔行。」朱英說：「我今日就上那裏去，西門上與你們留下話，一問就曉得。」熊威說：「朱兄，你先請罷。」咱們圍城子那裏相見，朱英再三叮嚀，然後纔奔身上馬上圍城子去了。二人哈哈大笑，熊威說：「兄弟，這可是活該，不白招咱，咱不用上開封府。」圍城子把萬歲冠袍帶履請出來，得便盜他那口魚腸劍，回京任差，把萬歲爺的東西交給相爺，可算是奇功一件。韓良一聽，也是滿心歡喜，二人奔到五里新街，西邊住下，將到二鼓之半，兩個人換了夜行衣，靠吹滅燈燭，將門倒帶，躡房躍脊，直奔圍城子而來，也是百鍊索搭住城牆，導繩而上，兩個人來到裏面，見太湖石旁，捆着兩個更夫，將更夫口中之物，掏將出來，問明藏珍樓所在，仍然將口塞住，這纔奔了藏珍樓，進了短牆，見那硃紅門上，淨是金釘，在門嵌的上頭，有三個銅字，只藏珍樓，那上面又有一條金龍，有兩根龍鬚，沖上底下七層，塔壘着樓，約有一丈，熊威就把刀拉將出來，用刀尖戳地，戳來，戳去，約有七尺，就戳在翻板之上，熊威就不敢前進，按說一縱，可就躡在臺塔之上，又怕臺塔有甚麼埋伏，一回頭，見那邊有塊大板子，長一丈三四，寬二尺，熊威將那板子，二人搭將過來，往下一放，那邊搭在臺塔，這邊搭在實地，類若浮橋，相仿就擋在翻板之上，韓良頭一個就往上跑，到了那邊，掣住刀，剝那石頭臺塔，剝一刀，往上一層，剝到五六層上，也就大意了，往頭層上一剝，不料那臺塔往下一沉，韓良說：「不好，要往下墮，又怕墜于翻板之內，要往那塊木板上躡，熊威已經上來了，又怕衝下他去，無奈往上一挺身，用手一揪，那條龍鬚，焉知那條龍鬚，是個消息，自然是一揪，把腿一拳，就聽啾啾一聲，那龍鬚往下一扎，韓良又不能撒手，正對心窩，身子一洗，輪在臺塔之上，那根龍鬚，打前心，扎將過去，扎到後心，把後心過穿，皮之外，嘖嘖一聲，撞在臺塔石頭之上，原來這兩根龍鬚，皆是如此，若揪兩根，一齊盡都下來，揪一根，是一根下來，非得碰在石頭上，方能回去，若論分兩總，有一二百斤沈重，這下將韓良扎死，直急得熊威，胆肝俱裂，往上一跑，掣韓良屍首去了，躡在頭層臺塔上，往下一沉，自己也不逃命，也不往上躡，把雙睛一閉等死，焉知這臺塔，是誘人上當的，其實墜不下去，那裏臺塔，是石頭邊，框另鑲的一個心子，那心子下面，用銅條盤繞，住螺螄式，類若盤香，形象，人要蹬上，必是往下一沉，要是胆小，不往下沈，就是抓龍鬚，一躡，就是掉翻板，一扭龍鬚，就是扎破，熊威豁出死去，到沒掉下去，無非忽悠悠了半天，一伸手，把韓良抱將下來，過了木板橋，放在牆根之下，哭了半天，自己要尋一個口，盡又一想，折着這條命，進裏面，找冠袍帶履，於是把心一橫，二次又上了臺塔，見門縫兒約有二寸多寬，將刀插入裏面，往下一劃，只聽嘩喇一聲，那兩扇門往下面一沉，就類着入地去了，把千里火拉出一照，裏面還有一道門，上邊有兩個金字，藏珍，是兩扇黑門，儼然合縫，東邊兩扇門上，有一個八楞銅華子，過去伸手一掣，就聽見吧的一聲，雙門一開，裏邊有個大鬼，頭如麥斗，面生三角，眼睛是兩個琉璃，眼兒張着火盆口，手中擎着三股叉，兩邊門框，都多寬，這兩邊叉翅子，就般多寬，這鬼在地下，頭就露半截身子，門要一開，把叉一

抖來的人躲閃不開，准死無疑。滿讓躲開，又就從那鬼口中，把把把，就是三枝弩箭，但是熊威身體靈便，見門已開，他往後一仰，挨了一個時辰，這纔把一叉、三枝弩箭躲開。那鬼弩箭打完，往後一仰，仍回地下去了。熊爺起來，用千里火照着，見地下一個大坑，那鬼就在坑中一絲不動。熊爺蹣跚過大坑，至三道門，是黃門，有兩個門環，上面有五個銅福字。此門一推就開，見當地一根立柱，上有一朵金蓮花，有個橫梁，東西北三張圓桌。熊爺不管好歹，進了五福門，用火照着，正北上東西兩個門，掛着軟廉，當中一個大紅幔帳。從柱子東邊一走，腳下一軟，往上一躡，單手一揪橫梁，三張桌子一轉，從桌子旁邊出來的，盡是鮎魚頭的刀，由東西牆出來兩個鐵叉子，把熊爺叉住，要問熊爺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回 黃面狼細講途中故 小韓信分說舊衷情

且說熊威進了五福門，見屋中三張桌子，當地一個立柱兒，直往後走，不料腳下一軟，往上一躡，用手一爬上，頭上的橫梁，兩旁出來兩個鐵叉子，把熊爺的腰一叉，想要動轉，不能得，就聽下面咕咕嚕嚕的一陣亂響，由圓桌面旁邊鑽出來，全是鮎魚頭刀，每個桌面上，有刀十八把，底下消息弦一動，桌子一轉，那刀全有二尺多長，那就在熊威的脚面上亂刺，一把跟一把的，如何能躲閃，仗著熊威身法快當，把腿往上一拳，脚到桌面的上頭，那刀可就刺不上來了。不料那桌子上，金蓮花一轉，消息裏面，又套着消息，蓮花隨轉帶柱子，連鐵叉帶橫梁，一併全收下來，又是嘩喇喇的一聲，眼瞧着那根柱子，往地裏直去，熊威雖拳着腿，也不行了。那鮎魚頭刀也殼上脚面了，可憐轉眼之間，熊威就把下半身剝得沒有了。熊威一死，那桌子仍然還是亂轉，等那根鐵叉子，橫擔在桌面之上，桌子也就不轉了。那根柱子也不動了，下面金鐘，噹噹響起來了，正是徐良等着艾虎盧珍芸生趕到，大衆來至藏珍樓外，先前一看看，白打量是兩俠展露，嗣後看出來，使的是刀，又一細看，徐良說：這是熊威智爺說，怎麼見得是熊威？徐良說：除他之外，沒有像我展大叔叔那個相貌的人，又一回頭說：更是熊威了，你們看韓良，在這裏了。大家回頭一看，何常不是，就見他胸前有個窟窿，仍然還是撲哧撲哧的冒血哪。正在說話之時，就看見前後往後跟，燈球火把奔藏珍樓而來。智爺說：走吧，咱們還是不露面的爲是，跳出西牆，又奔西面城而來，仍用百練索導上城牆，從外面下來，衆人把公館，走在路上。徐良問艾虎等：你們到紅翠園，瞧見那兩個丫頭沒有？艾虎說：不但看見，我們還聽了一件事情。智爺問甚麼事情？艾虎說：正遇見他們兩個人，在屋子裏說話，哪就是咱們拳住的，那個鐵腿鶴趙保，不是把他交給當官了麼？教東方亮託知府的人情，給要出來了。趙保與東方亮道勞，他自然就在這裏住着，他要與九尾仙狐一處安歇。東方亮看出他們的破綻，把二人給趕出來了。我們到園裏時，兩個姑娘正說此事，全被我們聽見了。芸生說：熊爺韓爺死的實在可憐，智爺說：你們那裏知道這兩個人是報應。徐良問：怎麼是報應？智爺說：他們三個人，在夾峯山上爲寨主，熊威携眷在山上，韓良就

把一個玉皇閣，玉皇爺的聖像去在山間裏頭了。這玉皇閣，就算一個後寨，教婦人居住。你們看這報應真不真，衆人嗟歎回公館不表。再說東方亮、東方清、率領大衆，執定燈球火把，直奔藏珍樓而來。到了藏珍樓外邊，俱都圍牆而過。東方亮往裏邊一看，桌面子也不動轉，就知人已死了。就問東方清：「是你進去，我進去，除他們二人之外，誰不會上這個消息？」東方清說：「待我進去，帶着四個人，打着燈球，先上那個木板橋，進了頭道門，奔二道門，教他們跳過去，那個坑到了五福門的裏頭，拿燈一照，見熊威就刺了半截身體了。東方清把這朵金蓮花，往回一放，這朵金蓮花，翻着轉起來了，嘩喇嘩喇的亂響，眼扭着那根柱子，連橫梁帶鐵叉子，往上直走。那三張桌子，便咕咕的翻轉，連鮎魚頭的刀俱都抽將回去。直到原歸本位，那朵金蓮花也不動了。東方清教他們在那裏等着，復又出來了，把雙門一帶，復又到二層門外頭，回頭叫大哥，教人找那三枝弩箭。家人提著燈籠，把那三枝弩箭找着，遞將進來。他在坑的北邊，教人出來，一伸手在坑邊上，把東邊那根鐵練往上一拉，那個大鬼，復又上來，用叉往外一抖，這個大鬼，本是傀儡頭，身上是用簾子綁出來的，形象就是半截身子。這消息全在他肚子裏頭，上面連紙帶布，糊出來的，塗上顏色。晚間一看，真像一個巨鬼，一伸手從他口中插進一枝弩箭去，把左邊特角一擰，就把那枝弩箭扣住，又插進一枝去，把右邊特角一擰，又插進一枝去，把當中特角一擰，俱都安好。復又把西邊索練一拉，那個大鬼往後一躺，一絲兒也不動了。自己躡身躡將出來，到了外面，把雙門一帶，復又把八楞銅格子一擰，就把雙門扣住，復至頭層門往上一躡，用左手把珍字抱住，右手一轉，那裏藏字，就由下面東邊，那扇門就上來了。又一擺手，右手擰住珍字，左手一轉，那樓字，又是吱嚕嚕一響，就西邊那扇門也上來了。兩扇門原歸舊位，東方清纔翻身下來，又抬頭看了，看那兩條龍鬚，仍然相齊，那也不用再拾奪了。這纔順着那搭的木板下來，到了大衆一處，問道：「你們有認識這個的沒有？」大衆細細看了一看，因中就是黃面狼朱英說，可惜可惜，這裏還有一個死屍哪。又一看，靠南牆那裏，果然有個死屍。大衆俱不認得。朱英說：「這兩個人，是我娶了他們的命了。東方亮問：『怎麼？』朱英說：『我走在半路上，讓他們來幫着王爺共成大事，不料他們晚間前來，這兩個是夾峯山的寨主，一個叫玉面貓熊威，一個叫賽地鼠韓良。東方亮說：『可惜，可惜。』張大連在旁邊說：『大哥別說，』惜了萬幸萬幸。朱英問：『怎麼講是萬幸？』張大連說：『你知事不確，可千萬別往這裏帶人。』我可不認得他們，你說是夾峯山的寨主，我纔知道了。這兩個，如今都是校尉。上這裏找冠袍帶履來了。如今沒被他們得了去，豈不是大哥萬幸。東方亮一聽此言，細細的盤問，張大連將要說他們來歷，忽見東牆上躡上一個人來，飛也相似，往前就跑。房書安說：『不好，有人來啦。』看看是誰，大衆一聽此言，全都一怔，要問來者何人，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一回

清靜庵天彪逢雙女

養性堂梁氏見乾兒

且說東方亮聽張大連說兩個是校尉，就有些善急，忽見從牆上竄下一個人來，往前飛跑，身臨切近，一看，却是天彪。東方亮問你從何處而來，小爺說：「我跟著爺爺往這裏來，被我兩個姑姑把我叫住，問我什麼事，情我說甚麼，拿住甚麼人。」我姑姑打發我來看看，學住是甚麼人，東方亮說：「你小孩子家，不要管這些事，步遊行，又帶着明月東升，只顧低着頭，想這二位校尉，死得真苦，又不能把兩人的屍骨，查查出去，繞着太湖，竹塘等處，也不知走往甚麼所在來了，側耳一聽，有木魚的聲音，心中納悶，這裏是住戶人家，怎麼不出家人來，這打木魚兒呢，心中又一動，說東方亮會已說過，不許我往東北去，說有個廟，不許進去，若要進廟，時間要折我的雙腿，這裏必有奇巧之事，看了看方向，自己就是奔的東北，細細看來，前邊就是一片紅牆，越走越近，就聽見細聲細氣，在裏邊念經，看了看東西一段長牆，往北一拐，就看見那個廟，是一個清水門樓，兩扇利門，站着紅紙對，上邊是鼓晨鐘，驚醒世間名利客，下聯是經聲佛號，喚回苦海夢中人，橫匾是法門不二，隔者門縫，望裏一看，院內有燈光，有人在那裏說話，俱是細聲細氣，婦女聲音，小爺心中納悶，既是個廟，怎麼又有婦女聲音，撒身下來，往北一拐，繞上牆去，就見裏面有兩個姑娘，一個丫頭，點着兩個羊角燈，這兩個姑娘，全是十七八歲，打扮一個是紅樓綠袖，大紅弓鞋，鵝黃汗巾，翠藍絹帕包頭，一個是玫瑰紫小襖，青絹絹中襖，大紅緞子弓鞋，西湖色汗巾，鵝黃雨帽，見地下六者一把刀，兩口寶劍，見那個姑娘，提了一柄飛抓，那丫頭是頭戴打就，類如一隻手的相仿，也是五指，一個手掌，安著骨節，全都是活銀釘扣兒，手背上一個菊花環子，後面掛定緣色絨繩，若論這二位姑娘品貌，十分俊美，舉止端正，並無半點輕狂之態，一高一低，一胖一瘦，那胖的問那瘦的，要雙劍寶劍，那瘦的說：「姐姐算了罷，別冤我了，你那劍去，比我高明，那胖的說：「我只會單劍，不會雙劍，你要不教給我雙劍，我就不教飛抓，那瘦的說：「你教給我罷，你要不會雙劍，我就教你，我會七手劍，還有一個連步連環劍，除此之外，我可不會，你先教我飛抓，等下半日，我把飛抓學會了，打的出去有了准頭，我自己練去，我已然是練了兩天，打出去那抓，總不能著手，如何行得了，那個姑娘一笑，說：「你瞧着我使罷，就將飛抓舉起，忽然往地下看，哼了一聲，一回手，把飛抓往外一抓，正抖在天彪肩頭，往下一帶，天彪躲閃不及，被鐵手抓住，肩頭，就聽見嗚咚一聲，從牆頭上跌下去了，叫丫環過來，攔上，這丫環也真有些力氣，就把自己汗巾解下來，將小爺四馬倒掛，蹄捆好，姑娘說：「你們在這裏聽信，老太太若是叫殺，你們把他殺了，說罷，兩個姑娘，全奔後頭去了，教婆子給打着燈籠，跟着婆子走了，小爺羞得面紅過耳，暗暗想道：「這個丫頭好快手，翻眼瞧着這個丫頭，說了環，你快把我解開，你不願意活著了，把小爺拖上，該當何罪了，髮味的一笑，說：「你是誰家的少爺，小爺說：「你們的少爺，環說：「你此時任意，你說是誰家的少爺，也不管你，絕活不到一刻了，我們老太太，把你們前頭人恨透了，更深半夜，爬著牆頭瞧，你還有好心，哪就是大員外的至友，也是拿住就宰，小爺聽了這套話，心中

一想這老太太，還是東方亮的妻室，這兩個姑娘，准是他女兒前番我要給我義母磕頭，他賭氣說死了，不用提那賤輩別是他們夫妻不對也，許有之，待我問問這個丫環，又叫丫環方才你們說這老太太，可是老安人不是丫頭說你不聰明故問，不見老安人是誰，少爺又問二位姑娘，是老太太親生之女，不是丫頭回答不是一個是姪女兒，一個是乾女兒，原來東方亮他夫妻倆並不對，這安人娘家姓梁，他本是知府的女兒，因梁老爺故去之後，夫人上了媒人的當，還說東方保赤家裏頭多大財主，住的是城牆，就把女兒給了東方亮，過門之後夫妻就不對，後來慢慢的就知道了他們底底，苦苦勸解，東方亮執意不聽，後來夫妻連話都不說了，自己行了三回抽志求死，奔在這廟中，與東方亮說明，只要有三寸氣在，誰不見誰，這個廟是劉村，那個尼姑庵，如今困在院裏了，這梁氏就在廟中，苦修喫長齋，終日念經，只求得東方亮，那時改惡從善，夫妻還是見面，就帶著兩個婆子，兩個丫環，一個叫秋菊，一個叫臘梅，皆是東方亮的兄弟，叫做東方明，有個女兒叫東方皎，也是苦勸他父親改惡從善，東方明不肯，把女兒就送在園坡子來了，姑娘一見伯父，與他三叔，比他父親作惡尤甚，自己無奈，投奔清淨庵，見了他伯母，娘兒兩個，對哭了一陣，也就在這清淨庵立志修行，後來東方皎就給梁氏磕頭，不叫他伯母，就叫他娘親了，那兩個丫環是老太太最喜愛的，秋菊也認為義女兒，論說秋菊比東方皎大一歲，今年十九，可管著東方皎叫姑姊，後來老太太，給他起個名字，叫東方豔，這東方皎是在家中，有一個使喚婆子，跟他練的工藝，這婆子是個女賊，會使飛抓，這東方豔跟著金仙玉仙，一同練出來的工夫，他由十一歲就練起，也會使細子，這姊妹兩個除了針線之外，就是頑拳踢腿，可巧這日晚，東方豔要與東方皎學抓，東方皎一看地下有個人影，一抖飛抓，將天彪抓將下來，叫丫環把他捆上，丫環一問天彪來歷，小爺就把自己的事也說了一遍，怎麼給大員外磕頭，怎麼認得義父，怎麼叫門沒叫門，教姑娘抓下來了，丫環說：「你這話可是當真？」哪一天彪說：「馬能與你撒謊？」丫環說：「就在此處信能，就見婆子，打後頭來了，說臘梅，姑娘說這件事，不用告訴老太太，把他殺了罷。」丫環說：「這個殺不得，他是少爺，就把天彪的話，說了一遍，婆子說：「既然是少爺，這可不能不回稟老太太了，你在這裏看，我去回話了。」環說：「使得去不多時，復又回來，說臘梅，老太太要見他，丫環問解，綁不解，綁婆子說：「姑娘叫細的，誰敢與他解開，仍綁著二臂，婆子引路，直奔後面，天彪進去，見屋中幽雅沉靜，當中硬木藤穿椅，坐著一個年老的婦人，倒是慈眉善目，上垂首並肩坐著，那二位姑娘，全都換了長大衣服，珠翠滿頭，環佩叮噠，天彪雙膝點地，沖上一跪，說：「娘親在上，孩兒與娘親叩頭來，望乞恕罪。」梁氏道：「素不識，因何叫老身喚為娘親？」天彪說：「我跟著我天倫，本算在這裏傭工，不料大老爺一見孩兒，十分歡喜，認孩兒為義子，與我義父磕頭之後，我就打聽義母，我義父不叫孩兒，前來給義母叩頭，孩兒一想，義父多大，義母多大，我這纔背著我天倫，與老人家前來叩頭，不料到此間，雙門緊閉，我打算跳過牆來，可巧見了姑娘，把孩兒拿住，如今見著了娘親，只要見著你老人家一面，雖死瞑目。」梁氏往下一看，本來天彪生得俊秀，齒白唇紅，早就有幾分歡

喜，遂說道：我兒小小年紀，竟有這一點誠心，教婆子與少爺鬆綁，小爺復又拜了四拜。老太太說：見過，這是你兩個姊妹姑娘給道了一個萬福。小爺打恭還禮，老太太指著說：這是我姪女，這是我乾女兒，一個叫藍，一個叫妓，吩咐看坐位。小爺坐下，又問：你姓甚，雙，叫甚，雙，名字，天彪說：孩兒姓龍，名叫天彪。老太太說：我兒，你今見過老身了，且你一點誠心，從此後，我這養性堂，不准你常來，少爺聽說養性堂，抬頭一看，有塊橫匾，是養性堂三字，老太太說：我兒，不可久待，快些上前邊去罷，只有一件我告訴你的言語，牢牢緊記，倘或不遵，再要到找只清淨庵裏來，可要砍折你的雙腿。天彪答應一聲，轉頭就走，將至門外，就聽得梁氏說：可惜這個小孩兒，禍到臨頭，難免頂上餐刀，婆子送出門外，迎而來了一人，把小爺嚇了一跳，要問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二回

蔣平給天彪慮後事

梁氏與二女定終身

且說小爺叫人送出清淨庵，迎而來了一人，那人說：小太保爺，你上這裏作甚麼來了，原來是個更夫，天彪說：我打藏珍樓來，找不著前頭廳房，在那裏了，更夫說：這裏離廳房甚遠，我帶你去罷，跟著那更夫到了前邊，更夫說：你認得了，來至廳前，大眾正然議論熊威的事情，東方清說：明日，西門外頭，打一個坑，把他埋了，有人問：就說咱們家人，也就完了，小爺把此事聽在心中，暫且不表，且說智化，帶領小四義，回至公館，全是踉蹌而入，直到東院上房，到了屋中，將爺先就打聽說衆位此去，恭喜如何，智爺說：我們又算白去了一趟，在藏珍樓，還死了咱們的兩個朋友，蔣爺聽了就是一怔，連忙問道：是誰，智爺把熊威韓良的事情，說了一遍，蔣爺一聲長嘆，說：智賢弟，這就是他們兩個人的報應，說著話，蔣爺叫店家備酒，大家落坐飲酒，蔣爺又問智化，熊威的死尸，在甚麼地方，你們可看真切沒有，智爺說：看不真切，裏面好幾道門哪，黑洞洞的，蔣爺又問：可見著龍爺的爺，沒有智爺就把東方亮，認爲義子的話，說了一遍，王興祖也到了，是他們請來，插台上鎮插的，看那個人的形狀，武藝必然超羣，說著大家飲酒，當夜無話，次日，天交正午，忽見龍天彪，從外邊進來，與大眾行禮，蔣爺說：你從何處而來，天彪說：從圍城子來，就把見了東方亮，如此如彼，這般這樣，細細說了一遍，蔣爺又問熊威韓良，這二人之事，小爺說：一個被龍鬚扎死，一個在五福門死的，兩個人的尸首，在西門外頭埋葬，蔣爺說：你知道地方就好辦了，小爺說：還有一件，就是東方亮夫妻不對，怎麼遇見梁氏，在廟內修行，還有他一個姪女兒，一個乾女兒，怎麼自己被捉，見了梁氏，梁氏所說甚麼言語，就一五一十的，細細的說了一遍，蔣爺翻著眼睛，想了半天，說：這裏更有話，南俠說：這話裏頭有甚話，蔣爺說：聽天彪學說這套話，東方亮的妻子，不是有兩個女兒嗎，也不管乾的濕的，必然愛如珍寶一般，不用說沒許配人家，他見著我們天彪，也是愛惜，他不愛惜，爲怎麼他出門的時候，他說：可惜這孩子，禍到臨頭，難免頂上餐刀，不但愛惜，還是憐他，我也給他出個主意，十穀八九總許，隔一個姊妹來，我教你一套言語，今晚到清淨庵去，小爺說：再上清淨庵，老太太說過，砍折我雙腿，蔣爺說：砍

折你的腿我陪你，你今天再去見那老婆子，跪在他面前不起來，他必然說我昨天囑咐你不要你上這裏來，你再上這裏來，欲折你雙腿，你就說我有幾句話，在養母跟前回稟說完之時，但憑養母處治，他必問你甚麼緣故，你說昨天說的話，一句真的沒有，你就說我不姓龍，姓龍的那是我叔叔，我姓展，我乃常州府玉傑村人氏，我叫展天彪，我天倫是御前三品護衛之職，大將軍姓展名昭，字飛熊，是萬歲爺賜的御號，叫御貓，我皆因跟着顏按院大人，破銅網有功，萬歲親封我御前四品護衛之職，我本是前來行詐，那姓史的姓龍的全是校尉，皆因我義父結交白菊花在這裏擺擂台，我們奉旨捉拿白菊花，混進圍城子，假作傭工，不是我義父收我作義子，昨晚間又見着你老人家，所說的甚麼言語，今天白晝，見着我的天倫說了一回，我天倫說，千萬別辜負了義父義母，教我今日晚間進來，見着我義母，把這些真情實話，全都說了一點也不許隱瞞，怕在十五這一天要在擂台，上拿人，官兵官將，一圍圍城子，怕的是驚嚇着你老人家，怕你行了拙志，先叫我見義母，把話說明，是日不怕大衆拿住，準保沒有我義父義母三叔的罪名，義母若要殺我，我就死了，也算爲國盡忠，要殺我，總算義母恩施格外，話已完，請義母示下，他絕不能殺害與你，他一聽你是護衛，準把他的姪女許你爲妻，碰巧了準把兩個全都給你，也是有的，他要給你，可別娶，你就說，我不敢自作主意，我得出去，問我天倫，我父親教我，要我方敢要，我父親不叫我娶，義母可別惱我，你要是這麼說，他更加敬重於你，一者他愛你品貌，二者他貪着你有官，三者聽着你是個孝子，他必教你明天出家，問你天倫，你也不用出來問，等到後天晚間，你再去，你就說問了，情甘願意，你就在身上帶着兩塊玉佩，給他們作定禮，準保不費吹灰之力，白得兩房妻子，碰巧了他許教你在裏面成親，成親之後，你可想着問他們藏珍樓的消息，要把消息問好，他倒要是能進藏珍樓，你就跟着進去，把萬歲爺冠袍帶履請出，我們一同入都，我就該告職了，我這副護衛給你，這三品不成，四品准行了，我囑咐你的言語，你可要牢牢緊記，事畢之後，你看四叔料事如何，大家聽畢，連連點頭稱讚，蔣爺說，事不宜遲，你就去罷，天彪告辭回去，走到圍城子門上，出入沒人攔當，小太保爺，這些事也沒告訴他叔叔，在東方亮廳房內，張羅了半天，時候吃完酒飯，撒手出去，直奔清淨庵而來，行至廟門叫門，裏面有婆子出來，見少爺來了，說少爺你怎麼又來了，快些回去罷，你不知老太太的性情說在那裏，應在那裏的，少爺說，你別管我，快給我回稟進去，婆子說，使得我就與你回稟進去，婆子在前，他也跟着進內，到了養性堂，婆子說，少爺來了，梁氏一聽，好孩子，昨日我告訴他說，不教他來，今天仍然又來了，教他進來，婆子出來說，請天彪到了裏面，見了老太太，雙膝點地，老太太氣哼哼的說道，你好生大膽，昨日老身囑咐你甚麼來着，今天你又來，老身所說的言語，永無更改，你是不要你的雙腿了，天彪說，非是孩兒不遵你老人家的言語，皆因孩兒有幾句言語，把我這話說完，任憑你老人家，愛殺愛剛，老太太說，你還有甚麼話說，小爺說，昨日孩兒所說的言語，盡是些假話，今天我到此，我說實話了，太太問道，今天又來說甚麼實話，他就說不姓龍，姓展，叫天彪，他的天倫是南俠，就把蔣爺所教那些言語，一五一

一十清清楚楚的細細說了一遍。梁氏一聽，就呆柯柯的發怔，說：原來你是一貴客，快些請起。教婆子過來，快看一個坐位。天彪謝坐，梁氏復又問道：展公子，你定下姻親沒有？天彪說：未曾定下。姻親梁氏說：你的肺腑與老身說明，你乃是朝廷命官，奉旨前來捉拿白菊花，這樣年紀，有這樣膽量，可稱為忠孝。奉父捨死忘生，前來行誼，可稱為孝。你乃是忠孝兩全之人也。昨日老身一見你，就看不是貧家之子，你既對老身說肺腑，可算是一點誠心。老身也把肺腑對你說明，我與你前邊義父，不是夫妻，乃是前世冤家。他任意胡為，我苦苦相勸，他偏執意不聽。如今我聽旁人所言，他隨了王爺，意欲造反，我看他們全是一班無知之徒，何能成得大事。在我看來，事敗之後，玉石俱焚，滅門之禍，即在眼前。祖父骨都應拋棄，以外老身又無兒無女，沒有可貪之事，早早就行了兩回拙志，俱被他們解救下來，也是我命不當死。如今我倒有一件畢念之事，就是這兩個姑娘，因為他們終身未定，只要他們終身一定，老身縱然就是一死，死也瞑目。展公子，方才我問你定下姻親的言語，就是有意要將這兩個女兒許配與你，不知展公子意下如何？天彪趕緊站起身來，深打一恭，說：義母老人在上，並非是孩兒推託此事。我天倫現在外面，這件事孩兒不敢作主，待至明日出去，見我天倫告知此事。我天倫點了頭，孩兒方敢應允。梁氏一聽此言，連連點頭說：好，應當如此。天彪說：孩兒話已回稟明白，我要回去，伺候我義父去了。若要我義父知道，可有大大不便。老太太說：可要謹慎的方好。天彪臨行，復又深施一禮，婆子送將出來。天彪到了外面，第二天也沒有過去，到了第三天晚間，又到了清淨庵，見了梁氏。天彪就說：他天倫願意，梁氏甚喜，也不要他的定禮，就擇定第三天，很好日期，就教天彪在後邊拜堂成親。老太太受雙禮，天彪入了洞房，頭天是東方姣一天，是東方豔過了五六日，問東方姣藏珍樓的消息，他是一字不知。次日問東方豔，先前不說，後來慢慢的方纔說出，不知說出什麼，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三回 到後院夫妻談樓事 上信陽校尉請先生

且說龍天彪成親之後，問東方姣也不說，問東方豔也是不知。嗣後來天彪說：咱們是夫妻，你是隨夫貴，隨夫賤。我們請冠袍帶履的人甚多，我在裏面若要請不回去，要被旁人請去，許教相爺怪罪。我要得着，就越級高陞。我要得到頭品，你就是一品夫人。我要是降級，連你恭人爵位都沒有。你在圍城子內，從幼小時長大，不能不知此事。東方豔說：天彪說的無奈，說道：我指你一條明路，你自己去辦。天彪問：怎麼一條明路？東方豔說：我雖不知道樓中藏寶，我可知這個樓是甚麼人擺的。只要將那人找着，就可以進去。天彪問道：但不知甚麼人所擺。東方豔說：提起此人，也是大大有名，他可是個文人。在信陽州居住，姓劉名劉志齊。當個衙門先生。天彪一聽，是劉志齊，心中暗暗歡喜。他本是信陽州人，自己可沒見過。久聞此人文武全才，只可明天，與公館送信，讓他們去請。再問他妻細底，可實在不知。一夜晚景不提。次日晌午的光景，天彪出圍城子東門，直奔公館而來。且說

公府中的人盼念天彪，總沒來信，急的由西雁，晚間要上圍城子去。可巧天彪從外面進來，見眾人磕頭，蔣爺問給了一個匾，給了兩個天彪說，「兩個蔣爺說如何，我猜着了罷，準是兩個。」徐良說：「人間事情不公道，他小年紀一個人得了兩個媳婦，我偌大年紀還是沒有的。」蔣爺說：「你這是甚麼師傅，又問這樓的消息怎麼樣了。」天彪說：「也有了，就把劉志齊擺的，非找此人不可。」蔣爺說：「可惜沒有一個人在此處，他們是盟兄。」蔣爺問：「是誰智爺說？」沈仲元：「他盜大人時節，就是與劉志齊借了一個迷魂藥餅，還好，我曾套他寫的筆跡，蔣爺說：「使得，硬作他的一封信，你的一封信，我與展大弟的一封信，我們三封信，寫的懇懇的，再多備些禮物，智爺說：「禮也倒不用，只要我們三封信，就可以的了。」馮淵在旁說：「這件事情，我去送信，我們兩個頭家至好，蔣爺問：「怎麼你們會頭家至好？」馮爺說：「我與沈仲元到他家裏去過一次，並且那日沒走，還是在他家內住下了。」蔣爺說：「那詞很妙。」馮老爺就辛苦一搥罷，立刻修書，將三封信寫完，馮淵自己帶了些應用東西，又帶上盤費銀兩，蔣爺說：「你要請這個人，來到這裏，可別過五月十五方好。」馮淵說：「四大人只管放心，絕不過了十五。」自己找了一塊油糊子，把三封信包好，繫在貼身，告辭衆位。天彪說：「我也走了。」蔣爺說：「你便就住這裏來。」天彪回圍城子慢表單兒，馮淵帶了三封信，直奔信陽州而來，曉行夜宿，飢餐渴飲，這日到信陽，看了看，太陽西下，緊走了幾步，直奔劉家園，當初開花蝴蝶時節，此處安馮團練，故此就教劉家園，未到門首，就將包袱解下，打開，把三封信信拿出來，仍舊把包袱包好，直奔劉志齊門首而來，進劉家園東村口，路北第一門，上階台石，叩打門環，從裏面出來，一位老管家，開了雙門，看先問找誰，馮淵說：「劉先生在家沒有？」老頭子問：「你們是那裏來的？」馮淵說：「我從西陽州而來，有三封信，請劉先生出來，而呈老管家說：「我是我安安人，派我出外差，我是剛回來的，在家不在此，可奈何？」等我進去看看，不然你老人家把信交給與我罷。」馮淵說：「不能，煩你把先生請出來，我還有話說呢。」老管家說：「既然這樣，你在此等候，我進去看看。」馮淵說：「使得。」老管家去幾多時，復又出來，問貴客尊姓，回說：「姓馮，管家說：「你來得不淺，巧，我家先生不在家，教人家請去，與人家置買，以當看看風水，還得與人點穴去了。」馮淵問：「等及時間回來？」管家說：「也許三兩個月，也許一月半月，也許一天半日便回來，那也不定，不然你把書信，在這裏等他回來了。」我與你回稟就是了。」馮淵說：「那可不行，我非得面見。」大概明天，可以回得來，回不來，回等不定。」馮淵此時無法，問那裏有店，回說：「離此很遠，用手一指說：「西南地方，叫賈家屯，離此五里地方，那裏有店。」馮淵說：「少帶少陪，我明天再來。」馮淵走後，家人進去，關了牆門，馮淵直奔西南，越走天氣越晚，點燈的時候，方才到了賈家屯，見西口外頭，是一個大菜園子，進店口路北，頭一個店，是雙勝店，夥計張羅，客官住下罷。」馮淵說：「可有上房？」夥計說：「有三間上房，在西跨院。」馮爺說：「前面引路。」我看看去，跟着夥計，到了西跨院，夥計點燈，馮淵先不教他烹茶，先預備他的酒飯，他就飽餐了一頓，倒了一盃漱口水來，夥計檢傢伙，馮淵漱漱口，往院子裏一噴，就聽西隔壁院內，哭哭啼啼的，有聲音，可巧靠着西牆，有一個大土堆，扒着西牆一看，就見有三間

屋一個大院子，種的是菜蔬，原來這就是西口，外頭那個菜園子，見屋中半明半暗，點着一盞燈，忽見窗櫺紙上有個人影一晃，要在窗櫺兒上上吊。馮淵一着急，把那漱口碗，往那裏一扔，一掖衣襟，就蹣跚去，直奔屋門而來。門前掛着單布簾子，啓簾進去，一聲嚷叫，老太太爲甚麼上吊，那老婆子將要把頭子往繩上一套，聽見一響，嘆咤一聲，摔在坑上，蘇醒了半天。馮淵問老太太，借六年紀，因爲何故要尋自盡，那老太太說：這位爺台，你是幹什麼的，上我這裏，馮淵說：你爲什麼上吊告訴我，能給你分愛，老太太說：爺台，我兒又出了，我娘家姓王，婆家姓張，我有個兒子，叫張德立，租了這個菜園子，一租十年，去年把買賣做虧了，我兒又出去，同相好的借了二百兩銀子，上松江買了二百兩銀子，松江布，上京都販賣，至今去了半年有餘，音信杳無，就帶着這房兒媳婦，這兒婦娘家姓顧，顧氏皆因昨日晚間，天有三鼓，忽然外邊水梢的鐵樑兒一响，我兒婦就出去看瞧，忽聽見咳嗽一聲，又聽見半懸空之中，有人說話，說我乃夜遊神是也，今有張門顧氏，乃是月宮仙子，在上方造一點孽，墮下在塵世受罪，如今罪孽已滿，吾神帶回月宮去了，今日白晝找了一天，我正哭了一天，我是實在無處可找，等待我兒回來，要問他的媳婦，我有何言對答，故此實在無法，才行這個拙志，不料爺台你來到此處，問我，這就是以往從前的言語，馮淵說：不怕，全有我呢，你說這夜遊神，不是外人，我是夜遊神的哥哥，老太太趕緊與馮淵跪下，你若是夜遊神，哪要能殺我兒婦找回，就救了我這條老命了，只要等我兒子回來，可帶他歸月宮，就不干我的事了，馮淵又問：你們這裏，有惡霸沒有，老太太說：沒有，馮淵說：就是匪類的惡人，叫惡霸嗎，老太太說：我們這裏，有個買賣外，他叫金頭老虎，姓賈叫士正，他可常常欺負善良，馮淵問：在那裏居住，老太太說：就在我們這南邊，有一個南街，路北廣梁大門，馮淵說：你在晚間聽信罷，四更天不來，五更天准到，婆子復又磕頭，馮淵一擺手，出了房門，婆子往外一送，轉眼之間，就蹤跡不見了，老婆子望空磕頭，知道他是夜遊神，駕雲走了，馮淵回了店，仍打牆上踉跄過來，到了自己屋中，住坑上一看，一找自己包袱，蹤跡不見，高聲喊叫：店家快來，我少了東西了，店家道：客官不要喊叫，馮淵問：我這個包袱，那裏去了，店家說：那包袱可不見，方才我們過來，與你煮茶，你到那裏去了，馮淵說：我沒有出門，店家說：不行，我才過來，這屋中沒有人，我還叫喊了半天，連廟中我都找了，沒有，馮淵說：你倒不要管我，我倒要找那個包袱，沒有我的不行，我那個包袱裏有要緊東西，夥計說：裏面有多少，銀，馮淵說：那倒沒有，你就是給我包袱，二人爭吵不已，連掌櫃的也過來，在屋中爭吵了半天，馮淵也就無法說，既然你們沒見，我就認一個喪氣罷，店家方才出去，馮淵心中一想，已然是應許，那個老婆子，要沒有夜行衣，就是自己這身衣服，去時有些便利，拿自己兜裏銀子，給了店飯錢，等到天交二鼓之半，掖上衣服，撇上刀，吹滅燈燭，倒帶雙門，蹣跚出去，直奔前街往東一拐，就見着廣梁大牆，由旁邊的門跳將上去，直奔裏面，跳在垂花門西牆上，上了西配房，往前坡一爬，往上房中一瞧，當地一張圓桌，面，排列一桌菓席，全是上好的果品，見一個人在那裏，坐着約有四十多歲，頭戴藍緞繡花壯巾，身穿淡黃箭

袖袍，絲帶薄底靴子，掛着一把利刀，面似鬻鍋，粗眉大眼，半部紅鬚，在那裏分付家人，有請高大哥，家人答應，在裏就走，馮爺將要鬆肉，忽見對面房上爬着一個人，轉眼之間，蹤跡不見，要問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四回 賈家屯馮淵中暗器 小酒鋪姑娘救殘生

且說馮淵見金剛老虎，賈士正在屋中，看着那桌菜席，教家人有請高大哥，家人出來，馮淵只得躲避，就見東房上有一個人轉眼之間，蹤跡就不見了，自己暗想道：「這個好快身法，也就跳在後坡，等家人過去，從外邊進了一人，馮淵一看，認得正是飛毛腿高謝，來至廂房，金剛老虎讓他在下，讓了一回，高謝上坐，賈士正親自斟酒，教高謝飲三杯，然後這才斟上門杯，賈士正道：「這件事多虧是你，除非許哥那件事萬萬不能成，我高謝自己想高謝怎麼跑到這裏來了，皆因在美珍樓被將四爺追跑，從那裏鑽了半個天，他高謝沒追他，自己方才放心，後來逃竄，也沒找着白菊花，耳聞着營坊內，多半是病判官，死在甕缸裏了，自己高謝可奔一，想不如上姚家寨找他主意已定，就奔洛陽縣而來，可巧正走在賈家屯地面，遇見賈士正他在門前，二人彼此見禮，賈士正把他讓在家內，待承酒飯，飲酒之時，二人談了些個閑話，這賈士正愁眉不展，高謝問：「賈爺怎麼緣故愁眉不展？」賈士正提菜園子裏有個少婦，生得十分俊俏，自己不能到手，高謝說：「我給你辦理，只要你喜愛這個人，我就有法子。」到了晚間，高謝教賈士正預備兩床被子，帶了兩名家人，到了菜園子內，高謝見他們外邊放着兩個水桶，用小磚頭往水桶梁上一擲，這叫調虎離山之計，那個少婦剛一出門，他用被子往她頭上一兜，就不知去向，高謝往肋下一夾，到了外頭，給家人把他抬回，高謝復又回去，站在房上一瞧，我乃夜游神也，所以那個老太太一說，馮淵就知道是夜行人所為，只就是各行中人，知道各行人的滋味，賈說當時高謝說完，果然回到賈士正的家中，這是第二日晚間，金剛老虎預備一桌酒席，請高謝與他道勞，二人講些盜取婦人的事，家人也來問話，說員外在外，外面由姚家寨來一位周三爺，賈士正一聽，一聲吩咐，請不多時，從外而進來，馮淵容他們進去，又到的時候，爬着望內瞧看，見此人身長八尺，銀灰六瓣壯帽，銀灰箭綢袍，絲帶薄底靴子，肋下佩刀，白嫩子大，上繡三藍色的團花，面若銀盆，眉目直，鼻鬚，見賈士正對施一禮，見高謝微一怔，賈士正笑着說：「二位不認識麼？」這可不是外人，這就是八寶空青山的寨主，外號人稱玉面判官，姓周名凱，說這位是龍坡的寨主，外號人稱飛毛腿，姓高名謝，與周四哥，周五哥，莫逆之交，二人一聽，對施一禮，說了些久仰客話，讓半天，然後落座，教家人從新另添一分杯箸，賈士正問：「三哥意欲何往？」玉面判官周凱說：「從姚家寨來，皆因圍剿子方亮大哥，請王與和鎮撫，他不愿意去，圍城子連催了三封書，信姚大哥打發我趕下來了，如若他沒有去，我追到家中，把他請出來，賈士正說：「就為這事情，你明天再走罷，隨喝着酒，周凱說高大哥，因何走到此處來了？」高謝一照長嘆說：「我們實在的是時運不好，我們四弟帶晏飛，」

晏寨主自己去刀晏寨主去琵琶峪，周瑞去桃花溝的話，細說了一遍，又說：你們四弟，大概還許沒有命了，又把姜珍樓三個人失重的情，也說了一遍。王兩判官周凱站起身來，跺脚一喊，說：就是這麼一個老西兒，就會害得你們三個人，這殺光景，高謝說：你可不知道，這個山西人，多大本事，哪周凱說：他還能項長三頭，肩生六臂不成？高謝說：這個人能耐太多了，他會裝死，他會裝打呼，會裝往西北追人，東南等，那口刀，不管甚麼兵器，碰上就折，一身暗器，所有的暗器，無一不會，再說他那暗器，也透各別，手中托着一枝鏢，嘴內一咕嚕，那一枝鏢，能打死三個人，那口鏢，不去，仍然還在手內托着，他一誘獎徐良，不要緊，把寶上正周凱，顏色都改變了。周凱說：此人必是有妖術邪法，高謝說：妖術邪法，大概也有，他且見着他，須多留些神方好。他這裏，徐良說些大話，氣得滿湖湖身的亂抖，心中暗說：這周瑞，真走時運，我滿湖湖地，就沒有有人說些大話，我冷在這裏，聽着有什麼的，想趁他們喝着酒，我來到後園，把那個婦人，救了再說，正想打算往後去，不料兩條腿，被人揪住了，扭頭回頭，一瞧，暗心中歡喜，原來徐良，把兩隻腿，揪着，你問山西賊，從西至的，皆因是馮淵，拿了三封書信，由公館起身，徐良認着他，不能辨認，因大罵，隨着就把自己的東西，拾着了，帶些散碎銀兩，蔣爺問：你上那裏去？徐良說：我告便，就打這一書信，從尿道裏，追了馮淵來，了一路之上，總不離左右，直到劉家園，他在對面，影壁後頭，聽着，他一聽馮淵，說的話，就不對，只暗罵：臭豆腐，不會說，說不留書信，使得，你到後告訴人家來，壓着這個意思，生准是在家內，他就先奔家裏，找店來了，他住的也是雙店，店外院南開房，馮淵來，他也看見了，他先吃了飯，到西院，睡去，剛進院中，去見馮淵，往那裏一躡，他也跟過來了，看見馮淵在屋內，說話，他全聽見了，他先過來，順手把馮淵夜行衣，拿走了，等到二更之半，他也往那裏去了，看見馮淵跑到後邊，他屋中話，也都聽見了，一轉身，從後面，躍到西房，到前披把馮淵，雙腿一揪，自己往起一站，馮淵又不敢叫喊，又怕他往下一擲，徐良果然是往下一抖，馮淵就從房，摔下來了，說：亂糟糟，你害苦我了，他雖然是一身工夫，自己，要躡下房來，一聽聲音，皆悉，這是被人，摔將下來，可是，一響，一聲，趕緊的，站起身來，徐良在他背後，低聲說：不要緊，全有我呢，馮淵見他在背後，就壯起膽子來了，徐良說：烏八的，三個人滾出來罷，高謝說：可不好來了，噹的一聲，把後窗戶，踹開，從這後窗戶，跑出去了，周凱不能不出來，無奈把大略一甩，披上衣襟，拉刀吹燈，徹徹一盞，眼光，照出屋門，往對面一看，就見迎面，站着一人，說：你是多臂熊，徐良說：我是徐大老爺，隨說話，扭頭一看，徐良早不知去向，馮淵只嚇了個膽裂魂飛，只可拉刀，與周凱交手，周凱說：外面就是一個人，你們出來，拿他罷，寶上正，也在牆上，摘下一把，拊刀，躡在院內，你們是那裏來的，深夜入宅，非奸即盜，兩個人往上一圍，馮淵這口刀，一下，翻飛，避前擋後，暗暗的，怨恨徐良，你把我扔下來，你不管了，正在怨恨，忽聽身後，噹的一聲，馮淵躡在窗外，寶上正周凱，也就一怔，往對面一看，徐良，就見他一身青緞衣襟，黑臉膛，一雙白眉毛，望下一格，拉好，鬼那死鬼一般，手中托着一件物件，靠着南牆，瞪着眼睛，咬着牙齒，實係難着，周凱寶上正，納悶，這個人

不後日本事的人，二人正要往前一擡，徐良說：「我也沒甚本事，你們聽了我罷，我給你們磕頭，就見他肩膀往兩邊一晃，他把頭一低，焉知他的頭可不好受，花裝弩嚇的一聲，就打出來了，多虧的周凱的快，一低頭往旁一閃，那知弩筒嚇的一聲，就從耳朵上穿將過去，鮮血淋漓，氣得周凱咬牙切齒，把刀就刺，實上正也，就躍上來，徐良那裏把這兩個人在心上，拉大環刀交手，暫且不表，且說馮淵，見徐良一露面，自己往北探奔，後面去了，由東夾道往後正跑，忽見後面照房上，站着一個人，晚間一看，猶如半截黑塔一般，身軀胖，頭如麥斗，二目如燈，用了個魁星踢斗的架勢，往下瞧着，就把馮淵嚇了一跳，要問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五回

徐良前邊戲耍周凱

馮淵後面搭救佳人

說馮淵見徐良去了，往後就跑，見後照房上，這人頭如麥斗，二目如燈，用了個魁星踢斗的架勢，往下一瞧，嚇得不好，必是賈士正一夥賊人，這自己不是他的對手，正要打算用計勝他，再往上一看，那人蹤跡不見，馮淵可就直奔西北，躍過了一段界牆，見那邊有一個月樺的門，由北邊過來，一遇打更的，馮淵用了個掃堂腿，掃了一個勛斗，把那更夫，提起到西北，花叢的旁邊，嗒嗒一聲，往地下一扔，把更夫四馬倒攔，攔上拿刀，往他胸脯上，一剌，同他，難婦，現在那裏，更夫苦苦的哀求，曉我這一條性命，馮淵說：「只要告訴我，他在那裏，說了假話，回頭殺你，更夫說：「就在這月樺門內，有個棧，四個婆子，陪着他說話呢。」馮淵聽畢，撕下衣服，把更夫口中塞住，自己直奔月樺門而來，進了門一看，果然有三間高樓，見樓上燈影兒一見，全都滅了，就聽婆子在上面亂嚷，說：「可了不得了，那句話沒說出來，就聽嚇唬，誰是全都殺了，馮淵自己往上一躍，到樓上，見那婆子，一看，見此樓格扇大開，有一人，背着那少婦，往北去了，馮淵也往那裏一躍，見那四個婆子，橫騎駁臥，全都殺殺，自己由後邊出去，也直奔正北，又見那人，撲奔東北，馮淵就追下樓，那人背背人，馮淵並不費力，跳了四道牆，才到了街道上，馮淵也就跟着出來，此時已有四更多天，路上並無行走之人，追到東邊，又東北一拐，奔到後街，由東往西，又跑，自己可真着了急了，說：「你是什麼人，快把這婦人與我留下，你若是不留下，見那人跑着一回頭，馮淵這才曉得明白，原來是周和向，大罵道：「你這出家人，還不與我留下，雖然嚷着，那周和向是下透慢，也敢看見那邊一段紅牆，大概離他廟不遠，馮淵追到離他不遠，想他就背運廟去，我也是找他，只顧貪功，緊着一跑，原來那和尚等，他身臨切近，就是一暗器，馮淵一歪身，打在左肩之上，這一鏢，沒打咽喉，也歪出好幾步去，一咬牙，把鏢拔出來，自覺那鏢傷之處，不痛麻酥酥的喘氣，暗說：「不好，他一半准是毒藥，鏢我先回店中去，教店中人，與公同送信，焉知曉受了毒藥，暗器，就是怕緊走，要是緊走一跑，那藥性發散的更快，馮淵跑着，就覺眼前一發，頭着半身不遂的光景，先由左腿不能邁步，撲咚栽倒在地，正躺在人家酒舖門前，這酒舖的，是母女二人，原籍是東昌府人氏，此人姓尹，叫尹剛傑，保鏢為生，專好交友，外號人稱賽叔保，到四十四歲，就故

說：晚生姓馮，名叫馮淵。我在開封府相爺衙門當差，我是六品校尉之職，就是這位姑娘，救了我的性命。小姐在上，愛我一拜。姑娘講，我們可不敢當。祝大哥急速把這老爺揪住，祝福來一攔，馮淵定要磕頭。說：小姐乃活命之恩，往十輩頭，姑娘往旁一閃，道了三個萬福。馮淵起來，又要與祝福磕頭。老人家先就跪下了，老奴可不敢當。馮淵這纔施了個常禮，問說：老哥貴姓？祝福說：老奴叫祝福。姑娘說：那個傷處，總要躺下睡覺，那傷方能好的。疾速待太陽出來之後，叫祝大哥買幾尾鮮魚來，炊了湯，油鹽醋醬作些蘇料，一概不要，待喝了湯之後，你就算好了。有什麼話，慢慢再說罷。老太太說：馮老爺你在這裏歇歇，睡一覺罷。馮淵說：我在這裏躺着，我天曉也不收，我在外邊躺着去罷。祝福說：我家小姐，馮老爺既然避嫌，不如請他到老爺櫃房去，到好，前邊肅靜。馮淵說：那到可以，使得老太太說：既是這樣，祝福你把他刀，交給馮老爺。家人答應，把刀交給馮淵。馮淵接過刀來，插在鞘中，轉身與老太太姑娘再施一禮，然後這才跟祝福出來，到了櫃房一看，祝福那個鋪蓋，還沒捲起來呢。馮淵先把刀搖下來，掛在牆上，頭沖裏躺下，祝福將被子，給他搭上，他又說：我去開門去了。馮淵點點頭，應祝福將往外邊，忽聽外頭念了聲阿彌陀佛，什麼這般時候，這一開門，祝福說：我們這裏關了半夜，將要開門，你老人家來了，說：舉開板子，進來一個和尚，馮淵一聽，心中一動，掀了被子，下坑往外一瞧，正是仇家到了，牆上拉刀動手，不知勝負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六回

生鐵佛廟中說親事

劉志齋家內畫樓圖

且說馮淵，真從壁上拿刀，報那一箭之仇。一聽祝福趕着他叫舅老爺，說什麼這樣早就來呢？和尚說：我也是半夜沒睡覺，祝福說：我們也是半夜沒睡覺，和尚問：你們半夜不睡覺，做什麼來着？祝福說：救人來着，和尚說：我半夜沒睡覺，也是救人來着，祝福說：舅爺救的是誰？和尚說：救的是榮園子那個賴氏，張得立的妻子，你們救的是誰？祝福將要往下說，忽聽姑娘那旁說：舅舅來了嗎？你進來罷，我告訴你一句說話，和尚往後就走了。說：姊姊起來沒有？老太太說：我早就起來了，和尚來至後面，見了姊姊與姑娘，將要坐下，姑娘就把她未出山，怎麼救的馮淵，細細說了一遍，和尚說：甥女兒，這到不錯了，他不准是個校尉罷，許他信口胡說，哪我皆因知道這個榮園子，張得立的妻子，叫金頭，虎賁士正搶了去了，我昨晚到了賈士正家裏，不知他們同什麼人在那裏動手，見由東夾道跑過一個人來，我料着必是賈士正一黨之人，我到後樓上，殺了四個婆子，背着他從後樓跑出來了，我就見着他，我沒敢直奔廟去，由東北邊至後街，復又奔正西廟後，而來，他在後邊，說了話了，教把這個婦人給他留下，我一想，更是他們的人了，微一收步，打了他一箭，也沒管他的死活，我就進廟去了，據我想起來，他定不是個好人，哪，姑娘說：這個人，現在前邊櫃房睡覺呢，姑娘叫祝大哥，把那位馮老爺請進來，你道馮淵怎麼沒出來動手，哪，皆因是祝福管着他，叫舅老爺，想必是姑娘的舅舅，又聽他說：殺了榮園

子願氏這個和尚，到也是個好人。雖然中了他一箭，又是他外甥女兒救的。有此一想，故此不好意思出來動手。祝融說：「看！這老爺裏面說話，馮淵復又跨上刀，跟着祝融到了後面，見着和尚僧人念一聲阿彌陀佛。馮淵一恭到地，和尚說：『方纔聽我姊姊所說，貴姓是馮嗎？』馮淵道：『正是。沒請教師傅貴上下。』和尚說：『小僧廣慧，馮淵又問寶利，回答法道寺。原來這和尚先前之時，距着他姊丈尹剛傑保鏢爲生，因他姊丈一死，自己頓灰心，看破世俗，削髮爲僧。他本姓劉，叫萬通。外號人稱鐵牛，劉萬通就在這法通寺拜了靜元和尚爲師。與他起名，就叫廣慧。出家之後，人家管着，也叫生鐵佛。此人牛來性情古怪，要管不平之事，皆因姊姊甥女兒在東昌無人照看，故此幾托他回接家，離廟相近。爲是好照應，他倆兒兩個要與甥女婿訂婚，又沒相當的，高不成，低不就。富家嫌他，是異鄉人，寒家不取，皆因這件緣故，誤到三十歲，終身未娶。馮淵問完了他，他復又問馮淵：『事情回答我，叫馮淵開封府站堂聽差。六品校尉。外號人稱聖手秀士。牛鐵佛問大，他是相論出來，辦差罷。馮淵說：『萬爺爺丟冠袍帶履，被白菊花盜去。我們是奉旨捉拿此人。』劉萬通一問姑娘，你替他治好了，沒喝魚湯罷。姑娘說：『正叫我祝大哥買去哪。』和尚說：『不買去了。』我把他請在廟中，給他的藥吃，比喝魚湯強。哪邊說馮淵之爺，請至廟中談話，不知下如何。馮淵說：『很好，遂即告辭老太太。』劉氏說：『我兄弟又對萬通說：『此乃是貴客臨門，千萬不可慢待。馮淵道：『往外一走。』劉氏又把和尚叫將回去，附耳低言，說了幾句。復反身出來，馮淵又給祝融行了禮，這纔出離酒店，直奔法通寺，就在前街進廟，直到禪堂，來到屋內，彼此客座，叫小沙彌獻茶。馮淵問：『昨晚那個少婦，師傅可給送回家去了。』和尚說：『我送在他姑母家中去了。此時不能叫他露面。』正家內，幾條人命，那就不好辦了。又問：『他婆婆可知此事。』和尚說：『我也與他送信了。昨日晚間，是馮老爺沒把話說明白，緊說教我給你留下。我這當你是買士正一夥之人。我故此纔打了你一箭。真正多多有罪。馮淵說：『我也是錯會了意思。我想你一個出家人，背着一個少婦，什麼能是好人呢。』說畢，二人哈哈大笑。和尚從裏間屏中取出一包麵子藥來，倒在茶碗內，用水沖將下去。工夫不大，就聽馮淵肚內咕嚕一聲響，和尚說：『大概是馮老爺餓了罷。馮淵說：『何嘗不是。立時以備齋飯，不叫馮淵喝粥。』二人飽餐一頓，撤將下去，獻上茶來。復又問：『白菊花是那路賊人。』馮淵說：『陳州人氏，姓晏，他叫晏飛。』和尚說：『莫不是晏子託之子。』馮淵說：『對了。又問此人，現今可曾拿獲。』馮淵說：『不但沒拿住，連冠袍帶履都未請回去。哪我就爲此事而來，就把藏珍樓裏面有內應，來請劉志齋的話，說了一遍。』和尚又問：『請了劉志齋沒有。』馮淵說：『請去了。昨日到他家中，他破人家請出去，賺墳地看風水與人點穴，不一定幾時纔回來呢。』和尚說：『昨日他從我廟中回去，怎麼與人家看墳地，別是他不肯見你罷。』馮淵說：『真要是在家，不見我，可不是愛情。師傅此人要好麼。』和尚說：『莫逆至交，終朝盡在。我廟中說話，馮淵說：『我可就要找他去。』和尚說：『不用，我派人去找他。』一找便來。馮淵趕緊一恭到地，說：『就勞師傅派人辛苦一趟，能和尙把徒弟叫過來，說你去到劉家去，把劉伯伯請來，說我這裏立等。』小和尚去後，劉萬通又問馮老爺。

拿齊樓閣回到公館，破破珍樓，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七回 徐良在院中被獲 周凱到樹林脫身

且說第三天將樓圖畫好，劉先生專人送來的，並有一封回信，說我劉先生有些身體不爽，派我送來，和尚賞賜了家人，說我待便到府上瞧看他去，家人去後，馮淵打開了樓圖，同着和尚看了一回，和尚說不可在此久待，急速起身，馮淵仍用油綑子，貼身紮好，和尚拿出二十兩銀子來，給馮淵作路費，馮淵再三不受，生說佛讓之，再四馮淵方始收下，告辭起身，將到廟外，見一差一隊大亂，見有地方在前邊，拿着竹枝，亂棍不准開人近前，後面有青衣喝道：「一乘大轎，馮淵剛出門首，和尚復又把馮淵扛進裏來了，把廟門一關，馮淵又問：「因何故把我又拉進來，哪和尚說姑老爺，你還看不出來，這差是上賈士正家內，驗屍去的，躲避躲避，容他們過去，馮淵這纔辭別起身，撲奔五里新街，而來，暫且不表，且說山西廳一警衛把周凱耳朵打穿，然後削了他刀，又削了正的刀，衆家人往上一圍，削了他們兵器不少，自己要到後面，救幫婦去，又到了後邊，難婦早有人救出去了，還殺了四個婆子，徐良疑是馮淵的事，情自己回店，見馮淵沒回去，又疑着准是上菜園子送人，感到自己屋中，安眠睡覺，次日還想着要給馮淵夜行衣，旅包袱，剛叫夥計打臉水烹茶，就聽店中一派的喧嘩亂嚷，徐良出了屋間，只見店中人，那裏說掌櫃的，你瞧這件事情，吃與不吃與，徐良問：「甚麼事情，夥計說：『昨日院住下一個蠻子，他說：『丟了，』一包紙，後來我們掌櫃的說去，一評這個理兒，他又說：『要緊，今日早晨，門邊關着，把人丟了，大驚嚇他，這個人，苗頭不正，徐良纔知道馮淵沒回來，暗時納悶，准知道動手時節，他走了不能還險，多少婦也救，夜行人規矩，但能回店，總要回店，遲徐良也猜不着，是什麼緣故，只可對着這店家說：『你們這管放心，這個人，我也看見了，他絕不能是個賊，到許是個番子，許是半夜內，帶下賊走了，該多少店飯錢，更要跑了，我給店家說，飯錢店錢，已然給過了，』是這個人，走的奇怪，門邊沒開哪，徐良說：『既然給了飯錢店錢，更不緊了，與我預備罷，店家答應一聲，給徐良，預備早餐，等到二更多天，也沒換夜行衣，就是隨便袖袍，直奔劉家園，漢京口路北第一門，門戶緊閉，心想着，跟馮淵去，先看看劉志齋，在家內沒有，倘若不在家，那麼，且不定有其緣故了，也許馮淵把菜園子軍辦完，見着劉志齋，他就走了，且到裏面，看看書在，不得信，是問問他們，打更的，地家人，他們必然知曉，躍上南房，扒着前坡一看，冷冷清清，撲奔四扇屏風而來，屏風左右，有兩級木子牆，縱在西木子牆上，一看，只見三間上房，兩間耳房，往上房屋中一看，燈燭輝煌，上首，劉先生，下邊是他的妻子，就聽得內裏講論馮淵事情，徐良離着很遠，聽的不甚真切，非到窗櫺之外，不能聽得明白，躍身下牆，直奔上房，那裏，不料有一宗物件，絆在脚面，往前一邁步，繩子兜在脚面，身不能自由，咚一聲，栽倒住地，往起一扒，連手都教繩子綁住，這一摔，倒把徐良，嚇的胆裂魂飛，只聽見地小鈴響，一抬腿，嘩嘩。

鈴鐺亂響，手一抬也是那鈴鐺亂響，手足全被繩子綁住。徐良也不敢動轉，四面八方牆底下，前院後院，到處都是那鈴鐺亂響。屋內劉志齋先生，不慌不忙，叫劉安，不多一時，從屏風門來了一位老管家，手提燈籠，直奔上房。連徐良一眼也不看他，在屋門外塔台石上一站，先生說：教二哥來，把這個人捆上，帶過來我問問。老奴答應，身出去，叫進一個人來，約穀二十多歲，老人家打着燈也過來。徐良借着燈光一看，滿地全是繩子，櫃三登四，兩個人進來，先把他的一刀抽出來，腰中掖着兩根繩子，把徐良手上繩子摘開。原來那繩子全是活扣，一摘就開，把二臂給他拍上，然後摘腳上的，全都與他摘開。捆好，把山西雁在肋下一夾，找着道路，直奔到上房。進房中，把徐良往地下一放。老人家說：你跪下央求我，我們老爺罷，看你不是久慣幹這事的，我們老爺施恩，把你放了。徐良說：你少話說，我可不是賊，你放着我是偷你來，哪劉先生，我可不是被捉，貪生怕死，皆因我的叔伯父，我的朋友，都與你相好，我可不能不給你行個禮兒，說畢，雙膝跪倒。劉志齋見他昂昂相貌，儀表非凡，連忙問道：壯士貴姓？教妻子迴避了。徐良說：我姓徐，名良，字世常，御前帶刀四品護衛之職，就把這捆前來，有三封書信，與你下書的，請說了一通。劉志齋一聞此言，趕緊下位，親解其綁，說：徐三，那到了，真正不知多有得。既然而着滿老爺前來，為何深夜到此？是什麼緣故？徐良就把自己住店，夜晚到賈士正家內分手，至今未回，故此到這打聽，不料到此，不好叫門，我幾敲牆而過，到此被捉。劉志齋讓坐，敬茶，把刀仍然交與徐良，又問：你這事，事情你是一件不知，徐良說：我是一件不知，他並差回店，劉志齋就把馮淵被傷，受盡驚嚇，感言遠泊，好與和尚到法道寺，與青蓮師姑和樓閣已然畫好，今日拿去起身的話，說了一遍。徐良這纔知道，復又問劉志齋行了一禮，說：我不能在此久待，追我們滿老爺去要緊。劉志齋一定要備酒款待，徐良再三不受，告辭出去。先牛叫開門，別打牆上走了。徐良問：初伯父，你這院中，各處大做，各言消息，劉志齋說：我這院內，並沒別的消息，無非是一個串地鋪，房上牆上一概沒有，但不知道人家，也不上我這裏來，只要一下牆，他就不用打算走了。別的沒有消息，我又不作國家犯法之事，用那些埋伏何用？徐良一聽，說的也有理，等我們破樓之後，再來道府道勞，劉志齋說：豈敢，直送到門首。徐良回首，家人把門關上，山西雁到店，仍然敲牆進去，回到自己屋中，天光已亮，叫店家算賬，俱都開發，清楚拿着馮淵包袱出店，直奔南陽府而來，一算日限，非連着夜行不能，把主意定好，走至吃飯時節，又飽喫第一頓，買些乾糧，揣在懷裏，連夜往下緊走。越到夜間，越好走路，沒有許多過往之人，到清靜，到第二日晚間，見前面有一片樹林，有一個人，躍入樹林中，心雁想道：別要白菊花罷，要是他這可是天假其便，也奔樹林內來了，就聽那個人一聲長嘆，自言自語，在那裏，在姚家寨打我出來，走甚歡喜，這個人是玉面判官周凱，把他拿住，也到可以，就聽他在那裏說我，一極外歪，頭一次就見着這白眉毛老西，把我的耳朵打落，把我處死，有地，就該找回去的地方了，就在此處，尋一個自盡便了。徐良

上吊，拿他豈不省事，自己就在樹後一蹲，聽見他說：尋死都找不天沒有動靜，心中想道：必是吊好，撒腿往前就跑，身臨切近，遍找上的冤苦了，我老西終日打雁，教雁啄了眼了，量他也還跑不了多遠，隨上有一條黑影，徐良便趕緊追下去，追至離不甚遠，把大環刀往外一亮，出來了，說：「唔呀！什麼人？」徐良一聽是馮淵的口音，原來是臭豆腐，馮淵一害苦了你，你還不謝我，馮淵說：「我受了毒藥鏢的時節，你不前來救我，要不是我的命大，早死多時了。」徐良說：「那一毒藥鏢沒白受，我要救了你，那裏找媳婦去？」馮淵道：「你什麼知道這些事情？」徐良就把什麼到劉志齋家中去聽他說話，告訴了一遍，馮淵一聽，徐良這套話，走著路央求徐良，千萬別給他提出聯姻之事，徐良點頭許允，見了大眾，絕不提及此事便了，且說公館大眾，見馮淵去後，徐良也不知道他往那裏去了，智爺說：不用說，徐良准是追下馮淵去了，只等到五月十四日，晌午光景，還沒見二人回來，蔣爺也著了急了，並且街上吵吵嚷嚷，要看明天擂台，正說之間，忽見簾子一掀，馮淵同著徐良，笑嘻嘻的進來，蔣爺問馮淵請的劉志齋先生，什麼樣子，徐良馮淵二人先見了大眾，行了禮，然後馮淵說：「人可沒請到，裏來了樓圖，請大眾一觀，打開樓圖，大眾瞧瞧，要知談論誰去破樓，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八回 三盜魚腸劍大眾起身 巧破藏珍樓英雄獨往

且說馮淵進了門，大家見了一回禮，然後把樓圖解將下來，打開包袱，先將書信遞將過去，後把樓圖打開，舖在桌上，大家一看，頭道門，二道門，三道門，四道門，頭道門台階底下，是活心子，不要管他，墜落不下去，龍鬚不用動，他也不能扎入，若要破橋，總得寶刀寶劍，方能成功，用刀插入門縫，往下一砍，自來兩扇門，就墜落地中去了，那門一下去，用寶刀寶劍，將藏珍樓三字砍落，那門就不能復又上來了，進得裏面，用千里火，照著一道門，叫藏珍門，東邊門上有八楞華子一個，用手往裏捻開，人可要往旁邊躲避，容那個巨鬼起來，用又把門口堵住，容那三枝弓箭從鬼口中打出來之後，三枝箭打完，那個鬼自然躺下，砍落藏珍二字，那門就不能復關閉了，躡過屋中，那個大深坑去，那大鬼身後，有兩根鐵鍊，用劍將這兩根砍折，那個鬼就不能起來了，三道門叫五福門，雙門一推，就開，先把兩個門環子砍落，然後把五個福字也全都吹落，進了屋中，那當地柱子上，有一朵金蓮花，把他削折，裏面裹著的鐵叉子，也不能出來了，桌面子裏頭，鮎魚頭的刀，也不出來了，桌子又不能轉動了，柱子又不能往下沉了，在柱子左右兩個圓桌面以前，地下有兩塊翻板，長五尺，寬四尺，把這兩塊板子揭開，人就墜落不下去了，第四道門，叫覺寶門，左右有兩個門，上掛著簾子，中有一塊大堂簾子，類若戲台一般，左右兩旁，如上下方門一樣的，那兩個門上，一邊有個銅字，俱是刻出來的，一邊是堆金，一邊是積玉，雖有簾

這裏可以，徐良聽了半

不見徐良罵道，好鳥八

出了樹林之外，就只見正南

躡將上去，那人也就把刀亮

精，你害苦了我了，徐良說：我

早死多時了，徐良說：那

徐良就把什麼到劉志齋家

徐良點頭許

智爺說：不用說

並且街上吵吵

蔣爺問馮淵請的劉志齋先生，什麼

大眾一觀，打開樓圖，請大眾

裏來了樓圖，請大眾

裏來了樓圖，請大眾

子把童子敲開，也推不去。後面有木皮門，從外面也不得開。當中掛着一個紫檀，上面有三個字，是寫寶門。紫檀後面却是四扇隔扇，倒是一推就開。那隔扇通上至下，全是四方窟窿，每一個窟窿內，有一枝弩箭，那弩箭頭上全是毒藥，只要一推隔扇，身上就中了弩箭。先把這堆命積玉四個字砍下來，那兩邊門就全開了。後面全是木板鑲地，別往後走，先把隔扇後頭的一段鐵條砍折，容他把那弩箭都放將出來，仍然還從隔扇當中進去。一進裏面，當中有一塊四方翻板，把那板子掀起來，要下是一層層的梯子，從梯子上去，到了平地，直奔正北到北邊有兩扇大門，中間著進大門東西有兩扇小門，俱掛著單簾子，裏面是一層層扶梯，全是木頭作成，千鳥不可上去。若要上去，半路切灣之時，蹬著消息，前邊下來一塊鐵板，後面下來一塊鐵搭板，鐵搭板就把人圍住。在當中，到是迎而往正北去，有一個月洞門，瞧著可險，上面掛著一口鋼刀，只管從鋼刀而入，裏面也是扶梯，從這裏上去，直到樓上，可就沒有消息了。樓上有魚腸劍，冠袍帶履，可不知道在甚麼地方放著。自己去找去，大家看完，齊聲喝彩。後邊還寫著，可看藏珍樓外面周圍，俱是七尺寬的翻板，蔣爺說樓圖是到了，就在今晚間去破樓方好。你們議論議論，誰去做樓，問了幾聲，並無一人答言。彼此面面相覷，你瞧著我，我瞧著你，蔣爺又問：「那位前去破樓，請萬歲爺冠袍帶履隨同著，可就瞧著著智化，智化一語不發，蔣爺心中納悶，展爺說：「蔣四哥，不用去，越沒人前往，我去。」蔣爺說：「展大弟前去，很好很好，大事準成。」展爺這一答言，要去的入就多了。徐良、艾虎、白芸生、廣珍、馮淵全要去，展爺說：「我不答言，你們也不去。」我一答言，你們全都要去。徐良說：「人無頭兒不行，真無翅兒不飛，我們如何敢去，全仗你老人家，我們不過巡風而已。」智爺在旁說：「展大哥，只管把他們帶去罷，我准保沒事。」蔣爺說：「馮老爺，你不用去了。」馮淵說：「請人應是我去，請冠袍帶履應是你們去，你們不知道請人去，幾乎喪性命。」蔣爺說：「什麼幾乎喪命，是什麼緣故？」徐良說：「這是你嘴裏說出來的，別怨我了。」就如此這般，說了一道馮淵一問此言，羞得面紅過耳，只可在蔣大人、展大人面前請罪。蔣爺說：「這也是一件好事，不孝有三，無後爲大，這又不是在軍營內，出兵打仗，臨陣收妻，犯了軍規，該當有罪，我們應當與馮老爺賀賀纔好。」馮老爺依我說，你不用去了。前番取樓圖，這是一功勞，寫奏摺之時，不能不寫你的頭勞。况日還是你一人獨功，馮淵只可認諾，而馮淵暗怨恨蔣平不公，誓不重娶，吃過晚飯，等到二鼓之半，展爺帶領小四義，換了夜行衣，繫上百寶囊，帶上了兵刃，五位爺直奔圍城子而來。圍城子正北，有一座樹林，徐良說：「展大叔叔，請你老人家到樹林裏面說句話。」展爺說：「使得，進了樹林，找了塊臥牛石，讓展爺坐下，徐良先磕了一個頭，展爺說：「娃娃兒，有話慢說，爲何行神。」徐良說：「我們五個弟兄，我與老兄弟，有一寶刀，就是我們老四，沒有寶刀寶劍，二哥又是個渾人，此番去到藏珍樓，請冠袍帶履，不必說，無論誰請出來，都算你老人家請出來的。我們幾個人，商量明白，無論誰帶著這口寶劍，都要送給我們大哥，倘然你老人家得著了這口寶劍，懇求給我們大哥，你老人家要沒有巨關，我們天膽也不敢啓齒，怎麼單給大哥討，皆因他外號玉面小專諸，爲的是成全他，這個外號兒，故此央求你。」

老人家展爺一聽此事不能不應說要我得著萬萬不要徐良一叩頭說大哥你先過來謝謝展大叔共生很
 不願意既有徐良這般說者不能不過來給展爺磕頭跪倒在地與展爺行了一禮展爺連忙用手挽起來說賢
 姪只管放心我要得了寶劍必然送給賢姪共生站起身來大家復又出了樹林直奔兩城子而來來至城牆底
 下徐良把百鍊索掏出來搭住城牆一個跟著一個上去到了裏面徐良囑咐小心翻板也教一個跟著一個下
 來然後把百鍊索收將起來徐良在前邊帶路展南使與小四義俱在後面繞過太湖石前就見那裏有一條黑
 影從東南往西北直奔紅翠園將繞過去一個又追下一條黑影也奔紅翠園去就見後邊又追去一個也奔紅
 翠園全都飛也相似艾虎低聲說道又來了一個大家一看這個從正北而來也奔紅翠園你道正北上來的這
 一個人是誰這是馮淵皆因是都不叫他上圍城子來一想你倒不教我去難道說我一個人不會前去自己
 換了夜行衣靠背插單刀拿了百寶囊共沒告訴別人也是躡足躡脊直奔圍城子而來到了圍城子裏面直
 奔正南他也不知道那裏是藏珍樓只要見著大眾他打算見一面分一半就聽見徐良說穿過果木園子南面
 是藏珍樓北面是紅翠園也找著果木園子就見前面一段牆見裏面有燈光他就躡進牆來見三間上房近
 西面那間有個小後窗戶馮淵一縱身躍上小後窗戶台上胳膊一跨用小指戳一小月牙孔往內窺探看一
 就聽著八九分的光景準是金仙玉仙見金仙是穿著長大衣服青緞綢包頭大紅窄窄弓鞋全是滿臉鬍鬚
 耳畔嘴裏心中心度醋醋說這兩個丫環本領出色要論我的本事更不行了又看著西牆上掛著一對鑰子
 鑰一對鑰子架還掛著兩口刀就聽玉仙叫婆子說你不是請王三爺去了麼這個信是沒帶到罷婆子說帶
 到了得便就來正說之間忽聽一聲咳嗽啓了簾子進來一人那人身上穿的是銀紅色衣服頭上帶的是紫頭
 巾白臉面五官透俊原來是金弓小二郎王玉肯因是他知道濟東方定有兩個妹子特意下菓子園擧著彈弓打
 鳥一彈子一個金仙瞞他這身工夫暗暗叫婆子遞信傳信二人道今天王仙把王玉請來與他談論事情玉
 玉進來之時那王仙讓他坐下王玉說妹子有甚麼事情教我王仙道明天王仙之上我算著我哥哥因多吉
 少大概准有官人前來尋常時節還有校尉上咱家裏來哪前日不是藏珍樓結果了兩個校尉我還拿住了
 一個護衛外面還不定有多少校尉護衛哪咱們家裏又放著犯私的東西擺插台又是犯私的事情我苦勸我
 哥哥他硬執意不聽我們兩個人天大的本事却總是女流之輩能幹除了你我們沒有近人你得給我們想出一
 一條極妙的計策來才好話猶未了就聽見牆上摘蒜子菜說窗戶外頭有人就地探聽這一出來不知馮淵
 生死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九回

馮校尉柁上得劍

山西雁樓內著急

說得他在後窗戶聽他個說話之間，忽然被他知覺了，窗外有人，馮淵聽了一跳，打量著要跑將下來，就聽得窗戶外頭嘩嘩一陣，打在背脊之上，哎喲一聲，呼吟輪下來了，立刻四馬倒攢蹄，攔著來至屋中，往地下一扔，回首把練子架往牆上一掛，也不理那個人，又與王玉說話，馮淵這纔明白，他看見是前窗戶外頭有人，不是看見自己，倒要看看他怎麼辦法，王玉瞧見那個人，就急說：「妹子，掣著這個人，怎麼辦法？」地是那人是苦苦的哀求，二妹妹饒了我罷，再也不敢往這裏來了，你道這人是誰，這人就是赫連方，皆因他看見過王玉，這纔來，他就心中一動，就疑著兩下私通，今日正要擺酒，見王玉一扭身出來，他也跟下來了，果然見王玉，跟進紅翠園，他也就跟進來了，赫連方苦苦求饒，姑娘不理他，又哀求王玉說：「王玉，你與我講個人情罷，王玉尚未開言，只見姑娘從壁上把刀擡下，哎喲一聲，結果了赫連方的性命，叫小紅過來，把他埋在竹林後面，丫鬚照樣辦理，玉仙又說：「三哥，你打算甚麼主意，我哥哥搗台事敗，要是被人拿去，必然解往京都，咱們找個要路，劫搶囚車，或上京都劫法場，王玉說：「正好，我有一個朋友，是商水州黃虎觀裏的老道，要在那裏等候，正是上京的囚車，要劫囚車，教他打發小道，出去打聽，那時一到，你我可劫囚車，若是要劫法場，咱們巧扮私行，攔奔京都，打劫那門外頭行刑，咱們就在那門外頭，找店住下，那時差使一到，我們捨死忘生，劫救哥哥，倘若二位哥哥有救命之憂，我們三個人，一齊撲奔朝天嶺，約會大衆，必要給哥哥報仇，姑娘說：「但願無事，纔好，馮淵把這些話全記在，心內，不料底下有一個人，把他雙腿抱住，往下一揪，馮淵不敢爭論，恐怕屋中聽見，替那個人頭利害，不料被夾起來，就跑到巧門也，鬧著來到樹林撒手，扔在地下，那人嘿嘿一笑，馮淵這纔細瞧，往起一縱，一軀尸手一指，說：「你這孩子，這把我嚇著了，你道這人是誰，原來是天彪，白晝之時，一算，今天十四，明天就是十五，親身至公館，打聽請劉志齋的信息，那時馮淵沒到，蔣爺告訴他一套言語，不啻劉先生到與不到，今天晚間，總要去人，又告訴他明日正午，圍城子東門外頭，給他預備下三輛太平車，容大家上捕台之後，你帶著你兩房妻子，連你岳母，並帶些細軟東西，歸奔信陽州，你也不用管搗台與公館之事，回家辦理，公營，你也不用上南關，你上京都，問上府，奔我們校尉房中相會，天彪領了蔣爺這些話，回來告訴蔣爺，蔣爺隨即出來，到後面，照料照料，就見有兩條黑狗，直奔紅翠園，他也奔紅翠園而來，將上牆頭，就見赫連方，夜他們拿到屋中，此時呢的，自己也不敢扒牆頭，直奔後面，見後面窗戶，那邊爬著一個人，細細一看，原來是馮淵，小爺疑著，馮淵貪看，姑媽不肯下來，思量嚇他一嚇，這纔把他夾到樹林，說：「馮老爺，你什麼看兩個姑娘，一點兒不動，馮淵說：「你這孩子，有這麼怕著頭的，我那裏是看姑娘，我是看他們殺人，聽他們說，要緊的言語來著，這兩個丫頭的利害，嚇的，我也不敢動了，天彪說：「馮老爺到底作什麼來了，馮淵說：「我是請冠袍帶履來的，小爺說：「因何不去，請去，馮淵說：「我不認識你，把我帶了去，能天彪說：「使得，天彪在前，馮淵在後，來到藏珍樓，那裏教馮淵進去，天彪往正東跑下去了，馮淵一躍身，躍入矮牆之內，將要撲奔藏珍樓，見前邊許多人在那裏，徐良眼快，說：「馮淵

來了馮淵身臨切近，說我來遲一步，就趕不上，見一半分一半了。徐良說：吳豆腐，你上這裏作甚麼來了？馮淵說：請精你上這裏作甚麼來了？原來是展爺帶領小四義將至矮牆，大家往內一躍，艾虎低聲說：別怕，有人追下來了。徐良叫他下來，大衆沒奔藏珍樓去，都在牆下一蹲，可巧馮淵進來，別人還可，惟有徐良見著馮淵兩個人，就得口角分爭。展爺說：馮老爺來就來罷，我們破樓要緊，大家撲奔藏珍樓，到樓門以外，大家一舉，全是呆柯柯的發怔，就只見七層台塔，上面搭著一板，類若木板橋一般，銅龍的龍鬚墜落在台塔之下，藏珍樓三個字，不知被什麼人砍落於地，兩扇門也墜落地下去了。往裏一看，黑洞洞的，看不真切。展爺說：不好了，回頭叫徐良，我們來過了，此樓不知甚麼人所破，大概萬歲爺冠袍帶履，又准許教別人得去了。小四義一個個面面相覷，徐良說：大叔，我們到內面一看，便知分曉。展爺點頭，仍向南俠在前，便即取千里火，亮了出來。上木橋，然後告訴大家，到七層台階，不用害怕，衆人說：我們都知道。展爺等進了頭門，把千里火一晃，見二道門，藏珍二字，倒落在地，又看了坑中，那個巨鬼，躺在裏面，頭上三角，盡皆削掉，又頭砍落，盡剩又桿，東西兩條鐵索子，俱都折展爺心中納悶，這是何人辦的事情？又到五福門，五個銅福字，俱都削落在地，那根柱子上，盡連花削落，桌面上的刀也削落，桌子前邊，起了一塊翻板，長五尺，寬四尺，往下一看，如同一個黑坑一般，四面那塊翻板，末起，又至四道門，堆金積玉，寬寶門，七個字，盡都砍落，門簾慢帳，俱都扔在地下。當中四扇隔扇，窗面弩箭俱都發盡，四面隔扇大開，進了裏面，單有一個，四方黑窟窿，倒下台塔。徐良要在前面走，展爺不放。徐良說：展大叔叔，與猜著了，准是我智叔父破的樓。展爺問：怎麼見得是他？徐良說：我們臨來之時，他說你們去罷，請對袍帶履，不費吹灰之力，必是：老人家先來了一步。展大叔叔，請想這話內，豈不有話麼？展爺說：如若是他，這好，隨說著話，魚貫而行，由梯子一層層，直到了平地，只見正北，有扇大門大開，進了大門，東西兩邊，俱是一層，全是小門，層層的扶梯。展爺思想：這樓圖畫的明白，這兩個小門，萬萬進去不得。又見正北上，有一個月洞門，上面橫擔著一口大鋼刀，冷森森的，刀刃沖下。徐良就用手一指，說：請看，在這內寫著哪，就在月洞門上，垂著貼著一個黃貼兒，黃紙寫黑字，半正半草，寫著：箱子中有寶，柁中有劍。由此處上樓，無別險地。這貼兒上的字，却是智爺的筆跡。展爺一看，不錯，暗暗稱道：真是奇人也。原來智化，早就打好了這個主意，自己涉險，讓他們得功。故此展爺連來看見字貼，就知道智爺先到。徐良用大環刀，把那一口鋼刀砍落，大衆方纔樓去，將至樓上，展爺就奔了箱子而來。馮淵一眼，就看見柁上掛著這口寶劍，縱身用手揪住劍，往上一抖，把劍摘下來，手一捧死，也不放。徐良一見，二目圓睜，順手就搶，若問這口劍，肯給與不肯給，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十回

夜晚藏珍樓芸生得寶

次日白沙灘大衆同行

且說大衆到了樓上，馮淵就把劍先得在手內。徐良一看寶劍被馮淵得去，順手就驚。馮淵那裏肯給，說前一人，徐良說你要不給老西河口劍，你不用打算下樓。馮淵說：你奪了我的性命，都使得這口劍，你不用想了。展南俠在旁勸解說：徐賢姪，劍已被馮老爺得去，你一定與他要，他豈肯給你？爲這一口劍，也不必反目，你一定要把我這一口給你，我想先請專諸刺王僚，是在魚腹內所藏的東西，你看這口劍，有多大尺寸？難道你還看不得嗎？這一口劍，

想智化，外面寫的明白，中有我，中有我，也是他中有劍，莫不成這個劍不是真的？我往他心中看一看，縱身躍上，忙去用左手把槍抱住，右手順着槍上一摸，復又用手一拍，啾啾的類如鼓聲相似。徐良心中歡喜，大概魚腸劍是在槍中哪？用手一割，就撲哧的一聲，連紙帶布，全都扯開。見中間有一個長方槽兒，裏面放着一個硬木盒子，用手取出來，把盒蓋一抽，晃千里火一照，裏面有個小寶劍，連劍把有一尺多長，紗綠魚皮鞘子，金什什合，吞口挽手絨繩，鵝黃燈籠穗。徐良把這口寶劍，往抄包內一插，將空木盒子，安放在原處。翻身下來，此時馮淵只樂得在樓上亂扭說：我馮淵命中，常有這口寶劍，憑爺是誰，無論幾灣子，我可不上當了。不若人家虧欠，全都不怕自己在那裏，唧唧囊囊，自言自語。徐良下來，說馮老爺，你得着寶劍，應一抽出來，大家看一看，怎麼個形象。展爺說：我知道這口魚腸劍，連把兒共有一尺零五分。徐良說：他這口四個一尺零五分，別是大的魚腸劍罷？馮淵說：你不用管我，大魚腸劍，小魚腸劍，與你無干。徐良說：你拉出來，我們大家瞧瞧，未爲不可。誰還能管你嗎？馮淵這纔將寶劍，用力往外一抽，拉了半天，也抽不出來。徐良說：這劍拉子出來，是怎麼緣故？馮淵說：准是大概多年未出，銹住了。展爺哈哈大笑，說：切金斷玉的寶物，焉有長銹之理？馮淵聽了這句話，就有些回心，又用半平之力，哧的一聲，纔把寶劍抽將出來。大家一瞧，這口寶劍，全都大笑，却是半截，與馮淵說

我真是喪氣。徐良道：我把真的你瞧瞧，說畢往外一扯，叫大衆一瞧，外面裝飾，却與那劍一樣，就是尺寸短。展南俠叫他把裏面寶劍，再拉出來，大家看看。徐良把劍哧的往外一抽，寒光燦爛，冷氣森森，類若一口銀劍一般。展南俠說：這纔是真魚腸劍，分毫不差。只氣得馮淵把那半根鐵條帶劍盒，吧嗒扔在樓上。說：徐良你真機靈，我種種事情，不如你。徐良說：別看着我得寶劍，我也不要，我有言在先，將此物送與白大哥，雙手遞將過去。白芸生還謝了半天，這纔將寶劍放下，放在身上，說這口劍，雖然是無價之寶，壞我看來，實在難用。尺寸太短，徐良說：我告訴你一個主意，每遇動手之時，你把劍跨在左邊，動手仍用刀，往這一擡身，回手拔劍，仍是削人兵器。可見徐良實在聰明。一見寶劍，他就出了這一個主意。後來白芸生就照他這個意思，百戰百勝。芸生把劍掖好，展南俠將冠袍帶履請出來，衆人參拜了一回，然後用大抄包包好，背將起來。別的物件，全都不管，就背着了冠袍帶履，下樓，照舊出了四道門，仍是徐良代路，直奔西牆而來，過了兩段界牆，到了城牆，用百練索搭

住一個跟一個上去，仍然從外邊下來。大家投奔公館而來，到了公館，躡牆而入，來至京院，進了上房，蔣平見展

南使肩脊上高聳發的背，定必是萬歲的冠袍帶履，隨就道：「喜展，兩俠說託賴四哥之福，從肩頭上解將下來，大

家又登拜了一回，冠袍履放在屋內，然後大家更換衣服，俱都換畢落坐，叫人烹上茶來。蔣平問道：「是

什時請出來，展南使說始末，根由述了一遍。蔣平把脚一擰，咳了一聲，說：「罷了，智賢弟罷了，是個高明之

士，不說他准是破珍樓一破，我們的後事，他一概不管了。展南使道：「什麼見得蔣平說我請出來之時，

時高衙門的官員，只得了冠袍帶履，還有什麼事情？我們說：「只把冠袍帶履請出來，別有什麼大官，一概

不和信實。如今去友原信准他出來去了。展南使說：「不出回衙門料，聽叫什麼？」又說了會帶劍之輩。

天光人一把，席撤去，展南使道：「你家有什麼事情？天彪說：「今日他高衙門上，約請知府，給他們出告示，又

見他來就知有事情，連高衙門道：「你家有什麼事情？天彪說：「今日他高衙門上，約請知府，給他們出告示，又

本地頭鎮大人給出告示，他們是倚勢仗勢，擺的擂台，我特來送信，蔣平說：「本知府姓高，他鎮是蔣天彪

說：「他姓白，白姓將平說：「高衙門人可不是外人，是范大人妻弟，這衙門知府，我們與他往來，展南使說：「

個衙門，我可知道，他當初做過幕賓，與廟煨台藏春酒，助桀為虐，現今作了知府，焉有不貪？這衙門知府，

不能與他同黨，蔣平說：「少刻我自去主意。又問天彪：「昨日晚上，破了讓珍樓，你們知道不知道？天彪說：「只聽

接知府議論捕台之事，並且託知府約請總鎮大人，一審彈壓地，而二者觀看擂台上打插，故此後面之事，頭

一概不知。蔣平說：「你疾速回去罷，此處不可以久待。天彪告辭，直奔圍城子而來，單提蔣平，叫張龍趙虎，今晨

信名，領兩名馬快班頭，上總鎮衙門，請總鎮大人，便衣至公館，我們展大人有面談之事，千萬秘密，不可

相聞。這班頭起來，起身直奔總鎮衙門，將名帖遞將進去，併前言說：「這又帶領班頭，進了總鎮衙門，回到

店中，見蔣平，回說：「總鎮大人，少刻即到，果然平夫不大，從外面進來，先將名帖遞進，這裏下了個請字，不多

一時，東邊差爺迎出來，見這位總鎮，將名帖遞進，帶帶紫腰，面似銀盆，劍眉長目，鼻直口闊，虎背熊腰，

對面應了一禮，裏面坐中，大家落坐，獻茶已畢，一對問了姓名，又問蔣平與大眾來歷，蔣平就把開封府的文

書，總鎮看了，

好白旌，問甚，蔣平說：「這東方亮，奏明在案，與襄陽王叛反國家，賊奸，正是他們一黨，大人前去，在那台

上，絆住東方亮，東方清，賊知府，看我的暗令行事，我一把手往上一照，夫人就把三個人拿住，就算大人奇功一

件，鎮總也連點頭，三個人走脫一名，惟我是問，蔣大人展大人，可是要兵將，可是現成的，蔣平說：「很好，大人請

起二百名步隊，各帶短刀，彼此暗有記認，方好，省得臨期，自相踐踏。總鎮點頭，蔣平言語告辭，大家送他出

去然後衆人將早飯用畢，忽聽店外亂亂吵吵，俱是觀看擂台之人，齊聲與展南使一議論，叫張龍趙虎看着冠袍帶履別者衆人全都散走，可不用離得甚遠，徐良把頭巾一戴，先善作自己眉毛，總怕別人看見，艾虎同着他一路前往，盧珍芸生二人一路前往，邢家兄弟一路前往，惟獨韓天錦沒人愿意與他同去，徐良冲着他使出了一个眼色，他就叫馮淵跟他一路同走，馮淵也不愿意，再三推諉不行，韓天錦將他抓住，往肩頭上一抗，直奔白沙灘打擂去了，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一回 擂臺下總領知府相會 看棚前老少英雄施威

且說大衆三三兩兩，就只是韓天錦無人愿意與他同往，他就把馮淵抓住，馮淵不愿意與他同走，他把馮淵往起一抗，就要出店，馮淵連連喊道：「那可不是樣兒，你見有滿街上抗着人行麼？」天錦問：「你同着我走，不同着我走？」馮淵只得說：「同着你走。」天錦說：「同着我走，把你放下，不然我抗着你走。」二人同行，一高一低，出了公館，直奔白沙灘而來，到了白沙灘，就見那些人如山如海，千頭佛一樣，侶侶行行，往白沙灘的人不在少數，行至擂台之下，那擂台前文已經表過，如今搭好，坐西朝東，全是豆瓣細新蓆，上下場門大紅門帘，綠桐子走水，青飄帶，滿帘上繡着百花鬧蝶，當中一個堂簾，也是大紅縐紗，綠水青飄帶，滿簾上繡的是三藍色勾子牡丹，搗台可像戲台，沒有上下的欄杆，俱是拿紅綠彩網，紮出來的，兩邊扎出大彩圍子，俱有碗口大小，全在兩邊柱子上，噠喇着，一串一串，下邊也沒有欄杆，用紅綠彩網，紮出牆子，約有二尺高，兩邊台柱子上，掛着兩塊木板，刷着兩張告示，一邊是總領大人告示，一邊是知府大人告示，當中有一塊橫匾，白紙書黑字，是以武會友台上靠後，排着三個八仙桌子，後面有二十多張椅子，有數十條二人機，靠着桌子上，有全大紅桌圍，大紅椅披，大紅椅墊，桌子上面擺着一個盤子，內面是金銀鏢錠，後面有四個兵器桌子，插掛着十八般兵力，長短傢伙俱全，靠着台的南北，立着兩個梯子，天氣尚早，擂官還沒到，哪有兩個看擂台的，在上面坐着，再看兩旁邊，雁翅排開，全是兩截樓底下，單有扶梯上來，見這看台上，也紮着紅綠彩網，上面也是桌椅，靠着兩邊，看台後面單有一個廚房，另預備的茶湯，壺靠着南面，單有一個小席棚，裏面單單有個小文職官，是打擂之人上來，問了他們家鄉住處，登明籬子動手之時，格殺勿論，此時大衆一瞧，這個勢派實在不小，台下瞧着熱鬧之人，紛紛議論，就有人說：「活活百歲也沒看見這打擂的，就有說道不是件好事，碰巧了就得出人命，就有人說：「非他們兄弟，焉有這樣字號，正在議論之時，忽見正南上，一陣大亂，來了二十多匹馬，齊撒坐騎，直奔擂台而來，原來是東方亮、東方清，全都是壯士打扮，看看離擂台不遠，本地面當差使的，趕散開人，東方亮手下從人先就下馬，接鞭子的接鞭子，接馬的接馬，二人先到看台前，看了一看，復又到那小席棚，見了那個小文職官，就在那棚中，伺候知府與總領，不多一時，只見執事排開，銅鑼響亮，就是知府大人到了，看看切近，東方亮、東方清，迎接上去，大輪打杆，從人

簾摘杆去扶手，知府下轎，東方兄弟，要行大禮，被知府就把東方亮攙住，說：「總鎮大人，可會來了沒有？」東方亮說：「總鎮大人來到，大人可會看見，他來了沒有？」昨日可會見着總鎮大人，是什麼言語？知府說：「我親身到府，丁、東方弟兄，一聞此言，甚為歡喜，說：『全仗大人，替我們為力。』」知府說：「也是我們前世的緣分，遂說着話，就上了南面看台，知府落座，兩邊有東方兄弟伺候，叫人獻上茶來，不多一時，就見東南上一片人直奔前來，原是總鎮大人，口雖帶領着二百兵丁，兩員偏將，全都領了大人密令，每人帶着一塊，要下令之時，全戶旗布包住頭，頭上時還不，道與什麼人的手呢？總鎮大人一到，也是拋鏡離聲，齊下半騎，連知府帶東方弟兄，下看台邊接，總鎮被對施一禮，知府就把東方弟兄與總鎮大人見禮，彼此通名道姓，讓讓了一回，同上看台，落坐吃茶，東方亮附知府帶來的馬快班頭，每人領二兩飯銀，總鎮大人帶來的兵丁，每人也是二兩，又武生官，俱是十兩，總鎮知府，聞此言，面謝了一謝，吩咐擺酒，總鎮大人問了問，說：「搢之人，全是甚麼人？」東方亮就把王與那鋪台，餘着衆人，俱是幫助的，又問道：「這個王與那，大概本領出色，倘若上來，打劫之人，本領勝過鎮搢之人，那時怎麼樣的辦理？」東方亮說：「小民立搢台，非為別事，皆因我弟兄二人，從幼年時節，就好的武藝，所請來的教師，甚多，納沒有見着狠出色之人，今天擺設此台，為的是揀選人才，倘有出色之人，絕不能教他，與王與那兩下裏，有死有活，疾速將他請下來，看他年紀行事，若要年長拜他為師，雖然擺設此搢，並無別的意思，白雄一問此言，微微一笑，說：「你這一說，我也明白了，你們要請老師，又不作非理之事，這我想着還算一件正事。」東方亮料着總鎮不知他的細底，焉知曉得將四爺那裏，早就告訴明白了，遂說着話，望着搢台，又瞧搢台以下，來往之人，被四爺在那方站着，然後動手之時，好看他臉色行事，就看見露靈兒站在那人傍之中，就料他高晃晃當在那裏，尋找馮淵原來，馮淵同着他，到了這裏，往人羣內一鑽，韓天錦就找不着他了，找了半天，口中亂罵，這個小子，可算害苦了我，他看了看搢台前，兩根柱子，走過去一抱，心想：「少刻拿人，我把這柱子一折，他們全都掉下，把主意打好，睜着眼睛，圍城子裏面人，不上一時，就從東南上，來了三十餘騎馬，却是台官到了，所有瞧看熱鬧之人，一陣大亂，瞧台官呀，瞧台官，就見頭一個神拳太保，賽展熊王與那，身高九尺，膀闊三停，綠緞壯巾，一身綠緞長襟，肋下佩刀，閃披一件大紅英雄鬚，面似藍靛，髮似硃砂，紅眉金眼，連鬚鬚鬚鬚，猶如赤線一盤，猛若瘋神，緊跟着後面，就是火判官周龍，連那一干幫道，朝天鑽金水福，金水祿，就却少這地方，與金弓小二，都王王，一個是紅翠圍殺身死，一個跟一衆出來，復又回去尋找二位姑娘，商量計策去了，羣寇之中，可有多一個人多，一個是玉面判官周凱，皆因由賈士正那裏追跑，次日晚間，又遇見山西雁，偷了金蟬脫壳之法，在樹林中，假說上吊，直奔圍城子而來，見了東方亮，看見王與那，現在這裏，他就怎麼遇徐良，說了一通，幸得徐良放心，打量他在信陽離着南陽尚遠，都料着是日，沒有山西雁，全都不怕，故此這日大舉奔搢台，只見總鎮，倒是知

子你從何處而至。天錦說：我們人都來啣我一人，折不動這個台，你幫着我，去拉那邊的柱子。于舍說：使得，他就把一根柱子一抱，這兩個站殿將軍，開了個鬼把門，于舍問：多時纔折哪？天錦說：看着我們四叔，把手一招，我們就折了。于舍點頭，王興祖聽見有人上台打搗，等候了半天，並無動靜，往正北上問道：方纔是那位答言，要上台打搗，問了好幾聲，並無上台之人，忽見南面梯子上，有一人喊叫說：打搗來了。于義一看，不是外人，原來是開路鬼喬彬。于義暗忖此人本領平常，不是搗搗之人的對手，原來他同着胡小紀、封官之後，回家祭祖完畢之後，上京當差，到了開封府，也是聽見于朝馬漢告誡，南俠大衆事情，就打發二人，奔南陽府，五里新街公館見將展二位大人，這一二位到了公館，見成龍起屍，二人告訴他們，大衆出去，上搗台拿賊去了。喬彬約着胡小紀去拿人，胡小紀明知喬彬本領平常，說：我們幫着三老爺四老爺，看守萬歲爺的寶物罷。喬彬假意應承，隨把大衣服脫下，假裝走動，統統奔白沙灘來了。由正南看台底下，分開衆人，來至搗台之下，蹬着梯子，往上就走。桌子底下有東方亮的人，看着攔住問道：你是作甚麼的？喬彬說：我是打搗的。那人說：你既是打搗，你上號頭先去掛號。喬彬說：那我是一概不懂的。那人說：你不去掛號，你不用想從這裏上去。喬彬是個粗魯之人，把那人一掌，喀咚，栽倒在地。喬彬就跑去，王興祖問道：你要掛號，到號棚去，然後打搗。格殺勿論。喬彬說：放你娘的屁，我全不懂得。招打王興祖用單臂一磕，喬彬的腕子，喬彬哎呀一聲說：好小子，拿着傢伙哪？用了個窩內發，把王興祖用右手一刁，他的腕子，往懷中一帶，喬彬在回裏一抽，王興祖借着他的刀，一抬腿，就聽哪的一聲，把喬彬由搗台上踢將下來，摔在人的身上，他倒沒摔着，把那看熱鬧的一衆人，那確在底下，衆人怕苦，哀哀喊，也有把腿疼了的，也有把胳膊截了的，一看又從正南上去了，一個金槍將一瞧，這個更不好了，這個勇金剛張豹，因是同着雙刀將羅蘭回家祭祖，安排了家中事情，押奔京都，半路上碰見了史雲，一同到開封府，也是教王興祖打發他們上這裏來了。將至公館門首，就遇見開海雲龍劉小紀，慌慌張張的往外跑，馬龍張豹把他攔住，見面，王興祖更雲過來，磕頭說：胡大哥，你往何處去？胡小紀就把喬彬出去，走動工夫，甚大，纔沒回空，准是打搗去了。我等追至搗台，看着他上去打搗，沒有他要上去，如何是人家動手？張豹說：我們一同前往，剛到搗台之前，見喬彬腕子被人家刁住，往下一踢，勇金剛把肺都氣炸，攔腿往前就跑，要打南邊的梯子上去，被王興祖起一挺身，說：這小子，你姓甚？大膽，敢把二老爺的哥哥，扔下台去。二老爺與你誓不兩立。王興祖看他相貌，到有幾分姿色，連忙說道：朋友，你是上台打搗，不可口出不遜，你先上號棚掛號，也得把你的姓名，通將出來，然後再較。不遲。張豹本是個粗人，那裏懂得這件事情，你要問我的姓名，我就是二老爺說猶未了，就是王興祖氣得二目圓睜，怎麼來的一個，都是這個樣子。二人就在三五個灣，照樣兒把勇金剛張豹，扔將下去。搗台下面的人，哈哈的又是一笑，大家異口同音：這是現眼哪？原來全是這個樣子。艾虎……

的武藝，王與祖也覺願意。你道這人過來是誰，是金頭活太歲王剛。王與祖往後一閃，王剛過來說：「這位朋友請，仍給二人一抱拳。」窮人把拍馬一放下，袖子一挽，汗衫一擦，兩個人往台中一湊，就打起來了。這二人躡奔躡躍閃閃的，忽上忽下，行高氣矮，就叫這場不讓步，舉手不留情。台下二人，全都喝采，誇贊不絕。此時徐良、艾虎、馮淵、孫相、在一處議論這個人。徐良說：「這個人，還比兩個弟兄還好。這個人一身工夫，他窮到這個地步，他會不難可。此人志氣不小，盧珍說：『等他下來，我勸濟他。』艾虎說：『我也愛惜他。』馮淵說：『我看這人本領，像我們本門裏人。徐良說：『似乎那窮黃鼠的，不是窮朋友的對手。』說話之間，王剛早被那個窮人刁住腕子，往上一提，橫跨子，脚踏空，往下時，沒掉下台來，只倒於台上。那個窮人，過去拿他的拍馬鞭子就要走，那金剛剛飛熊過來說：「這位壯士別走，我家領教窮人。」方纔小可，已然說倒，非為上台打掃，無非陪着爺們，走個三台兩台是了。他飛熊說不行，總得較量較量。窮人無奈，兩個人一交手，走了十幾個來回。窮人往下一敗，柳飛熊趕將下來，跟着一躍，打燈籠踢窮人。窮人一同身手一掛，柳飛熊脚後跟，被人掛了，往起一勾，柳飛熊摔到擂台之上，急三槍，正過來，五六個回合，被窮人使了一個泰山，把柳飛熊倒吊台上。菜火蛇、紫雲、氣呼呼的過來說：「你別走，兩個窮人無奈，只又與秦雲交手，走了數十餘合，那窮人不慌不忙，一手一勢，身法靈便，把個秦雲打的鼻窪、角無汗，直流，始終不能輸人家的上風，一着急，使了一個盡命的招數，用一個變風，只窮人雙手合庄，一貫往南下一分，其名曰白鶴亮翅，把他雙手攔開，復用自己雙手，往秦雲肋下一插，是一個撮勁，秦雲身不由自主，往後一仰，嗚呼，倒於擂台之上。王與祖過來說：「兄台別走，還是小弟領教。」窮人說：「我絕不是兄台的對手，只當我是井井下風，讓你去罷。」王與祖一定還要與他較量，那人無可奈何，只可又陪着他動手。這二人動手，方是棋逢敵手，一招一勢，頗有纏綿。這子一段，原來是見招還招，見勢使勢。台下之人，此時倒不喝彩了，全都叫好兒了。窮人一急，也打算把王與祖，踢個筋斗，翻起一腿，不料自己使得力猛吧的一聲，把個靴子帶子，連連帶的一帶，把靴子甩出去多遠。台下之人，一陣大笑。窮人說：「這可算我輸了罷。」王與祖說：「不算，不算，我先給上一雙靴子，然後再較量。」原來看台上早已看的明白，打發人來，請這一個窮漢，從人行至台下，說：「員外爺有請。」這乞丐病的，看台上問話，王與祖道：「纔住手。」那窮人教人把靴子給靴盒來，復又穿上。自己穿了拍馬鞋，跟着他，人下了擂台，見東方亮了，王與祖將一回頭，忽見迎面躡上一個入來，離擂台五尺多高，腳點台板，一看，這人八尺多高，是個大黃胖兒，却是史雲，教韓天錦于奔，把他扔上台來說：「立台的，我拿銀子來了。」我們兩個朋友，送與了你個四個筋斗，應當給我們四千兩銀子。我把車都雇好，特為來拿銀子，快盪哪。」王與祖說：「那僕弟朋友，可與你四個筋斗，是銀子一分一釐，也短少不了。你既是與他相好，你先說說他，姓甚名誰，家住何方。」史雲說：「他自己說不實說呢，我可知道不說。」王與祖問你叫甚麼，史雲說：「我姓史，名曰史雲。」王與祖說：「你為甚麼要銀子，你還是與他相好，史雲說：「銀子也要插也要打，隨說着話，躡過去就是一個冲天炮，一抬腳就跳，要不是王與祖的腿。」

快險這道他打上了，皆因是給冷不防，台官一看，這個打了的更可笑了，打出來的招數，王與祖往旁一閃，用手一刁，史雲的腕子，腳底下用了個勾掛腿，史雲就嗷嗷爬在台上，王與祖說：別叫他走，看台的過來，就要揪他，楞史騎在那裏，也不起來，說：你們打死我罷，王與祖問：你跟誰學的本事，史雲說：跟我師傅，王與祖說：你有師傅，哪裏我看來，像你師傅學的，論說我們這擂台，上可沒有講強梁的道理，我們這打擂的，豈有此理？先前兩個多少還算練過，似乎你只跟師妹學的，打出拳來，踢出腿來，我們只不認得是甚麼招兒，總得拿你作一個榜樣，不然算甚麼長工，也都要上台打擂來了，看台的說：台官爺，咱們把他搬在台柱子上罷，王與祖說：不用，把他衣服列下來，找教給武藝的來取史雲說：你們可別胡說，我師父可在底下，哪？王與祖說：更好了，要的就是你師傅，吩咐剎他的衣裳，看擂的將手，楞史把拳手一分，將看擂的打倒，王與祖氣往上衝，將要過來，忽聽台下，一聲吶叫，說：師妹來也，問來人上台，怎樣動手，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十四回 艾虎與羣賊擗拳比武 徐良見臺官講論雌雄

說艾虎在官廳下，與徐良盧武，馮淵，正誇獎那一個窮漢，忽看見台上，把那窮人，請過去了，隨後就見史雲上台，一交手就跌，又被王與祖這套言語，艾虎臉上，實在下不去了，他便分開眾人，往台上一躍，說：師妹來也，王與祖一看，這一個是夜行術工夫，身高六尺，一身青緞衣襟，壯士打扮，黑黃皮面，粗眉大眼，肋下無刀，原來艾虎上台之時，先把刀交與芸生大爺，教他貼首，擂台站立，倘若用刀之時，再與他要，此時史雲把兩個看台的打倒，滿台亂滾，說：我師父請來，不干我的事了，往台下一滾，手裏把他抱住了，這兩個看擂的，冷不防，被史雲碰了個鼻青臉腫，罵說：王與祖，看了艾虎飛經的工夫，就知道此人本領不差，抱拳含笑，道：這位尊公，打打可會打，艾虎也就一恭到地，說：台官爺在上，小可沒有，皆因我落鄉居住，學了兩趟莊家把勢，我本就不會，還收了一個無知的徒弟，方纔他得罪你老我，如今上台，也不敢料什麼打，是與我徒弟給你陪禮來的，王與祖說：尊公，不掛號，可留下名姓，艾虎說：不必問，我本是無名之輩，未定三合二趟，你把我踢下台去，我若說出名姓，台下看打擂之人，甚多，豈不被人取笑，請台官爺發拳罷，王與祖見他說詞卑微，心中打算，他必是高明，可巧房書安過來，他聽艾虎年輕，說了一片軍龍的言語，他打算要在人前露臉，說：大哥連打了四五人，這個該讓給小弟罷，子台官說：賢弟小心了，房書安點頭過來，與艾虎並不答言，伸手就打，三兩個灣兒，艾虎用單手，把他脖子上勾住，往懷中一帶，破喉唇，書安扒倒，艾虎用拳，就照著脖子上，就是一拳，把房書安打的就是嗷呀一聲，黃榮江過來，幸兩個灣兒，被艾虎把他托住，將時，橫鼻子，一踢，踢出多遠，黃榮海過來，被艾虎一手一幌，兩掃堂腿，掃了個半火，官廳龍過來，走了有數十餘台，未分勝敗，王與祖過來，在當中一隔，還是我們二人較量，艾虎說：可以，打得復又拘拳，往當中一滾，脚起手來，躡高統矮，台下那些人，復又叫起好來了，徐良在下面看艾虎

起來，四個由去，大家將棺木搭起，把老太太裝殮停妥，將蓋兒蓋好，天彪帶着婆子，給龍酒送出，上車回家去了。史丹龍酒二人，拿了繩子，直奔白沙灘，到了動手那裏，圍着進去，東方亮東方清，一見有兩個人走近來，了連忙說道：史龍二位，快些個幫我動手，二人連連答應，說使得使得，東方弟兄，只顧說話，不料一個受了一腿，一個受了一鏢，咕咚咕咚，俱都摔倒在地，要知二人生死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十六回 親姊妹逃奔商水縣 師兄弟相逢白沙灘

且說東方弟兄，只顧見著，打更的頭目說話，稍一疏神，東方清肩頭上，被子義吧咬打了一鏢，嚙殺倒在地下，又被韓天錦，在頭顱上狠命一脚，踢了個腦漿迸裂，東方亮兄弟已死，心如刀絞，一般打算着要逃命，不料被金槍將子義，在腿上嘩咚打了一鏢，身子往後一栽，摔倒在地，子義說：留他的活口，史丹龍酒過來用繩子，將東方亮四馬倒瀝蹄的捆好，蔣爺也趕奔前來，此時一看，並沒有東方亮的餘黨，再說徐良在臺上遠遠看見有三個人，直奔西北，看面熟，當時想不起是誰，前面兩個，俱是武生相，公打扮，後面一個，是壯士打扮，按說徐良眼睛最毒，只要見過一次，隔過三年二載，都是想得起來的，這三個人，就是面熟的，又細想忽然想起來了，見後頭那人身上，背着一張彈弓，前頭兩個，是兩個姑娘，後頭一個，是金弓小一郎，王玉同著他們打掃的一齊出來，趁亂之際，一抽身，復又回去，直奔紅翠園，見了一位姑娘，說：三哥，你出西門，打探打探，咱們打掃台事，吉凶如何，王玉出了西門，可巧正碰見賊能，賊知府紗帽也歪了，玉帶也折了，教一個班頭背着他飛跑，王玉問：知府回說你們疾速逃走，要緊不可久待，說完催着班頭背着他回去了，王玉回復紅翠園，就把知府的話，又加上些個利害言語，就提總帶來的兵將多少，也是拿大得來了，我們還是得快走方好，玉仙說：姊妹們，要同着三哥走路，他是個男子漢，我們大大不便，要依我的主意，我們女扮男裝，金仙說：使得，兩個姑娘，折了頭髮，上綱子，洗去臉上脂粉，薄底靴子，套上棉花，踏好靴子，穿上汗衫襯衫，箭袖袍，帶上武生巾，帶上些散碎銀錢，肋下佩刀，練子，籠子，梁單，兩個紅綠口袋，二位姑娘，俱都帶好，零包了三個包袱，全是金珠細軟，替換衣裳，王玉背上彈弓，跨上彈囊，姑娘吩咐婆子了，各自逃去罷，二位姑娘，同王玉一出西門，看掃台之人，東逃西奔，四下亂跑，玉仙迎著打聽，那人告訴別往那邊去，擋台上的台官，見人家活活的打死了，東方亮二人，拿住了東方清，被人打死了，姑娘聽此言，怔了半天，王玉催逼快走，玉仙無奈，直奔西北，心中一想，姊妹也從了王玉，明是兄妹，暗是夫妻，自己如今，孤孤單單，只可另行打算便了，直往前走，天氣已晚，迎面一片大葦塘，全是早葦，王玉說：就從這葦塘穿過去，別走了外邊，可繞了道了，玉仙說：這個葦塘，沒有道路，還不定有水沒水，王玉說：二弟，沒走過這，你看那不出來的人嗎，王玉在前，玉仙跟着，金仙身臨切近，果然是裏邊葦蕩的道路，遠看是葦葉，搭着葦葉，亂哄哄的，進了葦塘，由南往北，走到裏面，共有五條岔路口，全都可走，東西南北，正東正西，正

北道許葦塘周圍有兩頃多地，叫趙家葦塘。三人一進葦塘，不料那後面山西雁早就想起，是金仙玉仙女扮男裝，後面跟着王玉、三個人必要逃竄，自己遠遠望見王玉跟下來，不敢身臨切近，怕被金仙玉仙看見，皆因懼怕兩個丫頭練子傢伙，容他們進葦塘，他趕將進來，走在五個岔路口，心中一盤算，不知他們走那股路，怕看天色要晚，恐獨漏說，他們要奔商水縣，必從東北出去，一橫心別管封與不對，往往正北追趕，出了東北葦塘一番，再找三個人蹤跡不見，一想他們沒從正北，必從正東，不然就是東北，自己一扭身，又要進葦塘，忽見艾虎從內面出來，小義士在搗台上見三哥由北下去，就知道三哥必往正東，他也就追了來，跟着徐良，連下幾河也走東北，二人正碰在一處，艾虎說：你上這裏來，作甚麼來了？徐良就把金仙玉仙改扮男裝，同王玉三個人逃遁，直至此處不見了。艾虎說：天色已晚，這兩個丫頭，也成不了甚麼大事，我們先回去罷。徐良點頭道：從葦塘舊路出來，直尋搗台，且說蔣爺見拿住東方亮，大家官有一匹馬，張豹同小紀喬彬于義過來，都見禮，領大入馮來請罪，連四個領將，董仁傑、董仁義、董成、董茂、皆因去在獲三個人，全上清來，罪將歸時，你們何罪之有？還有許多事情，非大人不能辦理，自雄見蔣爺這等言語，這等放心，蔣爺教他派兵將馮破子、馮若有、馮友俱都放將出來，把門封鎖，然後至裏面，點財庫東西，寫一紙條，候旨意，就展旗，領四員領將兵丁等捉拿知府，把輓繩上馬，四員將下來，叫他們大衆騎上，殺奔知府衙門，又叫總領人把搗台上傢伙，金銀鏢，一對明白教目，暫且交總領衙門，所有搗台前死的這些人，全教推在一處，准其屍親領屍，是馮破子、馮破子死了，白死是陳德蘭的，給了一口棺材，二十兩埋葬銀，是看熱鬧的香帶重傷，給銀十兩，輕傷五兩，早國城子裏人不給口城子，餘黨挖一個大坑一埋，展南俠連總領，並留下這些兵丁，全照蔣爺這等言語辦理去了。蔣四爺復又回身，問那窮漢說：我們的事已完，問問足下，貴姓高名，有什麼難心之事，說將出來，我好與你分憂，倘那人將要說他的事情，忽見外面艾虎徐良進來，蔣爺問兩個人：上那裏去的？徐良道：把金仙玉仙同王玉逃遁的話，對了蔣四爺說了一回，蔣爺道：讓他們三個人去罷，我們先辦這個事，要緊復又問窮漢：那人含淚道：我乃江蘇武進府江寧縣玉麟村人，姓劉名士杰，外號人稱義俠太保，我父親在時，開着一個煎藥食店，皆因那時想利，這大人一家三口，一貧如洗，是我父親，借給他們幾兩，還有一匹馬，不想他進京，得中頭名狀元，中狀元之後，就來到我們家裏，報了一回喜信，後來連片紙沒見，至今竟說他得中了，問我：我便是，不信不道，我位請想，豈不是喪盡良心，賤蔣爺說：這內中必然有事，你爲何不肯得這放狗頭？劉士杰道：小的時節，我不愛文，盡好習武，請了幾位教師，都是平常，後來遇一位老者，年近六旬，開外極無能的老頭子，誰也弄不起，他那知他是一身的工夫，所以我的本領，全是此人教的，徐良問：此人到底姓什麼？劉士杰說：姓吳，叫吳永安，馮淵過來說：原來是師弟到了，劉士杰問：師兄貴姓？馮淵說：我姓馮，你聽見沒有？劉士杰說：姓吳，叫吳永安，馮淵過來說：馮淵說：正是，方纔我說你，像我們木門中招數，這是我這眼力不差，如今師傅還在與不在？我由十四歲

誰能說得，只如今音容信杳，你必然知道師道這山下將劉士杰聽他是師兄，先給師兄磕頭，然後又道：武聖學會，我師傅就故去了，現在我們只業之旁，我師傅就有一個姪子，名叫吳貴，外號人稱精細太保，我去找他送信，那知找尋不着，及至回來，連我師傅帶我們家，失了一把天火，燒了我片瓦無存，只可就尋親友度日，半年光景，這日到江夏縣城內，找一筆賬，不料見着我的師兄吳貴，他在縣衙當了一個班頭，差使當得很好，把我故留在他家中，住了半年有餘，他有一個師兄弟，復姓尉遲名善，由九歲檢了來的，長到十九歲，那一身的工夫，全是他教的，到了十九歲上，那尉遲善問了知識，常常的調戲鄰人家女子，被人家告訴我師兄，就打了他一頓，兩個人從此結仇，後來又有一個鄰家之婦，是個賣菜的，他那晚住在這鄰人家中，又被吳貴看見，次日尉遲善回來，吳貴把他捆上一定要殺，是我苦苦的哀求，這纔饒了這小廝，如再要犯了這個淫字，一定要結果他的性命，又把他打了一頓，癆瘵的兩個月纔好，不料他傷一氣，不將恩報，反將仇報，這日我同着我師兄，有人請我們從外面回來，約有三更天時候，回家一看，我嫂嫂姪女，盡被他殺死，留下名姓逃出去了，我師兄一着急，口吐鮮紅，報官相驗，這二天東門殺死一個婦人，無頭，第三日殺死了一個婦人，無右手，縣官這都才與我師兄要案，把我師兄活活的氣死，縣老爺又要人辦案，快壯兩班班頭，叫我公舉出去，把我師兄的屍使給了我，我結案，因批文書，又在山東見過他一次，我沒把個全住，如今我又奔在此處，連一點影子，我師傅說你帶着閃批文書，你不會上各州縣要離川去，劉士杰說：我一概不曉，我爺說我自有意，不知如何辦法，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七回 金弓二郎帶金仙單走 蓮花仙子會玉仙同行

且說劉士杰說了他的來歷，大家聽着實實可恨，蔣爺說：無妨，你與我，馮老爺是師兄弟，我們也是奉旨辦案的，受了多麼大的苦處，馮淵說：我給你見一見衆位老爺們，帶着劉士杰，一一相見，了一回，相見已畢，蔣爺叫官，帶着東方亮，帶着劉士杰，所有衆人，俱奔公館而來，公館門外，頓時間，驛局衙門，合着南陽府同城文武，大小官員，俱奔公館來了，展南俠也就回來，告訴蔣爺大衆，知府擄印脫逃，賊匪之妻，在後面吊死，蔣爺說：他的妻子，這纔好，哪裏從圍城子封來，告訴蔣爺二位，放出四個人去，把前後門封鎖，若有私自出入者，立即鎖拿，此時馮淵給劉士杰，這一套簇新的衣服，這一穿戴起來，真是英雄的氣象，馮淵也很歡喜，省得大衆看不見他，這可算有了膀膊了，總鎮大人，要帶大衆上衙門去，不用住公館，到了次日，掩埋屍首，查點圍城子，馮淵面上眼簾，帶往京都，暗補美珍的傢伙錢，從圍圍裏，撈出來，周瑞屍首，也埋在白沙灘，賠了一缸錢，東方亮之妻，埋在他們墳墓內，玉面貓熊威，賽地風韓良，挖將出來，用棺木成殮，總鎮大人，派抬夫送回。

他們原籍去了，蔣爺帶着劉宏義之子，劉士杰見了白雉，又打聽范大人事情，白總領是他妻舅，他焉能不知道。哪自道中狀元之後，先去的喜信，乍得狀元沒錢，也知道劉家的富足，暫且不用還銀，等得了戶部發給密去銀二百兩，後得工部侍郎，寄去銀五百，二次全沒見回信，家人也沒有回來，第三次寄銀子，叫心腹家人去的，竟又回來，告訴老掌櫃的故去了，家裏失了一把天火，後人不知去向，白雉說，我姊姊姊丈一聞此言，整哭了三天，劉士杰這纔知道，范大人不是密盡天良，白雉一見劉士杰，問明來歷，就送他去服軍帽之外，還有銀子一百兩，後又打木籠，因車押解伏地，君主入部不養，且說羣賊，由掃台上逃跑，到了晚間，周雷張大連黃榮海三四人，亂打呼哨，哨來哨去，押解的賊人，復又聚在一處，見三尺短命丁皮虎，黃忠郎朱英，沒在他們一處，打掃頭一天，他就奔事夏國，與王爺送信去了，聚賊聚在一處，面面相覷，大家議論，圍觀子事敗，全壞在這個老西一個人身上，我們如今投往何方，好還是小韓出的主意，說我們投雷夏去，雷國不好過去，不如奔姚家寨，姚家寨有兄弟，好與不好，周龍周常二怪，胡仁房，雷安，黃榮，江赫，連齊，全異口同音，說上姚家寨，到了次日，剛午，纔見了皮虎，說金赤福金赤祿，從掃台上下來，即撲奔陝西去了，金頭活太，王剛，柳義，熊陳，正秦，葉，削了刀的，削了頭，山，墮下台來，現在一處，議論全投奔朝天嶺去了，再說金弓小二郎，王玉，帶着金仙，玉仙，走到草塘，在的是正東，那草塘，直到了草塘口，往後一瞧，只見金仙不見玉仙，等了半天，不見玉仙，出聲叫王玉去找王玉，其寶願意，不叫玉仙纔好，故此往那裏一蹲，耗了半天，這纔出來，就說沒見了，金仙說，不知他的去向，他大概也許前邊走了，你來未能留神，也許他錯了路，他知道我們去黑虎觀去，不如我們上黑虎觀，等他去罷，善論金仙與玉仙，可是親姊妹，人性大不相同，玉仙是個精明強悍之人，烈性，勝似男子，金仙生的忠厚，不能善言，是個沒主意的人，且王玉這人一說，雖不愿意，自己又無主意，只可點頭，跟着王玉上黑虎觀去，這一來，可對了王玉的心，思了，皆因他與金仙私通之後，他用言語戲弄過玉仙兩次，玉仙說過他，你得離望蜀，你可小心首級，故此王玉怕他，怕在心內，如今見玉仙一丟，正合他心意，他帶着金仙，奔黑虎觀，作為是他在外頭，打聽因車幾時到，纔然就到了，他回去也不提起，等着聽見京都的鐘信，剛了東方亮之後，再告訴金仙，大事已完，就算無法了，他好常着金仙，投奔朝天嶺，一夫一妻，過日子去了，單說玉仙，跟着姊姊，正往東走，那個岔路，忽見由西岔路，出來一人，穿一件湖色道袍，醬色背心，白襪，青鞋，杏黃絲絛，背插寶劍，藍緞九梁巾，面如傅粉，眉清目秀，齒白唇紅，彼此對瞧了一眼，那老道目不轉睛，盡瞧着玉仙，就顧不得走路了，玉仙一見，好生面熟，想是在那裏會過一般，誰知那老道，臉一轉，玉仙在他肩膀上拍了一拍，低聲說，隨我來，玉仙就顧不得姊姊，與王玉，直奔着西去了，出草塘的西口，路南有個樹林，二人進了樹林，找了塊臥牛青石坐下，玉仙說，你還認得二姑娘，認不得了，原來這樹就是蓮花仙子，皆因他同着張鼎臣，與白菊花，逃奔姚家寨，那日晚間，住店，見南街上有個美婦，一晚間，要同晏那，借那香盒子，前去採花，白菊花不借，二人口角分爭，張鼎臣在旁勸解，到了次日，記小泉不解，而列

自己單走下來了，張鼎臣與晏飛睜眼一看，蓮花仙子不知去向，二人也沒找他，就奔姚家寨去了。紀小泉這一走，可奔圍城子去了，心內仍是想着玉仙，這日正走葦塘，忽見對面有一個武生相公，瞧着面熟，也是想不起來，將一轉臉，被人家拍了一拍，也就跟着走至西口外頭，進了樹林，忽聽他自稱二姑娘，心中一動，你莫不是圍城子的二姑娘罷？玉仙說：你還認得我，紀小泉趕緊雙膝點地，連忙問道：你老人家為何這般光景？玉仙聽他這一問，不覺悽然淚下，就把圍城子事情始末根由，細說了一遍。紀小泉一聞此言，忽心生一計，連忙問道：二姑娘，你這女扮男裝，意欲何往？玉仙又把金仙同王玉，上商水縣黑虎觀的話，說了一遍。紀小泉本是尋花問柳之人，當時機變最快，說：二姑娘，我大伯父二伯父待我如同親兒女一般，這件事情我愿效勞，不用上商水縣，我有一個地方，二姑娘找一個所在等着，我把木籠囚車劫來，你老人家愛奔那裏，就奔那裏。玉仙一聽紀小泉的話，比王玉強得多，說真有此胆量，也不用你一人前往，我們兩個人前去，我就怕他們的人多，我死不要緊，倘若連累於你，我於心不安。紀小泉說：姪兒萬死不辭，二人把主意定好，如何劫奪木籠囚車，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十八回 搶囚車頭回中計 劫法場二次撲空

日說紀小泉，彈幫着玉仙，劫奪木籠囚車，玉仙更覺着喜愛於他，遂問道：我們在那裏去等纔好？紀小泉說：我們奔信陽州管轄的地方，那裏有個孤峯嶺，嶺下有個洞，叫煙雪洞，洞前有段溝，叫石龍溝，由南陽上京總得打此經過，這個地方最幽僻，只要囚車一到，伸手可劫。玉仙聞聽十分歡喜，兩個人一尚撲奔孤峯嶺而來。當日晚間找店住下，似乎一男一女同行，若要是真正烈女，再遇着真正君子，也還可以，似乎玉仙與紀小泉這樣的男女，焉能保得住清白？二人就於當夜晚間，做出了苟且之事。這一來，紀小泉把死豁於肚皮之外，書不煩絮，這日到了石龍溝南面，有個小鎮，叫孤峯鎮，二人找店住下，就說是叔姪。玉仙也改了姓紀，有人問他就叫紀玉，小泉是他的親姪兒，小泉也扮了一個武生相公的形象，二人真像兩個官宦的少爺，到處行事又慷慨終日。小泉出去打聽囚車的信息，這日天交晌午的光景，小泉回來告訴玉仙說：囚車明日不到，後日準到了，次日吃完了早飯，小泉出去又一打聽，離此只有數里之遙，給了店錢飯錢出來，就在石龍溝偏北，有個小樹林內，三五天到日色平西，就見官兵在前，都是些老弱殘兵，俱都抗着刀槍棒棍，拿着叉的，這個兵器可不能抗着，三五五亂走，誰也不留神，這兩個是劫囚車的，見囚車一到，有幾匹馬，是本地一個守備，姓陰，叫陰兆武，他是行伍出身，外號人稱大刀陰兆武，面如冬瓜，騎一匹豹花馬，馬上掛着一口青龍偃月刀，上首是那如龍，下首是那如虎，後面騎馬的，是張龍趙虎，緊後面有兩個步下的，是韓天錦于奔，路遠走的透乏，在石龍溝南面，樹林內歇息去了，又皆由天氣暑熱，還有十幾匹馬，是開封府的班頭韓傑杜順，帶着十數個夥計，將走到小樹林外，忽見樹林中躡出兩個人來說：死呀，把那些兵丁，嚇了個胆裂魂飛，不敢往上圍，撒腿就跑。陰兆武一抬腿，先把偃月

刀摘將下來，這下一努力馬往上一衝，就奔了玉仙來了。玉仙早把一對練子槳，手中一提，陰兆武用的青刀，頭一手就是青龍出水，藏頭鑽馬走，帶鎗披個砍。玉仙往旁一閃，讓過刀頭，一抖左手練子槳，正打在手腕之上，右手一抖練子槳，又打在手腕之上，反勦斗墜馬。仗着傷不重，爬起來就跑。那家兄弟，一催馬拉刀就刺。這兩個人不偏不向，每人右手上受了一練子槳，撒手扔刀，馬就跑。張龍趙虎韓傑杜順，早被紀小泉殺得棄囚車而走。那些兵丁，誰也不敢上前，猶如雨打殘花一樣，轉眼間盡刺了囚車。玉仙一見歡喜非常，先過去奔囚車，那趕囚車的早就逃命去了。玉仙見小泉來至囚車之前，玉仙叫了一聲哥哥，都是你不聽妹子之言，至有今日之禍。就是那囚車裏面之人，蓬頭垢面，滿臉是血迹。玉仙把練子槳收起來，拉出刀與紀小泉用劍把囚車一劈，紀小泉說：你老人家慢動手罷。我大伯父，不是花白的鬍子麼？這可是黑鬍子。玉仙細細一看，說：哎，喲，不好了，中了他們的鬼計。噫，紀小泉說你細看看。玉仙說：不對，是假冲着我哥哥。玉仙拉着刀就殺。那個囚犯人說：爺爺，且慢，我有幾句話容我說完。愛殺就殺。紀小泉說：別殺，讓他說。那人說：我本是南陽府問成死罪之人，那日牢頭進來，淨拔有鬍子的，誰願假冲東方員外半路之上遇救，也把前罪免了。半路之上不遇救，到京也把前罪免了。我這就不愿意去，有一位將四老爺，他便硬把我裝在囚車之內，爺爺，要我把你放了。我指你一條明路。紀小泉說：教了他們也無用，你說甚麼個明路？那人說：東方員外走的是小路，你們還可趕的上。哪如若追趕不上，到京都，就揪門外那裏劫脫法時，伸手可得。玉仙就依了他這個主意。對紀小泉說：便宜你這老頭子罷。回頭就走。原來這都是蔣希出的主意，聽見馬淵說他們要在商水縣劫囚車，故此假設了一個假的，真的東方亮，髮髻裏頭給地按上迷魂藥餅，多少人護送，小四義，劉士杰，南俠，請着冠袍帶履，所有大衆，保護差使，用的是一輛太平車，走小路入都。那邊護送囚車的人，遇有劫的，你們扔下就跑。張趙三家兄弟，連守備走後，韓天錫子奔一見破囚車，問明來歷，倒是這二人把囚車打碎，那犯人纔出來，謝了二位。站殿將軍，他把驛子解下來，騎馬去了。這二人也就投奔京師來了。不表。且說玉仙與紀小泉，依了犯人的主意，就奔京都小路而走。一路之上，並無阻見。路打聽，並沒有人知道。那日行至楓林門外，在關廂路北，找了個店暫且住下。可巧那店有一個東路，臨上房三間，路西另有一個小門，南面的牆臨街，就住在這裏。打聽差使，一進店就教烹茶打臉水，吃完了飯，紀小泉出去，進城打聽天色。平西方纔回來，告訴玉仙說：開封府裏有能人，差使今日早晨進城，不是囚車，就是常行的車。包丞相大概明日奏明，早晨就降旨意，在晚膳後準進去。玉仙說：咱們打聽明白，那時劫道，這犯子點頭說：咱們既來在這裏，絕不能誤事。二人把主意定好，就在店中等信。且說蔣爺押解着差使，到了京都，問封府，教官人把東方亮，搭下車來。班房內看押，展爺請冠袍帶履，率領著衆人進去。就是劉士杰不能進去，也在班房等着。差信衆人來到裏邊，見包公行禮，展爺就把冠袍帶履往上一獻。公孫先生把包公打開，包公正了正官服，奏拜萬歲。諭物件，大家都跟着行禮。然後用香案供奉，包公復又坐下。問大衆怎麼把冠袍帶履取來，展南

候把始末由一五一十回稟了一番。包公教公孫先生證明，然後叫他打摺本，以備明日五更奏明萬歲。隨吩咐升二堂，帶東方亮審問他的親供。一擺手大家出來，二堂等候。將爺出來，先把東方亮魂迷藥餅起將來，然後用鐵練子把他鎖上，忽聽四面吩咐下來，帶東方亮將爺帶着他進了角門來，至二堂，雙膝跪倒，俯伏在地。包公在上面把堂木一拍，說：「抬起頭來。」東方亮抬頭一看，這開封府如森羅殿一般。包公居中落坐，類若冥府閻君。就覺身不搖，自戰慄不熱汗流。又見包公把驚堂木一拍，問道：「你就叫伏地君王麼？」暗地勾串賊匪，盜去萬歲爺冠袍帶履，家中擺設，殺珍樓害死兩個核尉，暗地私通襄陽王，種種皆是不赦之罪。快些招將上來，免得三拷六問。東方亮一想，不招不行，如若不招，也怕經不住三拷六問，倒不如一口招承，免受刑法。或者有自己的朋友前來救我，也是有的。他就招了。藏珍樓是上報所遺之樓，樓內雖放着冠袍帶履，是白菊花所盜，私通襄陽王，是宋英傳信，贖是種種不法，全不干他的事情。包公叫他畫招，他就畫了招供，把他釘肘收監。教先生打好摺本，包公退堂。備次日五鼓，就朝奏聞萬歲。早進冠袍帶履，單說外面玉仙，叫紀小泉出去打探。外面一陣大亂，店家過來說二位相公不看熱鬧去嗎？小泉問看什麼熱鬧？店家說：「明天這西面外頭殺反叛呢。今天趕辦不及了，須留到明天。」剛今天瞧熱鬧人都去了，小泉說：「明天剛人，什麼今天全去看店家說你們不知，有朝子小的罷，設立及桌案，裁上椅子，拉上繩網，明天馬步軍隊都在那裏把守，全是弓上弦刀出鞘，外面人想進去一個也不能。」小泉說：「我們不愛看那個熱鬧，明天得便我們瞧瞧去。」一擺手店家出去，玉仙與小泉商議是今天這牢獄救出來，還是明天劫法場好。小泉說：「今天晚上不行，一則隔着一道城，二則牢裏人太多，咱們沒到過裏面，裏面道路不熟，倘若哥哥與大眾收在一處，大家一嚷，倒壞了事。若要劫牢反獄，非得人多不行。倒不如我們還是劫法場，可別容他到法場。」一到法場，不容易救。」說罷，小泉親身去了一趟，半天方纔回來。玉仙問他法場的情形，小泉說：「你老人家也不用打聽，也不用他到法場。」一到法場，就不好救了。此時城裏關外，亂跑官人，哪全爲明天護決的差便。玉仙又問你看那些官人，像有本事沒有？小泉說：「難道你沒瞧見那些官人嗎？殺一個不跑了，當夜早早安歇。次日五鼓之時，就起來了，皆因外面吵吵嚷嚷，說差使快到了，自己起來收拾。帶上練子，果把小泉掛上寶劍，先出來把西邊小門關上。玉仙在屋中聽信，也有匹馬來回的亂跑，聽見說總沒見差使到，連紀小泉玉仙在房中，急得亂轉，又等了半天，只可出去打聽。打聽開了西邊小門，到了前面，店面已是大開，此間天已紅日上升，往外一看，街上之人，全站滿了，外面營兵全是卒巾號坎，抗的是長短傢伙。紀小泉一打聽說差使還沒到，那人說：「不但差使沒到，連城還沒開哪？」我們傷的是五更天的差使，這個時候，城還不開，也不知道是甚麼緣故。正說話間，從正東上來了一匹馬飛跑，說：「開人開，差使到了。」紀小泉往回裏就跑。進了東院，關上小門，教玉仙二人奔到那牆下，聽見城鼓破鼓的聲音。正到牆外，二人往牆上一瞧，玉仙往外面一

說明你的性命，更夫說我們相爺在西花園子，書房內面安息睡覺，別進這個垂花門，那面有個大門進去，見抄手勢的遊廊內，而路西有一個瓶兒門，進瓶兒門，有太湖石就在太湖石後東西配房，北上房五間，那就叫西書房，就在那裏睡覺，小泉聰明，說待等事完之時，前來放你，隨手撕他的衣襟，塞在口內，有一個槐樹，把吏夫放在樹後，二人撲奔那邊大門去了，從瓶兒門，躡將進去一看，果然是個花園子，裏面許多太湖山石，見北面五間廳房，掛着堂簾，裏面燈燭輝煌，門外東西擺列四張椅子，椅子上坐着兩個人，一個是白芸生，一個是艾虎，原來在書房裏，副伏地君王，不是包公的主意，是蔣爺的主意，旨意下來，把東方亮，凌逼處死，圍城子旨意下來，改了一座廟宇，所有他的田畝，以作抄產，裏面抄出來的東西，陳列器珍珠金銀全行入庫，以備荒年賑濟，另換知府，仍然事後再訪拿白菊花，與帶印脫逃之賊能，追捕東方亮的餘黨，冠袍帶履，交給陳總管，收四儀寶庫，所有全東方亮之人，俱得升發，蔣爺親身回稟包公，若剛東方亮，非城內行刑不可，包公依了蔣四爺的主意，只管吵嚷，在樞密門外去鬧，其實在十字街，大解了六塊頭，頭號令法場，展南快到了晚間，蔣爺與他商議，此時那如龍，那如虎，張龍趙虎，替天錄于，各連韓傑杜順兩個班頭，俱都回歸開封府去，先回明蔣爺，半路上的囚車，被人劫了去，就把怎麼劫的話，說了一遍，蔣爺算計着，雖然剛了東方亮，還怕不好，晚間就派了大衆，分出前後夜來，也有在屋內，也有在院中看更的，也有回來巡查的，蔣爺又把劉士杰的事情，對相爺回稟了一遍，相爺另給他一套文書，無論走在什麼州縣地面，文武衙門，准他要人討糧，這一道文書，要在身上一粘，無論走在那裏，或辦事或取錢，不費吹灰之力，且江夏縣的文書，大差天地相隔，蔣爺又把劉士杰，帶過天謝了相爺，後艾虎徐良盧珍，芸生與他結義為兄弟，劉士杰也點頭應允，只等着明天，看了個好日期，再拜此時，劉士杰跟着巡查刺客，玉仙到的時節，正是艾虎芸生前後坐更，在相爺書房外面，椅子上坐着芸生，看見由牆頭上，修過來了一條黑影，芸生裝着沒看見，特意說，老兄弟，你多留點神，我先告告便，艾虎說，大哥請便，芸生就奔太湖山石，那裏假意生便，其實一回來，就把飛蝗石，擲將出來，見玉仙還在那裏爬着，打量着芸生，真沒看見他，哪芸生急着飛蝗石，對着玉仙打將出去，吧的一聲，正打在玉仙腮頰之上，玉仙一扭臉，背後拉刀，緊跟着又是一塊飛蝗石，又打在玉仙肩頭之上，透兩塊石頭，打的玉仙吃一大驚，一扭身，就鑽上牆去，芸生說，有賊，艾虎一聽，也就拉刀，往下追，玉仙一跑，順着遊廊，直奔正南，玉仙剛下遊廊，奔西面的矮牆，說了一聲，風緊扯華，他寫的與紀小泉，這信，動驚的一響，來了一枝鏢，只不知道，一枝鏢從何而至，低頭一看，牆下面有一個人，又給了他一刀，嚇的不敢站住，出了開封府，直奔城牆，由馬路，躡上城去，後而是艾虎苦苦不捨，追他到城牆之下，也打算由馬道追上城去，追的玉仙一急，拔了一塊城磚，對着艾虎就砸，要問艾虎生死若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回

艾虎三更追女寇

于傘夜晚獲男賊

且說玉仙上了城，見艾虎苦苦的追趕於他，拔起一塊城磚，就吧叭一聲，砸將下去。也幸艾虎的腿快，往旁一閃，躲過城磚，到把小義士嚇了一跳，再往上一睛，那個女賊蹤跡不見，後面艾虎也就趕到一人，同回府。府且說玉仙上城，剛要下去，又不捨紀小泉，自己心中想道：我讓風聲扯華，他什麼會沒來呢？爬馬道城，看了一看，還是對不見，想這紀太泉為我的事，捨死忘生，倘若他要有點不測，如何對得起他？將要下城，忽見正東上，來了一條黑影，飛也相似，直奔城牆，身臨切近，正是紀小泉。玉仙這真一聲草，下面也一聲草，紀小泉上城，隨裏有種物件，你來看，比殺包文正還強哪，就懷中拿出來，遞給玉仙。玉仙接過來一看，說：「咳，此物你從何處得來？」紀小泉說：「你奔了西院，我上了個廳，原來是個穿堂，那穿堂之內，東西都是屋宇，全是荷葉板門，東西有塊匾，是印所二字，我心中一動，就用投資，投他小鎖，投開了門，進了裏面，晃着千里火，屋中有印，印上印着個捕開，把裏面印信拿出來，這個時候你狂外面喊叫風聲，我不能管，我慢慢出來，也沒人看見，我料你必是回府去，我趕在這裏，聽你一聲草，你雖不能把包公殺死，我今得了他一印，別看他是一個官，我料你必不能做官，玉仙說：「雖然得着他一點印，是你得來的，我還得多少給我呀？」報仇總行。小泉說：「你這印有一件可報的事情，玉仙問：「那件可報？」紀小泉說：「穿堂後頭，就是他妻子所住的地方，那院內並無男子，你我去，把他妻子殺死，算報了仇了，要殺包丞相，只怕有些費事，看着他的人太多，玉仙說：「那也使得，紀小泉說：「今天氣可不早了，不然明天咱們再去罷。」玉仙一定要去，紀小泉只可跟隨。玉仙他印，印了一瞧，出了穿堂，將要撲奔北，面有一段長牆，另有四扇屏門，此時已然關閉，二人剛往牆頭上一躍，就見後面五間上房，兩耳房，正房，剛要下來，不料東邊角門，出來了一個人，一聲怪叫，霹靂相似，說：「有賊了！」一個箭步，躍將上來，掄起鐵棍，照着紀小泉打來，往旁一閃，噹的一聲，嘩喇嘩喇，打的牆頭上，磚瓦亂落，又一響，賊了，掄棍就追，紀小泉上城，躡下牆頭，往西院跑，金鐘無敵大將軍，手裏這一喊，叫西院的人，俱都聽見了，瓜珍子、義劉士杰、白芸生，全從西牆上來，這回艾虎可沒來，皆因頭一次，白芸生一追玉仙，艾虎也跟着追，追了，劉士杰一響，沒打着，玉仙又一刀也沒砍着，他見艾虎、白芸生，全都追了，女賊去了，他到牆邊，聽來在包公書房台階底下，保護包公，然後艾虎、白芸生，展的使將平，全給包公道驚來了，虧平見劉士杰說：「你作什麼，在這裏站着？」劉士杰說：「我怕賊人的夥件多，我們都走下，那個女子去了，倘若再來一個，包公這裏豈不掙搖？」我放在此保護包公，將平說：「這賊人見識，哪把艾虎、白芸生嚇附了一通，你們遇見這個事情，總要留看家的要緊，然後進裏面，與包公道驚，包公一擺手，大家出來，將平問：「這個女賊，你們看出個是誰沒有？」艾虎說：「我看出來了，就是三哥怕的那兩個丫頭。」

可不知道，是金仙是玉仙，蔣平說：「管他什麼仙，我你總以防範爲是。」劉士杰仍然出來，還是白芸生、艾虎守着包公，工夫不大，又聽東院一嚷：「艾虎沒來，就是白芸生等，全從西院上牆一看，這回可是兩個人。」大家全都躍下牆，亮出兵刃，往下一圍，又見從南牆上躍過三個人來，是展南俠、邢如龍、邢如虎，就也往上一圍。玉仙用刀亂砍，邢如虎用刀展南俠用劍，往上一迎，咕噥一聲，把玉仙刀削爲兩段。玉仙躍出圍外，一回首，把練子鵬拉出來，對着南俠一抖，展爺急速用劍敵住，再用寶劍一削，可就削不動了。玉仙把一對練子鵬，掄開如同流星，仿五尺以內，進不來，隨使隨走，口中說道：「扯華，他就躍上南房去了。」邢如龍、邢如虎也就躍上房去。玉仙下房，由西房下去，邢如龍一追也上西房，他本是一隻眼睛，不甚得力。玉仙使了個犀牛望月的架式，一抖右手練子鵬，正打在邢如龍額頭之上，嘆咚栽下牆來。邢如虎趕上，把他扶將起來，摸了摸肩頭之上，腫起一個大泡，再說：「小泉，見了玉仙一走，便打算逃，這性命就沒動手，他也懼怕南俠這口寶劍，好容易躍出圍外，也往南房上一躍。」大家要追，南俠說別追，「小泉單脚剛一找房屋，于義驥的就是，一鏢沒打着。」劉士杰一鏢也沒打着，南俠不教追，也是要拿暗器打他，南俠一袖箭也沒打着，這三枝暗器，難爲小泉躲閃，論說都是百發百中，也是他活該走了，也就沒有事了。這一來，把他的暗器招上來了，掏飛蝗石，對着于義打來，倒沒打着，于義從下面響的一聲，打上來一丈長的一個暗器，就聽噹噹一聲，把小泉右腿打折，咬啣一聲，栽下房來。衆人一看，全都哈哈大笑，說：「倒有一宗撒手鐮，沒聽見說會有撒手棍，渾人使的渾招數，這一下撒手棍，直把小泉打下來了。」並且腿打折一條，大家過去，把他捆上，站殿將軍托人上房拿棍，此時已半夜，坐更的也全醒了。馮淵、徐真、胡小泉、賓馬龍、張豹、韓天錦、史雲龍、滔史丹，皆因在圍城子作內，應有功，蔣平一人，回稟了相爺，包公把他前罪已免，如今也在開封府效力。此時大衆全都過來，一開聽，拿住刺客，馮淵把小泉往起一送，連大衆在西房回稟了包公，拿住刺客之事，包公聽的明白，拿住刺客又起來，大衆在外面等着，包公穿好衣服，方敢進去，就在這個時候，有更夫飛也相似，身臨切近，氣吁吁的說道：「可不了不得了，展爺忙問什麼事情，更夫說：『我們有個夥計，王三有兩個賊，一個男賊，一個女賊，把王三捆住了，嘴內堵着東西，擲在大槐樹後頭，我過去給他解開，賊出房內，的東西他說見賊出入，來了兩趟，我們拿燈各處一照，穿堂內印房門大開，老爺們快快去看看罷。』」

家全是一驚，急忙派幾個人預備燈火，奔至印所用燈一照，門是大開，又見裏面聲喧，櫃門子大開，一具印匣裏面印信踪跡不見，蔣平驚柯柯的說：「這事可什麼個辦法，客有印信，這些人等相爺的印信丟失，該如何？」人說：「只可見包公回說。」蔣平說：「前後沒咱們這些人，也不至東西，如今人多，反倒把印信丟失，你們請着我請罪去罷。」衆人跟着蔣平到西花園，有未跟過來之人，都來打聽，蔣平把丟印事情一說，大衆一聽，也癡呆目眩了。徐良說：「何不問問刺客，他必然知曉。」馮淵說：「這個刺客，你認得他是誰，不知他叫什麼名字，我從糕餅舖拿住白菊花，抗至樹林，我一更換衣冠，就是他給我一飛蝗石，念了一聲無量佛，他把白菊花也救走了，我把紫香

盒子可也丟了，還有一個老道與他在一處，還怕他也來了，哪蘆平復又派人前後巡查，又問紀小泉說：朋友你貴姓？紀小泉說：不必問我姓名，行刺盜印，全是我一個人，也不用你們三推六問，我敢作敢當，愛殺愛剮，任聽其便。此時包公裏面傳出話來，再見展蔣二位護衛，二人進去，面見相爺請罪，說把印信丟失，包公聞聽一驚，相爺問：這刺客現在那裏？蔣平說：現在外面，包公吩咐一聲，將他帶來盤問他一番，蔣平出去，把刺客往內一帶，搭將過來，紀小泉右腿已折在包公前，也不能跪下，就在地下歪着一坐，可是捆着二臂，包公在燈光之下，一看這個人長的眉清目秀，隨問道：小偷兒，爲何前來盜我印信？紀小泉說：包公不必細問，我速求一死。包公說：你就是求死，也得把印信招將出來。紀小泉說：我把印信盜在手內，一時忙疏，我扔在牆外去了，必是被別人檢拾去啦。包公說：本閣這裏焉容鬼混，吩咐看夾楊，外面官人進來，將賊人夾起來，用十分刑，蔣平一看，紀小泉一語不發，氣絕身死。這一死，要問印信的去落更難，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一回 包公開封府內丟相印 徐良五平村外見山王

且說相爺見刺客死去，吩咐用涼水噴醒，仍然不招，相爺只得退堂，吩咐護衛細細拷問，蔣爺送到校尉所，連用幾次的非刑，紀小泉這纔受不起了，自己暗叫：玉仙事到如今，我可顧不得你了，想罷說：老爺們在上，我到如今，我不能不招了。石龍溝劫奪囚車，實是東方亮的妹子，楓嶽門外耍劫法場，也是東方亮的妹子，不料在城內刷了東方亮，如今行刺盜印，也是他的妹子，前來叫我給他巡風，不料我被捉拿，他就拿印逃命去了。蔣爺問他：奔什麼所在？紀小泉不肯把他上黑風觀的事情說出來，就說：他拿着這印信，奔朝天嶺去了。蔣爺說：此話當真？紀小泉說：我要不招，你就把我打死，我也是不招。我既是招了，若有半字虛言，情甘認個剛罪。蔣爺吩咐，把他釘肘收監，然後大家議論不定。紀小泉說的此話，實與不實，馮淵在旁言說：我聽晚間，他議論此話不虛，還有朝天嶺那人姓王，徐良說：他叫王玉，外號叫金弓小二郎，馮淵說：對了他們議在商水縣劫囚車，準是沒上商水縣去，在石龍溝劫的，石龍溝沒劫着，真的他們纔人都劫法場，入都又沒劫着，纔生出這個主意來了。蔣爺說：只可明天，回稟相爺，去幾個能人，探探朝天嶺去便了。劉士杰與邢如龍、邢如虎，三個人過來說：請問四大人，朝天嶺去過沒去過？蔣爺說：沒去過，你們三個人，可曾去過？全回說：沒到過那裏，就是聽人家說過。蔣爺說：外面有十里的水面，通着馬尾江的大江，南北有兩山島，一個叫連雲島，一個叫銀漢島，有個寨叫中平寨，有水輪子，有個滾龍擋，下面都有刀，這個擋不分日夜的亂轉，上山四十里的地，山路上邊纔是山寨，馮爺說：是什麼人，也不用打算進去，這朝天嶺非得有會水的，有慣走山路的，纔可以得上去。這箇山路最險，外人不用打算進去，蔣爺一聽說，這還了得，這樣說起來，非我去不行。正然談論，包公上朝，話不絮煩，相爺早朝已畢，回在開封展爺與蔣爺進去，回見包公，稟明了紀小泉所招的言語，相爺就派他們至朝天嶺探聽信息。蔣爺二位

出來議論派什麼人看家，可巧二義士韓彰從外面進來，大家見禮已畢，韓二爺先就打聽開封府有什麼事情，說了一遍韓彰一聽此言，也是一怔，南俠蔣爺，只可帶着他進去參見包公，然後出來，蔣爺與南俠議論教韓二爺看家，南俠又怕韓二爺一個人勢孤，又把那家弟兄留下，說：你們務必留神，看守和爺好，三個人點頭，遵命。蔣爺又教徐良過來，說：朝天嶺既然是山路，又是最險，你先去把你父親請出來，要論走山路誰也走不穩，徐良說：我去把我父親請來，咱們在那裏相會。蔣爺說：你先走，我們後走，以潼關爲度，你們爺兒兩個到潼關打聽我們過去了，你們就住下，面追趕，我們要是未到，你們爺兒兩個人，就在那裏等着，咱們一路前後，徐良拿了自己應用的東西，帶上盤費，辭別了大家，出離了開封府，走出了西門，奔山西大路，在路上曉行夜住，一路無話，那日到了家中，家人見少老爺，全都過來行禮，徐良到裏面，先見了母親，跪下磕頭，老太太一見徐良回來，十分歡喜，行禮已畢，叫他坐下，徐良問母親：我爹爹往那裏去了？老太太說：天倫山你走後，上陝西去了，老太太又說道：自從你上京去以後，你爹爹那日出門，遇見他的一個總角之交，是個老道，姓呂，道號曰：上陝西去，徐良說：孩兒來得實係不湊巧，如有一京師有要緊的事情，老太太問什麼事情，徐良就把始末根由的話，對着老太太告訴了一遍，老太太說：這可不巧，再着他又沒准日回來，徐良說：這上清宮，可准不知在甚麼地方，老太太說：那廟我可知，他的地方，出潼關到了馬尾江，有座大山，山上有三段梁，由山下往上去，有個青石梁，有個紅石梁，有個白石梁，就到那上清宮了，徐良說：只可孩兒找他老人家去罷，並且也是陝西地面，我找他老人家，再上潼關找我四叔去，也會在一處了，老太太又問我兒在外邊定下親事了，徐良說：你老人家，怎麼知道？老太太說：前者你父親走後，有一位在遼東作過武職官，如今告老，姓尚，尚均義，他的女兒，乳名玉蓮，給了你，徐良一聞此言，雙膝跪地，說：母親，孩兒不孝之罪，在外面私自定親，並未稟明父母，孩兒就是不孝，老太太說：此事我兒辦的好，爲娘的也看見過尚家的書信，是你身臨險地，人家救了你的性命，又把姑娘給你，又有石家的媒保，他上輩又是作官，這可稱得起門戶，對爲娘的十分歡喜，徐良磕了三個頭起來，立刻告辭，叩別娘親，自己出門，直奔陝西來了，仍是夜住曉行，到潼關說明來歷，方纔出去，投奔馬尾江，那日到了馬尾江，望見正西一座大山，往西北全是山連山，嶺套嶺，直不知查出有多遠去，自己也不認得，從那裏走，又怕多擇了路程，也不知准有多遠，纔到，可巧遇見一個農夫，打聽人家指告，說你由此往西山下有一段熱鬧街，過了這街，就是山口，進山口往上去，有三段大梁，就是上清宮，那人說你願着我手，論說這個就看見了，徐良願着他，一瞧果然就看見了，在西南半山腰中，周圍全是松樹，環抱著一個廟宇，徐良道：借光，自己趕奔正西來了，別聽說看見，可是看見了，要走一時，可不能動。

到常言說的好，望山跑死馬。徐良到了熱鬧街，覺著腹內飢餓，路北有座飯店，找了一個座位坐下，把過賣叫過來，要菜要飯，過賣的答應下去，把飯菜擺在桌上。徐良吃得飽了，見天氣不甚太晚，諒來趕得到上清宮去，會過飯鈔。徐良出了飯舖，進了山口，進青石梁，迎面來了一隻老虎，要問徐良怎樣，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二回 青石梁上捉猛獸 閻家店內遇仇人

且說徐良進了山口，走到了青石梁，忽然起了一陣怪風，這一陣風，吹得徐良毛骨悚然，暗暗的吃驚，說聲不好，忽見石上蹲着一隻斑斕的猛獸，二目如燈，口似血盆，把尾巴絞將起來，打山石吧吧的亂響。徐良見這斑斕的猛獸，躡山跳澗，奔過來了，山西雁把大環刀一拉，右手掏着一枝鏢來，等著猛虎，看看臨近，對着徐良往上一躡。徐良先把左手的鏢，對着猛虎的胸膛一抖手，正打在地的前胸，跟著將大環刀，往虎前心一扎，說遲那時，可快把刀扎進去，趕緊往外一抽，自己一躲閃，那虎一撲，徐良沒撲著，反倒中了一鏢，受了一刀，喉嚨一聲，摔倒在地。若論虎的氣性最大，又往上一躡，夠一丈多高，唔的一聲吼叫，復又摔倒在地。那虎摔了三四回，方纔氣絕身死。此時徐良隱在樹後，不敢出來，直等到老虎氣絕了後，方敢過來。一隻猛虎雖死，仍是靜著兩隻眼睛，山西雁倒覺著後怕起來，又一想，這上清宮是去好，還是不去好，正在猶豫之間，見打山洞裏，蹦蹦跳跳出幾個人來，全是高一頭，闊一膊，年輕力壯的人，每人手中，提定虎鎗，又過來都與徐良行禮，說：我們全是獵戶，奉我們太爺之諭，在此捉虎，不料壯士爺，你把老虎打死，徐良信口開河說，我打他一個嘴巴，把虎打了一個筋斗，又給他一個反嘴巴，又打了一個筋斗，然後說，快到急急念有詞，一撒手，一個掌心雷，就把那老虎劈了。獵戶一聞此言，更透著敬奉了，說：這位壯士爺，還有法力，哪！徐良說：你們這裏，有多少老虎，待我去與你們除盡了。獵戶說：就是兩隻虎，那一隻公虎，由我們拿住，皆因在閻家店外，把那虎一剝，這隻虎就出來，傷人不少，在山裏傷人也不少，我們奉太爺之命，捉拿此虎，賞銀五十兩。我們太爺，還要這張虎皮，再給銀五十兩，前後共銀一百兩，我們同著壯士，去領銀子去。徐良說：慢說一百兩，就是二百兩，我也不要。獵戶說：既你不要銀子，見我們閻家，權櫃的去罷。徐良却情不過，只可就跟著他們，復又奔山口，而後後面獵戶，把虎捆好，搭著出山。這一出口，把信息傳與外面，頃刻間，瞧看熱鬧之人不少，只見扶老攜幼，連男帶女，一傳十，十傳百，個個轉眼之間，綠蔭塞塞，全是異口同音，瞧這山西人，兩個嘴巴，一個掌心雷，打的老虎，也有瞧徐良的，也有看老虎的。頃刻間，到了閻家店，從店內出來十幾個夥計，擁護著兩位店東，那二人俱是七尺身軀，全是寶藍色的衣服，壯士打扮，身臨切近，獵戶給見了一見說：這是打虎的壯士爺。徐良見那二人彼此見禮，徐良纔沒說出自己真名真姓，就告訴人家，姓任，一問二位店東姓閻，是親兄弟二人，一位叫閻勇，一位叫閻猛，獵戶把那隻虎，仍然捆在店外，叫衆人瞧着，店東把徐良領至裏面，進上房，屋裏坐落，坐叫夥計獻茶，然後問徐良，是怎麼把這隻虎治死的，徐良也不能

改口了，只可說兩個嘴巴，一個掌心雷打死的，閻勇閻猛二人，連連誇讚，真是世間罕有之能，回頭吩咐獵戶，別把虎掛在店外，倘若再招虎來，那可不是當要的，教他們搭著上縣去，外邊獵戶答應，真搭著老虎上縣，報官不提。店東當時吩咐一聲看酒，徐良說：「酒我可是不吃，因吃醉了，遇見老虎，就不能治了。」閻勇說：「我們敬處，可沒有什麼出色的土產，就是透瓶酒香，普天下那裏也不行。」如今兄台已把老虎打死，也沒有別的事，天氣已晚，也不用走了，就住在咱們店中，有什麼事，明天再走。今天咱們盡醉方休，兄台如不嫌棄，還要結義為友，哪徐良無奈之何，只可點頭，頃刻間，排列杯盤，徐良當坐，落坐，閻家兄弟，執壺把盞，每人先敬了三杯，然後各斟門杯，有店中人來回斟酒，徐良素常，雖不歡喜吃酒，今日這酒真是美味，不怪人家誇讚，自己也想開了，今日放量開懷，明日仍然是不喝，左一杯右一杯，三人吃著酒，就談論些個武藝，馬上步下，長拳短打，直吃到三更鼓，把徐良吃了一個大醉，身軀亂晃，說話的聲音也就大了，東一句西一句，也不知說些什麼，人家要與他賭，行令，別瞧徐良那樣聰明，這些事他是一概不會，閻家兄弟，見徐良真醉了，徐良說：「我可實在不行了，你們別讓我喝了，老西的腦子內，都是酒了。」閻家兄弟說：「既然這樣，你要歇息去罷。」徐良問：「我在那裏歇？」閻家兄弟說：「後面有三間廳房，前後的窗戶，最涼爽無比。」徐良說：「很好。」叫夥計提著燈籠，徐良一溜歪斜，閻家兄弟攙著他，這纔到了後面，三間上房，前後俱是窗戶，迎面一張大竹床，兩張椅子，一張八仙桌，就叫他在此屋內睡。徐良問：「後面裏有女眷沒有？」要有女眷，我可不敢，如沒有女眷，我可要撒野了。」閻勇道：「兄台，怎樣叫撒野？」徐良說：「我把衣裳脫了，涼爽涼爽。」閻勇說：「聽兄台自便，後面並無女眷，我們還是不陪，等刻與兄台烹一壺茶來。」徐良道：「很好。」就把衣裳脫下來了，赤著背膊，連鏢花裝袴，袖箭，蝗蟻，大環刀，一併全用他的長大衣襟裹上，頭巾也摘下來，自己一斜身，就躺在竹床之上，酒雖過量，躺下仍然睡不著，翻來覆去，心中煩著火，一般酒往上一擁，躺著不得力，復又坐起來了，坐著不得力，復又出來到院子走走，到院內被風一吹，心中覺得爽快，心中悄悄安定，只覺得一陣困倦，這可要到屋內去睡，將要上塔台石，忽見有一個黑影兒一晃，自己又一細瞧，蹤跡不見，心中一動，莫不成吃醉了酒，眼都迷離了，自己晃悠悠來到屋中，往竹床上一躺，把兩隻眼睛一閉，枕著他的衣服，就沉沉睡去，別看徐良睡不著，這一趟出去，可不要緊，嚇跑了兩個刺客，你道這兩個刺客是誰，就是梅花溝兩家寨主，一個叫金永福，一個叫金永祿，皆因搗台上嚇跑，直奔陝西朝天嶺去，行至朝天嶺，見著王紀先與王紀祖，就把圍城子的事，對著他學說了一遍，王紀先說：「賢弟，原來為我們涉一大險，不知王玉弟他怎樣了？」永福永祿二人全說不知，王紀先派人打聽王玉的下落，這兩人回梅花溝，因是這一天正在店內，忽聽外面一陣大亂，說有了打虎的壯士了，金永福金永祿，也是出來看看，將一見面，正是徐良，把金永福金永祿，這兩個個人嚇了一個胆裂魂飛，二人回到店中，一議論，這可是仇人，今天來在咱們的所在，金永福問金永祿：「你打算什麼樣辦理？」金永祿說：「就是前去行刺。」金永福說：「我也打算這個主意。」金永祿說：「我去，金永福說：「不能還

是我去，二人讓讓了半天，這纔一路前往，晚間天交二鼓，二人換子夜行衣，靠著單刀，奔閻家店而來，將到了閻家店，躍牆而進，但不知徐良睡在什麼所在，兩個人將到後院西房的後坡，將要往前邊一縱，正是徐良頭次出來，就把這二賊嚇跑，復又躡到後坡去了，二人低低一說，看這個老西，他是看見咱們還是沒看見咱們，金永福說，他又不是個神仙，你看他那樣形色，好像吃醉了酒的光景，必是他打虎有功，閻家兄弟拿酒把他灌醉，他如真吃酒醉了，那可是鬼使神差，該給咱們綠林的人報仇了，他要睡著了，不勞吹灰之力，你給我巡風，我進去殺他，金永祿點頭，咱們一齊動手，二人等了半天，噹噹噹，正打三更，二人復又躡到前坡，將到前坡，復又躡回去，你道這是什麼緣故，店中夥計，奉了店東之命，泡了一壺茶，與徐良送茶來了，怕他睡醒發渴，夥計拿著茶，到屋中用燈一照，徐良在竹床之上，已經睡熟，又不敢驚動與他，就把那茶壺，放在那八仙桌上，夥計拿了燈籠，將要一走，那燈忽自己滅了，把夥計嚇了一身冷汗，往外撒腿就跑，夥計一想，又沒有風，什麼這個燈就無故吹滅了，別是鬧鬼罷了，到了前邊，告訴掌櫃的，這個事情詫異，被閻勇威嚇了一頓，嚇的他也就不敢往下再說了，再說金永福金永祿二人，又等了半天，仍然到了前坡，料著徐良大概睡熟了，就悄悄的聽著，像是打呼聲，二人躡下西房，永福在前，永祿在後，將到塔台石，永福把刀亮將出來，永祿也把刀拉出來，二人往屋中一躡，要一齊下手，忽見那竹床往上一跳，床下有人說，刺客到了，徐良由夢中驚醒，睜眼一看，果然有兩個人往外就跑，徐良躡下床來，就追，追在院內，忽見有兩條黑影躡上西房，自己要往房上，追，一想，手無寸鐵，又沒拿著暗器，趕緊回來取刀，進至屋中，一找，鏢囊衣襟蹤跡不見，不知這些物件，那裏去了，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三十三回 因酒醉睡熟丟利刀 為找刀打架遇天倫

且說徐良由夢中驚醒，只覺竹床往上一跳，而有人說，刺客到了，刺客到了，自己出去，沒追上刺客，反倒把東西全都丟了，連連喊叫店家，快掌燈，火來，此時閻家弟兄，仍然在前邊飲酒，夥計說，客人在後面嚷起來了，閻家弟兄，立刻叫夥計點燈，直奔後面，夥計進了後面，先把燈點上，徐良一把就把閻勇揪住，說你原來外忠內不實之人，好好賠我的東西，閻勇說，你且撒開，你有甚麼事好說，你丟了什麼，徐良說，我的衣服鏢囊，到都去，就不大要緊，總得有我的大刀，沒有了我的大刀，如同沒有我的性命一般，閻勇過來，說你撒開，你說我們偷了去，就算我們偷了去了，徐良這纔放開閻勇，問，倒是什麼時丟的，徐良就把丟刀的話，學說了一遍，閻勇說，你明明看見，兩個人從房上走的，什麼說是我們偷的，再說世界之上，有恩將恩報，那有恩將仇報之理，你給我們這一方除害，感情不盡，什麼反倒偷你，再說就是偷你，真有金銀財寶，你那衣服有什麼用處，再說你又親眼瞧見，兩個人走的，什麼一定說是我們偷的，徐良說，這個事情，你們要明偷，知道我也不答應，你纔用酒把我灌醉，預備兩個人，把我的東西偷去了，又把我叫醒，不是你們定的計是誰，閻勇說，你去打聽，打聽我們閻家

店幾時作過這個非理之事，你再想想，莫非這裏有你的仇家，也是有的。徐良說：我乃山西人氏，這裏還有仇家，閻猛說：這也難以定準。徐良想了一想，你們這裏都叫什麼地方？閻猛說：叫馬尾江，三千戶，五平村，桃園，八寶村，斷頭峪，梅花嶺，梅花溝，朝天嶺。徐良說：別說了，梅花溝在你們這裏，閻猛說：在這裏，徐良說：得了，我真是有了仇家了。閻猛問：是誰？徐良說：梅花溝有個金家，店有個金永福，金永祿，你可認得閻猛說：不錯，有個金永福，金永祿是兩個山寇，我們素不來往。他們知道，我們閻家是第一大戶人家，他們倚仗他是山寇，他們不在山上，佔了咱們的邊界開店，可也沒有什麼意外的什麼事情。他那店中，盡住是黑門的人。徐良一恭到地說：二位可是實在得罪，明天借一套衣服，借一口刀，我去找他們兩個人去，不用說準是他們兩個人。閻勇說：壯士乃是山西人，怎麼會與他們有仇？徐良說：等明大，我找著他們之後，回來我再告訴你們這細情。閻家弟兄連連點頭，等到了次日，閻勇給他拿一套衣服，一口刀，也是行家使的利刀，仍然帶著自己頭巾，就要起身。閻家弟兄苦苦相留，纔吃完了早飯，閻勇送了他出了店，叫他看見馬尾江，一直往北過了斷頭峪，往西是三千戶，往西北是銀漢島，靠著銀漢島，下面就是梅花嶺，那邊就是梅花溝。徐良記在心內，辭別店東，直奔正北，過了斷頭峪，往西街下來了，見一片住戶人家，房子一層一層的，門戶一個挨一個，由後街往西，走在西邊，自己心中納悶，此處怎麼住著這些個人家，再說房屋都齊整，走在緊西頭，見有一段長牆，裏頭有一棵小桃花樹，樹上有一根青竹竿，上面挑著自己的標幟，只見被風飄擺，來回亂晃，自己猛然驚心，大概這準是金永福，金永祿家裏順著長牆，由西往南一拐，走在南邊，復又往東，總看見這個大門，見門內有數十個家人。徐良氣呼呼的，來至門口，見廣梁大門，有兩條板橋上，坐著數十個人，有人問道：你上這裏找誰？徐良暗著一口，說：你們這裏可是大干爺家，衆人一聽，這人口出不遜，也就沒好話對他說，不錯，我們就是大干爺家，又一看徐良，那個相貌說：你有什么事情？山西雁說：快教你們大干爺出來見我，給我大環刀，別無話講，如若不給，你們這些鳥八的，休要活活命。家人見他一罵，就先過來了兩個，說：你姓什麼？徐良說：告訴你們大干爺去，我叫祖宗，家人一聽，氣往上沖，過來揪他，那個就要扳腿，揪他的，被他略瞪一擋，又一拳，嘆咚一聲，那人就摔倒在地，那扳腿的被他一腳，咕嚕嚕的亂滾，那幾個如何答應，往前一擁，一擁而上，倚仗人多勢衆，大家一齊動手，如何揪得住徐良，他用了一個掃堂腿，大衆全都掃倒了，衆人全說：這老西是一個行家，手裏又活，告訴咱們員外去罷。徐良仍然是大聲嚷說：叫你們大干爺出來見我，家人往裏就跑，可巧門內有個人，細聲細氣問：外面有什麼人，爲何這等喧嘩？從人齊說：少爺快出來罷，外面乘了一個瘋子，他說咱們是大干爺家，那人從門內出來，帶一頂白緞子武生巾，白緞子箭袖袍，五彩絲帶，薄底靴子，慈心綠襯衫，面如粉團，五官清秀，問道：什麼人敢在我門首撒野？徐良說：祖宗快叫你們大干爺出來見我，少爺一聽，氣沖兩脅，你是那裏來的狂徒，敢在此處撒野，往上一鑽，左手一晃，右手就是一拳，徐良一見，就知道他是個行家，二人一交。

斗山西雁往旁邊一閃，說：你還得練去哪！快叫你們老大王爺出來，上裏面取兵器去了。見那人提了一條花鎗出來，對着徐良就扎。徐良一閃，弟打他的鎗杆，有一帶，將要拾腿踢他，忽聽裏面大吼一聲，說：什麼人！待我出去看看。徐良一聽，這個聲音，就吃驚非小。果然一見面，是他老子徐三老爺。徐良揮手扔槍，雙膝跪倒，說道：你老人家，因何在此處？孩兒叩頭，原來徐慶跟着閻道和，到了上清宮，見了呂道爺，很為開心，就此住了二十餘日。又透音在山上鬧倦了。閻道和又同着他，逛馬尾江，順着馬尾江繞到二千戶，說：到我哥哥家走走。徐三老爺問說：你的哥哥是誰？道和說：我哥哥叫閻正芳，當初做武職官，皆因奸臣害道，辭官不做，現在家內。徐三老爺同着閻道和，來至閻正芳大門首，叫他家人進去回話，不多一時，閻正芳從裏面出來。徐三爺見這位老英雄，年過六旬，花白鬍鬚，精神滿足。徐道和給一引見。閻正芳與徐三爺，禮已畢，請徐三爺到裏面，入廳房落坐。這纔對問了來歷。人家那裏來待承酒飯，住了兩日。閻道和回廟，閻正芳把兒子叫出來，與徐三爺行禮。徐三老爺見他眉清目秀，齒白唇紅，一問叫閻齊，外號人稱玉面，哪咤。徐慶忠愛問他所會，是什麼工夫。閻正芳說：這孩子實無出息，什麼都不肯練。徐慶說：老賢姪，你施展施展，我看你怪聰明的。一個孩子，怎麼會不行哪？閻齊無奈，只可打了一趙拳。徐三爺一看，哈哈大笑，說：這叫什麼本事，差的太多。閻大哥，你捨得，把這孩子與我，別就誤了他。這個年歲，閻正芳說：我求之不得，立刻叫他兒子，閻齊與徐慶磕頭拜三。老爺為師，從此徐三爺就在閻正芳家內，住着教徒弟。早早晚晚，學練本事，很為高興。閻齊跟着師爺練本事，已覺着高興，比跟着父親學練本領，又差着一個層次。到一個月後，更覺着透長，就是力氣不佳。這日出來，碰着徐良，如何是徐良的對手。家人進去告訴徐三老爺。徐三老爺與閻正芳一同出來，他一看原來是他的兒子徐良。徐良見他父親，雙膝跪倒。徐慶叫他起來，說：你們怎麼打起來了？把徐良叫過來，與閻正芳見禮。徐良跪下磕頭。閻正芳叫他起來，又把閻齊叫過來，與哥哥磕頭。徐良告罪，說：兄弟實在不知，要知是兄弟，我天胆也不敢。閻齊說：小弟要知道是哥哥，我再也不敢與你交手。遂說着往裏一讓，進大門走，垂花門，直奔廳房，入廳房，落坐。閻齊與徐良二人，垂手站立。閻正芳教看坐位，說：賢姪，你從遠路而來，請坐說話。徐良謙讓了半日，方纔坐下。徐慶說：你什麼事上這裏來？徐良把高慶爺丟冠袍帶履，拿白菊花，開封府鬧刺客丟印，一五一十說了一遍。徐慶聽說，竟有這等事，說：我可得走。閻正芳說：就是朝天爺，親家不用走了。大概四老爺必奔潼關，潼關總兵與我交厚，派人去到那裏打聽。若是四老爺到了潼關，請他上這裏來，到朝天嶺，豈不接近。徐慶一定要走。閻正芳攔阻不住，帶着徐良，就要起身。徐良說：孩兒不能走，就把丟刀，見着鏗鏘的話，說了一遍。閻正芳對閻齊道：還不快與你哥哥拿出哪？閻齊說：我不知道，倒不是我。閻正芳說：不是你，倒是我，還不快拿出來。囑囑着說：不是孩兒，必是他。閻正芳問是誰，閻齊附耳一說。閻正芳一怔，要問這個人是誰，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四回 見爹爹細說京都事 找姊姊追問盜刀情

且說閻正芳一柄徐良丟刀，疑是閻齊把他的刀盜來，閻齊不承認，說是他，又附耳低言說了幾句，閻正芳一怔，說不能罷，閻齊說：「大概準是他，沒有別人。」閻正芳說：「徐賢姪不用着急，我叫你兄弟問問去，再作道理。」頭叫閻齊說：「你上後房去問問，列位你道這個人是誰？」閻正芳有個女兒，名叫英雲，是一身好本領，他母親鄭氏，此人是神彈子，活張仙，鄭天惠的姑母，鄭天惠兄弟二人，有個兄弟叫鄭天義，有個妹子乳名叫素花，鄭天惠母親去世，伊妻潘氏，也是一身的工夫，鄭天惠之繼母王氏，也是一身工夫，比潘氏強的多，這素花是王氏所生，與鄭天惠鄭天義是隔山，英雲與素花他二人朝朝暮暮在一處學練本事，都是王氏所教，這二位姑娘教的武藝能打暗器，袖箭鏢飛蝗石，又能識字，看兵書戰策，他姊妹二人，眼空四空，目中無人，閻齊是他們手下敗將，閻正芳要是一時高興與他們二位姑娘比試，俱不是他的對手，也是一半讓着他，爲的他們練習高興，二位姑娘起的外號，一個叫亞俠女，一個叫無雙女，不但精習武藝，還學習針黹，品貌端方，性如烈火，恨不得眉皺就要殺人，素花時常勸他，亞俠女就聽他妹子之言，方纔說前邊閻齊所說的他，就是他那個姊姊，閻正芳叫他上後頭門去，閻齊走到娘親屋中，婆子說：「太爺來了。」鄭氏老太太說：「叫他進來。」閻齊進來，見了老娘，深施一禮，往旁邊一站，鄭天惠問：「我兒有什麼事情？」閻齊就把前邊師兄怎樣來的，怎麼丟的鏢囊與大環刀，見我們後院掛着鏢囊說了一遍，老太太說：「叫婆子到後院看看，有這個鏢囊沒有？」婆子答應：「到後院就把鏢囊取來。」老太太一看，又問閻齊：「你可知道你姊姊呀？」閻齊說：「別人沒有。」老太太叫婆子把小姐喚來，去不多時，老太太見姑娘進來，給老娘道了一個萬福，老太太叫他坐下，姑娘問道：「母親叫了頭進來，有什麼事情？」老太太未及開言，姑娘見閻齊在老太太身後藏着，閻齊說：「你好好把東西給人家罷，人家找上門來了。」一個姑娘家，偷人家的東西，有什麼臉面見人？姑娘一聽此言，氣沖兩脅，要追着打，被老太太把他攔住，叫姑娘復又坐下，說：「到底是什麼事情？」情姑娘說：「母親要問這件事情，我也不能隱瞞，皆因女兒昨日聽見外面一陣大亂，說有了打虎的壯士，女兒把樓窗開了瞧看，只見那扶老攜幼，男女老少，來往之人甚多，全是異口同音，說：『這個壯士，兩個嘴巴，一個掌心，雷，就將那老虎打死了。』我越想越沒有此事，故此我換了衣服，開了後樓窗戶，到了我們店中，我打量此人，頂生三頭，肩長六臂，原來也是個平常人物，我一賭氣，把他的衣服盜來，必是閻齊這孩子說的我，我也不隱瞞，他怎麼告訴母親，老太太說：『姑娘，疾速把人家東西拿出來，那可不是外人，是你兄弟師傅的兒子。』人家找上我們門來了，要東西，你既拿了人家的衣服物件，爲何又把鏢囊掛出去，是何緣故？」姑娘說：「母親打算你女兒真出去作賊，哪偷了人家的東西，必然是嚴密收藏，怕人知道，我是特意掛出去，他不能不找，只要找來，我定要領教領教他這個掌心雷，我也不管他是師兄，他是師弟，就這樣怎麼善？」

去他要東西一絲一毫，也不短少他的，就是要領教領教他這堂裏說這現成的話我怎麼對他說去，外邊走南創北，男子說話不像你們姑姐，生在坊裏上想什麼就說什麼，姑姐說依了我兩個主意，我就把東西給他，要不依着我這兩個主意，不用打算，要出一點東西，叫他過來，我們二人比量比量，他勝了我，就把衣服給他，拳腳刀鎗暗器，姑姐一一奉陪，要是勝不了我，甘拜下風，我也把東西還他，如他不敢與我較量，教他從前邊一步一磕頭，給我磕到後院，我也把東西還他，就是這兩個主意，教他自己挑選去罷，連老太太說了半天，姑姐說：非如此辦法不行，閻齊只得氣哼哼說：我就去說去，閻齊直奔前邊而來，閻正芳見閻齊去，多時方纔回來，閻正芳問：可是他不是閻齊說，誰說不是他呢？我把鏢囊拿出，給他父親一看，隨後給與徐良，閻齊把閻正芳叫到外邊說：請父親出來說話，爺兒兩個人到了外邊，徐良在窗戶內用耳往外聽着，正是閻齊向閻正芳說：姑姐兩個主意，或比試，或磕頭，不然這東西，全是不給，閻正芳也是着這這姑姐常常養的驕縱，大概自己去說，也是不行，徐慶在屋內說：親家有什麼話，到屋內來說罷，怎麼暗地裏說話，難道說我們父子，還是外人，莫非姑姐愛那口刀哇，只要他愛，我作主意，就教小子給他，閻家父子進屋內說：不是徐良說，兄弟伯父，你們不用爲難，方纔你們說的話，我已經全都聽見了，要教比試，天胆我也不敢，我只可就是磕頭，徐三爺問：怎麼教磕頭比試，閻齊說：事到如今，不能不說，又被徐良點破，只可一五一十的說了一遍，閻正芳在旁，也是爲難，說道：親家，也不怕你恥笑，我們這個姑姐，實在是養的驕縱，全不聽父母的教訓，徐慶哈哈大笑說：我這位姪女，必然本領高強，技術出衆，若非本事高強，焉敢與人較量，這樣姑姐，我是最愛惜的，咱們兄弟，英雄了一世，兒女們必得豪強，要是軟弱無能的兒女，要他則甚，姑姐要打算和你姪兒論論武藝，據我想這件事情，可以使得，咱們不是外人，我的兒子，如同你的兒子一樣，你的女兒，如同我的女兒一般，就教他們比試比試，也不要緊，閻正芳大笑道：親家真是一個爽快人，徐良說：天倫這件事，可使不得，我情願磕頭，也不敢比試，閻齊說：使不得，不能教哥哥磕頭，徐慶說：不用聽他，我的主意，教他比試，如不遵父命，即刻就殺，徐良一聽就無奈，方纔點頭，正在這個時候，家人進來報道：李少爺到了，忽見從外面進來二人，一個是穿黑掛面如鍋底，一個人穿的是豆青色衣襟，面如瓜皮，到了屋中，與閻正芳見禮已畢，正芳把兩個人，與徐慶見禮，說：這個叫巡海校尉李珍，是我的外甥男，這個叫細白蛇阮辰，是我的徒弟，二人過來，與徐慶磕頭，徐三爺把他們攙住，又與徐良、閻齊見過禮，然後落坐，閻正芳問你們二人從何而至，二人說：皆因我們盟兄鄒天惠他師叔一死，與他師傅師兄前去送信，依着他本不肯去送信，是我們二人勸他，日後到教他們，問住無奈，奈何他纔上徐州府，把靈封起來，我們替他看守，一去總沒回頭，我們二人找他師兄，無影無形，他師傅全家喪命，我們回來，他已然把師叔埋葬了，人是不知去向，徐良正要告訴他們，後面婆子請大爺，閻齊出去，復又進來，對正芳說：我母親問問方纔那件事情，什麼辦法，徐慶說：不用問你父親，我作主意，大家一同上後面去，我還正要

見見姑娘哪說畢，大家投奔後面，徐良與姑娘動手，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五回 亞俠女在家中比武 山西雁三千戶招親

且說徐慶的主意，要到婆頭與姑娘比武。徐良雖不願意，又不敢違背父命，只可點頭應允。李珍阮成二人不知甚麼事情，有閻齊告訴了二人這段情由，將姑娘這件事細說了一遍。李珍阮成兩個人全說我們今天可來着了。一個叫妹子，一個叫姊妹，說他會欺負咱們，這可叫他領教領教罷。原來這兩個，也是素花與雲手下的敗將。如今一聽姑娘要與徐良動手，全都願意，看着姑娘懶了，他們好趁趣，隨往後走着。李珍阮成問徐良你知道我們盟兄事情嗎？徐良說我知道，就把白菊花鏢打總鎮，鄭天惠投開封府，後上鵝風堡討樂，受白菊花一鏢，白菊花打死師妹，逼死師母，逼死師傅，鄭天惠這麼發喪，如此這般，這等這樣，說了一遍。二人一聽，咬牙切齒說：天下竟有這樣喪盡天良之人，天地間就沒有個循環報應不成。徐良說：別忙，報與不報，時辰未到，惡貫滿盈，自然必有個分曉。隨說着，就到了後面，一看五間上房，東西配房，極其寬大的院落，正芳引了徐慶，見了親家母，然後把徐良叫過去，與伯母行禮。李珍稱舅母，阮成稱師母，行禮已畢，就在院中看了坐位，皆因天氣炎熱，鄭氏沖着徐慶說我的小兒，太唐愚不堪，蒙老師朝朝暮暮，勞心勞力，實在我們夫妻感情不盡，說畢，深深與徐三爺道了一個萬福。徐慶一生，最怕與婦人說話，人家說了多少言語，他一語也不答，也就作了一個半截子，揖又與徐良說：這位賢婿，刻下作的甚麼官？徐良說：我是御前帶刀四品護衛。老太太說：如今到我們寒舍，必是找你天倫來了。徐良說：正是，就把相爺失印的事情說了一遍。回頭又與閻正芳說：看這位賢姪，堂堂相貌，一表非俗，真稱得起是將門之後。你我女兒之事，可會對徐公子提過沒有？閻正芳說：提起咱們姑娘，他有多大本事，如居井底，不知井外乾坤多大，他會三五個招數，那麼敢稱與人家比武，無非叫徐姪男替咱們教訓教訓他，從此也就不狂妄了。徐慶說：千萬不可那樣講，請出姑娘來，叫小子過去，讓姑娘打他兩拳，踢他兩腳，就算完了。轉面來又叫徐良：少刻你姊妹出來，打你幾下，踢你幾下，不許你指上風，你打他一拳，我給你一刀，你踢他一腳，我也是給你一刀，你踢他一個筋斗，我把你亂刀刺了。徐良說：閻大爺你瞧，我還活的了活不了。我，我要碰着我姊妹一點，我就是個副罪，閻正芳說：別聽你父親言語，全有我一面承管。閻正芳叫婆子請姑娘，我把姑娘請出來。姑娘來的時節，是穿長大衣服，珠翠滿頭，環佩叮噹，看看臨近。閻正芳叫他見過徐叔。

徐良說：不能，這是姐姐。後來一問，兩個人全是二十二歲。姑娘生日，比徐良大五日。李珍阮成說：會掌心雷，姑娘心中有些不樂，你就更換衣服，快來打他幾拳，踢他幾腳，我就愛看姑娘換衣服，與你哥哥領教領教去罷。閻正芳也說：徐姪男脫衣裳，徐良就把袖

石老太太是在廊簷底下坐着，他們大衆在院內坐着。姑娘來在老太太身後一站。徐三

義 五 小 續

說會掌心雷，姑娘心中有些不樂，你就更換衣服，快來打他幾拳，踢他幾腳，我就愛看姑娘換衣服，與你哥哥領教領教去罷。閻正芳也說：徐姪男脫衣裳，徐良就把袖

娘身臨切近，却脫了長大衣服，摘了花朵鉗子，又用一塊鵝黃絹帕，把烏雲罩住，身花汗巾，大紅緞子弓鞋，生得柳眉杏眼，櫻口桃腮，徐良抱拳連連說：「姊姊手下留情，這個人打死虎，與這一方除害，自己在這裏，見死焉能不救呢？這纔就把衣服抱走，第二天用青竹竿挑出鏢囊去，特

我問你，你的言語，你可牢牢緊記，徐良答應，兩人留出行門過步，往當中一湊，將要揮拳比試，

姑娘說：「你還知道那人是誰？」徐良早已理會，說：「莫非姊姊救我的性命，就深深一恭到地，說：『姊姊，咱們不用動手了，你是救命恩人，要沒有你，我早已死多時了。』原來姑娘，到闔家店，由東夾往前一走，就遇見金永福金大

意招他前來，如今交手，提起昨晚的事情，徐良連連與姑娘道勞，不敢與姑娘交手，小姐說：「你把掌心雷發出來，我們看徐良說，實在不會，姑娘說：『你不會，那虎到底是怎麼治死，徐良說：『我先打他一鏢，後砍他一刀，在胸膛

騰挪躡高，矮形若耗子，恰是猿猴身軀，溜溜亂轉，姑娘用了一個進步連環腿，將徐良腿兜住，往上一挑，徐良

了，闔正芳說：「賢姪，除了你伯母，不懂拳腳裏的事情，剩下那個不是行家，你須臾了他幾手，他不認輸，嗣後你

讓去，他早就輸給人家了，別叫他自誇其能，他身上還帶着土呢，連要你哥哥的衣服，徐良說：『算了，只要姪

話闔正芳叫李珍阮成，陪着徐家父子，前邊廳房內去坐，闔齊上他姊姊院中，丫環給小姐打來的臉水，姑娘很

是苦苦求饒，教他帶點傷兒，我纔罷手，闔齊說：『你拿東西來呀，』姑娘說：『短不了他的物件，叫玉梅把箱子打開，把

來的十件，姑娘一看，說是方纔贈的，闔齊又說：『有土也，風不到那裏去，你再看看你兩個，膝蓋的左右，中

一聽，羞的滿臉通紅，哇的一聲，就哭起來了，往裏間屋中一跑，玉梅說：『大爺只是何苦我家小姐，高高興興的

納悶說：『怪呀，闔齊說：『論動手，你早輸給人家了，別不害羞了，姑娘

衣上，難道這幾處，也都是踏的，姑娘一瞧，納悶說：『怪呀，闔齊說：『論動手，你早輸給人家了，別不害羞了，姑娘

衣上，難道這幾處，也都是踏的，姑娘一瞧，納悶說：『怪呀，闔齊說：『論動手，你早輸給人家了，別不害羞了，姑娘

滿讓你看出來，也不便說呀。閻齊抱着衣裳直奔前面，到了廳房，徐良在那裏磕頭哪。原來是安人把員外叫住，員外提姑娘的事情，說我的女兒如今已二十二歲了，終身尙且未定，咱們這裏還找不出一個門當戶對的。家來，說看這個徐公子雖然絕嗣現任的官職，我雖不懂得武藝，見他也不再在咱們女兒以下，我打算要把女兒給他，不知你意下如何。閻正芳說我一見徐良，我就有這意思，倒怕你不願意。如今你既有此意，這是很好的。一門親事，夫妻二人商量妥當，方纔出來，員外穿山鼠徐三爺就將女兒要給徐良的話，說了一遍。徐慶哈哈大笑說：親家，我那小子長得十分貌陋，如何比得過姑娘去。你要願意，我是求之不得。閻正芳道：親家不必太謙了，你我就是一言爲定。徐慶最是性急的人，叫小子過來，與你岳父叩頭。山西雁暗暗着急，自己明明知道，在二友莊定下了一個，再要定一個，人家焉肯給作二房。日後人家豈能答應說：天倫你老人家出來，我告訴你幾句言語。徐慶說：小孩子，人家父母與你定親，你說使不得。你知道甚麼，過來與你岳父磕頭。徐良無奈，只得過來與閻正芳磕頭，行禮已畢，大家道喜，將要擺酒，外面號炮驚天，家人進來報說：襄陽王反到這裏來了，要問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六回

徐家父子觀賊隊

也氏弟兄展奇才

且說徐良剛把親事定妥，忽聽號炮驚天，衆人一怔。本來生在太平年間，聽着這事，當着新聞，剛要派人出去打聽，忽有家人進來，說：不好了，襄陽王反到此處，曾同朝天嶺就在梅花溝扯起大旗，要招安咱們這幾個村子，外面也有不降的，也有降的。閻正芳聽說氣往上沖，說：衆位，如今我們這裏造反，你們大衆去罷。又聽外面聲音更大了，開勇猛，閻安閻興閻海閻泰，全是閻正芳的姪兒，有短衣襟，有長衣襟，各執兵器，大家迎風而入，見了閻正芳，一齊行禮，有叫叔父的，有叫伯父的，齊說：如今梅花溝造反，你老人家降不降。閻正芳說：我不能降賊，不知你們心意如何。衆人異口同音說：我們打聽你老人家，我們全死在這裏，也不能降賊。閻正芳說：親家，此事甚麼辦法。徐慶說：親家，我就管打頭陣，出主意，我可不行，我是個渾人。若論打仗，千軍萬馬，我都不懼。此時徐良合閻齊與他們小弟兒們見禮，閻勇閻猛，見徐良在這裏，也是納悶。過來問他的衣服下落，閻齊告訴大衆一遍。徐良害羞，不肯說，就在徐慶面前，說道：孩兒東西全有了，就拿將過來，還有半袋多鏢，沒還給孩兒。閻正芳說：叫閻齊取去。徐三爺說：那就不用取了，就作爲定禮罷。閻正芳說：既然這樣，咱們大家上廟齊人，衆人點頭，原來門外已有好幾百人了，都聽閻老員外的吩咐。衆人異口同音，全都一問閻正芳就把不降的話說了一遍。衆人全都愿意，俱跟着上廟。廟叫北極廟，進廟一擡鐘，可着三千戶的男子全到，有二十二個會說，衆人一議論，與他們開兵打仗。此時又有徐三爺在此，不久的又有開封府護衛老爺們，前來保護，咱們這一方的生靈衆人一聽，無不歡喜，就是與他們交手，沒有兵器，衆人各自去尋找，也有長短傢伙，也有鐵棍木耙，也有

撓鈎木棍劍刀用大竹竿子綁上包袱就算大旗拿出鑼鼓來圍正芳主意若要緊打鼓誰也不許往後退若
 要敲鑼誰也不許往前進傳將下去大家全都知道此信此地三千戶雖不殺三千戶的人家也有一千有
 餘老叟頑童中年漢全湊在一處就有好幾千人此時又有八寶村斷頭峪林園這幾處人全是舉力強壯
 二三十歲各人極定傢伙這幾處全有官頭俱要來見向老員外問同這寨降不降圍老員外把他們官頭請
 進來先與徐三爺見禮說這寨是開封府護衛大人攻打朝天宮圍困前站衆人一聽無不驚喜相傳往外一傳那
 幾村人如同有了主帅的一般正在費高之際有人進來說梅花潭連花龍一帶有一兩三千人甬石與築起一
 段牆來還有一個轅門扯起許多旗幟肉中有兩杆大白旗上寫着長收山河扶保萬生那邊寫着滅大宋男整乾
 坤另有兩杆大旗是面寫着兩個斗大的金字更有寫七字的旗子營中打人聲上寫着趙王罵下天下都
 招討兵馬大元帥八路總先鋒王所有他們那裏的人都搶了去他們騎了六四面八方各插著新旗上
 面有白字寫著是招安四方四字徐良說這可恨是造反哩我先探探看去正要前往忽聽有人進來沒
 道說梅花潭有人來下書問正芳說叫他進來不多一時前邊又有一個後邊跟著一個前邊那人見著大衆深打一恭衆
 人全都站起身來惟有徐慶片語坐在那裏不語圍正芳連忙問道才對你說公的貴姓那人說我是王
 爺駕下的旂牌官姓王名信王爺在苗吳國不久與先派兩傷前部正印先鋒官姓也一叫也雲鵬外號顯
 道神一個叫也雲鵬外號巨靈神奔到朝天宮約會五家寨主要把左右鄰一齊打盡殺命灌國現有朝天宮大
 寨主是王爺的招討大元帥說朝天宮與貴處俱是唇齒之邦不忍傷害許多生靈故以修下一封書信派我前
 來只要見著圍老員外將書投遞老員外若肯歸降王爺免死許多的生靈又可以保住全村的性命王寨主情
 甘願意把正帥印付與圍老員外執掌說我把書信往上一遞徐慶說這旂牌前來勸降遂與徐良使了一個眼
 色徐良繞在來使的身後把大軍刀取出來對著來使腦後一砍咕咚頭落地屍首往前一栽徐良殺
 了這個旂牌官把令家店的夥計騙了一個勛斗跪在地下苦苦哀求徐三爺說別殺他殺了他沒人前去送
 信徐良說便宜你回去送信去罷回去時節你可務必說明你那夥計是我教的不要與圍家相干我姓徐我叫
 徐良外號人稱多情入熊你記住了沒有夥計說我記住了徐良說多少給你留下點記號大環刀一過削一個
 耳朵那人撒腿就跑遂吩咐把那個尸首搭將出去徐良說咱們疾速快去如不然怕剝得人前來就不好辦
 了圍正芳同着徐慶帶領衆家子弟兄教家大預備兵器別的會頭也有會本事的纏而言之有本領的在前
 無本領的在後出離三千戶的後街就聽見咕咚咕咚連聲炮響果然來在梅花潭的對面就看見了人家那列
 成陣勢明顯一字長蛇暗化二龍歸水戈戟森森器械鮮明兩杆白纓子大旗上面書寫黑字寫的是改山河扶
 保萬生滅大宋男整乾坤當中有一杆大坐纛旂寫着是趙王爺罵下天下都招討兵馬大元帥八路總先鋒王

中另有兩杆大旗，寫着前部先鋒，還有兩個斗大的乜字，左右兩杆紅旗，左邊是左先鋒，一個斗大的金字，右邊是右先鋒，一個斗大的金字，徐良一看，就認得那金字旗下，是金永福金永祿，乜字旗下，是兩個空黑挂皂之人，全都身高一丈，俱是鑲鐵包額，青緞扎巾，雙飛火氈，兩朵紅桃，青緞小襖，牛皮靴子，一個面如血盆，一個面似瓜皮，每人抗着一條虎尾三節棍，每人腰中盤繞着一根十三節鞭，在那裏催軍，原來這兩個就是顯道神乜鵬與乜雲鵬，二人在甯夏國，佔山為王的兩個野人，受了王爺的招安，如今就派這兩個前部先鋒官，如今由甯夏國帶了五百人來，還有他們山中幾十個驍兵，拿著王爺的書信，先見了王紀先，王紀祖將王爺書信投遞兩家寨主，一見書信，打開觀看，並且還有許多金銀彩緞，白玉珠寶，王爺並沒見過面，就封了一個天下都招討兵馬大元帥，八路總先鋒，把旗纛認鏢，俱有乜雲鵬，乜雲鵬帶來，當時就找了長竿，穿了旗纛兩家寨主，沖着袁夏，謝了王爺之恩，收了禮物，依這乜雲鵬要出去掃滅那些村子，搶擄東西，兩個寨主說：三千戶有一個閻員外，那老兒不是好惹的，先去招安他們，若要問正芳一降，王爺又得一員虎將，倘若不降，然後再洗他們的村子，遂即修了一封書信，乜雲鵬派他的旗牌官王信前來下書，乜雲鵬也雲鵬，也就告辭下山，盡山路就是四十里，也有墩鋪，五里一墩，三里一鋪，走在山下，有個臨河寨，有兩個寨主，姓廖叫廖習文，廖習武，只二人是親兄弟，一文一武，是王紀祖的兩個表兄，由臨河寨上船，至中平寨，有一家寨主，姓楊名平，外號人稱入河太歲，有四員偏將，吩咐下去，扎住滾龍溝，撤去捲網，另用船隻，迎接乜家弟兄，過了中平寨，開了竹門，繞過銀漢島，葉舟登岸，奔梅花溝，至金家店，見金永福金永祿，立刻齊放三聲號炮，叫大眾搬石塊，擲牆子，立幟門，插旗纛，少刻金家店夥計回來，被人家削了一個耳朵，鮮血淋漓，見書金家弟兄，乜家弟兄，就把王信被殺的話細說了一遍，乜家兄弟，聞聽此言，就要傳令，金永福說：且慢，就把徐良的一身本事，對著乜家弟兄，細說了一遍，出去高一遇見此人，千萬小心在意，乜家弟兄微微一笑，說：也不是我兩個人誇下海口，不怕他頂長三頭，冒生六臂，要活的在，按過案，要死的結果性命，遂即往下傳令，教叫陣連聲炮響，畫鼓齊敲，有甯夏國五百兵，俱是受過訓練的，聞鼓一聲，就列成一字長蛇大陣，旂纛認鏢，空中飄揚，他們弟兄四個人，各歸本隊，俱在本人門旂之下，也以對面觀戰，那些莊兵拿包袱，作旂子，抗着長短的傢伙，可也有長鎗大刀，有多一半全是務農所用的，鐵鋤等類，還有些草頭劍刀木棍，站立得也不齊整，差不等亂擠亂碰，吵吵嚷嚷，當由單有一夥人，倒是虎勢昂昂，都有軍刀，永福永祿，著山西雁，絕不敢出隊，就是乜家弟兄，挺身躍將出來，早見那邊出來了兩個閻勇，閻猛，見閻壯，奔出來，兩個娃子把也攔住，這二人每人一條鎗，就迎上來了，剛見乜家弟兄，用虎尾三節棍，往外一挺，一反手，就結果了閻家弟兄的性命，徐良見二人已死，就要出來，與乜家弟兄交手，只段節日，且聽下回

第一百七回

衆好漢過潼關逢好漢

大英雄至飯鋪遇英雄

且說也家弟兄將一出來，闖正芳就要過去，兩勇鬪猛，那豈叫老人家過去，不料二人過去，就死在三節棍下。老英雄一見兩個姪子已死，如同刀扎肺腑，要過去與兩個姪子報仇。山西雁也沒言語，飛也相倒就奔了戰場，看看臨近，那邊有人，唯叫小心，這個可就是白眉毛哇。薛勳齊敵一陣，以振軍威。也家弟兄招呼來人，通名棍下受死。徐良說：兩個叛賊，再問老爺，乃是御前帶刀四品護衛姓徐名良，外號人稱多臂人熊，知我的利害，快些過來受罰，你們兩人叫什麼名字？結果了你們時節，我也好上我的功勞簿。二人通了名姓，徐良說：你們二人是一對一個呀，還是一擁齊上。也雲鵬說：你一個人，我們也是一擁齊上，你一千個人，我們也是一擁齊上。徐良說：這有對勁，隨說着身隨切近，這二人那裏知道他的利害，忽然一低頭，錦背低頭花裝弩對着也雲鵬打去，也雲鵬也算躲閃的快，到一扭臉，嘆一聲：「正打在腮頰之上，若要不是有牙擋著，就從左邊腮頰穿出去了。」賊人一低頭，咳嗽一聲，疼難忍，把弩箭拔出來，鮮血直流，咬牙切齒，把徐良恨入骨髓。二人一齊揮虎尾三節棍，往上撲奔，一個是擲花蓋頂，一個是擲樹盤根，叫來人首尾不能相顧，可巧遇見徐良大環刀，往上一迎，啞的一聲，把虎尾三節棍，削成兩節，腿下面棍到，徐良往上一躡，掃帚棍掃空，又一翻手，連肩帶背打下來了。徐良用力往上，又一迎，啞的一聲，把三節棍削成半節棍，二人往下一敗，全打腰間，把十三節鞭一抖，仍是一上一下，舉起就打徐良。山西雁將要用大環刀，找他們的十三節鞭，就轉身背後一聲喊叫：「類若霹靂一般，回頭一看，是金鎗無敵大對軍于奮，手中一管鳳翅流金鎗，後面是霹靂鬼韓天錦，一條混鐵棍，二人一齊喊叫，開了一山西雁，只可讓他們，再看後面蔣四爺，展南俠，白芸生，艾虎，盧珍，劉士杰，馮淵，雙刀將馬龍，張豹，金鎗將于義，大漢史雲龍，滔史丹，胡小紀，喬彬等，俱在那邊與徐三爺相見。徐慶又與他們大衆，給闖正芳等見禮。原來蔣四爺他們由開封起身，那日正走，忽見後面有二人騎着兩匹馬，飛也相似趕下來，却是一老一少，遠遠的那個上年歲的人說：「前邊那幾位人，有蔣四老爺沒有？」蔣四爺回頭一看，他並不認得那老者，蔣爺說：「什麼人找蔣四老爺？」那老者道：「下馬說。」四老爺一向可好，老奴與老爺舊頭，蔣爺說是什麼人，我怎麼不認識你？那人說：「老人家見著我家少主人，就認識了。」蔣四爺一看，不是別人，正是自己的徒兒到了，這就是在魯家村收的那個魯士杰，少爺下馬過來，與蔣爺行禮。蔣爺說：「你從何處而來？」魯士杰眼淚汪汪，呵呵了半天，說不清楚。蔣爺問魯成你說罷，這孩子說話，我實在聽不明白，魯成說：「我家主人皆因受傷之後，當時不甚理會，過了一個月後，自然鼻血吐了半載有餘，我家員外，就放去了家中養喪，諸事已畢，我家少爺，常在家中惹禍，無奈之何，有我家員外的親族，都知道我們少爺與你老人家隔過頭，教老奴隨著前來，只要找你老人家，就好辦了。」到了開封府，一打聽，說你老人家奔潼關來了，我們主僕，自京都直奔潼關大路，可巧走在這裏，我瞧着像，我纔冒叫一

聲原來正是你老人家蔣滄說，好，我正要寫信，找你家少主人，不料我的事情，開封府相爺，把印丟失了，我們又得上陝西，你們來得正好，就跟著我們上陝西去罷，蔣爺把魯士杰帶過來，與大眾見禮，說：這是我的徒弟，名叫魯士杰，外號人稱小元霸，所有大眾，全給磕上一回頭，就是史雲倒與他磕頭，皆因榜史他是艾虎的徒弟，大眾一看蔣爺，只個徒弟，一面黃肌瘦，僅有骨頭沒有肉，正是一個童子癆的形象，蕉黃的面皮，雙眉圓眼，小鼻子，嘴尖臉直，是一個雷公樣子，大家看着，無不暗笑，難得蔣四爺，只個徒弟，甚麼挑選來着，師徒這個品貌，會不若往來，那知他力大無雙，人送他的外號，叫小元霸，帶着他一走，雖有馬匹，也就不能騎了，到了晚間，住店最能，大，展爺問他會什麼本事，他說：是一概不會，到了次日，至潼關，蔣爺同着展南俠二人，拜會潼關總，領總大人姓蓋，叫蓋一臣，外號人稱紅袍將，到帥府遞了半全帖，大開儀門，迎接二位護衛，見面彼此對施，蔣爺見這位大人，紅袍玉帶，金轆頭，白面長髯，此人打吃糧，帶軍起首，陞的總鎮，爵位全憑跨下馬，掌中鎗，一厚層，趕來的副將，要講究出兵打仗，攻殺戰守，無一不強，潼關潼關咽喉要路，非這樣的總鎮，焉能把守得住，蔣四爺一到，親身出來迎接，讓到書房，敘了些寒溫，展爺把開封府的文書拿來，叫蓋一臣看了，蓋總鎮說：原來京都竟有這等樣的事，立刻吩咐，把兼護衛校尉請進來待茶，眾人至裏面，一一相見，蔣爺打聽徐良、總鎮說：已，然過去二三日了，總鎮大人待承了一頓酒飯，次日方纔起身，第二天到三元縣打尖，蔣爺吃酒，總要多就誤些，時刻他不吃酒的，先吃完了飯，都要出去消散消散，只是于奔與韓天錦兩個人，剛出飯鋪，就聽見魯士杰，在飯鋪外頭，瞧那天棚杆上，拴着一匹紅馬，鞍鞵鮮明，鮮紅的顏色，鬃尾極其好看，魯士杰問：這是誰的馬，魯士杰鬼說：這小子，你愛人家的馬呀，魯士杰一抬頭說：大小子，你管我哪，于奔在旁說：你們兩個人，須別叫他大小子，我也不好呀，叫他個黑小子，還可以，士杰說：你也是大小子，于奔說：我不瞧你小，我把你劈了，士杰說：我還要劈你哪，于奔說：你有多大膂力，過來一揪，他被小爺把他腕子拿住，往懷中一帶，于奔往前一栽，幾乎栽倒在地下，于奔使懷裏一抽，小爺又這麼一送一撒手，嗙咚一聲，仰面朝天，栽倒在地，于奔自己羞得面紅過耳，說：瘦小子，實可以，咱們兩個人再試試，小爺說：慢說是你一個人，就是你們兩個小子也不行，韓天錦說：咱們試試，果然兩個人一齊過來，被小爺把他們兩個腕子拿住，這二人見魯士杰手指頭精細，很長，漆黑，類若兩隻爪子，小爺一用力，就如五個鋼鈎，把二人腕子鈎住一般，論說二位站殿將軍，膂力不小，禁不住小爺這一揪，往懷中一帶，于奔韓天錦也往懷中一帶，魯士杰連一絲兒也不動，只二人就知道勢頭不好，說你撒開罷，小爺絕不肯撒開，他們容容們往懷裏勳力帶足，借著他們自己的力氣，仍是往兩下裏一送一撒手，這二人嗙咚嗙咚，全都栽倒在地，瞧着熱鬧的人，在少內中單有一個人，哈哈大笑，于奔韓天錦栽倒，本就羞的難受，又對着這些個人無知，只是叫了一陣好兒一般，這兩個站殿將軍，如何鬧得住，正要找一個出氣之人，爬起來就罵那個大笑之人，也是一個不被罵的人，說：你們兩個人，栽倒因為何故罵我，是什麼緣故，于奔說：我

們是自己弟兄，鬧着頑的，與你何干，為何你在旁邊狂笑，你要不服，來來來，咱們較量較量，那人說：你惹不起人家，要娶我，於我誰人，被你欺服于春說：我就會欺服你，你不服，你來試試，小子怕你不敢，那人一聽，微微一笑，說：量你有多大，本領見那人生得是細條身材，白臉面，一身藍縷衣袴，于春剛過去，就是一拳，那人用二指尖，往脊下一點，于春只咚摔倒在地，要問此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八回 也雲鵬使鞭鞭對鎗 徐世長動手手接鏢

且說于春背因被魯士杰找了一個筋斗，他打算著要拿那人，氣不料剛一過來，被人家用二指尖，往脊下一點，他直摔倒在地，並且是心內明白，不能轉動。韓天錦說：這小子，可真是豈有此理，你會什麼本事，來來，咱們兩個人較量，那人說：量你有多大能耐，韓天錦過去，打算要揪他，不料也被人家用二指一點，也就摔倒在地。魯士杰說：你這小子，因為什麼，把我的兩個哥哥，全都治倒，咱們兩人較量較量，那人一笑說：小輩別看你能摔倒他們兩個筋斗，我要叫你東倒，你要往西一倒，算我學藝不精。這魯士杰更不行了，也就過來，那人說：你有多大的力，把腕子交給你，也拉我一個筋斗，方算可以。魯士杰把他腕子一揪，往懷中用生平之力一帶，那人用左手，抓着魯士杰的胳膊，一摸相似，小爺就覺半身麻木，被那人用二指尖一點，少爺也就栽倒在地，心內雖然明白，就是不能動轉，外面隨着之人，越聚越多，全都哈哈一笑，說：真是強中自有強中手，能人背後有能人，那個精瘦小孩兒，會勝那兩個大身量的，這三個人，又不是那人的對手，外邊這一喧嘩，往裏一傳，信蔣爺剛纔吃完了飯，叫他們檢去傢伙算賬，忽見外邊進來之人，說：就是那邊飯座上的人，都被人家給戳死了，艾虎一聽，往外就跑，後面跟着眾人，全都出來一看，果然于春、韓天錦、魯士杰三個人，俱躺在地下，可睜眼睛，不能轉動。蔣爺先就問那個人：你將我們三個人打倒，是什麼原故，那人答言說：是我打的，如不服，就過來較量較量，一班小弟，正要到前爭論，話音未了，史雲山過給那人一拳，那人又是照樣用二指尖一點，也就栽倒在地。艾虎、白芸生、盧珍、劉士杰，將爺心中暗暗忖度：此人這身工夫，受過明人指教，這教閉穴法，俗語說：叫點穴，就聽見北俠說過，會這套工夫，其餘就精神行無影，谷雲飛會，其名，叫十二支講關法，按人周身，三百六十骨節，點在什麼穴道，這一點無非就把人的穴道閉住，或縮或站，一絲兒也不能轉動，就是不容易學。蔣爺已明此理，知道他是點穴法，艾虎等不知此術，就要抽拳動手，展爺過來一攔，連蔣爺說着，四人纔不動手。蔣爺過來，與那人說：朋友，咱們遠年無冤，近日無仇，我們這三個人，要犯得罪了尊公，我給磕頭陪禮，有什麼話，我們少刻更說，你先叫他們放轉過來，那人說：使得，我見他過去，手一拍，韓天錦于春、魯士杰，一翻身，坐將起來，說：好小子，真有你的，仍然展爺把他們拉將過來，蔣爺又問道：朋友，貴姓，方纔我們三個人，俱是渾人，難道你還看不出來麼？若有得罪，尊公之處，我替他陪禮，那人微微一笑，說：我姓沈，沈明杰，居住馬尾江，正西有道，額叫梅花嶺，在嶺正南，叫奇霞。

當下有村人叫避賢村。我家有七旬老母，因我老母終日用飯，非肉不飽。我故此每日上一趟三元縣，與我老母買肉。蔣爺說：「六人到七十歲，非肉不飽，你能終朝走這麼一趟，不嫌煩絮，可見你是一點孝心。忠臣孝子，人人可敬。」沈明杰說：「尊公何必這般過獎？未曾領教，你老貴姓？」蔣爺說：「姓蔣名平字澤長，原籍金陵人。明杰說：「莫不是人稱明杰，刻下護衛的前程？」蔣爺說：「正是。」沈明杰說：「原來是蔣四兄台，請上受小弟一拜。」說畢，行禮。蔣爺把他扶住，又見那人二十餘歲，口稱自己是蔣四兄台，連忙問道：「這位弟台，何以能知劣兄？」沈明杰說：「我是一個四老爺，我知道。」蔣爺說：「但不知是那一位？」沈明杰說：「洪澤湖高家堰隱賢莊，有一位姓苗的那位老先生，你必然認識。」蔣爺說：「那是我的苗伯父，怎麼弟台認識此人？」沈明杰說：「那是我的師傅。」蔣爺說：「這可真是外人了。」請弟台過來，我與你見幾個朋友，先見展南俠，然後大衆俱都。」一相見，蔣爺說：「我們大家裏面說話去罷。」沈明杰告辭道：「看這匹馬，夥計說你老只管放心，去失不了。」至裏面落坐，蔣爺要請他飲酒。沈明杰說：「剛纔吃過，正然要走，遇見他們三位，比較臂力，我在旁邊失聲一笑，他們一罵我，我可實有得罪他們三位。」蔣爺說：「令兄自己不是外人，請問沈賢弟，如今我苗伯父還在與不在？」明杰說：「已經故去三載有餘了。」蔣爺說：「原來他老人家歸西去了，可惜可惜。」明杰問道：「如今我師兄苗正旺、四哥你可知曉？」他在那裏居住？」不知蔣爺說不知，正要與蔣爺打聽，沈明杰說：「這個自己一怔說：「四哥，我要知道。」沈明杰說：「蔣爺與四哥打聽呢。」蔣爺說：「他們父子行事，實係古怪，我拿住吳澤，了我們公孫先生顏大人，要請他父子與他表明萬歲。」至隱賢莊一找，他們父子形跡不見。由那時就隱了。至今不見下落，你怎問我苗正旺的下落？」原來沈明杰分明知道他的下落，時心裏暗想：「蔣四爺，你問下文慢表。」沈明杰說：「你們衆位意欲何往？」蔣爺就把開封府丟印，上朝天嶺投師的事說了一遍。沈明杰說：「衆位若奔朝天嶺，離我家中不遠，倘有相告小可之時，小弟情愿效勞，我不可不在此。」沈明杰說：「你這人，倒像我老母，說去。」蔣爺又細問了住的住處。沈明杰說：「一遍告辭解馬匹，乘跨回家去了。」蔣爺大衆也就起身，直奔朝天嶺，過馬尾江，遠遠望朝天嶺，去。多難見號炮連聲，蔣爺說：「這是那裏開兵打仗？」看隨近，看見那裏旛旗招展，隊伍交雜。這邊民團，拿包袱當房械。蔣爺一眼，就看見徐三爺在那裏指手畫腳。後面快說：「甚麼三爺也在。」大衆直奔前來，見徐三爺，大錦與子春說：「咱我們三弟在那裏與賊交手，哪？我們過去換着換着，他去。」子春說：「大小子你取過去，麻天錦與子春說：「咱我們三弟在那裏與賊交手，已全都帶各人的傢伙。」二人一說，撒腿往前就跑。直奔殺場。大錦說：「三弟，閃開了。」徐良剛把那二人三節棍削折，忽然後面手奔趕上前來，包家弟兄兩條十三節鞭，嘩嘩一抖，兩條怪蛇相彷彿。天錦迎着也雲鵬，手奔迎着也雲鵬。這十三節鞭，兵器之內，最利害無比。遂便就折灣，共十二節，全是鋼鐵打造。環子套環子，真得受過明人的指教，打的去回來，還得要收鎖人家的兵器，或進人家。」打砸搜捕，皆是招數。單刀雙刀，雙鞭單鞭，遇十三節鞭，最怕的是鐵三節棍，鎖子棍，狐狸鞭。這幾宗兵器，可恨十三節鞭。如今也雲鵬，見子春只柄鞭，翅

鏑又帶于奔兒蕩蕩，一丈開外的身量，心中就有些懼敵，使了個泰山壓頂，鎊將下去，于奔並不橫擋招架，往後一撤步，十三節鞭打空，將往懷中一抽，于奔用鏑往下一拍，只聽呱噹一聲響亮，鏑的雁翅把十三節鞭掛住，盡力往懷中一帶，雲鵬嚇了一跳，也是盡力往懷中一帶，于義趕奔前來，鏑的就是鏑，雲鵬一歪身軀，剛躲過，于義擰鎊就扎，此時十三節鞭和鏑便也就兩下分開，然後奔于義，雲鵬用掃堂鞭一掃，于義跳過，復又打將下來，雁翅鏑復又打將下來，金永福、金永祿，看見他家弟兄要吃苦，這二人就躡下來，他們兩個本是飛賊，不會使長傢伙，每人一口單刀，趕奔殺場，此時韓天錦吃的苦，已覺不小，皆因雲鵬蓋頂樓頭，往下一砸，韓天錦用鐵棍使了一個橫上鐵門拴的架勢，不料那十三節鞭，逢硬就折，就聽嘩一聲，把那幾節，正砸在韓天錦脊背之上，說哎呀，小子真打麼？雲鵬也不言語，照樣兒嘩嘩又打了一下，徐良看不過意，復又躡將上去，說二哥你躲開罷，韓天錦方纔下來，雲鵬不知徐良的利害，也是照樣往下一打，徐良刀往上一迎，噹一聲，把鞭削去兩節，照樣又一打，又削去兩節，雲鵬無奈撒腿敗陣，徐良那裏肯捨，雲鵬跑不甚遠，回首就是一鏑，徐良噉噉一聲，噉噉栽倒，要問生死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九回

四品護衛山谷遇險

站殿將軍殺場擒人

且說徐良把雲鵬的十三節鞭削去一半，雲鵬就跑，徐良就追，雲鵬一回头，把暗器掏將出來，往外就打，早被徐良看見，慢說這是白晝，就是夜間，都能接人家暗器的，徐良一伸手，把暗器接來，往那裏一仰，噉噉栽倒在地，把鏑還轉過來，使那個打暗器之人無疑，雲鵬一見他這樣栽倒，就知把他打中，遂即轉身回來，要結果他的性命兒，忽見徐良使了個鯉魚打挺，一翻身說來也，鏑的就是一鏑，雲鵬他裏防範着，有這們一個招數，也虧得自己躲得快當，一矮身軀，鏑的一聲，正打在他抹額之上，嚇的賊人胆裂魂飛，撒腿就跑，徐良緊緊一跟，雲鵬不敢歸隊，撲奔正西，進了山口，過山梁，徐良仍然是追，二人直跑的力盡氣喘吁吁，汗流夾背，跑出總有五六里路，忽然透出平坦所在，四面皆是大山，是一個小村莊的樣子，無非有二三十戶人家，就見臨近那所莊院，是柴扎竹籬門外，站着一位武生相公，看着二人，看看臨近，那人就進門去了，雲鵬被徐良追的無處可跑，往西一拐，那人剛進去，正要關門，雲鵬把籬笆門推開進去，央求那個武生相公，在院中暫避一時，讓徐良趕追過去，然後再逃，躡性命，不料徐良早在籬笆牆外，聽見他們裏面說話，一縱身就從籬笆牆外躡進去了，剛一腳踏實地，原來那武生相公，就在那裏等着呢，那人一抬腿，徐良就摔倒在地，武生相公用膝磕蓋，點住徐良後腰，把帶子解下來，四馬倒攢蹄，將山西雁捆好，徐良說那一個是賊，我是辦案追賊的，相公什麼把我捆上來，那相公微微一笑，並不答言，揚長而去，少刻有家人出來，把徐良看上一看，暫且不表，且說疆場之上，淨剩了也雲鵬被雁翅鏑圍裏，後來金家弟兄到了，人家那邊，衆人也殺將過來，蔣爺主意，就是魯士杰沒過

來此時蔣爺也問明白丁原與國家結親之事聽了很覺着喜歡。白若牛盧珍剛一過來，就敵住金永福金永福也當頭對着艾虎用十三節鞭掄開就打艾虎用七寶刀才上一迎，嗆的一聲把十三節鞭掄去兩節，也當頭翻身就跑。一見他那鞭就是號令五百兵，嗆喇往上一裹，長知的傢伙往上一遞，只一陣好殺，吐咬磕跌，如同倒瓜切菜，揀着就死。碰着就亡，轉眼間情勢駭人，屍橫滿地，血水直流，帶着重傷，死於非命不少。金永福被衝士杰一鏢打倒，韓天錦把他往骨下一夾，回頭就跑。金永福被手舍用鏢打了一個勛斗，就栽倒在地。手舍一擡腰，也就把他夾於脊下，注回裏就跑。白雲鵬一聲令下，將兵就見那邊嗆的一棒鏢鳴，衆兵丁如風捲殘雲歸。白雲鵬花溝去了，蔣爺說：嗚鑼收兵，兩罷干戈。這邊的全都回來。蔣爺這一來就有出主意的人了，叫大衆分一半人回家中去，取鑲鐵。這一半人搬石塊、磨礮子，那一半人取鑲鐵，到挖戰壕，立轅門。人多容易做，轉眼之間就疊了半截牆子，挖了幾尺深的戰壕，仗着是平坦之地，不是山路，工夫不大，俱都挖好。蔣爺交給他們站牆子，傳口號，按軍規營規的號令一般。教固正芳預備他們燈籠火把，換替着巡更站牆子。然後就在裏邊有一座大廟，就作了他們的公所，拿住的金永福、金永祿帶上來，細問他襄陽王的來歷。這二人並不隱瞞，就將王爺的事，情一五一十說了一遍。又問他們朝天嶺的地勢，這二人也不隱瞞，一五一十全都說了。又問玉仙可曾到了，沒有回說沒有到蔣爺一威脅兩個人，這二人說：我們已然被捉，我們不說，白受些刑法，索性有什麼說什麼，倒好。只要問完了，求老爺們給我們一個快刑。蔣爺又問白雲鵬在你們這裏沒有，金永福說：不但不在這裏，我們連認識他都不認識。蔣爺說：也不殺你們兩個，只要我們把大事辦完，還放着你們兩個，只要你們改邪歸正，就寬好人了。又派人把這二人看起來，不叫缺少他們的吃喝，然後大衆就在廟內吃飯，都是固正芳的預備。蔣爺說：固正芳，上天嶺的道路，你可去過沒有？固正芳說：一概不知，誰也沒往裏邊去過。蔣爺又問：這後山，可能上的去？固正芳說：上可是上的去，就是繞的道路太遠，非由汝留府過去，走後山六十里路，到山頂之下，三十里路，有個交界，叫萬家鎮，立着個交界牌，山上的人，不許私過交界牌，往下，下面不許過交界牌，往上，這交界牌上面是山上的人看，交界牌下面，有苗家鎮的人看，如要私走過交界牌，准其拘獲。蔣爺問：這是什麼緣故？固正芳說：這苗家鎮，有我們親戚，是我們一個連襟姓苗，叫苗田雨，他們姓苗的人甚多，全是打獵爲生，他們常常打獸，有用三眼銃的時節，他們山上聽見三眼銃一響，就疑着有官兵抄山，因爲此事，打過好幾回仗。山上人都具敗仗，有我們親戚，來給說合着，立了一個交界牌，此後不許犯界，若要上這後山，非從此處不能過去。蔣爺說：從此之外，別沒有便道了。固正芳說：除非之外，別沒有便道了。蔣爺說：既然這樣，今日晚間，從前邊探探他這個嶺去。固正芳問：誰可探去？蔣爺說：我去探去。固正芳說：是那裏去探？蔣爺說：由前邊水面去探。固正芳說：不行，十里地面的水，還有許多的消息，哪？蔣爺說：方纔這福，不是說過了麼？就是那滾龍橋，捲網水斗，子全不要緊的事。情巡江太尉李珍，細白蛇阮成，兩個人說：你老人家，一路同往如何？蔣爺問：固正芳，

第一百十回 蔣平率大眾削刀破擋 李珍與阮成被獲遭擒

們二人水性怎樣，問正芳說：「我是一概不曉，打量著可以，蔣爺又問你們兩個人，在水中能看多遠呢？」李珍說：「二人齊說：『能一丈五六，是水十里地，絕不能。』」蔣爺說：「那可執行的了？」艾虎在旁說：「四叔我也跟了去，蔣爺說：『你在水中又不能睜眼，去作什麼？』」艾虎說：「又不是在水打仗，睜眼何用？」我也能赴十里地的水面，不至鬧海雲龍，問小兒說：「我也去蔣爺說：『咱們這幾個人去，誰也不能顯誰。』」大家點頭，蔣爺說：「瞧瞧徐良回來了，沒有？」衆人說：「沒回來。」蔣爺說：「他往那裏去了？」正芳說：「我見他這下那個使十三節鞭的人去了，忽見從外面進來了兩個人，是關福關泰說：『叔父我們出去，把關勇關猛兩個哥哥的屍首找回來。』」問正芳：「心中好慘，說苦命的兩個孩兒，是怕我出去有險，不料你們兩個人，反死在殺場。」蔣爺說：「問哥哥也不必悲慘了，等我們進京之時，必然不寬，這咱們探朝天縱的起身罷。」又告訴關正芳與展南俠，說他們這些人，前後夜值更，正說之間，有人進來，說：「花柳爐子，先煎有許多燈籠，方纔全都撤將下來，照洞洞有許多船隻，把他們設進銀漢島那個竹門去了。」蔣爺說：「這就好辦了。」蔣爺與展南俠借那一口寶劍，展爺把兩刀雙鋒，交給蔣四爺，蔣爺問他們幾個人，有水衣沒有？李珍阮成胡小兒齊聲說有，艾虎說：「我沒有。」蔣爺又問：「你有油布沒有？」艾虎說：「我沒有水衣，那裏來的油布？」蔣爺叫關正芳給找一塊大大的油布來，不一時取來，交給艾虎，爲的是好包他的夜行衣，靠與白雲的衣服，艾虎把夜行衣包好，把寶刀跨在腰間，蔣爺李珍阮成胡小兒，都帶了自己應用的東西，辭別大眾，南傲驕，千萬小心，蔣爺說不勞，囑咐出離廟外，一直往東北，經過梅花溝，又撲奔西北來，三水而，大眾換了水濕衣，探朝天縱這段節目，且聽下回分解。

見蔣爺四爺帶領大眾，來至朝天縱的水面，艾虎把長大衣服脫將下來，剃了汗衫中衣，赤著雙足，把脫下來的水衣，全拿油布包好，把刀藏在腰中，背著包袱，蔣爺等把水衣換好，也是用油布把衣服包好，把寶劍扣上，先跳入水內，試試水性如何，蔣爺見那河勢狂蕩，復又翻將上來，告訴這幾個人說：「大家可要小心，水勢過狂，衆人說不勞，四叔囑咐自己小心，自己爲是一個個俱都跳入水內，好容易趕來，趕去，纔趕到了銀漢島兩邊的竹門，一邊是連雲島，一邊是銀漢島，那兩側竹門，就是竹門，此時竹門緊閉，竹門之下，全是柏木椿子，椿子之上，全有利刀，刀頭推獨那竹門底下，也沒刀頭，也沒椿子，所以爲他們行船，他們出入，把門一開，走必由之路，倘若別有不知的船隻，要奔竹門，就在柏木椿子，又有刀，又有椿子，就能將船隻損壞，蔣爺看得真切，往上一翻身，露出水面，從個人也都上來，蔣爺低聲告訴，千萬要走出中，別往兩下一歪，小心，小心，在椿子刀上，這一進，這竹門，可就不能說話，衆人說：『我們多加小心，就是了。』蔣爺在先，魚貫而行，一個跟著一個，攢入水內，進

了竹門一看前邊，這個滾龍搖盪間，一百猶如一條烏龍相似，咕噥噥的亂轉，看來可着開口多寬，這個滾龍搖盪彈多長，木頭心子上面包着鐵，這搖盪上面有百二十把鱈魚頭的刀，上面有十二個大輪子，輪子上邊也有刀頭，又有十二個撥輪子，上面有水斗子，水斗子的水往下注在水磨上，水磨一轉，撥輪子就轉，撥輪子一轉，管輪子就轉，管輪子一轉，那橫搖就轉，若要出入船隻之時，把水斗子排住，那滾龍搖就不轉了，那搖有兩根大手連鐵鍊，上有轉心活鐮子，只兩根鐵鍊直通在上面南邊，那根在銀漢島左，有九間勾連搭房子，裏面有四把大花輪轆，有一根鐵樑，那鍊子在樑上掛着，他們每出入船隻之時，把鐵鍊一鬆，水斗子一撥，那滾龍搖，沒有水斗子往下注水，自然的不轉，鬆鐵鍊往下一沉，他們的船隻聽其出入，等首領事之時，將兩邊的轆轤一齊往上，一絞，仍然是把那滾龍搖按放舊位，把水斗子掖棍一撥，那滾龍搖又轉起來了，那搖一轉，這搖上的刀，上面磨着水，都是斜擺着，鱈魚頭的拔水刀，下面不能到底，底下有捲網，就離水刀不遠，南北西三面，這捲網上下，全有牆子，倒裏收滾龍搖之時，必先放捲網，若要提滾龍搖上去，也得把捲網提將上去，如今將四爺，倒見滾龍搖亂轉，下面一塊捲網，若從捲網上頭過去，正碰在滾龍搖的刀，若從捲網底下過去，正碰在南北西三面牆子上，將爺回身把大眾一攔，攔出水面，叫艾虎把七寶刀給胡小紀，叫李珍帶着艾虎，皆因他水中不能睜眼之故，將爺便聲告訴胡小紀，用寶刀砍捲網的四面，轉心鐮子，然後把滾龍搖的刀，全都削折，可別全削折留半截，我們就逃去了，胡小紀點頭，二人復攪入水中，胡小紀在北，蔣老在南，先把捲網的南北，兩個轉心鐮子，用刀劍削折，嘩嘩一聲，捲網就沉入水底，到滾龍搖，把鱈魚頭劈水刀，叱咤嗚，全都把那刀削折，那搖仍然還是亂轉，把管輪子上頭刀，也盡削折，奔奔平寨，蔣老在水中，拉了阮成一把，阮成告訴李珍艾虎，復又攪入水面，滿滾龍搖交到兩龍島的三道山口，額着一個大橈稍仿，三個鹽洞，橈上邊就是中平寨，這座寨，正迎着水面，十五間房子，兩旁還有雁翅托，寨內有一家寨主，名叫入河太歲楊平，塗有官員模樣，那寨的門外，當中有一個架子，上面有一個大燈，是一個圓筒，筒口帽盒粗細，照徹著前邊，竹門裏頭，水面若有網作前來，好結果他們的性命，自書換上千里眼，只幾個，奔到中平寨下，不敢往上照看，撲奔官中的空橋，將要出去，原來那邊可著三個橋洞，全是捲網，仍然用寶刀寶劍削得粉碎，然後把南北兩塊，也都砍得粉碎，五位分波踏浪，踏水直奔西，在水邊，有兩箭之遙，纜舟上，身露出來，回頭一看，中平寨西面，全有來往巡更之人，聽了聽，天交四鼓，蔣爺見這水面上，來往全是小紅燈籠，都是些小巡船，一個船上三四個人，一個燈籠，一面銅鑼，預備去撈網子，撈鉤，又往正西一瞅，臨河寨，道離此遠，就聽見也是梆鑼聲，蔣爺與他們商議，說我們暫且先回去罷，艾虎說縱然就是回去，我們也到那邊看一看，臨河寨再走，李珍、阮成、胡小紀，全都應諾，蔣爺只可點頭，復又撲奔正西，好容易到了西北，說水面十里，不數十里，東至馬尾江，西至臨河寨，想此處，這便是從銀漢島那裏下來，焉能數十里地，到河沿見那些船隻，一行行，一排排，實係甚多，映着那船隻上，那水手，換白晝服色，艾虎換了夜行衣，把寶刀從

的。旁人將他叫醒，登時一陣大亂，齊聲喊叫拿人。此時艾虎與蔣爺他們的腿快，全蹶出牆外，先奔山窟窿。是胡小紀來換水衣，全將水衣換好，就是不見李珍。阮成回來展眼間，忽聽鏗聲振耳，喊叫拿奸細呀。並且連方位都說對了，說往正東走了，往正東追趕你道，這是什麼緣故？皆因是這個刁斗下，指着他們暗令子。人要在北邊，是打小鑼。人要在南邊，是晃銅鈴。人要在東邊，是打大鑼。人要在西邊，是打鼓。也算蔣爺身法快，當進去之時，全沒看見。後來李珍阮成往後一繞，刁斗上纔看見了。篩小鑼，如今篩大鑼，開寨門，喚兵抄傢伙，直奔正東這一圍裏上來，要問蔣爺艾虎胡小紀怎樣脫身，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一回 金仙一怒殺老道 寨主有意要姑娘

且說蔣平艾虎胡小紀見喚兵撲奔而來，隨手就要拉刀，迎將上去。蔣平一攔說：我們先下水去，爲是你我，共三個人，倘者被捉，豈不誤了大事？艾虎說：他二人既然被捉，我們要回去，可不是道理。蔣平說：我自有意，艾虎點頭，三個人同走。蔣平拿着李珍阮成的兩套水衣，鑽入水中去了。喚兵打着燈籠火把，就是眼前大亮，遠方可看不真切，故此蔣平他們下水，誰也不能看見。喚兵撲空，連廖習文廖習武找了半天，只可復又回來。廖習文吩咐把拿的兩個人帶上來，細細拷問。喚兵答應一聲，把李阮二人五花大綁捆定，就是鬆着兩條腿。喚兵早把那枝袖箭拔出來，交給廖習文。原來這二人全是廖習文拿住的。論說他可是文人打扮，每遇動手，他也不曾踉高縱低，若要交手，他左手有一根檀木拐，全憑右手袖箭。他這袖箭，是兩個洞兒，要一交手，專打來人的兩目，用一枝就打一枝。若論他腹內文才，也是十分甚好，只後面的刁斗就是他的主意。此時把李珍阮成往上一推，喚兵說：跪下跪下。李珍阮成二人焉能與山寇下跪，哼了一聲說：那個跪下，你要多言。如今我二人既然被捉，速求一死，依着廖習武，把他們推出去砍了。廖習文又說道：待我問問，轉而向李珍說：你們二人，同那個一夥來的？大概獨自你們兩個人，也到不了此處，必還有別人，只要你說了真情實話，我必開發你們一條活路。李珍說：事到如今，我們也不隱瞞，實是同着三位護衛前來，提起來，大概你們也都知道。一位是翻江鼠蔣平，一位是小義士艾虎，一位是鬧海雲龍胡小紀。廖習文又問：你們兩個人叫什麼名字？阮成說：大丈夫行不改姓，坐不更名，這位是我哥哥，姓李名珍。外號人稱巡江太歲，我姪阮名成。外號人稱細白蛇。廖習文說：難道你們沒走中平寨麼？阮成說：正走的是中平寨，又問：怎麼過的滾龍橋？阮成說：被翻江鼠，給你們損壞了。他們三個人，是來探山，我們兩個人，是尋找朋友。廖習文說：你們找那位朋友，姓甚名誰？阮成說：找的是徐良，那是我師傅的門婿，就因爲保護三千戶的村子，與你們那個使十三節鞭的交手。如今不知下落，我們找他來了。廖家弟兄一聽，滾龍橋損壞，二人吃驚非小。廖習武說道：不把他殺了，廖習文說：不可，也不管滾龍橋損壞，我們既拿住他們，總是奸細，解到大寨，主寨裏爲是廖習武說，也是。我解着他走。廖習文說：使不得，等至明日早

晨再解他們走不遲。此時翼走，還怕他們有夥計，在路上等著，適見反爲不美。廖習武就依他哥哥之言，叫衆人看守李珍阮成，暫且不表。說書一張嘴，難說兩家話，再提金弓小二郎王玉，帶領着東方金仙，由圍城子一走，出了葦塘，等了半天，王玉仙王玉哄着金仙說：「玉仙頭裏走着，也是有的，我們上黑虎觀等去罷。」金仙無奈，跟着奔廟，曉行夜宿，非止一日，行到黑虎觀，天有初鼓光景，叩門，小老道出來，把他們讓路進去，直至鶴軒，一打聽，元貞孫元清全沒在廟中，王玉叫小老道拾些東院，他們就搬在東院去住。當日晚間，也沒叫預備酒飯，次日早晨起來，金仙和老道二十兩銀子，叫他們給預備飯食，吃完早飯，叫王玉出去打聽哥哥與妹子的信息。王玉出去，晚間回來，告訴金仙說：「石龍潭有人劫了囚車，金仙說可不知是什麼人劫的。」王玉說：「明天出去，再細細打聽。」到了次日，去了一天，也沒回來，到了第三天，王玉方纔回來，就把京城裏頭，剛的東方亮，述說了一遍。金仙一聽，放聲大哭，說：「哥哥是死了，妹子又丟了，噫，嚇明明的金仙，可巧這個工夫，小老道過來送茶，這些言語，多被他聽見了，方知曉金仙是一個姑娘，自己也沒說的，後來，復又回去，這道老道叫青風，他有個師弟，明月，今年十九歲，頗通人事，自從知曉此事，整整的盤算了兩天，到第三天上，又往街跨院，暗地窺探，如要看出他們的破綻，把他拿住，男女不分，總得與我說此好的，將一發雷片，他是不會本事，腳底下一發沉重，金仙在內，就問外面是什麼人，問了數聲，小老道並不取答言，金仙一揪鬚子往外一看，小老道一瞧，此時他就是女子的打髮，用手一揪，說：「這可得了，我等師父回來，告訴我師父，你收是一個女子，哪，你同王三爺，是怎麼件事，罷，我要給你們嚷了。」金仙一聽，氣往上沖，一抬腿，「嘩」一聲，就把小老道踢了一個筋斗，那鞭子鏗，就在腰中圍定。小老道一嘆，金仙偏下鞭子，輕對准鬚袋吧咻一聲，就打了個腦袋迸裂，死於非命。王玉往外一看，說：「這是何苦，金仙說他要喊叫，我不信果他，等待何時？」王玉說：「這也沒有別的法子，我們走罷。」二人立刻收拾包裹，行囊帶上兵器，金仙再換身衣服，等到天亮，二人不管死屍，跳出牆外，將要撲奔正西，忽見由東邊來了一條黑影，看看臨近，低聲一叫，是祖祖原來是玉仙到了，皆因得了開封府的印，二次又去行刺大人，與大衆追跑，不知紀小泉被捉，仍從馬道上城，由城牆外而下，直奔店中，躍牆而入，開了扞管，推門至屋中，把印掏出來，按上男子衣服，等著紀小泉，候至天色微明，並無音信，自己一想，天光一亮，原來兩個人住店，怎麼剩了一個人，他要一盤查，我無言對答，不如逃走，於是就把行李包好，所有的東西，連印俱都帶上，將門倒扣，仍是躡牆出去，順着大路，直奔商水縣而來，一路金想，紀小泉大概准是因多吉少，孤身一人，又不能救他，只可撲奔黑虎觀來，到了商水縣，打聽道路，那晚撲奔黑虎觀到廟之時，天就不早，遠遠的看見，由牆上躍出兩個人來，近前一看，是姊妹二人，對叫了一聲，金仙站住，兩個入見面，拉住手，哭了一場。王玉在旁勸解，二人收淚，玉仙給王玉道：「道了一個萬福，他還了一揖。」王玉說：「此處不是講話之所，尋了一個樹林裏面，背着王玉，玉仙告訴金仙，私通紀小泉的話，都說了，刻因車得印，紀小泉被捉，一五一十，細說了一遍，又問金仙的來歷，金仙就把姊妹失散到

黑虎廟，並怎樣殺死老道，述說了一回。玉仙說：事到如今，怎辦方安？金仙又把玉仙這些言語，告訴王五。王五問他：如今是怎麼個主意呢？金仙說：他也無法。王玉說：這可一同到朝天嶺罷。玉仙點頭，又將印拿出來。二人觀看了一回，仍然交給玉仙。由此起身，到了白晝之時，金仙換了男子衣服，一路之上，曉行夜住，到了朝天嶺。正是那些兵丁過河，進竹門的時節，他們方到，也跟著上了船，進了竹門。過中平寨，又到臨河寨。奔大寨四十里路，一段一段的，都有人迎接。三寨主到了頭道寨柵門，到了中軍大寨。王玉叫喚兵，先領女眷，上後院去等候。親身至大寨，見王紀先。王紀祖行禮，又見上面坐定一人，面似藍靛，熊眉虎目，有王紀先引見了，就把寧夏國王爺外真，派來的先鋒官，姓乜，叫乜雲鵬，怎麼開兵打仗，怎麼金家弟兄被捉，那位乜先鋒不知去向的話，說了一遍。又向乜雲鵬說：只是我們三盟弟，外號人稱金弓小二郎，王玉的便是。彼此對施一禮，然後落坐。王紀先說：三弟，去上南陽府，爲何這時方纔回來，是何緣故？王玉就把始末根由，如此這般，細說了一回。王紀祖又說：如今開封府印信，賢弟得在手中了。王玉說：不在小弟手內，還在玉仙手中，拿着哪？王紀先說：這個金仙，算是從了你了。這個玉仙，你們在一處，大概也從了你了罷。王玉說：大哥不知這個人性情古怪，雖是女流之輩，眉皺就要殺人，我雖是通他姊妹，與他連半句錯話，都不敢說。大寨子說：我今正少一個壓寨夫人，要求三弟，與他姊妹提說，提說着他姊妹作主，大概也行。王玉說：只件事，小弟可不敢應承。等我慢慢與他說着去，說畢告辭。回奔自己東院，見着金仙玉仙，他們已經從新換了女妝衣服。這山中寨主，本沒有壓寨夫人，就是王紀先，他們有兩個侍妾，在後面居住，住有幾箇丫頭婆子。王玉現從他們那邊，借了兩個丫頭婆子，服侍金仙玉仙。且說王玉這屋內，金仙迎接，至晚間，方纔提大寨主，有意要收玉仙作壓寨夫人的話，說了一回。金仙說：那可不行罷。等明天我慢慢探他的口氣，但能應允，倒是一件好事。到了次日，王玉奔了大寨，與王紀先。王紀祖也雲鵬，一同用早飯，忽見慶習武從外面進來，見大寨行禮，衆人俱都讓坐。慶習武說：拿住兩個奸細，請寨主發落，又提損壞旗幟一節，大家一聞此言，呆呵呵發怔。王紀先直氣得破口大罵，叫把二人帶進來，喚兵把二人推到屋中。王紀先一見，吩咐推出去砍了，不知二人生死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二回

臧能苟合哀求當幕友

玉仙至死不嫁二夫郎

說王紀先聽慶習武之言，就把李珍阮威，推出去斬首。王紀祖說：且慢，這兩個就是三千戶閻正芳的徒弟。我看看這兩個，也是無能之輩，如今三千戶住着，可是有能耐之人，就是翻江鼠的水性，天下數着第一。那漢龍擋，准是此人損壞，少刻待小弟看看去。方好。只兩個，且免殺，拿他們作個押帳。倘若我們金家弟兄未死，說明了兩下，到這比殺了他們不強麼？王紀先說：既然這樣，把他們救回來。王紀先說：本打算要問問他們，由京都來了多少人，可巧這時楊平滾到。王紀祖一聲吩咐，把兩個細作，押在後面楊平滾到了，面前請罪。王

紀祖叫他坐下，細問那滾龍擋，怎麼傷損的。楊平滾說滾龍擋上面所有的刀，俱剩了半截。輪子上的刀，也剩了半截。共壞了四塊捲網。王紀先說：「那就不好了，你們晚上連白晝多加防範纜纜好。」楊平滾說：「還有一件事情，巡船帶進兩個人來，如今帶在案棚門外聽候。」案主爺命下王紀祖就問：「是兩個什麼人？」回答有一個是南邊口音，帶着個從人，那從人口口聲聲說是南陽府的知府，姓臧，叫臧能，拿着洛陽縣姚家寨二位案主爺的書信，求見案主爺。案主爺吩咐二位案主一聽，俱是一怔，說：「我與此人素不來往，不如打發他去罷。」王玉答言說：「一位哥哥不可，這個人我奔圍城子，見過一次，此人外抱錦繡，腹藏經緯，我們這山上，正缺少這們一個幕友。」王紀先一聽，當時一聲請從外面進來，是一主一僕，進了大廳，臧能就拜下跪。王玉站起來，用手把他攙住，說：「不敢當。」臧能一看王玉說：「王賢弟，久遠久遠，王賢弟帶我見一見案主爺們。」王玉帶着他全見了一回禮，給他看了一個坐位。王玉問他的來歷，臧能就把書信拿出來遞將上去。王玉接過來，交給王紀先，並沒打開觀看，叫臧能說他的來歷。臧能說：「我皆因交結東方亮，賠上了我一個知府，我拐了皇上家的印信，我妻子懸樑而死，無處可奔，逃在姚家寨，要賢弟也說一那裏，他說他們地方窄狹，交給我一封書信，投奔到你們這裏，望案主爺收留，我必效犬馬之勞。」王紀先聽他說話，謙恭心中有些不忍，王玉在傍說：「大寨主暫且留下，他在我們山寨之中，大大的有用。」王紀先這纔把他留下，楊平滾告辭回他的汛地去了。王紀先吩咐擺酒，臧能逼人可惜，用歪了，作了一任知府。如今居在山賊之下，並且山賊又是個渾人，並不懂得敬賢之道，他就低頭忍耐，心中想道：「只一時你們看不起我，等着得便出一個驚天動地的高招兒，你們全寨之人，纔資服於我呢。」就坐了一個末席，飲着酒，他專能看眼色行事，酒過數巡，問王紀先說：「兄台身居帥位，又是八路總先鋒，王爺一到之時，合兵一處，就得逢山開路，遇水搭橋，若論升虎賁之時，令出山搖動，言發鬼神驚，執掌生殺之大權，若論兩下交鋒打仗，總要仰面知天文，低頭識地理，用兵講的是攻殺戰守，就是安營下寨，都要明地理，靠山近水，選平坦之地，不能受水火之災，然後講的是排兵佈陣，關引埋伏，所有的兵書戰策，不知案主爺所讀的是那家戰策？」王紀先聽他這番言語，早有十分愛惜，暗暗的獎此人說：「臧先生，實不相瞞，我是一個字都不認識，不然，方纔那封書信，我連瞧看也沒瞧看，臧能說小弟不才，倒看過孫武十三篇，武侯兵書，王紀先說：「不料先生有此大才，失敬失敬，讓先生坐坐。」臧能說：「不敢用我為謀士，倒可以我不敢不坐。」常言帥不離正位，遂叫他換了王玉那個坐位。王紀先說：「現時我就有一件壞心之事，在先生面前，個教領教，臧能說：「不是我學生說句大話，只要有什麼難心之事，只管對學生說來。」王紀先將要說，一翻眼又對着王玉講話，說：「昨天晚間，我與你說的那件事情，行與不行？」王玉說：「話已然提明白了，我還沒見着回信哪。」大寨主說：「煩勞三弟，你去打聽打聽。」王玉只得站起身來，告辭出去。大寨主復又與臧能講話，就把金仙私通王玉，自己要收玉仙作個壓寨夫人，怕他不從，煩勞先生給我出個主意。」臧能微微一笑，說：「這有何難？」大寨主一聽這句話，如得珍寶一般，連忙傾教，臧能說：「無論他怎麼不從，我學生會配一條鐵春。」

酒別管他是怎麼不從，只要把酒吃將下去，他是慾火上焚，見着男子，他是驚身自就，我這酒當初孝敬過安樂侯爺，大寨主一聽，歡喜非常，又問：「若配此酒，可得立刻就成？」賊能說：「至少也得三天，方能酒力。」王紀先說：「就是三天，也不爲遲。」正在說話之間，王玉回來，大家讓坐廚上酒。大寨主又問：「三弟我那事，怎麼樣了？」王玉一皺眉說：「不行，他姊姊苦苦相勸，他說他與紀小泉私通，立志至死不嫁二夫。若要說急了，他非死不可。」賊能在旁哈哈一笑，說：「無妨，我自道理。」王玉說：「領教先生高明主意。」賊能說：「他手內不是有開封府的印麼？就說大寨主沒看見過，叫他給大寨主親身送過來，作爲看印，恭而敬之，正顏厲色，等至三天，我將酒配成，作爲請他吃酒，還有一件大事，寨主派人去水寨留話，紀小泉倘若到來，叫他們水寨不用報將進來，要他的性命，千萬別叫玉仙得信。」王玉連連稱讚，先生高明，復又辭席去了。王紀先說：「我這裏還有一件爲難事，先生給出個主意。」賊能問：「還有什麼事情？」王紀先就把李珍阮處，破滾龍槽的事情說了一遍。賊能說：「此人不可殺死，我寫一封書信，送到三千戶，與他們兩下交換，容他們先放我們的人，然後再放他們。」隨着給他一暗器，也就把他們結果性命。大寨主請想：「此計何如？」王紀先說：「好，可是好，只是小人意見，我們就依了賊先生這個主意。」王玉出去，工夫不大，復又回來，說：「印是他自己拿着，親身交給大哥一看。」寨主說：「好，復又吃酒。」直吃到掌燈時候，方將殘席撤去，大家又披了一回閒談。賊先生催王玉請姑娘來一見，王玉來到東院，一問金仙，金仙無奈，復又出去，奔西房，見玉仙在炕上，躺着想事。金仙說：「妹子，王寨主等着要看那顆印信，你怎麼還不起來？」玉仙不肯起來，金仙苦苦相勸，逼纔去。梳洗打扮，慢騰騰打扮三鼓多天，方纔拾齊好了。前邊又是賊能出的主意，教王紀先派了四個丫頭，四個婆子，打着八盞嵌紗紅燈，一對一對迎接玉仙來了。玉仙早就把裏邊衣服，用汗巾扎住了腰，暗中就將練子掣住，腰中倘若他們要需佔自己，一翻臉，就拉練子掣着這條命，與他們較量較量。原來玉仙早就聽出大寨主沒安着好意，自己心中想着，已經配了紀小泉，他若有命，作個長久夫妻，他若無命，絕不改嫁別人。金仙在前，玉仙在後，對對紅燈，前邊引路，王玉先來送信，王紀先等一見金仙露面，後面就是玉仙，大衆迎出廳外。大寨主一見玉仙，恰苦天仙一般，打扮得齊齊整整，輕搖玉體，慢款金蓮。玉仙行至階石下，要與寨主辭行禮，王紀先把她攔住，請至廳中落坐。大衆看看，無不喝彩。玉仙把印拿出來，交給金仙，金仙交給王玉，王玉往上一遞，賊能此時也把那印拿出來，放在桌上一比，大寨主剛一看印，外面一陣大亂，嘍兵進來報道：「寨柵門外草堆失火，衆人一驚，俱都出來看火。」要問此火是誰人所放，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三回 朝天嶺上得寶印 連雲高下見水衣

且說玉仙把印一獻，賊能也把印拿出來，剛要比，嘍兵道：「寨門外失火，衆人一聽，都要到外面觀看。」外面嘍兵亂嚷，聲如鼎沸，立刻吩咐掌燈火。大寨主道：「金仙于玉一齊出來，這就有拉兵刃的一看。」

烈候飛騰，嘍兵喊成一處。原來是蔣爺暗用調虎離山之計，蔣爺頭天回去，直到中平寨外，過了竹門，撲奔銀漢高，上了岸，更換衣襟，直奔三千戶驛門，進了大廟，見着衆人，就把探山寨的話，一五一十，說了一回。大家一聽，好生利害，又聽了李珍阮成定是被他們捉住了，閻正芳一聽，暗暗着急，蔣爺說：「此事但請放心，他二人既然被捉，咱們這裏還有他們兩個人，明日寫封書信去，與他們調換，大衆一聽，倒也合乎情理。徐慶問：「你們去了半天，也沒有到中平寨，蔣爺說：「水面離中平寨還有四十里路，我們走在那裏，天光一亮，我們藏在那裏，故此未敢上去，要到天不可開，正芳吩咐排酒，衆人吃酒不提。到了次日，展爺催蔣四爺寫書信調換蔣爺，又議說：「索性等至今天晚間，到大寨探明虛實，然後再與他們調換。我說句爽話，倘若二人沒有命了，與他們調換，豈不是上當？展爺也就依了蔣爺的主意，到了晚間，吃畢了晚飯，天將昏黑，蔣爺帶着胡小紀、艾虎起身，忽見前面有人報將進來說：「咱們驢子外面，有兩個人，一個姓胡，一個姓鄧，求見你老人家。蔣爺吩咐叫他們進來，二人往裏一走，蔣爺一見，又來了一對膀臂，原來是分水獸鄧彪、胡列、蔣爺問：「你們兩個，從何處而至？那二人提到開封府趙員外印的信息，趕着奔到這裏來的。蔣爺說：「你們來得甚巧，只裏正缺少會水之人，立刻就走。蔣爺仍然借南俠的寶劍，艾虎拿了阮成的水衣，大家囑咐來位小心。衆人說：「不勞叮囑，一齊出廟，過了驛門，繞過梅花溝，來至水面，大家換上水衣，把自己的衣服，拿油布包好，斜背在背上，躍入水內，分水獸水直奔竹門，進了竹門，由滾浪橋底下過去，過了中平寨，忽然迎面來了一隻船，由北往南，又有一隻船，這邊問：「是誰，那邊答應是我，又問：「小心，那邊說：「留神，二船一碰，彼此過去，蔣爺在水中，一拉胡小紀與鄧彪、胡列，一指對面，那隻船三個人，彼此會道：「容那隻船臨近，蔣爺同着衆人，往上一躍，船上人剛要喊叫，嗚呼，嗚呼，四個人全都厥命，艾虎也上了船，說：「四叔，你好大膽子。蔣爺說：「活該，咱們應當少走幾步，大家都在船上，攔轉船頭，直奔正西來了。艾虎說：「倘若要碰見人家船，一問，咱們有何言對答？蔣爺說：「你不用管，跟著走罷，果然正往前走，就見來了一隻船，對面船上有人叫問：「是誰，蔣爺說：「是我，那人說：「小心，蔣爺說：「留神，二船一錯，彼此過去，艾虎說：「四叔，心眼真快，直到西岸，不敢奔人家船隻去，偏了正北，找了一個僻靜的所在，就在船上，把水衣脫將下來，換好自己利羅衣襟，仍然是找了昨天那個山洞，把水衣寄在山洞之內，却順着邊山，往上就跑，施展夜行術，就是蔣平、艾虎、胡小紀、胡列、鄧彪五個人，大跑兒也不慢，看看來到寨門，蔣爺叫胡小紀、胡列、鄧彪三個人在此等着，蔣爺、艾虎一翻身，躍上了東牆，往下一看，還有一道寨柵門，蔣爺看見有五堆草垛，打了個手勢，奔上房而來，躍上房去，扒在房簷，往下觀看，正是裏邊說：「玉仙少刻就來，威能想出主意，說：「玉仙要是把印拿出來，大衆給他一路車馬，可別叫他再拿回去了。大衆點頭，蔣爺同艾虎上房，奔到東牆之外，告訴胡小紀、鄧彪、胡列說：「你們按着舊路，在前邊等我們去罷，若等不上，你們先下水回去，三個人答應，往正南就走，蔣爺同艾虎復又進來，教艾虎上草垛，蔣爺在大房後頭一扒，故此金仙、玉仙剛到屋中，掏出印來，大衆一看，正在此時，火起，嘍兵報將進來，大

火的言語，衆人出去看火，就是金仙玉仙在後，蔣爺見人出去，一縱身躡在前坡，千斤墜飄身下去，往屋中一躡，一伸手由桌案之上，將印拿了，轉身就跑。剛上一房，見玉仙嚷道：「不好，這火是人放的。」蔣爺隨到後坡，直奔東牆，飄身出來，就看見艾虎在前，蔣爺就奔下來了。聽後面鑼聲振耳，燈球火把，照如白晝一般，說：「拿呀，拿呀，看道的聽真，傳信與臨河寨，叫他們拿人，別放走了。」這一個信實在真快，就聽見噹噹哪一陣鑼響，往下一打，信各處接鑼接話，轉眼之間，就到了臨河寨。陳家弟兄一得信，立刻齊隊，也是一陣鑼鳴，衆嘍兵抄傢伙，齊聲喊叫：「拿人，你道玉仙怎麼知道，這火是放的，皆因妙法著金仙一出來，衆寨主是男子，全往前奔，玉仙他出來用扇，子一開，裏面有硫磺火硝的氣味，說：「姊姊，這火是人放的，你聞有硝硫氣味的。」金仙一聞說不錯，玉仙告訴大衆，自己一翻身先到屋中，一瞧印信全都不見，等大衆回來，衆人一急，王紀先纔往下傳令，轉眼間就到臨河寨。再說蔣爺得印後，追上艾虎，又追上前邊的三個，一看滿山遍野，俱是燈火，鑼聲不住，艾虎說：「四叔你得著印了，沒有蔣爺說得了艾虎說，這可要不好，他們傳信快當，蔣爺說我們走著瞧罷，到那裏見機而作，正往前走，忽見前邊有一條黑影，說要跑隨我來，蔣爺問前邊是誰，那人說：「不用問，我不是賊，你們要算奔臨河寨，可走脫不了艾虎說：「你到底是誰，留下名姓，那人說：「不用問，我絕不能陷害你們，准保帶你們出山，再問一語不發，在前邊直跑，依著艾虎不跟著他走，蔣爺說事已至此，且跟著他走，看他如何說，說罷就跟著他一走，走來走去，就入了山谷之中，至是走的高高矮矮，曲曲灣灣，也有寬闊的時節，衆人跑的汗流交背，漸漸的就離燈火透遠了，再看燈火就看不見了，仗着天邊有月色，大家也跑不動了，那人也走得慢了，直走到斜月西沉，天光要亮，再往前邊一看，那人蹤跡不見，就聽見嘩喇嘩喇水聲大作，往前一拐，前邊一段大梁，另有一股小路，大衆走在大梁的上頭，望外一看，喜出望外，原來是連雲島的山上，往南看就是竹門的外頭，往東看就是馬尾江的江面，蔣爺說：「只是天假其便，艾虎說：「那前邊走的准是山神爺，把我們帶到此處來了，下了連雲島，艾虎說：「四叔，那邊有一個人，枕在石頭睡覺，蔣爺說：「怕他甚麼，身臨切近一看，止不住大笑哈哈，原來水濕衣，是拉開放在一塊石頭上，好像一個人伸著腿在那裏睡覺，蔣爺一瞧他們的水衣，全在那裏堆著，實在猜不着那人是誰，只可大衆穿上，走到南岸，上來又換了他們的衣服，直奔三千戶，進了韓門，回到廟中，把印往上一獻，衆人給蔣爺歡喜，展兩俠一看，說：「四哥得來的是一顆假印，衆人一怔，若問真印的下落，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四回

鍾太保船到朝天嶺

衆寨主兵屯馬尾江

且說蔣爺回來，把印交給展爺，南俠接來看，說：「蔣四哥，這印不是我們相爺的，你看這篆文，不是南陽府嗎？蔣爺衆人皆是一怔，蔣爺說：「我終日打雁，被雁啄了眼，印上放着印，我就拿起來，幾乎沒叫人家看見，也罷，事已至此，我今天晚上再去一次，蔣爺叫艾虎你看，他們屋中所坐之人，一個瘦小枯乾的文

人准是拐印脫逃的賊能，怪我疏忽，拿的時節，應當在桌上瞧瞧，蔣爺一翻眼，就是了，我明白了，這個人，人得了去了，展爺問是誰，蔣爺就把大眾會在一處，前邊有人說，叫跟着他走，繞過山小路，走了一股便道，出來就是連雲島地面，奇怪，是我們的水衣，在那邊放着，他拿來給我們，放在連雲島的一下，我們換了繞回來，這印准是那個人得去了，展爺說，怎麼不通姓名，蔣爺說，這個人實在古怪，展爺說，要是那人拿去，就是今晨再去，也是無用的了，蔣爺說，別管是他拿去，不是他拿去，我今晚去，總得去這一次，一半看印，一半看賊，這兩個，若要與他調換，不用說是不行，皆因這內中有個賊能，這小子是個壞人，再說我們徐良那裏去，也不見回來，步點音信皆無，展爺也是着急，忽見家人進來，在閣正旁耳旁，耳聲說了幾句言語，閣正芳說，不用不用，徐慶問，親家什麼事情，蔣爺南俠，也都問他，閣正芳嘆了一口氣，說，我朝姑娘，聽見朝天嶺造反，他與賊人打仗，不然他要上後山姨父家，還有一個姑娘，他是他舅母跟前的，姓鄭叫素花，兩個人朝朝暮暮，老在一處，大約這又是他們兩個人商量的主意，徐慶本是渾人，有個渾招兒，說親家，我告訴你一個招兒，你就說咱們小子，上山去了，姑娘他要，可怕碰見，姑娘們定然就不去了，閣正芳一聽，說倒有理，立刻叫家人帶回信上，依舊徐三爺的主意，家人走後，大家將要吃早飯，蔣爺是愁眉不展，心中盤算，低着頭一語不發，正在這個時候，忽聽咕咚，咚號炮連聲，鄉中人報將進來，馬尾江來了無數的大船，水中旂幟亂擺，當中一個大坐廳，四個角上，有四個字，是君山太保，當中有個白月光兒，內中寫着一個鍾字，蔣爺一擺手，那人出去，說展大弟，這好了，咱們臂膀來了，立刻會了大眾，帶閣正芳連會頭一衆出去，出了轅門，往東南一看，大小船隻，順於水面，旂幟認標，空中飄擺，船上嘍兵，全不是嘍兵的打扮，一是卒巾號衣，長短器械，鮮明耀眼，光華奪人耳目，長鎗一掛，全是長鎗，短刀一排，全是短刀，一個個威風凜凜，殺氣騰騰，正當中是一個大虎頭舟，後面有一十隻麻陽戰船，有二十隻飛虎舟，四十隻兵船，剩下盡是來往的小巡船，飛叉太保，在大虎頭舟，坐督旗下，有一張虎皮，交椅，在上面，端端正正，要看看他這個打仗，實在不透感風，戴一頂方翅烏紗，大紅圍腰，束玉帶，粉底官靴，面白如玉，五官清秀，三綰長髯，手中捧定命字旂，金折箭，在他兩傍，雁撤翅掛開，全都是他君山中各寨的寨主，你道這鍾離因為何故來到此處，皆因蔣爺等由開封府起身之後，有諫議大夫八位給事中，連銜俱奏，是聞風的，這本襄陽王是時在寧夏國作亂，不久殺奔潼關，潼關乃咽喉要路，請旨調撥君山之人，防守潼關，以備不測，請旨定撥萬歲准奏，分幣銀二十萬，派鐵領備護，上有聖旨，帶領幣銀二十萬，到君山開讀，鍾離帶領衆人，迎接旨意，捧旨官開讀已畢，擺香案，供奉旨意，收了銀捧旨官告辭，送出君山，然後回來，點派水兵，早卒，曉諭各寨寨主，又叫亞都鬼聞華守山，自己率領神刀手黃壽，花刀楊泰，鐵刀大都，護賀昆雲裏手穆順，八臂勇哪吒王，削刀手毛保，老人家謝寬，金頭蛟謝忠，銀頭蛟謝勇，水裏藏身侯建，無鱗鱗將雄，帶領這些人，教他們各帶衣甲器械，水寨中帶領慣習水戰的嘍兵四百名，這君山以內，可透着空虛了，須備一隻大虎頭舟，二十隻飛虎舟，二

十隻麻陽頭船，四十隻兵船，各寨的寨主，各有膏肓，按五營前後左右中分五隻，五隊按五行旂子，到了夜間，搖了燈籠，也是按方位的顏色，浩浩蕩蕩，直奔潼關而來，到了馬尾江，剛要奔潼關，見有報事的，報將進去，說：「稟主帥得知，對面江岸上，有展大人將大人同眾校護衛，連本地三千戶的練長求見主帥。」鍾雄當下傳令，預備巡船說請，一聲令下，靠船三聲炮響，每船上六棒鑼，鳴水路行船，行五坐六，茶三飯四，船開之時，是五棒鑼，靠船之時，是六棒鑼，喝茶是三棒鑼，吃飯是四棒鑼，那君山的兵丁，全是訓練精熟，一應水旱陣圖，進退有方，全仗鍾雄的號令，森嚴其中，單有老人家謝昆訓練的一百人，叫飛腿短刀手，可不會演陣，全是高來高去，一人敵十之勇，如今帶在大虎頭舟上，作爲是鍾雄的小隊，剛一靠船，就是巡船，把蔣爺先接到，大虎頭舟上，衆人上船，南俠蔣爺，徐慶與鍾雄見禮，又與衆寨主行禮，然後同着衆人，一一見禮，不必絮煩，見禮已畢，大家落坐，獻茶，蔣爺，打聽鍾雄的專情，飛又太保就說奉旨前來潼關防守的話，細說了一遍，反問，蔣爺因何至此，蔣爺也把他們的來歷，細說了一遍，又問，三千戶的事情，關元芳也就一五一十的說了一遍，鍾雄說：「徐護衛，追下人去，難道就不知去向。」蔣爺說：「不知鍾雄又問，這山裏頭的地勢，蔣爺將怎麼阻壞他的滾龍擋的話，說了一遍，鍾雄一聽，山路四十里地，就不好辦理，蔣爺又提山中得來的假印等事，鍾雄說：「四老爺，打算這如何辦理？」蔣爺說：「今天晚間，我還是要去。」鍾雄說：「既然得了一顆假印，他們必有防範，那顆真印，只怕難找。」蔣爺說：「無妨，又把那帶路的人，對着鍾雄說了一回，也許是那人，已把印得去了。」鍾雄說：「小弟打算明天，與他們開兵，打一仗，看看事體如何，逢強智取，遇弱活擒。」四大人你看此事如何，蔣爺道：「倒也很好，說畢告辭，仍然用小船，把他們渡將過去之後，鍾雄寫戰書，差派水底藏身候建，駕着一隻小舟，拿一枝無頭箭，一張弓，直到竹門之下，對准上面，嚷兵說：「我奉大宋國朝，四品客卿，招討先鋒之令，前來下戰書，與你們寨主，定下明日午正，兩下開兵打仗，來者君子，不來者小人，說畢，將箭射將進去，回來繳令，明日打仗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五回 王紀先大獲全勝 鍾太保敗陣而回

且說朝天嶺上失火，把兩個印信，俱都丟失，玉仙一急，教寨主給他找印，衆人追趕了半夜，人也沒拿着，玉仙一賭氣，上寨東去了，衆寨主，全都是面面相覷，問賊先生，這事怎麼辦，纔好，賊能說：「這有何難，只要把後面拿住的那兩個人帶過，我們問問他們，定是他們的餘黨，立刻派哨兵到後面，把李珍阮成帶過，嚷兵答應，去不多時，進來回話說：「大事不好了，李珍阮成那兩人，被人家救出去了，並且殺死我們七個夥計。」王紀先一聽，大叫一聲：「往後一仰，幾乎氣死。」哇呀呀呀的喚叫了半天，說：「豈有此理，明天與三千戶，決一死戰。」衆人在旁邊勸解，到了次日，剛纔吃畢早飯，忽聽山下連聲炮響，嚷兵過來報說：「馬尾江來了許多船隻，是青山飛又太保鍾雄，準是替大宋國前來與我們開兵打仗，特來報知。」王紀先一擺手，嚷兵出去傳令，衆人齊至中平寨，親看來人的

綁上戰書，射將進去，說我們立候回音。嘍兵說：此書須呈與寨主知曉。此處來回有八十里路之遙，你們先回去，在你們寨中聽信去罷。蔣雄真就撥轉船頭回來。蔣雄交令，他把他們那邊的言語說了一遍。鍾雄一擺手，蔣雄退去，且說朝天嶺王紀先得勝回山，犒賞嘍兵。山的人沒放眼內，仍然與王玉商量玉仙的事。情。王玉說：寨主哥哥，此事若要說得他心甘意願，只怕不行。他與紀小泉海誓山盟，不改其志，一定要辦此事。非依臧先生主意不可。王紀先又與臧能議論臧先生說：配藏春酒，很容易的一切事情，只要派人出去買藥。王紀先問：但不知配此藥可用多少銀兩？臧先生說：當初安樂侯爺配那藥使用，四百兩紋銀，如今寨主要配此藥，有十兩足數。寨主哈哈大笑，說：若能將酒配得，事成之後，我大大的謝先生。到了次日，問一個方子。教嘍兵出去買藥。嘍兵走後，又有嘍兵進來報說：君山來了一封戰書，請寨主爺觀看分明。呈上來，接書放在案上。上，叫臧能一念，寫着字奉朝天嶺大寨主得知。昨日兩軍陣前，小可苦苦相勸，請寨主棄暗投明，誰想你不聽忠言，定要決一勝負。皆因天氣已晚，兩下裏殺了個平平。寨主若肯率兵歸降，實在衆生靈的萬幸。寨主知係不肯，再要交鋒，務必要決一勝負。定於初五日，我們兩下裏一賭賽，特修寸紙，立候寨主回音。王紀聽了，將案桌一拍，哈哈大笑，說：好鍾雄，乃吾手下之敗將，還放出此狂言，煩勞老先生與他寫一回書，就在初五日已刻。准與他對敵。臧先生連說不可，他是由君山來到此處，嘍兵一路正在勞乏之際，若要容他歇過五日，豈不叫他們銳氣養足，但依我愚見，給他回書，明日交戰，趁他正在勞乏之際，可以殺他個全軍盡滅。王紀先一聞此言，說先生真小量之人。我們朝天嶺的嘍兵與君山嘍兵交手，一可敵十，百能勝千，何用此淺見之事，略一施威，即可殺他們個全軍覆沒。先生急速寫來。寫上初五日，我要打了敗仗，這朝天嶺讓與鍾雄執掌，臧能暗插一盤長。歎他就知王紀先是一勇之夫，終久不能成其大事，只可寫了回書，教楊平滾派人送給鍾雄。鍾雄接進來書之後，暗暗歡喜，說：賊人中吾之計也。遂傳密令，調動嘍兵。寨主一算，當時正是初三日，等至初五一戰成功。朝天嶺垂手可得。再說朝天嶺王紀先，淨思念是玉仙的事情，並且把兩下裏打仗，那個大事沒放在心上，就催着先生配酒。光陰迅速，到了初三晚上，一問臧先生的藏春酒，可曾配好。臧能說：藏春酒，明晨清早可用。無奈一件寨主可料理後天打仗的事情，依我愚見，等後天得勝回來，作為慶功的酒宴，再請東方姑娘，寄以使這位小姐無疑。豈不是三全其美嗎？寨主請想此事如何。王紀先說：話雖有理，奈我思念玉仙度日如年，明天先辦明天的事。後來再說打仗的事情。臧先生一聞此言，也是暗暗的歎惜。看出來王紀先這番光景，斷斷的成不了大事。寨主叫臧先生寫請帖，請玉仙於明日午刻，叫臧先生把請帖寫好，交給上玉，立刻去請。王玉拿着帖子，先告訴了金仙。夫妻到了西屋裏，玉仙迎接讓坐。婆子獻茶上來。玉仙問說：三哥有什麼事情？王玉把帖子拿出來，說：我大哥明日敬備午酌，請妹妹至大寨吃酒。一者在妹妹前請失印之罪，二則望天定下，與君山打仗，聘請妹妹出去。拔刀相助。玉仙一怔，說：山中有多少位寨主，俱是能征慣戰，況且我有多大的本領。王玉說：皆因我大哥是久慕

妹子之芳名，本領高強，技藝出衆，勝如男子，還是聘請你們姊妹二人出去，與君山交手。玉仙說：「既然這樣，明日我明發大哥就是了。」王玉一聽，歡歡喜喜告退出去。金仙又誇獎半天，大家主的好處，怎麼個好法，怎麼忠厚，怎麼仁義待人，說了半天，也就退出，歸回上房去了。玉仙心中，總是猶豫，這件事情不妥，可巧他屋中只個婆子，有個外甥，叫張快嘴，問說：「小姐，你怎麼愁眉不展，是什麼緣故？」玉仙說：「大寨主明日請我吃酒，我總怕他們宴無好宴，會無好會，我總想他們這裏，必有緣故，這個婆子說：『小姐，你還不知道哪？』玉仙說：「我不知什麼事情，你這子說：『我們這個山寨之上，大寨主要收你做個壓寨夫人。』玉仙一聽，暗暗忖度，想着王紀先，必是個惡人，逃住本問那婆子，你怎麼知道此事？」婆子說：「有一位戚能先生，他會配一宗藏春酒，這酒喝將下去，無論什麼人，逃住本性，能般騰身，自就玉仙說：「此語真當嗎？」婆子說：「我焉敢與小姐撒謊？」玉仙一聽，此言氣衝兩脅，說：「戚能你欺我甚，自己一思想，若真有這樣酒，我就難討公道。」玉仙自己打定主意，若要一時之間，將酒吃下去，那時節悔之晚矣。三十六着，走爲上策，主意已定，就問婆子：「這後山通着什麼所在？」婆子說：「這後山通着汝當府，可就是不好下去，並且不屬我們山寨管轄。」玉仙說：「有幾股道路？」婆子說：「就是一股路。」玉仙一思想，這一走，尋找這花仙子，紀小泉若能將他救出來，遠遁他方，主意打好，並不言語，暗暗收拾包裹行囊，他自己應用物件等，都已收拾停妥。天氣微明，自己把包裹背在身上，仍然是男子打扮，往外間屋裏一走，見婆子那裏睡覺，心上一動，怕我一走，他告訴別人，必要追趕於我，這可說不得了。一回手，把刀拉出來，對着婆子，脖脛一咚，一聲紅光崩現，這個婆子，皆因爲多嘴之故，要了自己的性命。玉仙將包裹背將起來，暗暗的出了東寨，奔了後寨，見有把守後寨的嘍兵，不敢出後寨之門，踴躍而過，順着那一股盤道，這一走，把玉仙走的汗流夾背，喘息不止，小路實在崎嶇，本來他是三寸金蓮，穿上靴子，墊上許多的東西，隨處隨走，走到前寨，鎮已經日落西山的時候，你道這三十里路，皆是左一個山灣，右一個山環，比六十里還遠，全是高低坑坎不平之路，故此纔走到這個時候，纔到交界牌，見石牌之上，刻着「苗家鎮南界」，將一看交界牌，路裏有五間房子，出來了幾個人，手內都擎着兵器，問玉仙：「你是什麼人？」從何處而來，快些說明來歷，不然將你綁上，見我們大寨主爺去。」玉仙說：「我就是你們大寨主爺，打破我下來的嘍兵說：『你意欲何往？』玉仙說：『寨主爺差派我，有機密大事，不便告訴你們嘍兵說。』也許有之，拿來罷。」玉仙問：「拿什麼來罷？」嘍兵說：「執照。」玉仙說：「寨主沒交給我執照。」嘍兵說：「那可不行。」玉仙說：「不行，便當怎麼樣？」嘍兵說：「有執照，你不能過去，回去與大寨主，要執照去。」玉仙一聽，氣往上衝，未免的出言不遜，嘍兵說：「把他捆上。」見大寨主去，玉仙把肋下刀，往外一展，展眼間，叱咤噴噴，就殺死七八個，跑了四五個。玉仙並不追趕，回手把刀收起，來下山過交界牌，趕上苗家鎮，可巧正在吃飯之時，玉仙輕輕的過來，連一個知道的人沒有，再往前走，一踏平地之地，有一個住戶人家，全都是虎皮石牆，石板房屋，有一座梁大門，玉仙想往下走，還有三十里路，難以行走，不如在此借宿一宵，明日再走，想畢過來，正要叫門，忽見裏面出來一個管家，心中竊身處，玉仙一恭到地。

說老人家今因天氣已晚，欲在此處借宿一宵，必有重謝。家說：「可不敢自專。」不多一時，從裏面出來兩位老者，問道：「相公要在我們這裏借宿，請能玉仙這一進去，就是虧身之禍，要問如何廢命，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七回 玉仙投宿大家動手 員外留客率眾交鋒

且說玉仙來在苗家鎮借宿，出來兩位老者，全是鴨尾巾，一個是古銅色大簷，一個是寶藍大簷，都有六旬多歲。上下一打量此人說：「相公要在我們這裏借宿，有的是房屋，相公請進來罷。」玉仙說：「今日天氣已晚，在二位老人家這裏借宿一宵，明日早行。」玉仙見面先打一恭，這又施了一禮。說二位老爺貴姓，回答說：「小老兒叫苗天雨，那個老者說：「小老兒姓王，叫王忠。」玉仙進了大門，往西一拐，四扇屏風，一排南房，沒進垂花門，南房就是書房，把玉仙讓將進去。玉仙見此光景，雖是山谷之人，屋中排列些古董玩器，倒也幽雅清淨，讓坐獻茶。苗員外問這位相公貴姓，玉仙說：「小可複姓東方，單名一個玉字。」苗員外問道：「聽相公講話，不像此地人氏。」玉仙說：「我乃南陽府人氏。」苗員外說：「相公意欲何往？」玉仙說：「投奔汝甯府苗員外一笑說：「看公這般人物，怎麼從山上下來，實不是與王寨主同夥不成。」玉仙說實不相瞞，我乃安善良民，被他們擄我上山，我執意偷跑下來，行至此處，天已不早，故此在老員外這裏借宿。員外說：「相公但請放心，我看你也不像山上王寨主的樣兒，他們要追趕下來，全有我一力承當。」東方相公未曾用飯，玉仙說：「我從山上下來，焉有用飯之所求？」員外賞我一碗水喝，足感大德，說有何難，吩咐了一聲看茶，然後備酒。玉仙說：「如何還敢討酒？」苗員外說：「相公何必太謙，將酒擺上，兩個老者陪着他吃酒，輪杯換盞，兩個老者不住的打量玉仙，少刻苗員外告辭出去，不多時復又進來，時刻有家人到門口探望，一個來一個去，瞧的玉仙愈覺發毛，心中思想：「是這兩位老者看出破綻來了，自己總得多加小心，方好吃畢飯。」苗員外叫家人預備蓋被，天有二鼓，說：「請相公安歇。」玉仙說：「二位老人家，也請安歇去罷。」二位老者出去，自己一想，他們却打量於我，倘若措手不及，那還了得，不如自己用些防備纔好。正在思想之時，忽見窗櫺之外，有人把窗櫺紙挖了一個窟窿，玉仙問：「外面是什麼人？」有人答言說：「是我們玉仙又問你，是誰？」外面說：「本宅中的女眷，玉仙也就不敢往下問了，只好將燈燭吹滅，床榻上盤膝而坐，忽聽外邊一陣大風，有男女的聲音，說：「東方玉仙你好大膽子，如今偷了開封府的印信，你往那裏逃走？」玉仙一聞此言，吃了一大驚，非小，提著刀，躍下床來，把簾子一掀，說：「閃開了，磕頭一聲響亮，先把桌子，扔將出去，自己也隨着桌子，躍在院內，見頭一個是苗天雨，挽着鬚子，短打扮，手中提着一桿長銀鎗，第二個是王忠，也是挽着鬚子，短打扮，手中提着一桿花鎗，有兩個姑娘，每人一口單刀，還有四十餘歲的一個婦人，手內也是一口單刀，你道這些人是誰？全是本宅的親眷，閻英雲與鄭素花，這日鄭素花，上閻英雲家中，就聽見姑母說：「英雲許配了徐良，正對着閻正芳。」

沒在家與朝天嶺打仗。二位姑娘議論要與山賊前去交手。闖正芳帶回信去，不叫他們前來。隨後就是閻齊家去，到家中見着姊妹老娘，素花就一提朝天嶺的事，連將四爺什麼拿住山上兩個人，怎麼破陣，兩次探朝天嶺，怎麼得印是假的，李珍阮成兩個被捉，與君山打敗仗，方知他們沒死的話，說了一回。老太太問這印是怎麼假法，閻齊又把金仙玉仙的事說了一回。這可是過耳之言，說畢，在家不能久待，仍然回朝。二位姑娘把話聽在心裏，二人一議論，英雲假說上舅母家去，瞞哄太太，把自己應用的東西，俱帶好同着素花，由家中起身，直奔石佛嶺，就到了鄭家花家中，也是一個小山村，有幾十戶人家，叫鄭家村，樹木甚多，英雲見了舅母行禮，前文表過，又是舅母，又是老師，素花見了母親行禮，王氏說：「我正放心不下，朝天嶺開兵打仗，道路荒涼，你姑母那裏事情怎麼樣？」素花就把姑父母那裏事情，細細說了一遍，要同着英雲，到後山上殺賊去，他們定於初五日開兵打仗，我們到後山上殺他們個首尾不能相顧。此特來告訴母親，原來走在路上，姊妹二人早就把這個主意商議好了。王氏一聽，那可不，去不得的。二位姑娘一定要走，王氏攔自己姑娘可以，這個英雲又明知道他的性傲，總然當面把他攔下，他也要一定偷著去，更是反為不美。王氏無奈，問素花：「你們要上朝天嶺，你姑母知道不知道？」二位姑娘本是定妥的主意，瞞哄王氏，故此纔說：「這還是我姑母叫我們二人去的呢。」王氏總是放心不下，說我同你們去，又問你們從後山上投奔那裏？二位姑娘異口同音說：「奔苗家嶺找二姑護母去。」王氏說：「你們別在山上小住，教素花去，把你三外祖尋來，不多一時，就把王忠尋到。」此人保鏢為生，外號人稱叫飛天豹子，保鏢時，鏢旗插出，上面畫着一個飛豹，是汝寧府五路總鏢頭，皆因如今上了年歲，有人請他，不出去了，又無兒無女，就是孤身一人。王氏這一身本領，全在此人所傳，如今請到家中，大家相見，一問什麼事情，王氏本來是請他看家，王忠放心不下，要同着他們一路前往。王氏拾掇了應用的東西，包了兩個包裹，將門倒鎖，託隣居照應。王忠到家中提了一枝花鎗，把他們的包裹穿在花鎗之上，與他們担着，還帶些乾糧，他走的這道，路不是大路，盡穿山路而走。晚間住宿，就是投山村借宿，走了一天半的光景，就到了苗家嶺。這飛天豹子與苗天雨，論親戚，還算長著一輩，奈因先前是盟兄弟，不以親戚論，仍論他們把兄弟，到家中苗天雨迎接出來，一見二位姑娘，又見王氏與大盟兄，倒覺很歡喜，讓至裏面，女眷歸到後邊，見了鄭氏老太太，行禮。老太太見著姪女甥女，愛如珍寶一般，叫二位姑娘，挨着他一坐，問他們的來歷，苗老太太，嚇的渾身亂抖，說：「孩子你們別上山去，說話之間，苗天雨同王忠進來，也就問了姑娘一番，苗天雨攔阻二位姑娘，不到我家中來，我就不管了。要由我家中上山，與賊交戰，倘若有險，我担架不住，你們要殺他，個措手不及，有我們兩個老頭子，上山足可以勝得了他們。二位姑娘聽見，就有些不願意，旁邊有王氏說著無奈之何，二位小姐對使了個眼色，也不用商量，不約而同，等著初四日晚間，偷跑上山，苗家預備酒飯，二位姑娘，得便把主意定妥。初四日夜內，上山，可巧王仙前來借宿，也是苦因婆子，傳話說的，英雲一聽，這投宿的由山上下來，心中就是一動，暗暗與素花

一說大概許是那個玉仙，他說叫東方玉，準是他，咱們得使。他先去教家人，把員外從屋內請出來，訴了苗天雨一會。二位老者本就有些疑心，看他動作不像。後來讓他睡覺之後，就是英雲同素花王氏在窗外聽見他在屋中，掏練子槊的聲音，就知一定是玉仙了。家人抄傢伙，掌燈籠火把預備，苗天雨王忠在前二位姑娘與王氏在後，喊叫捉擊東方玉仙。見屋內一掀簾子，先扔出一個小飯桌子來。苗天雨用鎗一撥吧，咬墜於地下。隨後就是玉仙出來，王忠迎上去，就是一鎗。玉仙往旁邊一閃，用刀往傍一砍，跟著往前就迈步。苗天雨對著玉仙後心，抖鎗便刺。玉仙一翻身，用刀往外一架，就見背後騰的一聲，却是英雲躡上來，對着他腦後朝下就砍。玉仙縮頸低頭，一灣腰躲過這一刀。素花把刀往玉仙肋下就扎。玉仙用刀往外一掛，王氏在旁，騰的就是一鏢。玉仙一扭臉，貼著脖頸邊過去。那枝鏢幾乎打著。聽王氏說，好女寇真快，趕上前去，就是一刀。玉仙躲過此一時，刀槍齊上，並且有家人把大街門關了。一箇鑼知會各處獵戶，教在本家中抄傢伙，幫我拿賊。玉仙一看勢頭不好，一擰身躡上屋去。由後坡躡將上來，二位老者一掛槍，也就躡上屋去。二位姑娘王氏隨後上房，一齊趕上來。玉仙一急，把刀一扔，拉練子槊。苗天雨用鎗一扎，玉仙單槊一掛，那槊正打在苗天雨面門之上，嗙咚栽倒在地。要知老者生死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八回

英雲素花雙雙得勝

王玉仙對對失機

且說玉仙把練子槊拉出來，苗天雨用鎗一扎，玉仙用左手的練子槊往外一掛，那條鎗，右手的練子槊，對着苗天雨的面門一抖，吧啵一聲，總皆因苗天雨上了幾歲年紀，手遲眼慢，這一練子槊，打了一個腦漿迸裂。衆人見苗天雨已死，一個個咬牙切齒，衆獵戶也都趕到。虎鎗虎叉，大鎗桿子大刀，往上一齊亂扎亂砍。玉仙這一陣練子槊，披叭叭，打躺下有數十餘人。鄭素花一拉英雲，低聲告訴英雲幾句說話。亞俠女點頭，素花躡將上去，對着玉仙迎面就見一刀。玉仙用左手，練子槊一掛，素花先把刀抽將回來。玉仙左手練子槊，對着素花就抖，素花往後一撤步，一歪身閃躲過。玉仙又用左手，攔對着他打來。素花又一歪身，早已閃過。淨等他雙槊齊打，纔破他的這個招數。玉仙不知是計，以爲敵人不敵還手，把雙槊往外一齊就抖。素花左手，早就提着一個雞爪飛抓，淨等着他雙槊齊打。玉仙果然把雙槊一齊打來。素花用左手的雞爪飛抓，對着他的練子槊，往下一了。將練子槊的絨繩練子，全都裹在一處。一時之間，不能分開。二位姑娘，彼此往自己懷中一奪。英雲躍上前去，用刀背對着玉仙脊背，叭啵一聲。玉仙眼前一發黑，嗙咚一聲，扒倒在地，吐了一口鮮血。二位姑娘過來，把玉仙捆上。英雲先將他手中練子槊奪將過來。衆獵戶叫衆人將苗天雨尸首，抬在院內，進了上房，放在床榻之上。然後又把玉仙搭來，丟在院落之中。後邊老太太一聽見外廢命，從後邊扶着了頭婆子，哭將出來。走到前廳，見苗天雨頭顱已碎，哭的是死去活來。連英雲與素花王氏王忠等，俱是放聲大哭。王氏說，是我們來的緣故，我

們是不來，焉有這樣喪事，待告訴二位姑娘，將這女賊，活活祭靈就是了。英雲說：使得，將出去。在玉仙腿子上，唾溜唾溜，割下兩塊肉來。第二個就是素花，說千萬可別要他的命，連男帶女，你一刀我一刀，將玉仙割了個鬼哭神號，然後英雲開了他的胸膛，將心摸將出來，供在苗員外面前，用碟擺上，作為祭禮，叫人抬老員外壽木，裝殮齊畢，天有四鼓，叫獵戶把玉仙尸首，抬將出去，拋棄山澗之中，出去工夫不大，那幾個獵戶，慌慌張張，跳進來說：于員外可了不得了，我們抬着尸首，正要扔在山澗，從山上下來了兩個人，是一男一女，我們扔下尸首就跑，遠遠聽見他屍痛哭，說是他妹子，咱們早作準備，不然可怕他們，找上門來。王忠一聞此言，立刻提鎗，英雲素花王氏，叫家人與衆獵戶掌燈火，還未出門，就聽見外面喊叫，是什麼人，殺我的妹子，要無人答言，就將你們這村子，殺一個乾淨。王忠將出去，見男女二人，全都背着個大包裏，你道這二人是誰，一個是金弓小二郎，王玉一個是金仙，皆因初四日早晨，不見了玉仙，殺死婆子在地，明知他逃走，王玉連忙告知大哥，于紀先一聽，直氣得二目圓睜，說三弟你不用瞞我，只分明是你，暗暗的將他放走，你與我找來，不傷你我弟兄的情面，若找不來，由此你就要反目，豈他就是逃出去，一個女流之輩，也去不甚遠，王玉一聽諾諾而退，說小弟找去就是了，回到本寨，見了金仙，一說這段情由，金仙說：依你的主意怎麼，王玉說：依我主意，從後山追他罷。金仙說：不如你我二人，以追他爲名，找着他，也一路同走，找不着他，遠道他方，尋個安身之所，吃一碗安樂茶飯，王玉也就依着金仙，這個主意，收拾了東西，帶上應用的物件，背了一個包裹，告訴了頭，可不許你把風聲洩漏，如要走路消息，回我，我先結果你的性命，丫頭連連點頭說不敢，二人由後寨出來，守寨的嘍兵，說三寨主意欲何往，王玉說：我們有要緊的事情，不許你們聲揚，此事無論是誰，不許告訴，嘍兵說：我們不敢，二人下了山，順着路直奔苗家鎮而來，越走天越越晚，走到苗家鎮南，就有四鼓，只見交界牌前，橫躺斃臥，俱是殺身死的七八個人，于王好生納悶，不知是什麼緣故，金仙說：你看前面是什麼人，王玉一問，獵戶扔下玉仙就跑，王玉金仙身臨切近，看是個女尸，剝的可憐，還是大開腔，細細一看，方纔認出來是玉仙，金仙抱尸大哭，不知被什麼人殺害，于玉也哭了半天，將金仙勸住，說：咱們上村中去罵，大概准是被村中之人所害，村中可有個不好惹的人，金仙問是誰，王玉說：此人叫苗天雨，外號人稱坐山虎，咱們山中，連經過他三陣，大概妹子死在他的手內了，二人議論到苗家鎮，就見由廣梁大門，踽踽踽踽出幾個人，頭一個就是王忠，男女二人，放下包裹，遂即亮刀，王忠掄鎗就扎，二個姓王的單刀對花鎗，兩個人戰在一處，那邊是金仙與英雲素花王氏，大家交手，衆獵戶掌定燈籠火把，一齊喊叫拿賊，金仙一看，勢頭不好，虛砍一刀，躡出圈外，撒腿就跑，衆人就追，金仙回手，將刀一扔，將練子錘從腰間解將下來，一扭身回來，將練子錘，嘩嘩嘩的亂抖，大家一齊喊叫，只個女賊，也是這種兵器，鄭素花又將雞爪飛抓亮出來，迎將上去，淨等着他雙錘，一齊往上一抖的時節，好拿雞爪飛抓，抓他的練子，金仙那裏知道他的利害，果然雙錘並在一處，對着素花一抖，好素花雞爪飛抓，繞在一處，二人彼此一對，

技也才見着回信後來得知王玉與金仙也跑了無奈之何，總得料理第二天打仗的事情，賊能的主意，初四晚間叫他下山省得早下山走四十里地，上船打仗未死的疲乏，今日下山走遠四十里地，一夜之間也就苦過一次，日一開竹門就打仗，豈不共破王紀先說先生真是高才，就留賊能看守大寨，其餘嘍兵盡都下山頭，天作扎臨河寨，次日五鼓起身，大寨嘍兵飽餐戰飯，辰刻齊隊，廖習文並廖習武俱都上船，至中平寨，楊平漢帶着四員偏將，早就預備停妥，大寨主一到就是三聲信炮，這一出竹門，水上排列船隻，好不威嚴，再看君山山勢，上三千戶守村的是閩正芳，廖慶韓天錦，韻治她猛將士杰，史丹閣齊如今魯士杰，跟着蔣四爺，舉了八手鎗，這八手鎗，數了數三千多過，剛纔學會了兩三手，實在太笨，可有一件好處，只要記住了，永遠不忘，也是活該這廟中後殿，像的旁邊，掛着一對寶劍，油鎗，一問和尚，他也不知道是何年月何日掛的，魯士杰拿着可手鎗，與和尚討過來了，如今也把他留在這裏，看守三千戶，蔣爺與鍾雄商量妥當，到次日一隊分兩隊，兩隊分四隊，俱已將人派好，前後的接應，兩旁的護衛，號炮一峰，兩下裏亮隊，只一陣可不似先前，退後者立斬，只許勝不許敗，見那邊竹門一開，鍾雄這裏一聲令下，頭一隻大虎頭舟迎將出去，兩下裏相隔不遠，鍾雄在船上對面等話說，王寨主請了王紀先說，鍾寨主請了鍾雄說，王寨主，我好言相勸，你執意不降，可知你們今有出來之歸，回去無門，請傳令罷，我可要得罪了，話言未了，回手，噹就是一飛叉，正叉在王紀先半副掩心甲上，將叉撞回來，墜落在船板之上，鍾雄身後就是王鉉，坡坡叭叭，所有的暗器，全都打將出去，俱是空費徒勞，打在王紀先身上，俱都掃將回頭，眾人知道王紀先必是金鐘罩，兩下船隻往一處一湊，只一陣厚殺，也有在船上動手，也有攪入水中的，水內交戰，轉眼之間，就有死於非命的，看稱得起強，好弱死，楊平漢的船往外一擡，楊平漢手中一閃，一對三尖刺，正要過來，與鍾雄交手，不料從後邊唰的一聲，就是一刀，楊平漢頭頂墜於船上，那隻船上，一閃，大旗，鍾雄一見，好生詫異，又見那人，對偏將交手，兩眼間那三員偏將，俱死在那人之手，那三個偏將，一個叫劉成，一個叫馬，一個叫方天保，全死了，那個人又殺嘍兵，鍾雄見那人，饒勇無比，殺了許多嘍兵，復又滾到廖習文船上，廖習文對着他，發出一枝箭，箭那人一矮身，躲將過去，掃堂刀就砍在廖習文的腰上，栽倒身軀，那人回手一刀，就結果了性命，廖習武見他兄弟一死，氣衝兩脅，說文俊你反了嗎？什麼殺起自己人來？一擺雙鎗，跳到這隻船上，早被那人一抬腿，踢下船去，在水內，被胡小紀胡列鄧彪把他攆住，扭住君山後船來了，看看的朝天鑽，打了敗仗，嘍兵死的不計其數，後邊接應船，王紀祖備船，應迎而遇，見金頭蛟謝忠銀頭蛟謝勇，謝忠謝勇未容桿叉打着，一翻身跳入水中去了，王紀祖一抖身，跳在謝勇的船上，掄叉就砸謝勇未容桿叉打着一翻身跳入水中去了，又與侯建交手，也就在三兩招數，侯建也打入水中去了，王紀祖哈哈大笑，白覺連贏了四陣，以為都不是他的對手，他焉知曉是中了人家的計策，別看都跳入水內，打算要

在水內拿他，迎面之上，來了一翻小船，船面站着兩個人，前面那人說：「好鳥八的，不要猖狂，老西來也。」原來是徐良，就皆因前文說過徐良被捉，被那武生相公把他拿住，捆好，那人揚長而去，少刻出來，幾個家人把山西雁搭到裏面，書房外頭不多一時，那武生相公拉着乜雲鵬，從外面進來，那乜雲鵬本是央求那武生相公，在院內暫避一時，相公說：「你隨我來。」他叫在毛廟內藏著，先拿的徐良，後拿的乜雲鵬，那相公實在不知二人是誰，皆因徐良說：「他是賊，我是拿賊的。」把乜雲鵬抗進來，也就扔在徐良對面，相公問徐良：「你方纔說你是拿賊的，在那裏？」徐良姓乜名謙，你實說來，徐良說：「我姓徐名良，字世長，山西人氏，御前帶刀四品護衛，相公。」連性親解其縛，說我提個人，你可認識，姓蔣名平字澤長，外號人稱翻江鼠，徐良說：「那就是蔣四叔。」那人說道：「原來是老賢婿，徐良說：「你就是大叔了。」不知大叔貴姓，那個人說：「我姓苗，叫苗正旺。」外號人稱王面小龍，徐良說：「你老人家當初在苗家沿治水拿吳澤，那個大叔叔麼？」苗正旺說：「正是徐良說你老人家，因何在此處居住？」是什原故？」苗正旺說：「皆因救了公孫先生拿吳澤，是我天倫，怕大人奏事，萬茂封官，我們急急隱遁了，我有個族人在朝天嶺後山，苗家鎮居住，是我叔叔，皆因我有一個二叔，他入了綠林，我們搬在此處，叫避賢莊，我天倫就死在此處，不料賢婿到此，千萬恕我不知之罪，但不勿賢婿到此，因為何故？」徐良就把開封府丟印，到此找天倫，朝天嶺造及道下，也雲鵬的話說：「一遍苗正旺說：「原來這有這等事情，皆因我住在荒村之內，一概不知賢婿請在這裏住著，我沒有道理。」徐良說：「我屢次叔叔，在三千里還尋著我呢，我不回去，他們放心不下。」苗正旺說：「無妨，我自派人與他們送信。」徐良無奈，只得在他家內，苗相公預備酒飯，款待山西雁，徐良是滴酒不聞，就是用飯之時，苗相公叫家人別缺了那個人的飲食，與徐良談了半夜的光景，問徐良所學所練，山西雁對着苗正旺，把自己所學的一一說了一遍，苗正旺說：「我要在賢婿身上，學習一宗暗器，不知賢婿肯不肯傳？」徐良說：「更我所學者，任其所學。」苗正旺說：「你把我這花籃，教給我，每日早晚，教給與他。」徐良也不在家的時節，也有不在家之時，這天早的，苗正旺說：「賢婿，我同你應酬熱鬧去，該你成功之日了。」徐良納悶，就同着他帶了自己東西，出門到了河沿，苗正旺一手一摺，自來一隻小船，二人上去，搖搖擺擺，未出山就聽見一陣咚咚咚，連聲大炮，徐良問何處交兵，苗正旺就把今日對敵的話，細細說了一遍，徐良此時恨不能會生雙翅，飛到那裏才好，纔了半日，方纔繞到馬尾江，徐良說：「苗大叔叔，我在水內打仗，可不行？」苗正旺說：「水中打仗，這行，你這隻船，去這隻船，那隻船，跳在這隻船，行似你這身靈便，水中打仗，極其容易，只句話，把徐良提醒，迎面就看見王紀祖連瘋了四陣，他一帶身，跳過王紀祖，跳上船，王紀祖用三股叉，對着他一抖，徐良把大環刀往上一迎，噹的一聲，把叉削為兩段，王紀祖嚇的胆裂魂飛，剛要往別的船上一躍，忽見水中縱上一個人來，徐良一看，並不認得，約有二十餘歲，黃白臉面，細眉長眉，一身水衣，手中拿定單拐，正在那王紀祖往船上一躍，尚未站穩，那人手執單拐，打去噹的一聲，正打中王紀祖，破膝以下，賊人嘩咚落水，原來苗四爺

此時正在水中，被那幾隻兵，忽見西邊來了一人，並不認得，亂朝天嶺之人，穿着一身水衣，尿泡蒙頭，一隻手拿定單拐，一隻手拿定一個鐵鎗，也有拐打的，也有鎗打的，死的人不計其數，又拿了王紀祖，王紀先見兄弟落水，對徐良就是一槊，徐良用刀一迎，將槊頭削落，白雲生躍到紀先的船上，砍了一刀，王紀先槊桿一迎，雲生撒手一扔，一抬腿跌在紀先的手上，也就丟槊，二人揪扯，紀先力大，把雲生擡起來，要問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二十回 破朝天嶺事人人歡喜 報陷空島信個個喪悲

且說王紀先力大，白雲生力敵半截，雙槊飛刀，雲生踢飛他的槊，二人揪扯，把雲生舉起來了，扭項一看，就見山上烈焰飛騰，山上四十里烟雲滾滾，黑霧迷漫，王紀先一看，斷了他的歸路，暗暗叫苦，說的時候，那時可快就在舉着雲生一怔的光景，徐良就發了三枚暗器，俱都碰回，王紀先舉着白雲生正要扔下，雲生急中生計，一回手抽出魚腸劍來，對着王紀先胸膛之上，扎將進去，王紀先死尸栽倒船板，雲生躡在這隻船上，此時就剩下一個白雲生，他又換了一十三節鞭，一看勢頭不好，有用之人，盡行死去，淨剩了些嘍兵，又見後寨火光冲天，明知事敗三十六着，走為上策，欲要逃走，焉能得夠，迎面正遇見艾虎搖着船，盧珍劉士杰馬龍張豹喬彬，船上扔着賊船，喬彬一縱身，就躡過來，也雲鵬一輪十三節鞭，撲咚墜落水中去了，艾虎說不好救人，早有胡列在水中，把他一馱，救往君山後船去了，艾虎剛把船一靠，也雲鵬也執節鞭就打艾虎刀一迎，噲的一聲，削去了三節，只十三節鞭長還有一丈，又一提鞭，那船一歪，連船帶人，全都翻入水中，原來下面，蔣爺帶着胡小紀在水內，盡等這抗船見淨，剩了也雲鵬這隻船，大家全在一邊，往起一抗，自從那艘將船翻了，就把也雲鵬捉住，然後大眾俱都躍上船來，蔣爺為的開發那些嘍兵的活命，就喊所有朝天嶺的嘍兵聽真，你家寨主，俱已被捉，也有廢命，你們要知時務，棄暗投明，保你們一條生路，倘若執迷不醒，那時悔之晚矣，眾嘍兵聞聽此言，全都願意，就跪在船上，拋棄兵刃，哀告求饒，蔣爺收服了朝天嶺那些嘍兵，然後鍾鳴金收兵，眾人合兵一處，查點君山所有死去的五六十人，帶着重傷的，有二三十人，俱在後船調養，徐良過來見禮，所有水裏拿住人的，俱來報功，蔣爺說徐良，你上那裏去了，徐良把始末根由，細說一遍，蔣爺說，你苗大叔現在那裏，徐良說，方纔就在一隻小船之上，如今也不知去向，徐良猛一抬頭說，來了，苗大叔，你老人家快來罷，我四叔正要請你哪，說話之間，苗正旺一笑，說徐良你看，那朝天嶺的寨主，刀鎗欲奪身上，不怕身死，必有寶物，在裏面套着，還不取去哪，徐良只纔醒悟，立時駕一隻小舟，追將過去，到朝天嶺那只大船上一找，王紀先尸首蹤跡不見，那船上有兩個嘍兵，一問你們寨主的尸首，那裏去了，嘍兵說，方纔有一個人把他抗下船去，不是在那裏，劉衣裳廢，徐良趕緊奔到小船，上問他，問到南岸下船，奔至王紀先那裏，再看他的裏邊衣袋，蹤跡不見，心中一着急，就見那人，行頭

着東西飛也相似的走，就見一個後影兒穿一身破爛的衣裳，身量不甚高，一直投奔正南。徐良撒腿就追，追他不上，一拐三灣蹤跡不見。徐良垂頭喪氣回來，此時將爺把苗正旺讓在船上。大家見禮，說了這幾年的光景，一全都訴說一遍。將爺一聽，苗九錫已然故去，嘆惜了半天。苗正旺說：「四哥，方纔水中那一個便拐的，你可認識他是何人？」將爺說：「不知，又問你們那開封府的印，可得在手中？」將爺說：「沒得的言語，說了一遍。」苗正旺哈哈大笑，說：「可惜，你這翻江鼠哇！如今你們將朝天嶺一燒，這印就說在那裏，也不去找，將爺聞聽，只話內有因說，必然是你們知道，不然，絕不能這樣問我。」苗正旺一笑，叫自己的家人去請，不多一時，駕一小船，來了二位。一個是沈明杰，還有那個使拐的，身後還有李珍阮成，四人一同進來，見了將爺，此得問正芳徐慶等，也帶了一千人前來道喜，全與苗正旺一見。將爺說：「這位我們認識，叫沈明杰，苗正旺說：「正是，小號人稱笑面郎君，這位姓呂，叫呂仁杰，外號叫抄木樞子，是我的徒弟，此人上清宮呂道爺的姪子，見了一一全都行禮。」沈明杰將開封府印，獻給將爺，四爺呂仁杰拿着，王紀祖將爺問他們這印的來歷。沈明杰說：「我與那呂實弟，我哥弟兩個，俱在朝天嶺，教廖習文的暗器，是我教水，是我呂實弟，我們就在山上住着，故此我們上山容易，你老人家進去，我就看見了，我將後窗戶鑽進去，就把開封府的印拿了起來，藏在桌子底下去了，你從前面進來，把賊能的印拿去，故此你老人家，不知是我拿去。」苗正旺又問道：「他怎麼不來？」明杰說：「他不來，應苗正旺說：「找他去，他不來，不行。」將爺說：「又是誰，真隱有高人哪？」正旺說：「他算是我個師弟，去不多時，把這個人找來，倒又認識的，此人就是神行無影谷雲飛的徒弟焦文俊，由尼姑菴救了他妹子，第二天與他師傅會在一處，要將尼姑菴殺個乾乾淨淨，被師傅勸住了，僱了駝駱車輻，連他老娘與妹子，谷雲飛同着找苗正旺，安置這裏，谷雲飛聽了避賢莊，誰也不知道，他准往那裏去了。」如今他妹子，又許了呂仁杰，他帶着他老娘，就在呂仁杰同院居住，有苗正旺幾個人商議，就知道朝天嶺是一個國家大患，不定那時，必有人前來抄山，他們就作為內應，君山與將爺，到呂沈二位，他們裏邊說得着信了，把徐良安置在苗正旺家內，他們大家議論主意，盜印的盜印，救人的救人，將李珍阮成兩個人，又單安置在沈明杰家裏，也不叫他們出來，等初五日，這纔帶着他們，彼此衆人和會，焦文俊也是將四爺帶着，他全都見禮。徐良說：「黃大叔，有個人剝脫王紀先的衣服飛跑，我也追不上，不知那個人是誰？」焦文俊在旁說：「那就是我師傅徐良說，這就是了，不知山賊裏面套着什麼寶物，苗正旺說：「他身上裏面套着一副狻猊鏡，你若先前過去，也就得到你的手裏了。」如今後悔也是晚了，這谷雲飛本是瞞着徒弟來了，可巧遇見這邊打仗，自己看看，如若這邊不能勝，他就好拔刀相助，見這邊已經得了勝，再看王紀先不是金鐘罩，身邊必有寶物，護體，無心中得了這副狻猊鏡，自古至今的寶物事情出現，一物必有一制，專諸刺王僚之時，就是魚腸劍刺透，猊鏡谷雲飛得鏡，不提單說鍾維得來的船隻東西物件，就是山中物件，一絲不能到手，不被火中燒化，鍾維搞賞三軍，款待大家酒飯，艾虎又將後山拿住，金仙王玉，殺死玉仙的話，學說了一遍，大家一聽，很覺歡喜，就叫

上一環可巧船後邊有個溷尿的，那人正在那裏走動，忽見影地抄來了一夥人，躡上船來，嚇的他嘆口氣，中去了，船上男女一齊問道：是什麼人上船，連問數次，這裏並不答言，直奔船艙外面站定，出來一人殺一個，出來二人殺一雙，得眼之間，叱咤嗚呼，一陣亂殺，披哩咚咚，全都扔下河去，可憐那老叟孩童，中年漢少婦長女，盡都結果了性命，叫韓路忠把女眷全都接下車來，車內的東西，全都搬在船上，然後大家上船，直奔陷空島，不多一時，至島上，船大家叫韓路忠帶路，叫婦女們等著，大眾一齊過去，過了通天玉札，韓路忠告訴衆人，不可錯走，找玉札的白點而行，至盧家莊，到盧方門首，有韓路忠帶領衆人，直奔五義廳，有打更的看見，一問是誰，這裏就亮兵刀殺人，這一殺，真夫可就亂了，那鑼鑼噹噹的一陣亂響，又亂殺那些更夫，那更夫又一亂跳亂躡，猶如驚天動地一般，暫且不表，且說盧方辭官不做，在家中納福，先是在紫竹院與老夫人一處安歇，如今有了兒媳，有些不便，搬在五義廳安歇，這日夜得一夢，夢見白五老爺，由外面進來，告訴此處不可居住，問他因為何故，白玉堂說你急速搬出此地，如若不搬，有大禍臨身，又問是什麼事情，白玉堂說你來看，忽然間見那座五義廳倒塌下來，盧方驚醒，乃是南柯一夢，嚇了一身冷汗，這日吃完晚飯，到安人屋中，告訴這段情由，行至院中，一聲痰嗽，婆子說：「舅外，安人吩咐請盧方進屋落坐。」安人問：「老爺可曾用過飯了？」盧方說：「飯倒是吃過，昨日晚間，夜得一夢，大大不祥，安人問：『所得何夢？』這等驚慌，盧方把夢中言語，細說了一回。」安人說：「夢是心頭想，你是思念五弟，方有此夢。」盧方說：「不然，五弟死後，他誰也沒給託夢，他與我託過一夢，已經應驗，他叫我早離陷空島，方免大禍臨身。」安人說：「如今又不作官，有什麼大禍呢？」盧方說：「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再說我這幾日肉跳心驚，不知爲了何事，正在說話之間，忽聽外面鑼聲亂響，說聲不好，你可曾聽見？」安人說：「必是那裏失火，盧方說：『這不，不是失火的聲音，這似四面八方，一齊響亮，怎麼是失火呢？』夫人一聽，果然不錯了，叫婆子出去看看，剛一出來，碰見焦虎問：「舅外現在那裏？」婆子說：「現在屋中，有什麼事情？」焦虎說：「沒有工夫告訴你，哪急跑去，至屋中見了舅外，說：『事不好了，不知那裏來了那些孽賊，把五義廳佔了。』」盧方一聞此言，嚇了個胆裂魂飛，幸而好盧方衣服靴子兵刀，全在紫竹院安放著呢，立刻教安人開箱子拿靴子，安人先就嚇的魂不附體，如何走得上來，到壁上把刀摘下來，抽出靴外，焦虎在前，盧方在後，一回頭告訴婆子，請少奶奶預備兵器，與賊人交手，婆子答應往後面跑，盧方問：「賊從什麼地方進來的？」焦虎說：「由前邊來的。」盧方又問：「他們怎麼進得通天玉札？」焦虎說：「不知天，大概總有我們陷空島裏頭的好細，要是沒有裏面之人，萬也到不了五義廳，由月樑門，往五義廳前，一說，就見裏面有男有女，把更夫殺得可憐，只有一件好，孽賊不往別處去，却是韓路忠說的，離五義廳兩箭多遠，賊該死的，如才從何處而來？」盧方剛往上一躡，迎面就是黑面判官姚文，手中一條鐵棍，盧方剛一擺刀，兜背後

顯出一人說：「老員外，且慢動手，待我拿他。」盧方一看，是焦得良，乃是焦虎的大兒子。二兒子叫焦得善，此人手裏提一桿花槍，往上一扎，被姚文單手，用棍往外一磕，噹哪一聲，一翻身吧，一棍，焦得良閃躲不及，死於非命。這焦姓原是盧方家的義僕，全是受盧姓之厚恩，如今出了這樣之事，焦得良一死，焦得善就要上去，破口大罵：「說好賊人，你們是那裏來的？盧方把他一把揪住，見他是個小孩子，如何能與賊人對手？盧方往上一躍，擺刀就割姚文也，打算單手棍一輪，磕飛這口利刀，焉能得殺盧方？把刀一抽，姚文一反手，要砸盧爺。盧方一低頭，跟進去，用刀就刺姚文，用棍一撥，噹的一聲，震的盧方虎口疼痛，老英雄將身一橫，把死扔於肚皮之外。這口刀上下翻騰，衆賊一見，怕姚文不是他的對手，姚武、周龍、周凱、張大連、白菊花諸人等，一齊上去，把盧方一圍。盧方並不懼怕，也不刀乏，東搖西逃，顧前顧後，一個人與大家交手，也虧得焦虎與得善父子兩個，在盧方一左一右保住。了盧方這劍，不能受傷，累的汗流夾背，喘吁不止，暗暗心中忖度：「怎麼少奶奶還不出來，為何還不出來？」曾因他在後院，忽聽一陣雞鳴，叫婆子出去打聽，不多一時，有前邊婆子慌慌張張進來，說：「少奶奶大事不好了，五義廳被賊人佔了，員外爺出去與賊人交手，吩咐也教少奶奶前去助戰。」小霞一聞此言，帶領四個丫頭，金花、銀花、銅花、鐵花，俱都帶了利羅衣，短打扮，各帶袖箭，找了一個胖大的婆子，把安人背起來，這婆子也拿了一口單刀。衆人從裏面往外一圍，來至五義廳前吧吧吧，一陣袖箭打的羣賊頭昏腦昏，自來就閃開一條道路。焦虎拉著盧方往外跑，到了通天玉吼，盧方一回頭，見羣賊又把少奶奶圍住。盧方一急，一張口哇的一聲，把一腔熱血全都倒將出來，眼前一陣發黑，往前一栽，被焦家父子一攙，盧方就覺渺渺茫茫，二目往上一翻，渾身冰冷，要問盧方生死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二十二回 焦虎自己奔潼關送信 蔣平派人到各處請人

盧方出來復又往上一圍，心中一急，把一腔熱血倒將出來，眼前一黑，幾乎栽倒，被焦家父子攙住。盧方此時人事不省，擲手扔刀，焦虎把盧方背將起來，焦得善檢刀過了通天玉吼，展小霞也就隨後跟來。羣賊那裏肯捨緊的一追，就有生壞心的，要把小霞劫住，那婆子背着老太太先走，少奶奶在後，走過通天玉吼，焦得善告訴他們，腳找自點，方能過去。羣賊仍然追趕也，過了通天玉吼，前面焦虎背著盧方正走，迎面碰見了去爺丁二爺，帶領四五十人前來，因何得知，皆因是拉屎之人，拉在水中，在水內遠遠望見羣賊，在船上殺人，又過陷空島去了。只個人會來，他奔葉花村，與了兆蘭、丁兆魚送丁家弟兄，帶領衆人，撐船過蘆葦蕩，到陷空島，乘舟登岸，只見焦虎，一口盧方僅有呼吸之氣，叫焦虎先背了葉花村去，又見小霞也叫他們，上葉花村去了。家弟兄把羣賊攔住，用湛盧劍刺前賊人的兵器，羣賊敗走丁家，弟兄帶領衆人，追至通天玉吼，那裏韓路忠、韓路德、韓路板，他們就過不來了，羣賊過去，叮噹亂一揭翻板，丁家弟兄無奈，只可回去，忽見從山窟窿裏，

夾見了家弟兒，雙膝跪倒。這二人一瞧是費七說：「你作什麼來了？」那人言道：「我家四老爺現在滄州，可以治這夥羣賊，我等這裏以爲內應，引賊來的是我家逃家家人，叫韓路忠，並不知道這夥賊的名姓。」丁家兄弟二人一聽，說同我們上船，回奔萊花村，進書房，把盧方搭坐軟榻之上。丁兆蘭遂寫了一封書信，叫焦虎上潼關，請蔣平去。焦虎帶着書信，到潼關，說明來歷，過了潼關，到馬尾江，蔣平把他叫進去，問明情由。盧珍聽見先就死過去了。大家把他喚醒過來，展露飛說：「蔣四哥，咱們大家回去設法，往裏奪回就是了。」蔣平說：「你焉知曉此鳥失之易，獲之難。此時徐慶仍是在啼哭，蔣平說：「三哥此哭會子，也是無盜，把陷空島奪回來，纔對得起大哥呢。」蔣平叫兩俠徐良、丁義三，先奔東都，拿着開封府的印信回京，包公稟明此事，叫艾虎上臥虎溝，請沙龍去，把拿他的這一干賊人，交在潼關，好好的看守，聽候旨意。千萬多加小心。君山之人，就在此處駐紮，所帶之人，徐良、小紀、胡劍、仇虎、李珍、阮成、史丹、呂明杰，與徒弟魯士杰，留在這裏。他與于香韓、大錦對勁，叫于香韓教他。那手鎗，人對人，倒好學，練只一千眾人，都在這裏守護潼關。盧珍不必說，總要回去的。白芸生也要跟着，一路前住。展露飛問道：「蔣四爺，這韓路忠與陷空島有什麼仇恨，蔣平說：「這個人他盜陷空島的東西，我把他打了一頓，他纔行出這樣事來。展露飛說：「務必先把這賊拿住，碎割萬剝，方消心頭之恨。」蔣平說：「要拿先是他害我不重，我且把蔣平帶領眾人，直奔萊花村而來。曉行夜住，那日到了萊花村，有人報了進去。丁家弟兄迎接出來，大家見蔣平先打臉，盧方病的生死輕重，回說：「現時時請醫調治，不至有性命之憂。眾人這纔放心，到裏面書房，盧方昏昏沉沉，蔣平心中一慘，徐慶放聲大哭。盧珍哭的死去活來。盧方在軟榻之上，微睜二目，見着蔣平十分歡喜，蔣平勸去說：「大哥，不必憂心，好好保養精神，有吾等在此，准能結果賊人的性命，把我們陷空島奪將回來。」說你這不放心麼？盧方點了點頭，再問也就不用說話。盧珍跪在那裏盡哭，蔣平說：「你只是哭，叫你天倫不好受，想主意報仇就是了。」盧珍止住眼淚，等了幾天，北俠倒同定黑妖狐、智化、雲中鶴、魏真，原來是智化出家之後，同着魏真，瞧着北俠去。正在大相國寺那裏聽了這個因信，連魏道爺一同趕來，進門先看盧方，一見盧方昏倒不醒，蔣平說：「不必與他說話了，他心中難受，請大眾進至廳房，北俠智化打聽了，非要把此話細說了一遍，又問蔣平的事情，蔣平把潼關的事，前也就說了一回。智化說：「我自從出家之後，在寺中外面的什麼也聽不見，後有議論破局之事，蔣平說：「叫我三哥，前邊引路，徐慶打算怎樣可去破賊人。」蔣平說：「我們就等等人，現時人還不見，哪果然沙老員外到了，同着孟凱、焦赤，帶着秋葵、鳳仙、甘媽、媽女，齊全讓在後面去。老員外一見盧方，正如雨下，蔣平勸解半天，也至上房屋中，一同落坐。本打算第二天，前去破島，有午時光景，有南俠于義、徐良，從外面進來，同着一條黑面的和尚，大家全都一怔，見那人身高九尺，背闊三停，面如鍋底，額若北使一般，高僧先給一見，這就是馮老郎的叔丈，號爲生靈佛，與大眾一相見，蔣平先問開封府的事情，展露飛就把印信呈於包公，勸減朝大赦的事情，拿住王爺手下的前站二賊，連新來拔刀相助之人，所有大眾，與山立

徐慶一刀殺死，周凱用刀一砍，呂明杰他用手一迎，叮叮噠噠一響，正扎在右臂上。果性命，白菊花一見勢頭不好，回身就跑。小英雄往下一追，要問淫賊生死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一十三回 衆英雄復奪陷空島 白菊花被殺風雨灘

且說白菊花一跑，象賊無心動手，三尺短命丁也要逃命，碰于護一鏢，正中太陽穴，立時喪命。王剛柳飛熊過來一閃北使，三五個回合，先打死一個王剛，後打死一個柳飛熊。陳正秦業二人圍住劉萬通，被他未戰數合，但在棍下廢命。常二怪過來動手，被魏真一寶劍劈為兩半。胡仁死在智化之手，張大連被蔣平一刺，扎在喉上，結果了性命。黃榮、江黃榮、海被展熊飛用寶劍先削了他們的兵刃，然後結果了性命。房書安被鄧彪、胡列兩個人圍住，不能取勝。房書安撒腿就跑，上了山頂，剛要往後山跑，迎面碰着徐慶，一看這個沒鼻子之人，氣往上衝，一抬腿把這房書安踢倒，咕嚕咕嚕滾在半山腰中，可巧有個大山窟窿，咕咚一聲墜落下去，大概也就死在裏頭了。柳旺過來一刀，殺了兆蕙，用寶劍把他刀削為兩段。丁兆蘭過來一刀，結果了性命。赫連齊剛要跑，被盧珍在後面追上，一刀結果了性命。晏賽花手中一對鐵蒺藜，迎面遇見秋葵，用渾鐵棍一碰，咕嚕一聲，緊着又上去幾個人。是展太太、展小霞、蘭娘、兒、鳳仙、尹青蓮、衆人往上一圍，還有姚武的妻子，使一對繡絨刀，大家亂殺一陣，戰多時，尹青蓮一鏢，就先把姚武的妻子打死，然後衆人戰晏賽花，工夫不小，不能取勝。晏賽花十分驍勇，展小霞一枝袖箭，正打中晏賽花頭上，嗙咚栽倒。大家正在氣忿之際，批叻拍叻一路亂砍，亂扎亂刺，又聽得咕嚕一陣，轟鳴燈球火把，俱拿着長短傢伙，原來是費七、費八、陶五、陶六，帶領陷空島衆人，早把韓路忠拿住，捆綁在那裏，並沒殺他，往上一圍，淨殺的是姚家寨的家人，連男帶女，丫頭婆子，一名沒剩，殺了個乾乾淨淨。尸體滿地，流血成河，還沒殺得乾淨，前後去找，再有遇見，仍然是殺。且說白菊花捨命的一跑，後面的這些人，那裏肯容他跑在前邊，一片是水，其名風雨灘。白菊花心中，知到他們，全不會水，心想着跳入水中，暫避一時，也是他自負滿盈，陽壽該終，要往前跑，知道前面人多，不敢去，往後跑，後面獨木橋又撤去了，明知這灘是一死水，又不通別處，只可在水中暫避一時，倘若不行，就要死在水內。徐良說：好鳥入的，又下水去了。回過頭來，就見李珍、阮成、呂仁杰、北使等，也都到了。徐良喚叫：何人會水，下去拿人。呂仁杰先跳入水中，李珍、阮成隨後也跳入水中。蔣平也到了。呂仁杰趕到白菊花面前，用刀就砍，在水中砍人是難，往上一躍，使了陋水法，上面露出身子來。白菊花用刀一砍，呂仁杰用左手拐一架，右手就是一鋼鎚，將他左眼砸瞎。白菊花哎喲一聲，緊跟着又是一鋼鎚，把白菊花右眼砸瞎，復用拐打在他右睛之上。白菊花本打算自殺身死，被拐一打，撒手丟刀。阮成、李珍兩個人過來，把他二臂一擰，拉上岸來。衆人亂刀一割，也是他一世到處探花，不知傷了多多少少，婦閨女報應循環，將他剝完之後，天光也要快亮，派人前去，到菜花村送信。水內人上來換了衣服，蔣平派人告訴盧方虛。

五出處... 偶姓吳警長道說

窩藏刺勝子... 吳道就撒手去槍

上吳道道墜落... 驕死於疆場之上

玉出來外號... 稱三手將二人見面

一鏢正中林... 維力雖大錯法來得巧妙

叫宋升手... 申使一柄青龍偃月刀

馬鞭正打在... 宋升胸膈之上翻身墜馬

臣氣往上... 仰要親身出馬後面一員老將

人拍馬向前... 手使一柄巨齒飛連大砍刀

宋國朝... 潼關總鎮壓下先鋒官楊壽中

來受死... 二人戰有二十餘回合不分勝敗

衝過去... 復又旋馬回來往雷中一滾

何是... 疑正交為難之際韓天錦一人當先

第一百二十四回 襄陽王被捉身死 萬歲爺降旨封官

四 襄陽王被捉身死 萬歲爺降旨封官

雷英... 雷英這一廢命襄陽王很覺着有氣傷了他

雷英... 雷英這一廢命襄陽王很覺着有氣傷了他

雷英... 雷英這一廢命襄陽王很覺着有氣傷了他

雷英... 雷英這一廢命襄陽王很覺着有氣傷了他

軍鼓那邊三手將曹德玉帶馬出陣。韓天錦是個渾人，想出一個渾招數來，馬還未到，單手用棍，就着馬腿，砸的
 就是一棍。曹德玉拍馬向前，還未能近身，曹德玉剛要帶馬斜着一跑，竟然躲閃不開，叭叭一聲，馬的前腿已
 折，曹德玉早就屈膝躍下馬來，不敢交戰，往回裏就跑。韓天錦就追上，一棍打死。總鎮一聲令下，鳴金收兵，噹哪
 一聲響，韓天錦還算懂得，拉棍回身就跑。剛一回隊，也不會說什麼，就奔于吝那裏。魯士杰也趕過來，說：大小
 子你連殺了他們幾個？韓天錦說：殺了三個。忽見那邊紅門旗，往兩旁一閃，咕咚一聲砲响，閃出一員大將，鍾維
 說：那位將軍出馬？曹德玉還未盡，韓天錦拉着棍，又跑出去了。他本是大渾小子，一個打算是出去就贏哪，可巧正遇
 見敵手了，却是雷夏蘭的曹雷。見王爺這裏連輸了三陣，他一馬當先，見又是韓天錦出陣，天錦見這個人，跳下
 馬來，也有一丈開外，身軀金盔金甲，烈焰袍，獅鬚帶，繡花靴，面如赤炭，紅眉金眼，雙插雉翎，一對狐狸
 跨下一匹胭脂馬，鞍鞅鮮明，合着一對紫金鎗，勒馬帶鎗，馬蹄踏地，戰戰兢兢。韓天錦一到，曹雷問來將通名，韓天錦答言
 我叫做曹雷，曹雷說：匹夫滿口亂道，韓天錦舉棍就打，曹雷使雙鎗，用盡平生之力，往外一掣，就聽噹哪一聲，韓
 天錦撒手扔棍，震的虎口疼痛，把棍往後退出好幾步去，仗着曹雷鎗沉力猛，要不是馬戰，韓天錦性命休矣。
 他抹頭就跑，曹雷一得手，旋轉馬來一瞧，天錦早就敗下陣去，並不追趕，復又叫陣，鍾維問：那位出馬？神刀手
 黃壽拍馬向前，二人見面，通了名姓，神刀手黃壽把刀就刺，曹雷用單鎗一挂，噹哪一聲，撒手扔刀，二馬一錯，曹
 雷把右手鎗，往左脅下一夾，伸右手把神刀手黃壽從馬上抓下來，往地下一摔，噹哪一聲，撒手過來，將他捆上，仍又過
 來討戰。這邊花刀楊泰出馬，二人交手，楊泰的是青龍偃月刀，剛往上一遞，他也是照樣，右手鎗往外一挂，花刀
 楊泰不能敵，撒手扔刀，又被他提過去，往地上一摔，噹哪一聲，撒手過來，將他捆起來，往那裏去了。復又叫戰，鐵刀大都督
 賀昆雲裏手穆順，一個在馬上，一個步下，穆順不喜馬戰，二人一齊出陣，馬上的是一口圓扇板門大砍刀，一個
 是一口單刀，穆順跟着賀昆馬後，心想着要暗算敵人，馬臨切近，手就看見，賀昆刀對着曹雷頂門就刺，曹雷用
 左手鎗一挂，右手鎗往下一掛，賀昆用力一掣，掣受不住，撒手丟刀，眼看着鎗落下來了，着急滾鞍落馬吧的
 一聲，將那馬砸的，骨斷筋折，喪在疆場。賀昆扒起來，要跑，曹雷手下有二十名小隊，削刀手，剛一起來，被削刀手
 擒住，穆順往起一躍，有一丈多高，手由刀往下一就刺，曹雷把左手鎗，往鞍轡上一掛，右手鎗往外一磕，噹哪一
 聲，把穆順的刀磕飛，曹雷一探身，伸手就把穆順的腰帶抓住，往上一提，橫担在馬鞍轡上，旋馬便回。要見襄
 陽王前去報功，金鎗無敵大將于吝，拉着鎗出來，大叫叛賊休走，手將軍爺到了，曹雷回頭一看，撒手把穆順
 往地上一摔，叫人綁起來，一旋馬，與于吝碰在一處，見于吝身背一丈開外，黃袍黃臉，手提雁翅鎗，不容分說，往
 上就遞，曹雷不慌，用鎗一挂，噹的一聲，將鎗頭砸得回來，于吝出世以來，沒吃過這樣苦，把兩隻手
 震裂，前手實拿不住鎗桿，就剩一隻手，拉着鎗往回裏就跑，那鎗就像把子一般，把他把了。

一頓曹雷倒不忍傷害於他，心才... 緊跟着那柄鎗打下來了，小爺... 曹雷用平生之力，鎗碰鎗，往外一... 見左肩黑八卦旗一分，噹哪一聲，把曹雷... 道冠手中抱定黑旗子，馬臨切近，一抖黑旗子，小爺... 抖黑旗子，王銀落馬，又出來兩個步下的，謝忠謝勇... 出陣，老道一抖黑旗子，也躺下了，忽然起一陣大東... 一臣升帳，議論軍情，陣亡四員偏將，叫人牽牛... 下戰書，第十日開兵打仗，第八天上將四節到... 一通隨着就問潼關之事，鍾離就把那邊有個妖道... 一急，徐良說：「我今天晚間，到無營中探探虛實，再... 蔣平展昭說：「千萬小心，用完了晚飯，天將二鼓，徐良... 去，就是我們裏頭不得手，可就不放火了。」蔣平說... 對面而來，這幾天那邊也挖了戰壕，也打起半截牆... 那人納悶，這七個人，全都蹤跡過去，繞至右營，從... 亂軍中，却是鐵腸鶴趙保與九尾仙狐路素貞，他二人... 真，想了法子，自己一露面，怕人認得，抹了一臉黑... 死，正是西北風，自己出陣，連拿了九將，收兵之後... 情，勸這幾人歸降，用涼水灌過九人，執意不降，現... 人，正講論九將的事情，趙保說：「他們在後寨幽囚... 說：「我們有這迷魂帕子，他們有什麼樣的能人，全不... 都猜不着我們這個戲法，外面徐良一拉大衆說：「裏... 門到後寨，先救九將，然後放火，我與老兄弟盜他這... 兩，果然單有一個帳房裏面九個人，都倒縛二臂，垂... 他們的繩子，說了來歷，九位各抄傢伙，又告訴他們... 火路素貞抓帕子，同趙保往外一跑，迎面被艾虎拿... 刀，正欲砍旗杆之上，旗子落地，路素貞先跑，徐良先... 徐良先跑，路素貞過來，一抖迷魂帕，被艾虎一...

一鐵鏈把眼睛砸瞎。又被沈明杰一刀殺死。衆人撲奔後面，叫謝靈謝忠謝勇沈明杰呂仁杰給他們疏贖。千軍火筒叫他們上後面點草垛去。大家定下主意，至在金頂黃羅帳那裏會齊。餘者衆人，全奔黃羅帳而來。迎面遇見巡更的人就殺到黃羅帳五層圍牆，就是黃蓋楊泰魯士杰不會高來高去，教他們三個人，在外等着。餘下之人，隨將進去。到黃羅寶帳門首，往裏一看，襄陽王正同着崔平周通議論。後六打仗一事，又看旁邊有許多御林軍校，徐良候至衆人齊都來到，往裏一躡亂砍衆人。崔平周通拉管下寶劍，過來要與這幾個人對敵。徐良把迷魂旗子一抖，二人立刻栽倒在地。襄陽王剛要一喚，他被徐良一抖旗子，王爺就栽倒在地。白芸生把襄陽王往背後一搯，用抄包把臀一兜，在自己胸前繫了個一扣兒。此時御林軍崔平周通盡皆殺死。大家轉身往外一走，就聽滿營中一陣大亂，四面八方鑼聲亂响。後透火光冲天，鍾雄的營內號炮冲天。衆將殺奔前來。那寧夏國的人如同砍瓜切菜一般，展昭蔣平兩隊人馬，從左右夾攻來。蓋一臣由當中殺來。這一場大戰，只殺得天翻地覆，滾湯滾雪，轉眼間尸橫滿地，血水直流。馬受驚慘切，悲哭神嚎。這一陣非尋常可比。直殺到天光大亮，紅日東升，寧夏國的兵丁，跑脫了十不存一。路素貞趁此時亂兵之際，逃躡。後來配了寧夏國王爲妾。餘者有名將官，無一名漏網。俱死在亂軍之中。鍾雄蓋一臣回歸大營，查點人數，傷了一二三十名兵丁。得來的刀鎗盔鎧馬匹，鑼鼓帳房，金銀財帛，糧草等物，不計其數。拿來的襄陽王，蔣平給他髮髻內，放上迷魂藥餅，解往京都。將迷魂帕子，用火焚化。君山之人，暫且駐紮潼關。蔣平等押解襄陽王入朝。進開封府，見包公回話，請襄陽王釘錄收監。次日包公上朝，奏明天子，萬歲看明奏本，降旨欽封鍾雄爲副招討。蓋一臣爲正招討。所有開封府，去打仗出力之人，征勳有功，加陞三級，欽封小四杰。六品校尉，看出出力之人，實授五品校尉。于義賞三品護衛將軍。襄陽王交開封府審問，親供回奏。至次日包公入朝，替進謝恩。諸子然後，而罪，係因襄陽王縛上堂口，一氣身亡。故此請奉旨完姻。馮淵降旨完姻。閣下。國打來降書順表。年年進貢。歲歲來朝。徐良等物入庫。鍾太保仍回君山。仲元熊威韓良賞給四品俸祿。奉旨回原籍入葬。從此國家安定文。

